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

目录

微步凌波采花园泊.....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登燕子山.....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与程桑出游.....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百花公园的采花女.....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水墨染青湖水之时.....8
无边八仙神通尽显.....1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汉钟离扇飞离诃满.....1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铁拐李赶走兑诃满.....1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曹国舅教训艮诃满.....1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韩湘子驳斥坎诃满.....2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张果老倒踢震诃满.....2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吕洞宾震慑乾诃满.....2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何仙姑指点坤诃满.....3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2）——睛明包容巽诃满.....3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3）——蓝采和奇袭八诃满.....3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4）——青禾上仙决战天摩诃满.....3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5）——姜子牙知错伏罪.....40
聚凡圣共往水云间 收厉鬼承接果老福.....4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6）——新世界消灭混沌.....4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7）——凡圣领地水云间.....4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8）——茂岭山突袭夜叉.....4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9）——经八路降伏罗刹.....50

水云间启门迎宾 七星台绫罗熄灯 5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0）——欢迎来到水云间 5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1）——凶险而幽美的龙洞 5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2）——秋老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5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3）——一起去抓鬼吧 59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4）——那件令烛明遗憾的事情 6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5）——这次不会再失手了 6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6）——重新有家的绫罗 6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7）——美好的水云间和佛界的阴谋 6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8）——“水云间的孩子由不得你们来动！” 70
长住人间的龙之九子 朴实真挚的动人赞歌 7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9）——出发！探秘未知龙啸 7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0）——街头的歌者，背水一战的龙裔 7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1）——冲动的战士！睚眦大闹红纪之地 7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2）——精力充沛的旅行家，来自深潭的幼芽 79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3）——洪钟一吼，蒲牢解深潭 8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4）——吞云吐雾的狻猊！七星台救场 8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5）——狴犴负屃行推演，狴犴金睛分清浊 8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6）——幕后的黑手！被天界遗忘的云神 8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7）——倒影深潭事毕！凝凝劈倒七星台 9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8）——不再是孤儿的乐儿 94
同样炽热的红火 誓要破除险境的苹儿师徒 9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9）——法力足够清澈的苹儿 9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0）——“我去涉险。” 10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1）——甘露神石消险境 10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2）——收买其狼缩险境 10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3）——炽热之火烧险境 10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4）——红蓝之火可破万险 111
交汇的旅途 苹儿大舜如意和战神 11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5）——东海沟寻玉如意 11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6）——探访大舜 11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7）——战神，死士 12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8）——复活战神的阴谋 12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9）——先发制人消灭战神 124
与我同行山海间 12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0）——寻月琴遇柳仙 12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1）——用膳中遇黄仙 13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2）——逛商场遇白仙 13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3）——搜龙洞遇灰仙 13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4）——游古城遇行棋 13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5）——过古城遇月夜 139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6）——南海边战句芒 141
携你同上九重天 14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7）——行棋的朋友可望 14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8）——搬山御土之术 14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9）——给玄冥一个理由.....15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0）——压制玄冥.....15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1）——烛明.....15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2）——怡神的绿色火焰.....15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3）——怡神绿火战蓐收.....159
并肩同游赴万千.....16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4）——祝融金石和风雅.....16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5）——邪祟祝融鬼.....16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6）——风雅战祝融.....169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7）——金石.....17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8）——卧虎山水库战邪祟.....17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9）——土正神明后土.....17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0）——以五正之名抹除邪祟.....178
五曜为碧玉垂眸.....18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1）——只有三次机会的苏晴.....18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2）——金属共振寻少昊.....18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3）——初战少昊.....18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4）——再战少昊.....189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5）——决战少昊.....192
符文中翠翠齐融.....19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6）——一件难事？.....19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7）——“被发现了。”.....19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8）——“圣人”卷土重来.....20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9）——再度绷紧琴弦.....20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0）——暴雨过后.....20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1）——探秘神童.....20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2）——神童梦碎.....21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3）——行者访珠山.....21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4）——原来是这个苏将军.....21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5）——行者搏命台风.....21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6）——烛明睛明破扶木.....22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7）——“跟烛明上仙一样。”.....224
月宫行思千万朵.....22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8）——去往水云间.....22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9）——圣人抟鹏.....23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0）——“这真是个好地方。”.....23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1）——去考察.....23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2）——驳前十一观音应身.....23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3）——砭中十一观音应身.....23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4）——析后十一观音应身.....24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5）——与千手观音为辩.....24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6）——登月.....245
云璃为画自在生花.....24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7）——踏足月球.....24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8）——探索月背.....25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9）——登陆水星.....25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0）——水星题结.....25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1）——参观天界.....25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2）——天界东域.....259
潮水如银永驻童心.....261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3）——日照一行.....26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4）——抢救八仙.....26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5）——金玉之地修笛子.....26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6）——东南地界修纸驴.....268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7）——修芭蕉扇和葫芦.....27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8）——兆宏探索事记.....27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9）——大闹死局修玉板.....275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0）——欢声笑语修花篮.....27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1）——修复莲花和宝剑.....279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2）——消灭那兰.....281
行探方舟再相回首.....283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3）——再至方舟.....284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4）——将法力交予祝英.....28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5）——战圣笛.....29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6）——祝英圣笛往事.....292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7）——再会！方舟.....294
歌之右声之左你之我.....296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8）——凝凝哪吒战天门.....297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9）——分工明确抓捕紫微大帝.....300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20）——吟唱我们的故事.....302

微步凌波采花园泊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登燕子山

济南这个没有春天的城市，春天已经过半。此时烛明睛明来到秋老的诊所，为秋老坐诊做好准备。

第一个病号已经挂号，三个人先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而很快，笑天也来了。笑天进门：“老师好。”

这一上午在诊所里，秋老在诊室，烛明笑天睛明在治疗室，如果要拿什么东西，笑天的章鱼海马和螃蟹会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把东西拿过来。有时候要做烧针，笑天会说“师哥借个火”，然后烛明就伸手过去变出一团蓝火。有时要推个灯，睛明就会以清水变出一只水母把灯推过来。就这样，上午的工作虽然结束的晚，但非常顺利。

中午头吃完饭，烛明和睛明去燕子山走了走。当初就是因为燕子山天黑路滑，烛明才进入了后土娘娘的幻境遇到了睛明，而直到现在，烛明才真正踏足燕子山，还是和睛明一起。

在山上，烛明说到了古籍里龙族的事情，曾有人蛊惑四海龙王所以龙族才归顺正神的。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睛明说。

“我比较想知道是谁蛊惑了那四个大聪明。”烛明说。

“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等着我去查查资料。但是明明，现在……”睛明拉起烛明的手就噌噌往上跑，“我们先登顶吧！”

“好！”烛明也加速跑起来。

山顶的视野开阔至极。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与程桑出游

这天中午，下课吃饭的时候，烛明找到了刚吃完饭正在思考的程桑。跟烛明简单说明了他的思考，程桑表示学校的餐厅偏向于油腻，打算今晚去山师吃点儿清淡的。烛明没去过山师的餐厅，故和程桑一起。

晚上，两人出发了，在快走到山师南门的时候，正好睛明路过。

“我去那边。”睛明说。

“好，等会儿我去找你。”烛明说。

此时程桑依然专注于思考，没有发现睛明。而到了山师的餐厅，烛明惊讶的发现，此地竟然如此之便宜。

吃饭的时候两人像探讨数学般探讨起了程桑的思考，数学玩儿的是概念，何为中庸，亦是探讨概念。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烛明也这么觉得，他深知当前人们对中庸的认知并不中庸，所以世界第一的运动员没有办法参加世界第一的比赛。

这几天程桑的思考已经到达了很深的高度，他一度令烛明折服，如同当年之玄奘对于天竺。

饭后稍加休息，两人一路南上，一路徒步到旅游路，然后东行一路高歌。此处人烟已少，程桑放声歌唱，抒发自己的郁闷和思考的快感，亦是烛明同来的痛快。

“他唱的好大声啊。”睛明千里传音过来。

“郁闷久了，让他唱吧。”烛明说。

终于，程桑走累了，两人去商店买了瓶饮料坐下歇了歇，程桑付钱。

现在小风还吹的嗖嗖的，天气渐冷，两人即刻下山。路上天冷去包子店坐了会儿，在包子店，竞技游戏令程桑舒缓下来。

游戏结束，两人继续前行，回到了学校。

程桑回宿舍后，烛明再次离开学校，边跑边瞬移来到弥勒胜苑，正看到弥勒佛睛明互相行礼后弥勒佛离开。弥勒佛走后，睛明回头看到烛明正往上走，自己也往下走。

两个人坐在台阶上，看着这里的人们跳舞。

然后烛明说到：“诶（一声）！我有个好东西。”

“什么啊？”

烛明拿出两个蛋糕。

睛明惊讶的说：“你哪里买的？”

“这地方顺路就买了。”烛明说。

睛明笑了，和烛明一人一个吃了起来。

夜色已深，睛明瞬移到树上就睡觉去了。烛明也瞬移到树上高一点儿的枝头，看睛明已经酣然入梦，烛明把一条毯子从酒葫芦里面调了出来盖在睛明身上，自己也睡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百花公园的采花女

昨天去弥勒佛那里得到了关于以前的资料，今上午睛明进行了一番研究。初步有了头绪，她让阿尔法贝塔去叫烛明。

此时烛明刚下课，他走在路上听到一声夹夹的猫叫，扭头一看，阿尔法贝塔正在旁边。看来是睛明找到头绪了，于是烛明和这一猫一狗去到了学校门口的公交车站。

睛明从后面拍了拍烛明，烛明一回头，看睛明换了那条白色的连衣裙，不禁赞叹到："哇塞！睛明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睛明笑了。

因为公交车不大好带宠物上去，于是阿尔法贝塔先回到酒葫芦去了。

在车上，睛明提到了她发现的信息：据弥勒佛给的资料，当初蛊惑四海龙王的，是一个凡人，名叫菜园郎。那既然叫菜园郎，必然是有一个菜园的，但那菜园在哪里，时过境迁，早已不知所踪。不过，菜园郎的妻子，名为采花女，睛明一看这个名字就猜测她和花有关，而花，那当属百花公园鲜艳。事实也确是这样，采花女本是地神领袖姜子牙的女儿，龙族归顺正神界归姜子牙管辖后，一名龙族反对者将采花女困在了采花女经常去的那片花田，而这片花田，正是现在的百花公园。

下了车，烛明把阿尔法贝塔放了出来。现在正是百花公园花儿盛放的时候，阿尔法和贝塔去草地里打滚，烛明去看花。睛明驻足于这里的小摊，她看这里有卖面具的，那面具画的也不错，于是就买了一个，然后想出了一个点子。她拿着面具去到花林旁边，然后朝着花林举起面具，无数花瓣脱离母体，纷纷飞进面具里。

此时的烛明还在边走边看花，他感应到睛明走了过来，但没预料到睛明一下把一个东西扣在了自己脸上。

烛明摸着脸上的东西："这是啥？"

睛明笑着说："这是一个面具。"

"面具？"

"对，你往那边湖边看。"

烛明往湖边看去，一个女孩坐在湖边……什么？女孩？刚才明明没人的！烛明摘下面具，女孩消失了，再戴上，女孩又出现了。

看来那女孩就是采花女了，烛明和睛明走上去。

“请问你是采花女吗？”烛明问。

“哎，又到了采花的时候啊。”采花女说。

烛明和睛明对视一眼，然后烛明又说：“请问你是采花女吗？”

显然这多少年来采花女已经认为自己不会再被看到了，于是她再次自言自语一般的说：“采花，曾经我也是喜欢采花的，可是……”然后她就哭了起来。

“我问你是不是采花女，你耳朵聋吗？”烛明再说。

“啊！”采花女被吓了一跳，回头看到睛明和戴着面具的烛明。

“你们能看到我？”采花女问。

“当然了”，烛明笑着说，“要不刚才问你这么多遍。”

采花女看了看睛明，又看了看戴着面具的烛明，然后说：“你们……”

“我们来问你关于菜园郎的事情”，睛明说，“我们……挺好奇。”

听闻此言，采花女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到：“我知道了，你们尽管问，小女一定全部回答。”

听闻采花女这么说，烛明摘下了面具，然后对采花女说：“你看后面的湖水。”

采花女回头看去，睛明往湖面一施法，湖水炸开，水花泼了过来。采花女一挡，放下手之后，她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能看到这里这么多人。

阿尔法贝塔跑了过来准备开打发现无事发生。

“你自由了。”睛明说。

采花女喜极而泣：“谢谢你们。”然后就要跪下磕头。

烛明拉住了她：“现在已经不兴下跪磕头那一套了。”

“谢谢你们，小女手中有一发烟花，当年我的丈夫说只要我拉响烟花，他就会来到我的身边……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一介凡人是否还活在人世，但是，还是请两位大人收下。”

烛明接过烟花，然后问采花女：“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可能继续待在这里吧。”

“不去别的地方吗？你也是地神吧。”睛明说。

“不去了”，采花女说，“父亲应该早就忘记我了，别的地方我也不认识路，这里人挺多，我就在这里吧。两位恩公若想，随时来找小女便好，二位的宠物也是。”

阿尔法贝塔听后，跑去到采花女身边。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水墨染青湖水之时

从百花公园回来后，下午烛明上课，下课了，烛明去学校门口等睛明。天还有些凉，没有热乎，貌似有种刻意的感觉。

烛明想天气的时候，睛明过来了，换回了原来的衣服。

同样的，猫猫狗狗还是不能上公交，所以到了宽厚里才把阿尔法贝塔放出来。

在护城河边这条路上，烛明拿出采花女给的烟花，刚准备放，扭头一看，旁边就是解放阁。想到当时精神小伙引来那么多人……此地段过于核心，引来几个人都不好办。

所以烛明和睛明又坐公交去到了大明湖。这里人就少了，是个放烟花的好地方。睛明在一边坐着，旁边趴着阿尔法和贝塔，烛明走到湖边，引燃了烟花。烟花升空，炸开，绚烂无比，响声震天，声音之大，多亏没在护城河放。

这烟花只有手掌大，但一旦绽放，宽度自湖南能到湖北。虽然动静很大，但并没有引起恐慌，也没引来什么人，毕竟转瞬即逝，唯一引来的，是一男人，呼喊着“吾妻吾妻，你在何处”。

菜园郎竟然真还活着！这是令烛明睛明惊讶的事情。但他现在是谁？得试探试探。于是烛明喊到：“那边那个，过来！”

菜园郎走了过来，一看是烛明，当即行礼道：“小神水德星君，见过烛明上仙。”

“你就是那菜园郎？”烛明问。

一听“菜园郎”三字，水德星君紧张起来，然后强装镇静的说到：“不知上仙所言为何？”

“你的妻子，采花女，我和睛明救出来了。”

又听采花女已经获救，水德星君一时忐忑不安起来，也说不上他是悲伤还是愤怒，反正他不再伪装，露出了凶神恶煞的神情。

睛明阿尔法贝塔走到烛明身边。

“竟然是你蛊惑了那四个大聪明。”烛明说。

“她是仙女，我只是一介凡人，我只有成为神仙，才能和她般配，才能一辈子和她在一起。”水德星君说。

“可你让采花女被困至今！”睛明说。

“那又如何，我有了法力，我就能保护她！要怪……要怪就怪那些逆贼！”

“你这是狡辩！”烛明说。

“哼！那又怎样。”然后水德星君叹了口气，狰狞着面目冲向烛明，睛明上步到烛明身前，一抬手把星君推了出去。

星君挨了一下，一时震惊：“没想到你这个小矮子还挺厉害！”

然后星君再冲上来，虽然用了很大力，但被烛明一顺势整个人扔到湖里了。但是，那是水德星君啊，水神啊，他去湖里可还好？烛明突然意识到不对，一回头，星君掀起的巨大水浪扑了上来，其浪之高，足以波及马路。

烛明伸手，龙爪手一握，大浪四分五裂，睛明飞起，于湖面之上以清水与星君斗法。但大明湖水岂少哉，尽管星君一直处于下风，但就是还能继续打，湖水让他根本死不了。这个时候烛明睛明都想到了阿尔法，所以阿尔法现出老虎真身，起跳往水德星君扑了过去，不出所料，必然被星君掐住了脖子。但就是要这样，阿尔法是毛笔画出来的，湖水被水墨染青之时，便不再受星君控制。

而阿尔法得湖水之力，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即便被掐着脖子，她丝毫不怕，因为贝塔现出金龙真身正从上冲下来，把水德星君重重撞进湖底。而借助水面张力，一个小男孩拉着阿尔法跳回湖边，那男孩正是贝塔。

水德星君被捞了上来，大口喘着粗气。

“我罪该万死，上仙惩罚我吧。”星君说。

烛明无语，问睛明说：“咋办？”

睛明叹了口气，说：“让采花女处置他吧。”

“我也正有此意。”烛明说。

“不劳上仙！我亲自去找吾妻领罚！我亲自去，我亲自去！”水德星君疯疯癫癫的跑了。

然后就是阿尔法和贝塔了啊。烛明说：“你俩现在……更让人喜欢了！不能再用阿猫阿狗的名字了，得给你们取个新名字。”

“我们叫什么啊？”他俩抬着头期待着。

“嗯……阿尔法叫窈窕，贝塔叫天机，怎么样？”睛明说。

“好诶！”窈窕和天机齐声说。

四个人开心的回到了酒葫芦。

无边八仙神通尽显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汉钟离扇飞离诃满

“啊？！”烛明听闻，大惊道。

“对呀，采花女这三天就让那菜园郎在那里坐着，自己来回的走，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窈窕说。

“真是个恋爱脑。”烛明说。

“明明下一步要干什么啊？”天机问。

“还在想”，烛明说，“采花女的事情足以让姜子牙颜面扫地，按说的话得让姜子牙和她见一面。”

“可姜子牙也不会就干等着颜面扫地吧。”天机说。

“我听说水德星君颜面扫地了。”抚琴说。

天机噗嗤一下笑了出来，就他在百花公园打菜园郎打的最狠。

“对不起。”天机说。

烛明摸摸他的头，说到：“岂止水德星君，姜子牙都要颜面扫地了。”

“诶呀……姜子牙，他那小心眼……”抚琴说。

“姜子牙小心眼？”烛明说，“他不是把他的剑都给我们了吗？”

“那是他服了”，抚琴说，“如果跟他接触久了，他那小心眼没法说。”

“那他这马上颜面扫地了可还行？”烛明说。

“他一定马上就有动作了”，抚琴说，“不过有动作也没事儿，就怕他不敢找自己人，去找外人。”

“外人吗……”烛明说。

“对了，睛明去哪里了？”抚琴问。

“她等会儿回来。”烛明说。

“你们不是经常在一起吗？”抚琴问。

“孩儿大了，该放手得放。”烛明憋着笑说。

“抚琴姐姐来了。”睛明走了过来。

烛明去买饭，睛明他们在那里聊天，买饭回来，五个人坐下吃饭。

这顿饭吃的挺美味，烛明夹起把子肉刚要享用，一阵妖风刮来，把筷子里的肉吹到地上。烛明大叫一声，然后意识到不对劲，又喊到：“按住饭盒！”

“啊？”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又一阵更强的妖风刮来，把石桌上吹的人仰马翻，一碗凉粥直接泼在烛明脸上。

“明明！”睛明喊到。

烛明用手抹去脸上的粥，然后甩了甩手，一拍桌子指着前面叫到：“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一个半老不老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你就是天摩诃满说的烛明是吧。”

天摩诃满？烛明问他：“你不会是那兰的人吧。”

“哈哈哈”，男人猖狂的笑到，“天摩诃满说你神通广大，你猜一猜我吧，看你有没有那么厉害。”

烛明看他面色萎黄，却肚子很大，于是说到：“看你好像营养不良，刚刚大吃了一顿。”

“猜对了，我就是没钱吃不上好的。”

“你的称号是什么？”烛明问。

“天摩诃满让我叫离诃满。”

烛明再一拍桌子：“离诃满！你可知你已经走上一条绝路，你又可知你丧失过多少机会！”

“我丧失过什么机会？我又有过什么机会？！”

“我问你，你是不是包办了你孩子报志愿！”

“是！臭小子上学学管理也是白上，上出学来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他有没有让你买黄金！”

“有！我哪有那么多钱买黄金，他想的美！”

“黄金从当年三百涨价到现在一千五。”

那离诃满瞬间拉下脸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还失去了什么机会，但这个发家致富的机会，他确实丧失了。然后他恼羞成怒，发出一声吼叫，一阵狂风再度吹来。烛明抚琴睛明刚要出手，一个声音传来：“不劳诸位，让我来！”随即一阵反向的风吹去。

烛明他们回头一看，是一个男人，扇着芭蕉扇。而那离诃满见风力不够，放出了更强的风，男人应招，更加有力的扇动芭蕉扇，最后一击制敌，把那离诃满扇飞。尽管面露怒色，那离诃满还是逃走了。

离诃满逃跑后，那男人走了过来。烛明行礼：“可否听闻仙家雅号？”

男人亦行礼：“小神汉钟离，受青禾上仙委托前来此地。”

“谢钟离神仙出手，为表谢意，一起用膳如何？”烛明说。

“谢上仙，小神尚有任务，就先去了，这些菜肴乃小神所备，请上仙笑纳。”

汉钟离走了，烛明他们继续吃饭，依旧挺美味的。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铁拐李赶走兑诃满

清明将至，大家在商量去哪里玩。烛明说去佛慧山，紫晶想去融创。一般来说，兆宏没有主意，逐霜忙着，紫晶说去哪里，烛明会改主意，而烛明说去哪里，睛明窈窕天机也就同意了。但问题就在烛明这里，因为融创是要花钱的，即便是团购学生票那也不便宜。但是无妨，冬天的时候融创因为设备开放问题，允许随便入园，现在是不是还能随便入园，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于是烛明睛明窈窕天机坐地铁去了融创乐园。那是甚好，依旧可以随便入园，但烛明好像从广播上听到了“验票”二字，果然，再往里走，随便的只是外场，内场是要门票的。既然这样，那就回去再研究研究吧，反正清明还有几天。

但就在要离开的时候，四人感应到一个黑影快速跑过，于是他们回头看向内场，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如果是看错了，那也就不用管了，因为很正常，但感应是不会出错的，那个影子的速度不是凡人能做到的，除非他在里面飙车。烛明来过这里，且不说里面能不能飙的开车，就算飙车，也不可能在这里飙，这必有蹊跷，所以趁着无人发现，烛明瞬移了进去，去追踪那个黑影。

可烛明才刚刚进去，又有一个黑影在融创外面飞过，甚至撞倒了路灯。感应到异常后，睛明也瞬移出去调查情况。

即便马上人就要多起来了，但现在并没有几个人，而那两个黑影，就给人一种是同一个人的分身的感觉。想到这里，窈窕和天机料到，开始是烛明，刚才是睛明，马上就会有分身来找他们。果不其然，又一个分身跑了出来，然后被窈窕用法力一下轰倒。见势不妙，分身立刻逃窜，窈窕即刻去追，天机紧随其后。

那分身对这里并不熟悉，好几次就差点追上了。但是窈窕和天机其实也是第一次来，也不熟悉这里，于是天机一下子没跟上窈窕，就走散了。

即便走散了，天机也在依靠法力感应往窈窕和分身的方向跑。而突然之间，天机被一根猛然抬起的电线绊倒，因为跑的太快，摔倒的时候两只鞋子都掉了，他刚要站起来，就感觉到两只袜子穿上了他的脚。天机回头一看，果真自己脚上有一双黑底蓝线的袜子，然后那袜子上的蓝线轻微一闪光，两只袜子就开始收紧，三百六十度的挤压天机的双脚。

天机疼痛难忍，一开始还要把袜子脱下来，但袜子收的非常紧，即使是使用法力也脱脱不下来撕撕不碎。他疼的开始冒冷汗，放弃了脱下袜子的幻想，痛苦的半弯着腿侧躺在地上，然后走来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一脚踩断了天机一侧脚踝。天机大声叫了出来。很快，天机的另一侧脚踝也被踩断。

“你是谁？”天机颤抖着声音说。

那女人虽然衣着华丽，但身体佝偻，面目扭曲，她摸着天机的脸，然后往下摸到天机的脖子，再肩膀，再胸口，再肚子，然后一边继续往下摸，一边面目狰狞的说：“那烛明要是早给我法力我也就发达了，现在就让我好好折磨你吧哼哼哼。”说完，女人的手摸到了并抓住天机的裤腰，用力往下一拽。

就在这时，一股法力把女人轰到了后面的墙上，女人睁眼，看到烛明正一条胳膊横抱着天机，睛明和窈窕正赶过来。烛明另一只手一削，把两只袜子削碎，但即便削的再轻柔，也必然有脚踝的被动运动，天机没力气的小声叫了一声，然后烛明两手横抱着他。

看到是烛明，天机终于放心的晕了过去。

“你又是哪个诃满？！”烛明厉声质问。

“我是兑诃满。”说罢，女人粗手粗脚的行礼，接着就被窈窕用法力轰回墙上。

然后兑诃满再次面目狰狞起来，那简直可以说不是一张人脸：“如果你烛明上仙早点儿给我法术，我早就成为人上人了。”

“住口！妖孽！”一个拿着大葫芦拄着拐的男人稳稳的落到烛明身边，而且特地稍微离远了一点儿，以防碰到天机。然后他打开葫芦，葫芦里冒出大量不含杂质的白烟包裹兑诃满，就要悄无声息的取兑诃满性命。

这个时候兑诃满慌了，连跑带爬的逃走了。

“莫非您就是八仙之铁拐李。”睛明行礼道。

“睛明小姐好。”铁拐李也行礼。

“谢仙人出手相救，我等需要立刻回家用药，不能多陪还请恕罪。”烛明说。

“上仙且慢，小神葫芦里有药可用。”

听闻有药，窈窕立刻上去接过铁拐李的丹药，然后涂在了天机两个脚踝上。

“剩下的以烛明上仙和睛明小姐的医术当能处理，小神受青禾上仙委托，有要事去办，请先行告退。”

铁拐李走了，烛明抱着天机，和睛明窈窕回到酒葫芦，给天机疗伤。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曹国舅教训艮诃满

毕竟天机之前是一条小金龙，经过了几天的修养，他的脚踝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是那种再长长根本看不出受过伤的那种恢复。

这天上午，天机问起了那天融创兑诃满分身的事情。

“那几个分身根本不能打”，窈窕说，“一下就打死了，还是灰飞烟灭的那种。”

“我问过青禾了，他把八仙都请来了去围猎那些诃满。”烛明说。

“可这已经碰上两个了，咱们还不知道他们有几个。”天机说，“而且我怕他们再对窈窕下手。”

“哎呀，怕什么”，窈窕说，“他们又打不过我。”

“对呀，我们现在一步不离的看着窈窕，不会有事的。”睛明说。

听睛明这么说，天机放心下来，然后说：“我现在，还不能下床是吗？”

“要不，给你找个轮椅？”烛明说。

“找什么轮椅”，窈窕说，“天机可以飞啊。”

“对哦。”天机飞了起来，他可以在景天里面自由移动了。

中午头，烛明和窈窕出去买菜，路过一个公告栏的时候，烛明看到了一个讲座，是一个很出名的老师开的儿童心理讲座，在一个酒店里。这个讲座竟然不要钱，烛明想去看看，窈窕也要去，会后有免费餐饮。所以中午吃完饭，睛明带天机出去走走晒晒太阳，烛明和窈窕就去了会场。

到了会场，烛明突感不对劲，竟有某个诃满的法力弥漫在此，窈窕也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有什么事情能够让烛明退缩？很抱歉，没有，即便是危险，烛明也永远会冲在最前面，退缩是不可能的。窈窕也不可能退缩，还是阿尔法的时候她就这么勇敢，毕竟出了事烛明会救场的。

果不其然，那诃满正是台上的老师。那老师一番演讲，从电信号讲到心理活动，场下听的精神振奋。但烛明和窈窕毫无感觉，因为他的理论太过微观，根本无从实践，而且能实践的部分，烛明也能做到，可谓是索然无味。

然后台上的老师继续讲座。在这下半场一开始，他要做一个实验。

“那就……请那位父亲和他的女儿上台参加这个实验吧。”他选中了烛明和窈窕。

窈窕和烛明对视了一眼，然后窈窕起身走了上去，烛明再看了一眼台上，也跟了上去。

“接下来，请小朋友进入台上这个圆形的小房间，待会儿我会问爸爸几个问题，如果爸爸在说谎，小朋友就在房间里按一下按钮，如果五个问题有超过一半家长在说谎，那么等会儿房间打开，小朋友就会消失。”

窈窕进去了，烛明开始回答问题。

这个房间里面真的只有一个按钮，此外就是围出房间的布帘子。看来是真的没有什么机关了，窈窕放松了一下，接着一个玉环套进了她的右脚，然后缩小收紧圈在了她的脚踝上。窈窕疼的大叫一声，但同时脚下的舞台暗门打开，窈窕掉了下去，没人听到她的声音。

烛明感应到房间里面的情况，但现场人太多，不好动手。

窈窕掉到底，她强忍着脚踝的疼痛，稳住法力让自己安全落地。这里有一张床，然后就是柔和的灯光，干净的环境看起来是一个让人享受的地方。接着旁门打开，本该在台上的老师走了进来。

“你到底是谁？”窈窕厉声问到。

那个老师邪魅的微笑起来，窈窕脚上的玉环圈的更紧，疼的窈窕无法稳定法力。

在台上的烛明感觉到面前老师的声音变小了，立刻猜到这只是一个分身，是本体在用更多法力，让这个分身变弱了下来，所以立刻采取了对策。

而在地下那个密室，窈窕疼的别说使用法力了，她连站都站不稳。老师的本体一把把窈窕抱上床，掐住窈窕脖子将她按在床上，然后掀开了窈窕的裙子。窈窕冷静的找准时机，聚合法力一脚踢在老师本体肚子上，踢得台上那个分身都弯下腰来。

密室里老师本体滚下床去，窈窕下床整理了整理衣服，然后质问到：“你竟然是这种人，你还欺负了多少女孩儿！你配得上‘老师’这个称呼吗！”

老师站起来，说到：“我是教授，是公众人物，谁都得依赖我的知识。我是贵人，作为艮诃满，我将是最尊贵的人，能和我产生联系是她们的幸运，也包括你，小仙女。”然后他施加法力，让窈窕脚上的玉环圈的更加的紧，这种疼痛对一个孩子来说不可能忍受得了，疼晕过去都几乎必然。但窈窕不可能坐以待毙，她当场来了一个旋风脚，刚好踢到了飞下来的烛明的酒葫芦，砸碎了玉环，同时也是这一踢，酒葫芦改变方向，砸在了艮诃满肚子上，这同一个位置重达千斤的再次攻击直接令其二便失禁。

台上，那个分身倒地不起，亦二便失禁，酒店紧急疏散观众，刚叫了救护车，烛明就喊到：“都出去！我是大夫！我给他急救！”

眼看烛明要对分身下手，要是烛明造成的伤害通过分身波及自己，那还得了？艮诃满解体分身，捂着肚子穿着湿透了的裤子往上飞。他知道走为上计，但他没想到自己刚飞上来就被曹国舅一玉板扇在脸上，最后掉了两颗牙也不捡了，就逃跑了。

曹国舅下去把窈窕抱上来，他知道窈窕脚上有伤，所以轻轻的把她放下。

“谢曹国舅。”烛明行礼。

“烛明上仙客气了。”曹国舅说。

“对了，被那艮诃满欺负的其他女孩……”

“请放心，窈窕小友，在下已经全部解救。”

“曹国舅那一板多少带点儿私货。”烛明说。

“上仙应该更了解，在下控制力道，令力量刚好达至其足五里，很快，其将勃起，勃久，其当阳痿。”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韩湘子驳斥坎诃满

这天上午，曦和问烛明去百花公园多远。曦和早就想去百花公园看看了，但一直没有时间。这次清明逐霜要回家，她在犹豫，本来去这一趟要泡汤了，但今天她终于决定要去了。

一会儿，烛明到了校门口，曦和已经在此等候。繁忙的考试令曦和压力山大，但即便压力山大，这趟出游曦和还是很开心的。

烛明也很久没见到曦和了，从开学以来她就在忙，直到现在。烛明说可以坐公交直达，他问曦和坐公交晕车吗，曦和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烛明果断放弃了公交这个选项。

“曦和姐姐。”在还没定下交通方式的时候，晴明走了过来。

趁着窈窕和天机还没过来，烛明给曦和讲述了一遍采花女的事情。

正好讲完，窈窕和天机正好过来了，他俩的伤好的差不多了，该出去走走了。

曦和看到窈窕和天机，比看到阿尔法贝塔都亲切。

“那咱们怎么去啊？”晴明问。

“咱打车的话是不是超员了？”曦和说。

“对哦。”烛明说。

“那咱们怎么去啊？”天机说。

“这有什么难的，我们通过秘庭去不就行了？”窈窕出了一个好主意。

就这样五个人来到了百花公园。此时的百花公园依旧花儿艳丽，处处给曦和一种没有白来的感觉。而烛明亦是一台稳定的拍照机器，按快门的时候手都不带抖的，令曦和赞叹拍照技术这么好。一般烛明出门都不拍照，所以曦和也给烛明拍了照，她自己觉得拍的并不好，但烛明看了，哪来不好，不停叹曰“精湛”，此为甚好。

曦和言与逐霜烛明出行甚是轻松，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采花女在前面。”窈窕喊，然后和天机快速往前跑去。

“快来啊。”睛明往后对烛明曦和喊到。

“好！”烛明喊回去，跟曦和加快了脚步。

天机跑在了前面，突然刹车藏了起来。窈窕见天机躲了起来，自己也躲在天机后面，探头出去看采花女那里发生了什么。睛明曦和烛明走了过来，五个人往那湖边看去，菜园郎正和采花女交谈什么。

“他还敢回来？”天机还想再收拾他一次。

“他们在说什么？”烛明在后面听不清。

“好像是……钱……合作……父亲？听不大清了。”窈窕说。

“既然这样，我去问他。”烛明说罢，瞬移到菜园郎身后拍了他一下：“说啥呢？”

菜园郎吓了一跳，然后看是烛明，又立刻行礼。

“你们说什么钱不钱的？”烛明说。曦和他们四个走了过来。

“他掉钱眼里，让那坎诃满收买了！”采花女生气的说。

“怎么能是收买呢？他坎诃满说了，他可以出钱修祠，让我们神位香火更旺。吾妻啊，你这么多年受苦了啊，我不能再让你受苦了啊！”

“那代价是什么？你问过吗？”采花女说。

“代价当然是成为提线木偶。”抚琴来了，把一块儿黑色的木头扔在地上，“这就是他修祠用的木头。”

“东西我已经送到了，剩下的，还请水德星君自行定夺。”然后抚琴就走了。

“你还要一意孤行吗？”采花女哭着说。

“我必须一意孤行。”菜园郎说。

“不好！”烛明一拳打在菜园郎身上，抓住他兜里的乌木就连衣服撕下取了出来。

取出乌木的那一刻，菜园郎七窍开始流血，看来他已经成提线木偶了。

采花女大惊，求烛明一定救自己丈夫。

“乌木可不便宜，但他既然有钱修祠，肯定还有更多乌木，或许乌木已经连成网络了。”烛明说。

用乌木消灭乌木解除控制，这个方法不错，曦和拿出长棍往地上一摔，整个公园都产生了回声，回声异常之处，当有乌木。

窈窕和天机立刻去调查，在第四个疑似之处果真发现了打磨精细的乌木。

烛明把手里的乌木扔出去，乌木直直的飞向了发现的那堆乌木，两个乌木一碰撞，里面的能量立刻释放，顺着乌木网络依次产生爆炸，那些出钱修好的祠也瞬间塌掉。

菜园郎得救了。

“真厉害。”坎诃满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五个不认识的地神。

“你就是那坎诃满，这五个都让你收买了？”烛明说。

“烛明上仙这是何意？如果没有我，他们神位的香火早就断了，我救了他们，他们卖身给我，岂不公平？”

“公平你个头！”烛明说。

“上仙不必与我争辩，法力什么都不算，我手中的钱才是最大的武器，是钱让我拥有了其他地神的法力。”坎诃满说的洋洋得意。

“我看是谁这么猖狂！”抚琴提着宝剑走了回来。时间已久，抚琴个不高，但手里原属于姜子牙的宝剑更加锋利。

烛明把水德星君推下湖里，上去和其中两个地神打了起来，睛明也去对付一个，窈窕天机对付一个，抚琴对付一个，曦和提棍直捣坎诃满。几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很快，这五个地神败下阵来，坎诃满也被曦和逼到末路，但直到这时，坎诃满才拿出他的杀手锏，他财富之多，收买的地神数不胜数，更多地神正压过来。

而就在此时，一股清脆的笛声响起，已在现场的五个地神一番挣扎后，惊觉自己挣脱了乌木的控制，其他地神也悉数撤退。

那吹笛之人优雅落地，然后说到：“钱，不是你这么用的。”

“笛子，你是韩湘子？”烛明说。

“见过上仙。”韩湘子行礼。

“我的钱，我怎么用不行！”坎诃满不悦。

“你给员工的，太少了。”韩湘子说。

坎诃满看过几次这种说法，但他不屑一顾，直至这话从一个货真价实的神仙嘴里说出来。但他依旧不服，凶恶的说：“我们会再见的。”然后逃去。

“你五个，立刻回归原位！”韩湘子一声令下，那五个地神也离开了。

“好像花开的更好看了。”曦和说。

“如果曦和上仙赏光，在下稍后可以再吹一曲。”

“为什么你说话他们就听啊？”窈窕问，天机也问。

“哈哈，二位小朋友，我虽没有烛明上仙和睛明小姐那么高强的法力，但我有钱啊。”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张果老倒踢震诃满

清明到来了，兆宏带着几个留学生来爬佛慧山。十点半，兆宏如期而至，烛明收拾好准备出门。

这时候窈窕和天机也准备出门，于是烛明问到：“诶？你们去哪儿啊？”

“纯阳祖师让我们去红纪之地。”窈窕说。

“纯阳祖师请你们的吗？”烛明想了想，然后说：“窈窕，回头。”

“啊？”窈窕一回头，一支毛笔飞了过来，然后轻轻在她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

“这是什么？”窈窕问。

“这是后备隐藏能源。”烛明笑着说，“睛明不去吗？”

“嗯……纯阳祖师说只让我们两个去。”窈窕说。

“原来如此，他应该有自己的打算。”烛明说，然后朝房间里喊到：“我们出门了睛明。”

“好。”睛明回应。

烛明来到地铁站，接到了兆宏和留学生们，然后他们一路南上，到了佛慧山下。佛慧山比千佛山大的多，有好几个入口，最终几人选择了大路的入口上山。山上虽然人不多，但景色优美，大有春天的气息。几人一路上山，气温适宜，风和日丽。可能是因为留学生的身份，也可能是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几个人，队伍长到十多米，极为分散。要知道烛明兆宏和紫晶逐霜出游的时候，都是聚在一起的，即便是烛明和兆宏两人，也不会说拉开这么大的距离。

这个距离一旦不留神立马走散，也果不其然，最后的那个留学生走丢了，也因为太过分散，人是什么时候走丢的烛明都没察觉。兆宏发现人走丢了，立马让小宏去搜索，经过搜索，小宏找到了失踪同学的踪迹。趁大家稍作休息的时候，烛明和兆宏先一步上去，一直上到踪迹断开的开元寺遗址。

此时的开元寺遗址已经空无一人，兆宏和烛明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几个断垣残壁，隐隐约约应该是几幅壁画，还有一个披着斗篷的金身大佛。烛明盯着那个大佛，大佛一动不动，然后烛明驱动蓝火，把大佛整个炸掉，果然，大佛里面跳出一个人，

同时爆炸震开了旁边的遮蔽物，走丢的那个同学失去意识躺在那里。烛明派了几个水母把那同学运下去，自己和兆宏跟那佛中之人对峙。

“你又是哪个诃满？”烛明问他。

“我是震诃满，您应该就是烛明上仙了。”那个老头说。

“为什么要绑架我们同学？”兆宏说。

“哼，外国的姑娘留下了，那是赚了。”震诃满说。

“那国内的姑娘嫁到国外，是不是就是资源流失？”烛明质问到。

“为何不是？”

“合着在诃满眼里，男人是人，女人是财产。”烛明说。

“哈哈哈，我吃过的盐比你们这些小年轻吃过的米都多。”震诃满不屑道。

“那高血压的您为什么不让年轻人来做这个事情？”烛明亦不屑道。

“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什么事都是我们的要求。”

烛明和兆宏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烛明说到：“可惜我们不是中年人。”然后两人冲了上去。

震诃满也冲上来和烛明兆宏过招，在震诃满眼里，自己的年龄和成就造就了中年人靠自己施舍获取自主的现实，但烛明不信这一套，老年人的成就是依靠时代红利得到的，跟他本身无关，而年龄更是不用努力就能增长的，科学是有适用范围的，如果因为年龄大，就比别人厉害，那从生到死这一条都是真理，根本就没有适用范围，这是耍无赖。要比就拿你的二十多跟我比，要不能，那就打到你能为止。

显然，即便是拥有法力，震诃满一个老头，他终究打不过两个年轻人。于是他立刻撤离，往大佛头方向跑去。佛慧山可以算是弥勒佛的地界，那大佛头必然有着强大的力量。烛明和兆宏追上去，为拖缓震诃满，兆宏发射出他做的裂变子弹，这个子弹每受到一次撞击就会分裂成两个相同的子弹，震诃满躲不了几次，就被飞行轨迹成网状的子弹接连打中，即使是打不死他，也够时间让弥勒佛处理大佛头了。

而最后，震诃满还是触摸到了大佛头，并成功突破了弥勒佛设下的约束，自己和大佛头融为一体。

“他还是进去了。”兆宏有些沮丧。

“他能进去，是因为他那天摩诃满，跟他无关。”烛明说。

就在大佛头睁大眼睛要飞沙走石的时候，一个老成但嘹亮的声音传来：“二位让开！”

之间一老翁倒骑毛驴腾云驾雾而来，自己跳下落在平台，毛驴一脚踢在大佛头眼睛上，把震诃满踢了出来，疼的他捂住眼睛。

“倒骑毛驴，长者乃张果老否？”烛明行礼说。

“见过上仙。”张果老亦行礼。

兆宏也行礼，然后对着地上的震诃满说：“你还有什么好诡辩的。”

“我没错，不可能悔过。”震诃满说，然后逃跑了。

“啊，世界果然还是年轻人的啊，只是今日上山之人，烛明上仙最年轻，兆宏最大，已经年……”

张果老还没说完，兆宏就上去捂住他的嘴：“果老你累了，咱们歇歇吧。”

“哦好好好，老朽不说了。”张果老笑着说，然后让兆宏帮自己注册了一个视频网站账号就走了。

当烛明和兆宏回到山下众人休息的地方，那个刚刚被绑架的同学也刚走上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吕洞宾震慑乾诃满

上午烛明出门后，窈窕和天机接着也出了门，他俩小朋友坐地铁一路东行，中午去奥体中心吃了饭，然后再地铁站里面稍稍睡了一会儿，又继续坐地铁去到了红纪之地。

在窈窕和天机到达之前，秋老还没到，林泽一个人坐在诊室里。那次烛明去吕祖庙帮林泽上香之后，林泽的霉运已经散去，本来林泽打算今天去庙里还愿，但因为给同学去博物馆买礼物出来已经中午了，所以就没去，但好巧不巧，她去红纪之地的时候又坐反了地铁，于是现在她很沮丧。

“或许，是因为我今天不在神位吧。”一个男人的声音出现在诊室。

林泽往门口看去，并没有人，可这个诊室就这么大，没有人啊。

“有鬼！”林泽警惕起来。

然后应该是意识到自己行为有些不妥，吕洞宾于诊室现身，道歉说：“在下行为不妥，林泽不要怪罪。”

“啊！神仙！你认识我？”

“当然认识，烛明上仙当初在古城庙里为其友林泽上过香，在下当然认识。”

“你就是吕洞宾吗？”林泽说。

“正是在下。”

这时候秋老来了：“来病号了。”

“不是老师，这是活的吕洞宾。”

今天来的病号和上周相比差不多多，病号都去治疗室治疗了，林泽和吕洞宾在诊室里聊天。

“纯阳祖师怎么今天来这里呀？”林泽说。

“实不相瞒，在下受青禾上仙委托，前来对付那为非作歹的乾诃满。”

“乾诃满？他做了什么？”

“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现在还要杀了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现在就在此地。”

“啊？”林泽震惊。

“其实不必惊讶，烛明上仙说过，男人就该有个男人的样子。按上仙所说，最基本的，老板惹你，你打老板，亲戚惹你，你打亲戚，而不是跟这乾诃满一样，即便有了法力，还只会窝里横，只敢对弱小者下杀手……”

吕洞宾还没说完，外面就爆发了破门的声音，一个男人大喊着，好像往治疗室的方向去了。

“不好！老师还在那里！”林泽立马出门，但她一出门，就看到那男人被扔下一楼。林泽往治疗室门口一看，是两个小朋友。

“啊，他们是之前上仙和睛明小姐的猫猫和狗狗。”吕洞宾说。

一楼，被扔下去的乾诃满狰狞着站了起来，然后大吼一声，把手边的长凳扔向了收款区。吕洞宾一抬手，收款区一道屏障挡住了长凳。然后窈窕和天机跳下一楼大战乾诃满。凭借着个子小巧灵活的优势，他们破解了乾诃满杀害妻女的招数，一度让乾诃满处于下风。

但乾诃满杀意已决，攻击窈窕和天机的同时开始无差别的破坏现场。要控制他的话，得好多屏障，这可不妙。而这时，窈窕想到了出门时烛明给自己额头点的那个红点，于是她撤出战场，两剑指聚集法力于红点，成功激发了红点里烛明留下的法力，霎时间，在天机躲避乾诃满攻击的那一刻，一道高能激光自窈窕额头的红点发出，打在乾诃满身上，令乾诃满全身痉挛。然后窈窕继续聚集法力，让激光能量越来越高，至窈窕精疲力竭，红点也已经消失，里面的法力也已经用完。

然后吕洞宾跳下去，以宝剑划破了痉挛后浑身出汗的乾诃满的脖子，但并未伤及气管动脉什么的。乾诃满没了力气，但还是被吓得心脏怦怦跳。

“不杀了他吗？”天机问。

“为时尚早，必须先粉碎其精神，后乃取其性命。”吕洞宾说。

“你们真厉害，我也想和你们一样。”林泽说。

“这不难”，吕洞宾一边和窈窕天机走上来一边说，“我可以教你一些法术，另给你一百张符纸供你练习。”

“刚才外面怎么了？”秋老从治疗室里出来。

“老师这是之前师哥的猫猫和狗狗！”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何仙姑指点坤诃满

这天接近中午的时候，烛明刚出门去找吃饭的地方，曦和就发来消息，叫着烛明去之前逐霜去过的那个店吃饭。二十分钟后，曦和学习完，和烛明骑车出门。但是很可惜，那家店倒闭了，于是两人最终找到了两家可以考虑的其他地方，犹豫之间，烛明用随机数决定了去后者——美育谷那家必胜客。

或许是清明让曦和有些愁绪，她决定今天不减肥了，去吃点儿好的。在餐厅里，两人从东聊到西，从南聊到北，加上饭菜相当不错，天气晴朗，可谓甚好。

在烛明曦和吃饭的时候，一个女生走了进来独自坐下，她没有发现烛明，但烛明发现了她，任何诃满都逃不过烛明的感应。曦和心情尚好，就先不打草惊蛇了吧，烛明曦和依旧如常，该聊天聊天，该用膳用膳。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说话的时候声音小点儿，餐厅里一个男的说话声音大了些，这激怒了本来平静的诃满，她一叉子扔过去扎穿了男人的腮帮子。同坐的另一男人见此惨状，又朝着那个女生吆喝，被一叉子戳中眼球。

曦和这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但烛明小声让她静观其变，于是曦和继续吃饭，用法力感应周围的情况。

而被戳伤的那桌，自是求人叫救护车啊，但那女孩也是一点儿也不留手，谁拿手机，就用法力把谁的手机摔地上。救护车来不了，那两个男的血流不止，气急了的两人要去对那女生动手。可他们反而是忘记了自己是被两只根本不锋利的叉子戳伤的，就觉得自己两个男的肯定能打过一个女的，不打死她就是施舍她了，没有一点儿自知之明，自然，最后死的很惨。

此时餐厅里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儿，小孩儿被吓到了，男的女的都不敢乱来，那女生又继续袭击其他男人，其中有两对夫妻，一个妻子在丈夫被袭击的时候挡在了丈夫面前，和男人一起受伤，另一对妻子直接把丈夫往前推，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终于吧，诃满杀红眼了，举起一张桌子就往人群里砸来，曦和一棍把桌子打成碎片，而那些袭击用的叉子也被烛明蓝火融化。

女生见烛明在此，先自报家门：“烛——明——上仙，我是坤诃满。”

人们在慌乱中都蜷缩着避难，没人在意神仙现身。

“砸别人东西可就不对了吧。”烛明说。

“上仙虽为男性，但应该是明事理的人，这些男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仗着自己是男人就压迫女性，岂不该死？”

“那你也不能砸人家店啊。”曦和说。

“以长棍为法器，您应该是曦和上仙，您也是女生，就放任男性欺压女性吗？”

曦和刚要反驳，烛明先开口了：“那你既然说我明事理，你看我待曦和如何？”

“上仙……”

“住口！”坤诃满还没说完，一手持莲花之地神现在于餐厅，其特征莲花，当是何仙姑。

“你没有任何理由强取他人性命，遑论搞破坏。”何仙姑说。

女生不想多说话，再次把叉子扔出去。何仙姑举起莲花，花开，然后凋落，凋落之花瓣亦坚硬起来，也飞了出去。叉子和花瓣大战以坤诃满面部细细一道伤痕结束。

“好，帮男人说话，算什么神仙。”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坤诃满离开了。

坤诃满走后，何仙姑对烛明曦和行礼，烛明曦和回礼。何仙姑询问烛明男女平等矫枉过正之事，烛明答曰：“男人，永远不可能跟弱势沾边。”

“请上仙详言。”何仙姑说。

“一家独大变成两军对垒，必须有一个弱小力量增强的过程，虽然这坤诃满不讲道理，但这是必要的”，然后烛明大声诶呀了一下，“于我而言吧，这不算什么，她们又对付不了我。”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2）——睛明包容巽诃满

中午烛明曦和去吃饭的时候，睛明带窈窕天机来到了老商埠商业街。这个地方并不大，但修的很复古，如果是先看完旁边的开埠博物馆，再来到这里就会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在这里，睛明窈窕天机在一家小店里吃饭。假期的老商埠人头攒动，跨年都没有这么多人。喧嚣的人群让人们的声音被模糊，一时间竟分不清那声音是欢呼还是哀嚎。

刚听到那声音的时候，很多人都感觉是哪个小孩儿在开心的叫喊，但可以通过法力进行感知的睛明窈窕天机敏锐的发现，那不是开心，那是哀求，是求饶，他哀求的对象，也是一个小孩儿，真的只是一个小孩儿，但绝对是一个诃满。

于是乎，睛明放了一只水母出去，水母悄悄地来到现场。在现场，五个小孩儿，一个男孩高高在上，是那诃满，另三个男孩在旁边围着，最后一个男孩跪在地上哭泣。水母悄悄过去，在诃满面前贴脸爆炸，最大限度使其他普通小孩儿不受伤害。

即便这样，依然是诃满受伤最轻，被欺负的男孩儿因为距离远其次，最重的是那三个帮凶。同时，爆炸使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了这本不明显的地方。人们的视线更那诃满恼羞成怒，要置受害男孩儿于死地。保安来了，欲以暴力制止，却被诃满暴力反杀，血流一地。人群慌乱，前面的人要后退，后面的人要上前，一时间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天机端着碗筷踩着人群的肩膀来到现场一脚踢飞那诃满。因为天机一踩，人群的拥堵被打通，人们迅速撤离。人群撤离后，天机质问：“你又是哪个诃满！”

诃满站起来，说：“你还挺识相知道诃满，老子告诉你，我是巽诃满，我看你身手不错，认我当老大，等着我也给你法力。”

天机一步上前右拳打在巽诃满脸上，手里的筷子瞬间折断：“我用得着你的法力了。”

巽诃满更生气了，他站起来，用法力把被受害男孩的脖子拉到自己手里，一使劲直接将其掐死。

“看来我这饭没必要继续吃了。”天机把手里的碗扔出去，巽诃满一拳把碗打飞，但巽诃满不懂体术，这一拳只有胳膊在用力，留下了极大的破绽，所以铁碗一弹飞便直击其破绽，直接把他再撂倒。

巽诃满再站起来，往天机冲过来，天机直接三个双推掌把他再度打退。这时候窈窕过来了，巽诃满看到天机身边的窈窕，一时笑了出来：“小美女，做我的妃子吧。”

“你看你后面是谁。”窈窕说。

巽诃满一回头，竟是自己的妈妈，诃满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杀了人，恶狠狠的盯着他，巽诃满也喘着气生气的盯着自己母亲，然后他转过头来，又朝天机和窈窕冲过来，要把他俩杀死，后面躺着那三个帮凶也站起来帮巽诃满夹攻天机窈窕。

“唉！”天机叹气，随后三个帮凶被窈窕法力轰飞，巽诃满被天机踹飞。

那三个帮凶一下子是起不来了，巽诃满落在他妈妈面前。

睛明走到天机窈窕身边。见睛明走来，诃满母亲开口对巽诃满说：“你杀人，神仙不会帮你的。”然后诃满父亲也到了，气势汹汹的要殴打巽诃满。

“我也没说会帮你啊。”睛明对诃满母亲说。

那个母亲不可思议，惊慌失措写在了脸上：“神仙你为什么……”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睛明说完，带着天机窈窕走了。

然后巽诃满暴起，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全尸都不留。

“我们放了他明明会不乐意吗？”窈窕问睛明。

“明明从来不会不乐意。”睛明笑着说。

“就是啊，明明不会不乐意的。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啊？”天机问。

“接下来……”，睛明思考了一下，“咱们找地方睡会儿吧，可能这里马上就会发生一场大战。”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3）——蓝采和奇袭八诃满

中午吃完饭回来，烛明给了曦和一把红缨枪。

“红缨枪？”曦和说。

“对的，晴明让我给你的。”烛明说。

“怎么突然发枪了？”曦和笑着说。

“嗯……大概是……”

按烛明所说，当初青禾去追踪已经抛弃那兰原名的天摩诃满时，发现那天摩诃满给了八个凡人法力，令其成为八诃满。而这八诃满，正好对应上八卦之名，故青禾请同应八卦的八仙出山，一同去追击天摩诃满。

“这些是蓝采和跟晴明说的”，烛明说，“蓝采和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从各个角度分析这八诃满，来对付那兰。”

“蓝采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曦和问。

“他最后的结论是，八诃满对应八卦，又分别对应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八类人，他们基于这些各自群体的缺点被那兰看中，又在失败中，使这些缺点得以强化。”

“也就是说，八诃满被打败，其实是增强了他们的力量。”曦和说。

“是的，每个诃满被打败后，蓝采和都会从花篮里拿一片花瓣偷偷放在他身上，发现他们确实是力量增强了，但有两个例外。”

“哪两个？”

“刚才咱们见到的坤诃满，以及晴明窈窕天机刚刚在老商埠对付的巽诃满，他们的缺点来自于弱势群体的身份，所以他俩其实……不算是那种弱点，也就是他们的失败，并不会增强多少力量。而且蓝采和知道晴明跟我会处理小孩儿的事情，所以刚才对付巽诃满的时候他都没出面，是晴明他们弄的，最后巽诃满的力量，反而是有所减弱。”

“是这样……蓝采和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曦和问。

“他在每个诃满身上都留下了花瓣，他们去哪里蓝采和一清二楚，今天蓝采和发现八个诃满往老商埠那边的中山公园聚集了，既然这八个人能聚一起，那肯定天摩诃满也在。睛明刚才千里传音，说他们九个正在公园里打坐，公园里的法力越来越多。商埠那里路都不宽，是个做神位的好地方，他们极有可能是要夷平那里，给那兰做神位，让他僭越为货真价实的神。”

“老商埠……我一直想去那里看看。”

“既然这样，不妨回去歇歇咱们就去吧，那地方不大，逛一圈很快。”

“嗯。你还给谁发武器了？”

烛明想了想，然后说：“给抚琴发了一段不锈钢，然后就是给哪吒发了红缨枪。下午青禾八仙哪吒还有抚琴都会参战。”

“怎么还有不锈钢啊？”曦和笑着问。

“那就是我的创意了，钢条岂不比刀剑便携和顺手。”

下午休息好，烛明曦和来到了老商埠。此时，八仙列阵，青禾哪吒已经摩拳擦掌，抚琴安排战术，睛明窈窕天机在树上坐着。

烛明曦和到来，人数已足。蓝采和举起花篮，引爆了藏在八诃满身上的花瓣，至此，天摩诃满神位已碎，众将尽显神威，发动奇袭。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4）——青禾上仙决战天摩诃满

爆炸一响，烛明拿着红缨枪一跳飞进中山公园，曦和紧跟，睛明窈窕天机也跟上，抚琴单刀直入。青禾先去，哪吒洪秀全随后，八仙各取法器腾云驾雾。

天摩诃满见大军压境，立刻给了至少三倍的法力给八诃满。

烛明曦和落地，枪如游龙和汉钟离直取离诃满。离诃满手中没有武器，也不善于使用武器，故在两杆长枪面前节节后退。即便拥有了更强的法力，用肉体硬抗枪扎棍击勉强近了烛明身，曦和一格，汉钟离一芭蕉扇，他只能再度退后，重新处于劣势。

天机窈窕一落地，轻灵敏捷同铁拐李直取兑诃满。兑诃满徒有一番华丽的衣装，一举手一投足原形毕露。天机和窈窕轻而易举的打散了她的分身，兑诃满见状，慌张的把自己全部的法力拿出用来制作更多分身。铁拐李打开宝葫芦，把她的分身全都吸了进来。只剩一点儿法力的兑诃满，被天机一拳打死。

哪吒洪秀全落地，目光如炬与曹国舅共击艮诃满。哪吒早就想收拾这个妄图伤害窈窕的伪君子了，故一枪摔下，艮诃满布下的千般陷阱尽数显露。艮诃满以玉器为飞镖抵抗，秀全掩护曹国舅上前，然后就是曹国舅的物理时间，板板玉板打的艮诃满直欲言说自己是读书人。

抚琴一落地，目标明确与韩湘子一起对付坎诃满。坎诃满手里还有一些乌木，更直白的说，那是他的财产，是他法力的增强剂。抚琴以极快的速度收割了坎诃满布下的乌木法阵，坎诃满见此，欲背水一战以一敌三硬碰硬，毕竟自己还有天摩诃满新给的法力。但乌木能增强法力，自然横笛也能增强法力，只不过横笛不贵，贵在韩湘子。得韩湘子助力的抚琴一击取坎诃满性命。

睛明稳稳落地，同张果老共同收拾震诃满。若说年龄，震诃满不敌张果老，何人又可敌睛明，而且震诃满老了就是老了，张果老老当益壮，睛明是小孩啊，所以几招下来，被睛明打的天昏地暗的震诃满，决定取出自己那昂贵的红木木棍，往睛明劈来，睛明拿出红缨枪，一拦打掉震诃满武器，再一扎将其击退数米远，张果老毛驴压顶，取了震诃满性命。

吕洞宾独自与乾诃满作战。此时的乾诃满已经心如死灰，作为一个男人，对外软弱，对内强势，外面有气，只敢对老婆孩子发，即便是自己有了法力。到现在，他死心了，他知道自己杀妻害女多么荒唐，他放弃了杀害儿子的念头，他心如死灰，只求

一死，但直至现在，他依旧没有把外面受的气发回给外人。他不是认错了，他是装弱势以求强势。吕洞宾叹了口气，果然朽木不可雕也，于是拿出托林泽写的那些符咒，然后拔剑一拨，火焰燃烧于剑刃之上。乾诃满不动，吕洞宾直刺其身，猛烈的火焰烧灼乾诃满肉体，令其死，但不得好死。

蓝采和跟何仙姑走到坤诃满巽诃满面前，未发一言而两个诃满低下了头。一个是认识到根源——真正的女英雄不会在战斗的时候堵死其他女孩的路，另一个是第一次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支持。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坤诃满一匕首杀死了艮诃满，同时也被艮诃满掏心杀死，巽诃满掐断了离诃满的脖子，同时自己的脖子也被离诃满掐断。

最后，青禾站在了天摩诃满面前。

“又见面了。”天摩诃满说。

“真不想见你。”青禾说。

“那就……”天摩诃满还没说完，青禾一步上前一拳打在天摩诃满脸上。

青禾继续进攻，天摩诃满开始反击始觉自己优势不大。青禾再去，天摩诃满已经应接不暇，优势尽管还有，但微乎其微。不同于天摩诃满通过丹药增强力量至此，青禾的法力是实打实历练出来的，人间已无丹药可用，天摩诃满的力量不会再增强，但青禾历练，只会越来越厉害。

故天摩诃满飞走逃离。青禾飞去追击那天摩诃满。

烛明曦和睛明也飞过去。在大观园上空，青禾成功把天摩诃满打了下来，于大观园，两人的大战再度一触即发。青禾展开火场，烛明曦和睛明守在外面，火场里，青禾上仙和天摩诃满火焰和雷电的较量再次来临，其爆炸声惊天动地，雷弧火珥接续不断，声响高温雷火之光，令青禾上仙愈战愈勇，亦令天摩诃满压力愈增，直至那雷火两拳对冲，最后一招尽显，呼啸的冲击波熄灭现场万般火光，烛明方才看清，青禾站在了那火场的中心，那边，是躺在地上的天摩诃满。

天摩诃满艰难的睁开眼，却看见八仙在上，对其施以阵法。在痛苦的惨叫中，天摩诃满被封印，收进铁拐李的葫芦，交由八仙处置。

那兰的事情解决了，八仙先行告辞，青禾回潍坊学习去了，抚琴去质问姜子牙，那兰身上姜子牙法力的痕迹证实了她的猜想。

而现在，烛明睛明窈窕天机，以及哪吒秀全，可以好好陪着曦和在这片地方游玩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5）——姜子牙知错伏罪

抚琴提着剑杀意四起的走了过来，姜子牙正在这里钓鱼。

“抚琴上仙来找我何事？”姜子牙头也不回的说到，看来是兴致正好。

“你知道勾结那兰有什么后果吗？”抚琴恶狠狠的说。

姜子牙心一咯噔，然后收起鱼竿站起来转过身：“抚琴上仙不必惊慌，作为地神领袖，我还是很有数的。”

“有数？你觉得你是能杀死烛明？还是能杀死睛明？你要真杀死了睛明，你觉得你能再杀死我？”

姜子牙不语。

“那兰已经被青禾带人收服了。上一个勾结那兰的太白金星，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在玉帝收拾你之前，我先给你点儿教训，也好让你跟玉帝求情！”说罢，抚琴以宝剑指向姜子牙。

“哈哈哈哈哈，抚琴上仙，这宝剑好像是我当时给诸位凡圣的吧。”姜子牙说话已经没有底气了。

“确实，之前它属于你，但现在它上面的法力，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抚琴冲了上去，姜子牙应招，毕竟那曾是自己的宝剑，一开始姜子牙还真觉得自己能对付的了，直到接下了第一招，那宝剑流淌的寒光打破了他的幻想，他完全不是抚琴的对手。最终，姜子牙逃跑了，抚琴追去。

而此时酒葫芦，烛明和睛明的房间里，烛明躺在床上睡觉，天机和窈窕因为床单还没晒干，躺睛明床上睡了。

烛明睡着睡着，感觉到一个可爱的小动物趴到了自己的肚子上，于是他下意识伸手去给小动物捋了捋毛，但他又意识到，小动物？他睁开眼，对的，是小动物，之前可爱萌物样子的睛明。

“你竟然能变回去。”烛明小声说。

“那当然了，我刚洗完衣服还没干。”睛明也小声说。

“原来如此。”烛明笑着说。

睛明笑了出来，然后睡着了。

等睛明睡醒，飞出去穿好衣服，烛明也悄悄的走出房间。

“睛明的毛摸起来还是那么柔顺。”烛明说。

“想摸等咱们回来我再变回去明明慢慢摸。”睛明笑着说，“你看这一身怎么样？”

“睛明一向穿什么都好看。”烛明看着眼前的睛明由衷的说。

睛明的笑容让烛明残存的睡意彻底消散。

两人来到了洪楼教堂旁边这个万象城。这个万象城虽然小，但它也是非常繁华。去年的跨年之时，正是兆宏有远见订下此地一个酒店，才让烛明逐霜紫晶三人摆脱了流浪街头的困境。自那之后，逐霜再也不期待什么外出跨年了，连个车都打不到。

这个万象城修的非常不错，它不但有六七层楼，它还有一片小吃街，只是现在还是白天，小吃街还没有人。在商场里，烛明在电子设备展厅见到了他听说过但一直没见过的那操作系统，各种高科技设备映入眼帘，甚至于折叠屏平板电脑，烛明直呼哇塞。而这个展厅也不太在意样品的使用情况，有几个小朋友直接就在现场用样品机打起游戏来了。

此地甚是不错，烛明转头去看下一台设备，但一转眼就看到抚琴站自己旁边，把他吓了一跳。

睛明听烛明大叫，也走了过来：“抚琴姐姐怎么也来这里了？”

“啊——当然是追那姜子牙了，我到现在都没睡觉。”抚琴闭着眼睛抬着头无语的说。

“他都跑这里来了？”烛明难以置信的说，“这地方离百花公园可不远了。”

一听百花公园，抚琴立马没有了睡意，但又仔细一想，姜子牙虽然小心眼，但他没胆量干出那种杀害女儿的事情。

所以说，姜子牙必然还待在这商场里。那来都来了，顺便押送姜子牙去见采花女吧。睛明接过烛明的手机，以展厅为中心蓝牙为渠道，展开了一张覆盖商场的搜索网。

定位到姜子牙的位置之后，烛明瞬移而去，又瞬移而回，把姜子牙带到了抚琴和睛明面前。

姜子牙死心了，不再逃跑，也不再言语，被三人押送到百花公园。在这里，姜子牙见到了采花女，他神情低落，百感交集。采花女见到了父亲，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许久，她走上前，扇了姜子牙一巴掌，然后向他倾诉这万余年受过的苦，姜子牙听的老泪纵横，女儿说完，他直言自己错了。

最后采花女还是决定就留在百花公园，姜子牙亲自去天庭领罪。

聚凡圣共往水云间
收厉鬼承接果老福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6）——新世界消灭混沌

这个晴朗的下午，笑天绪康来到了护城河某处泉眼。

天是热的，笑天的三位绅士淑女——那螃蟹海马章鱼，随行二人为之降温。绪康不解为什么林泽要请他们两个来这个地方，而且她下午上课，自己来不了。他和三位绅士淑女在河边看水里的鱼，自己就是济南人，他对这里了如指掌。说起来这鱼又肥了不少，有红的，黑的，白的，还有……还有一个人鱼！

“人鱼？”笑天刚坐下一口水没下去就听到绪康在那里人鱼，她紧接着又站起来走去河边，“什么人鱼，那就是师哥。”然后她往河里喊：“师哥你怎么在水里躺着。”

河水里，烛明以一个躺在床上的姿态，一动不动的游在水面之下：“水下多好，一使劲就不用动了，往前漂就行了。”烛明嘴在动，但声音是千里传音来的，嘴动更多的是习惯。

睛明也在水里，她是主动在游，很快也来到了这地方。她从水下探出头：“你们来帮我们的吗？”

“对，林泽师姐让我们来帮你们。”绪康说。

其时已至，笑天绪康举手，一股强大的冲击自天空重重砸进泉眼，打开了护城河之下的世界。

“我们先去了。”烛明对笑天绪康说，然后调整姿势，和睛明一起游进了泉眼。泉眼之下，那是一片荧光闪闪的隧道，三次转弯之后，隧道的尽头传进阳光。出了隧道，亦是一片广阔的水底世界，只是那水面的阳光并非太阳，这是护城河下一片独立的空间，水面之上的世界，或许可以解决完混沌去探查一番。

烛明睛明继续游在这片明亮的水域，不一会儿，两人就远远的看见了那混沌的身影。其形如包裹，六足四翼，赤如丹火，浑然无面，仅可以分清前后，显然，它也发现了烛明和睛明。混沌转身过来聚合法力，一道水气朝烛明睛明飞来，烛明睛明闪身躲避，亦发射水气过去。混沌扇动翅膀，躲开两道水气之后，又以法力聚合一个水球推过来，睛明再来一道水气击中水球，那水球猛的炸开。见状，烛明上前亦发射水球炸弹，只是这个水球是椭圆状的，流线型的外观使其移动速度比混沌的翻了一番，如鱼雷一般直往混沌奔去。混沌快速躲闪，虽然没有正面迎击，但还是被波及

伤到了肉体，于是它开始快速侧向移动，同时放出更多水气，显然其不懂流线，只知道水气更快。睛明见状，加速游到烛明那里和他会合，躲开水气的同时也在发射水团。这种水团不同于刚才的鱼雷，它体积小，速度更快，故移动时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并且由于体积小，完全可以在水里操纵其转弯，虽没有扁平的水气速度快，也不能如法力水球那样爆炸产生冲击波，但无妨，改变方向才是它的优势。混沌就这么被打中了几发水团，一个翅膀被打穿，然后它继续发射一个水球，这个水球依旧没有流线型，但体积的减小令其速度加快相当之多，以至于烛明睛明来不及做好准备。情急之下，睛明把烛明推开，在身前展开一个水层，抵消了水球的爆炸，但是，体积的减小意味着威力的减小，减小威力必然伴随着其他目的，故爆炸炸散了水墙，威力被抵消的同时也使得水球里的法力扩散至此，接着成冰，差点将两人冻住。

显然混沌沉浸于了得手的喜悦，一时疏忽被烛明的水气切下了两个完好的翅膀。那这下优势又回到了烛明睛明这里，接下来就是烛明睛明对混沌的追杀了。

混沌用仅存的一只翅膀使劲拨动水体，要往那隧道游去，只要它出去了，它就能吃人增强法力。烛明睛明不会给它机会，无数的水气飞向混沌，把连平衡都几乎无法控制的混沌打的遍体鳞伤，最后一个鱼雷飞去，把混沌炸进隧道。现在的混沌已经没有了战斗力，故其飞出泉眼之后，被笑天手中林泽写的飞火符给烧的灰都不剩。

至此，混沌肉毁神消，再无复活之可能。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7）——凡圣领地水云间

之前因为急着确认混沌已死，没来得及探查这泉下世界，所以这次烛明睛明特地再次进入泉眼来对这泉下世界勘察一番。

同样的，下了泉眼，再次穿过蜿蜒的隧道，进入明亮的水下，这一次因为没有了混沌，这里特有的可爱生物出现在了两人眼前。仿佛是认出了打跑坏蛋的英雄，它们簇拥在烛明睛明身边，为他们开路。有了这些可爱生物，水里充满生机，同时也是在它们的帮助下，烛明睛明成功到达了水面。

一出水，迎面是一幅梦幻般的场景，但它并不虚幻，非常实在：天空是晴朗的蓝色，不带一丝云彩，太阳光那么柔和，睁眼看去，虽然看不清太阳全貌，但并不刺眼，水面波光粼粼，鱼儿跳跃，哺乳动物躺在沙滩，那是惬意。再往远处看去：山上没有树林，但青草绿的正合适，花儿缤纷，而那视线正中之处，当是一座高耸的宫殿，而后是递次降低的亭台楼阁。

丘陵吗？山吗？城镇吗？此地之布局，一时无法览尽，此地之胜美，一时无法言语。于是烛明睛明进入那临水之城镇，欲细细探路，若能同当地人言语一番，当是不错。但可惜，偌大的城镇已是空无一人，以其法力，当是混沌尽数吞噬，不见血迹者，乃其为更多法力，故不留也。

嗟夫，凡人之法力几何，吞之甚多，效之甚少。其人已无，然其筑正酣，亭台楼阁风光无限，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其城镇者，可见生活之痕迹，其宫殿者，可见劳心之所为，虽无现代之科技，反有幸福远比当世，故君民一心，乃有此地之繁荣，此间之欢乐。

“可惜没有一个神仙能保护他们。”烛明说到，与睛明同坐宫殿之顶。

“但现在有了。”睛明说。

“让人们再次进入此地，真的可以吗？”烛明说，毕竟法力的事情都需要刻意隐瞒。

“或许……这里可以作为凡圣的领地。”睛明闪过一个想法。

“凡圣的领地吗？”

“如果未来可以把这个空间转移走……那就永远是凡圣的领地了。”

“把它连在秘庭上？”

“我同意哦。”

“真是我的好睛明。”

即日，烛明通知曦和，曦和欣然而至。而后是逐霜，逐霜亦到。后是荇蔡，再紫晶，虽不为凡圣，但亦有兆宏之一席。抚琴兰孙亦至，经由可至人间任意之处亦可达此地每个角落的秘庭，青禾到来。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等择日再至。

至此，一位民仙，八位凡圣，以及一名凡人进住此间，一番打理，众人皆言此地当有一名，而其名为何，皆言睛明定夺。

睛明短暂思考，言出“水云间”三字，其字妙甚。

至此，凡圣再度齐聚一堂，甚好也。

接下来，烛明要考虑去抓鬼的事情了，一是那夜叉，再者是那罗刹。

故抓鬼之行，鸣锣启幕。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8）——茂岭山突袭夜叉

这天，烛明去济南西部边陲考试，考完试去见兆宏，在餐厅里，两人一拍即合趁着下午的时间去五顶茂陵山逮捕夜叉。

此时，毓秀神女刚刚睡醒，没错，大中午头的她刚刚睡醒，因为昨晚看小说看到三点。她拿着外卖去到餐厅，和烛明兆宏聊起了水云间的事情。

“你们现在是就住在水云间了吗？”毓秀问。

“其实住哪里都可以，住学校也行，找棵树睡觉也行”，烛明说，“只是水云间是凡圣的地盘儿，没有各种条条框框。”

“啊，原来如此，水云间景色怎么样？”毓秀又问。

“那里面可美了，哪里都找不到那么好的景色。”烛明说。

“哎呦，等我什么时候忙完手里的事我就去。自从那晚上探讨明白之后，我就想开了，也不干那么多工作了。”毓秀说到。

“是我也睡不着那晚上吗？”烛明说。

“对对对，就那天晚上。”毓秀说。

“既然这样，其实……”

烛明开始拖长音，毓秀问怎么了，烛明说到：“你的头更圆了。”

“哦！谢谢谢谢。”毓秀说。

吃完饭，毓秀去忙自己的事情，烛明和兆宏去茂岭山捉鬼。夜叉知道自己一定会把烛明吸引过来，于是大中午头的就在茂岭山顶等着。但是，烛明也知道这是个圈套，他就是跟兆宏做地铁慢悠悠的去，让夜叉一等等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夜叉自己都热出汗来了，迟迟等不来烛明，自己都懈怠了，也就是它懈怠的时候，烛明和兆宏杀了它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夜叉连隐身都来不及，就败倒在了烛明枪下。

将夜叉收进捉妖盒，烛明兆宏又坐车去到了泉城公园。今日阳光明媚，夕阳也极其艳丽，兆宏点了两个啤酒，两人开怀畅饮。后步行于泉城公园中，于特定地点将捉妖盒交给张果老。

看着公园里大学生捉迷藏，兆宏也想参与其中，会有机会让他参与的。两人聊天至太阳落山，兆宏坐上地铁回西部了，烛明回到了水云间。

此时水云间里，大家都在布置自己的洞天福地，睛明窈窕天机也在布置。烛明一回来，立刻也加入了劳动，在这水云间，烛明睛明窈窕天机有了新的住处，至于酒葫芦，总会有再次需要它的时候。

太阳落山之时，睛明修缮了最后一片地方，至此，烛明洞天已经修好。在那别墅里，烛明做饭，窈窕天机在那里玩，睛明坐在沙发上看书。

烛明打了一个鸡蛋进锅，鸡蛋落到西红柿汤里，瞬间散成无数蛋花。烛明看着这蛋花，想到下午在公交车上他和兆宏审讯捉妖盒里的夜叉，无论怎么烧怎么冻，夜叉就是不松口，不说那罗刹在何处，放电也放了，干燥也干了，就是撬不开夜叉的嘴。但是何必非要从夜叉那里得到信息呢？夜叉所在之处必有动静，当是罗刹，不需主动出击，仅需守株待兔。

吃完饭，烛明问张果老住所，得八仙领地，见其较远，不妨先歇一歇，择日再去，那厉鬼也没那么大的本事。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9）——经八路降伏罗刹

这天烛明刚要去张果老那里蹲点儿抓罗刹，转头就收到张果老千里传音说他去经八路步行街那里逛街了。

“经八路那个还是挺适合张果老去逛的。”睛明说。

“他把捉妖盒也带过去了。”烛明说。

“那咱们去步行街蹲点就行了。”睛明说。

“要出去玩吗？”天机说。

“出去玩？”窈窕跑出来说。

“你们也去吗？”烛明问到。

“当然啦。”窈窕天机异口同声的说。

就这样，四个人来到了那民族步行街，天刚刚黑了下来，正是热闹的时候，人们该吃饭的吃饭，该逛街的逛街，该谈笑风生的谈笑风生。只是此地并非什么精装细作的商圈，更像是一个集市，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集市，竟然会有舞者于此地起舞。响亮的音响吸引了人群驻足，透过人群，烛明感应到那舞女就是罗刹，没错，一个厉鬼伪装成人形吸引人群，想必是要做什么了。

只可惜今天的舞者不止罗刹一个，烛明劫持了它的音响换成自己的曲子，也上去跳起舞来。罗刹一听自己优雅的歌曲变成了节奏鲜明的流行音乐，一时间感到诧异，又转头一看，它大惊烛明竟然也会跳舞。

就这么一会儿，人们的目光转移到了烛明身上，这让罗刹非常不爽。于是罗刹又伪装了自己的歌喉，一开嗓，又把人群的目光吸引了回去。那既然这样烛明也要开唱了，虚假的声音终究还是敌不过真实的喉咙，尤其是那自丹田而出的深沉歌唱。并且罗刹是美女配美女嗓音，正落在人们的预期中，烛明的话，跳着流行的舞蹈，却将那流行的歌曲唱以浑厚的嗓音，于是烛明一开嗓瞬间又吸引回了人们的目光。

眼看自己无法继续吸引更多人过来，罗刹决定现在就吃童男童女增强法力对付烛明，它看准了最好吃的那两个小孩，用法力把他们拉过来，但两个小孩一下子就被窈窕和天机推开，罗刹拉过去的，是窈窕和天机。

这好了，省的跳那一下了，窈窕天机一人一拳就把罗刹打出了原形，人们一看那凶恶的鬼脸，一下子一哄而散。挨了两拳的罗刹怒吼着放出鬼魂，一群鬼魂如长虫一般涌来要啃噬两位小朋友，窈窕和天机一开始用自己的身手打退鬼魂，但鬼魂并未被驱赶，反而不停的再冲上来，然后两人立刻用法力驱赶，但刚被打散的鬼魂又立刻成形，更加疯狂的扑上来。很快两人就应接不暇，一个鬼魂咬住了窈窕的肩膀，剧烈的疼痛令窈窕大叫一声，天机把那鬼魂抓下扔走，却被另一个鬼魂咬住大腿，也大叫一声，窈窕又立刻把天机腿上那个鬼魂赶走。

烛明立刻跳进来，一脚踢飞罗刹，睛明也跳进来，趁罗刹没有鬼魂护体之时将其收进了另一个捉妖盒，然后就要把那些鬼魂也收走。

“别收！不能让他们继续害人！”窈窕喊。

没错，只有引渡这些灵魂，他们才能入鬼界，不再流落为祸人间。而就在这时，张果老扔进来一个火折子，天机立刻接住，打开了那引渡魂灵之火，但这火苗虽小，威力却很大，天机一人之法力不足以掌控，故窈窕也抓住了火折子，两人一同将火焰稳住，直至火焰爆发异常明亮的光芒，让人们根本睁不开眼，亦令鬼魂被悉数引渡。

即便睁不开眼，睛明把捉妖盒扔给张果老之后依旧和烛明一起往光最亮的地方跑去。至火焰熄灭光芒消失，烛明睁开眼睛，不觉惊喜而言“啊？！”，眼前两个小朋友，一个亭亭玉立，一个玉树临风，已经有睛明那么高。

“啊！窈窕天机长大了！”睛明惊喜道。

“谢上仙一家捉妖，此小神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张果老说。

“您谦虚了，这敬意十足。”烛明说。

然后张果老又请他们吃了顿饭，临走前还送了四盒寿司。

那月亮笑眯眯的。

水云间启门迎宾
七星台绫罗熄灯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0）——欢迎来到水云间

抓鬼行动结束后，人间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水云间里，烛明和抚琴分成两派，烛明那派教太极拳，曦和逐霜紫晶兆宏青禾学习，抚琴那派教梅花桩，兰孙荇蔡学习，睛明去学习梅花桩，因为烛明教的她都学会了，窈窕天机也是。

抚琴是一个严格的老师，遵循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兰孙和荇蔡一早上又跑又跳的，半个早上就累死了，她俩看向烛明那边，慢慢悠悠一点儿也不累，于是荇蔡震惊道："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松？！"

烛明那边并不急着练力量敏捷什么的，他们第一步的任务，是找到中轴线发力的感觉，所以先教的套路。虽说抚琴的梅花桩有受到太极拳的影响，但抚琴还是遵循了先练基本功的原则，只不过这些强度对睛明窈窕天机正好，对兰孙荇蔡太大了。

"上仙！"

烛明回头看去，哪吒来到了水云间，他不仅来学梅花桩，他今天开始就定居在这里了。

哪吒来了，也就意味着曦和他们可以歇歇了，今天就学一段，他们歇着之后，烛明接着就拿起那很长很长的大枪甩了起来。这么长一把枪，竟然在烛明手中拦拿扎自如，曦和逐霜他们都震惊了，本来想偷懒也不想偷了，赶紧又继续练了起来。

那边，哪吒热情高涨，等他练完基本功，抚琴开始教他几招套路，没错，就几招。然后再稍微练练自己的武艺，这个早上就结束了。

吃完饭休息好，天机带哪吒熟悉了熟悉水云间，包括下水去海底游泳。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至少没有让人大跌眼镜的李靖。天机带哪吒去游玩的时候，窈窕接应到了水云间真正意义上第一批两位居民。

"我*笑天粗话*真不想住学校那个破宿舍了。"

"*绪康粗话*，我们那个宿舍一股甲醛味，我人都麻了。"

"你们看看想住哪里吧。"窈窕说。

"嗯，说起来窈窕你长高了。"笑天说。

"嘿嘿，我也是会成长的。"窈窕说。

“诶（二声）！这正好有两个别墅，咱住这儿吧。”绪康说。

窈窕道别后，笑天和绪康开始收拾行李，从今起，他们俩就不需要受集体生活的折磨了。笑天的螃蟹海马水母三个跟班可以帮着自己收拾房子，但绪康的大剑……还得靠绪康自己丰衣足食。

等中午头要吃饭的时候，绪康问笑天水云间怎么点外卖，这时笑天也突然发现水云间没有外卖，水云间的网络也是可以往外探索但外面进不来。于是笑天给烛明千里传音：“师哥饿死了！”

“来我这儿！”烛明兴高采烈的回话，他料到笑天绪康没做饭。

在烛明的房子里，六个人围桌而坐。笑天问哪吒怎么吃饭，烛明说他会做饭，然后烛明问到林泽怎么没来。

笑天说：“林泽师姐迷路了，她说等几天再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1）——凶险而幽美的龙洞

这天晚上，幸亏烛明还没睡觉，他成功接收到了毓秀的消息，她想去龙洞玩。

那正好次日烛明没事儿，于是就答应了下来。然后烛明问抟鹏去不去，那可以预料，抟鹏虽然感冒，依然答应下来。

为尽早进山，毓秀决定次日八点半和烛明抟鹏在龙洞地铁站集合，她将早上六点就走。抟鹏可能起晚一点，他和烛明可能会晚半个小时。结果第二天，抟鹏烛明八点四十到了龙洞地铁站，结果毓秀倒是还没到，她去买了点儿食物，所以比抟鹏他们还晚了十分钟。

他们打车来到了龙洞山下，从西线上山。一路上，三个人热情似火，一边走一边拍照。龙洞真是个好地方，抟鹏不止一次说要在这里睡一觉。步行许久，三人进入了一片森林，这里阳光明媚，小风呼呼，无数石堆高高的堆在那里，这不是某种神秘的仪式，只是一些喜欢搭积木的游客罢了。

穿过森林，三人开始下一线天。这一线天异常陡峭，扶着旁边的扶手才能稳稳移动，凶险异常。过了一线天就是那藏龙涧，至藏龙涧，两边传来人们的呼喊声，啊，原来龙叫是这个声音。在这满是石头的山路上，抟鹏一脚踩空，差点就要摔倒，但他及时调整了姿势，只要越过前边那个石块儿，他就能稳稳着地。故毓秀以法力令歪脖树低头，烛明用法力助抟鹏一臂之力，抟鹏以其敏捷的身手扶着歪脖树稳稳着地。至此，这里也成了抟鹏伤心之地。

再往前，藏龙涧就没有了信号，再也没人能让毓秀填表，然后烛明一踩空，他及时的稳住了，这就是烛明失手之地。那这景色优美的藏龙涧有毓秀相关之地吗？不会的，毓秀是一位自由的女子，没有什么能困的住她。

走出了藏龙涧，就该上山往黑峪顶了。路上可爱的小狗，稀少的人烟，驿站的驴羊，更有那明媚的蓝天，都令三人神清气爽。而到了黑峪顶，两条路摆在三人面前，一是从其他线路返回，去游览其他景点，二是自此处下山，经过深思熟虑，三人决定下山。就此，他们三个从历下区翻山到了市中区。

直到下了山，三人才在当地人口中听说了龙洞的灵异事件，正因如此，毓秀十分庆幸三人及早下了山。他三个坐车又去到了大明湖边，毓秀要释放精力，然后一觉睡到醒，可在湖边刚吃完饭，睛明就千里传音说龙洞有情况。

此时天已经黑了，毓秀和抟鹏有些错愕，灵异事件的说法盘旋于二人脑海。但是是睛明让烛明去的，毓秀不去也感觉不太好，抟鹏虽然心里没底但也要去，于是他俩也就去了。

经由水云间三人很快到了他们今日的上山口，里面有三个人被困在了里面。看得出毓秀抟鹏不太敢上，故烛明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和睛明进山。”

灵异事件吗？你在烛明睛明面前讲灵异。他俩一路进山，穿过森林，下去一线天，走进藏龙涧，没有路灯，两人用法力感应也走下去了。在藏龙涧里，他们感应到了正遭遇鬼打墙的三个学生，于是烛明喊到：“那个书生，别为难其他书生了。”

书生，那是今日下山后当地人口中的龙洞传说。曾有一寺，书生于其读书，故今为龙洞一鬼。一听“书生”二字，那书生现出人形，说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烛明一拳打在他脸上：“我让你放人，你耳朵聋吗！”

书生方知眼前二人并非等闲之辈，把人放了。

然后睛明给了书生一张纸，那是去往鬼界的门票。

书生走后，烛明往那三人喊到：“这边儿！”听到人声，三人也是激动的走了过来，然后烛明睛明跟随其后和三个学生下了山。

知识的深度在于运用，而不是知识。

学生们走后，睛明说到了水云间的事情，抟鹏当即跟毓秀说不如即刻去往水云间，毓秀同意了。至于他们的洞天福地怎么修缮，毓秀自是修了一幢别墅，而抟鹏则选择了水云间一座可以媲美龙洞的大山作为自己的洞天福地，不作任何修缮。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2）——秋老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这一日，因为附属医院的药房被占用了，烛明去到一个流远的附属医院门诊部上课，下了课，烛明又坐公交去到了秋老那里。

一路的舟车劳顿令其异常疲惫，不过秋老那里今天患者不多，笑天绪康林泽在诊室里和秋老聊天。笑天绪康给林泽和秋老详细的讲述了水云间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没有奇奇怪怪的人，仅此一条，整个生活质量都上来了。

烛明进门就一屁股坐在了诊室的床上，他累死了，虽说上课的时候偷吃了药房好几把党参，还有熟地黄精什么的。

“师哥水云间真的那么好吗？”林泽问。

“那是当然，他们说的句句属实。”烛明说。

“哇塞！我也要去！”林泽说，“我们宿舍那个人最近好无语啊，就是……”

林泽还没说完，四个壮汉抬着另一个壮汉跑进了诊室，吓的绪康一下拔出大宝剑。那几个壮汉看见这么大的大宝剑，一下子也吓了一跳。烛明一个箭步上前，质问他们：“来者作甚？！”

“来来来来看病。”

原来是病号，虚惊一场，绪康收剑，秋老和大家上前查看。只见眼前之病号，全身浮肿，水泡一片，脸肿的眼睛都睁不开。

“你们干啥了？”烛明问。

“我们在水边钓鱼，刚才突然他就这样了。”

钓鱼，看样子是让毒虫给咬了。秋老让大家先看看病号，自己往后面走去。大家看到这么一个病号，都知道要把虫毒发出来，但现在，药他喝不下去，针力量不够，一个个水泡挑破，怕他水电紊乱，根本想不到发虫毒的可行办法。

于是烛明决定出手，但刚要出手，秋老稳步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个燕窝瓶子，但瓶子里是黑色的药膏。只见秋老以小勺挖取药膏涂在了患者身上几处，然后贴上敷贴，仅仅几分钟时间，患者浮肿逐渐减退，水泡开始消散，最后竟然顺利出汗，慢慢恢复正常。

几人道谢交钱后离开了诊室。

“这是啥呀？”烛明拿起秋老那个燕窝瓶子看了起来。

“那是蝥膏，毒性不小。”秋老说。

“啊？老师竟然还有这么危险的东西。”笑天不可思议的说，毕竟秋老一向谨慎。

“以前我经常做这些有毒的东西，现在不大做了。”秋老说。

“原来如此，老师之前竟然是绝命毒师，现在只是重操旧业而已。”烛明说。

“*绪康粗话*，我有个想法，一克马钱子。”

“好好好。”烛明说。

治疗室的患者都起针之后，烛明笑天绪康林泽离开了诊所。本来林泽要做地铁回学校收拾东西搬去水云间，但都要去水云间了，为什么还要坐地铁？林泽疑惑：“难道我们能跟师哥那样瞬移吗？”

“水云间是连在秘庭上的，通过秘庭咱们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我们直接走水云间就可以了。”笑天说。

“这么方便！我要立刻入住！”林泽说。

回学校收拾好东西，林泽住在了水云间里笑天和绪康那里。现在林泽有了自己的房子，不需要再忍受集体生活带来的麻烦事。而同样的，林泽问笑天怎么点外卖，笑天让林泽来自己家吃饭。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3）——一起去抓鬼吧

笑天绪康林泽去烛明洞天找天机玩。天机乃济南七十二护法真神之法力合而成形，故与哪吒一样男身女相。他们聊到抓捕罗刹的事情，以及之前龙洞救人的事情，笑天突发奇想，也想去抓鬼。

“可以啊，明明昨天说让我抓一个厉鬼送去鬼界。”天机说。

“真的能抓鬼吗？”笑天三人甚至压抑不住嘴角的笑容。

“当然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此时泉城公园西北角，烛明和逐霜刚赶来此处乒乓球场打球。逐霜已经颓废好多天了，她最终决定今天不再颓废，把烛明叫出来打球，并且她还是骑了五公里的自行车来到的这里。逐霜和烛明都想到把曦和也叫出来，但奈何曦和感冒了，出不大来。烛明提出掐外关治感冒，曦和一开始还不敢，后来狠了狠心，骤觉效果显著。

这边烛明和逐霜开始打球，但两人很久不打了，所以现在他们很菜，并且逐霜当天早上六点半才睡觉，大下午的她又打盹了，于是烛明问她：“你进过泉城公园吗？”逐霜说没有。“既然这样，不妨我们进公园看看吧。”逐霜觉得可以，两人往公园入口走去。

而此时泉城公园里面，天机和笑天绪康林泽正在搜索那厉鬼的踪迹。林泽食中二指夹持符咒，四人跟随符咒的指引往前走。直到某时，符咒不再做出任何指引，四人做好准备，想必那厉鬼一定就在附近。

果然，那厉鬼从草丛里蹦了出来。绪康立刻拔剑劈去，但虽然那一刻将厉鬼一劈为二，可仅仅自己制动的那几秒，厉鬼又立刻合二为一恢复原形。笑天见状，叫出螃蟹海马章鱼三大帮手的同时自己也聚合法力，四个发射源不停的往那厉鬼发射水球。清水能禁锢鬼魂，限制鬼魂的分合，故那厉鬼顶着水球的攻击就往笑天扑过来。笑天及时走位躲避，一边躲避还不忘继续打。林泽画符，设下囚笼阵，将厉鬼限制在里面，然后笑天和她的跟宠补刀，即便如此，厉鬼依然还有活力，于是林泽喊到：“绪康！把它劈死！”

劈死？不是劈不死吗？而且这一劈囚笼阵也碎了。但师姐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于是绪康大宝剑带火的狠狠劈下去，确实，囚笼碎了，鬼没死，还把绪康的火焰往

四面八方发射出去。笑天水墙防御，绪康宝剑扇风，林泽一点儿不防，火焰点燃了她手中的引雷符，一道惊雷劈下，将厉鬼劈成几百上千份儿。

这时候厉鬼已经没法立刻聚合了，那成百上千份儿做最后的反扑，往林泽他们如蝗虫过境般飞过来。

“让我来！”天机喊到。

笑天绪康林泽退后，只见天机左手持剑横剑于身前摆开架势，四下渐渐起风刮起一个涡旋，令诸鬼魂进进不得，逃逃不开，一身白衣于风中舞动，看的林泽他们入了迷。

“扔盒子呀。”烛明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林泽立刻回过神把捉妖盒扔了出去。天机一刺，捉妖盒打开，那些鬼魂随着涡流，尽数被收进捉妖盒中。

“明明！”天机看到烛明，开心的跑了过来。

“太帅了！”笑天赞叹到。

“这就是那个鬼吗？”逐霜问。

“说起来师哥为什么要让天机来抓这个鬼啊？”林泽问。

“对啊，鬼界不是有差使吗？”绪康说到。

“其实吧，本来我是想自己来抓的，但逐霜上仙好不容易振奋起来，而且这鬼天机能收拾，并且天机还有空，所以就托他来抓了。关于这个鬼的话，那可就有说法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4）——那件令烛明遗憾的事情

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女生同意了男生的求婚。在外人看来，他们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接下来的两年确实也是这样，两人和和睦睦，夫妻同心。除了在婆家的时候经常被婆婆刁难，其他时候女生都感觉尚好。

终于，他们结婚了，仿佛是两人修成正果。而婚礼之上，婆婆却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她要自己坐在男生身边。那是妻子的位置，女生自然不悦，但想到男生父亲已死婆婆孤苦无依，加上男孩求情，以及娘家人劝说要忍一忍理解婆婆委屈自己一点儿，她也就同意了。

婚礼顺利完成了，两人也搬进了自己的小家。女生正值事业腾飞，贷款提前还完不成问题，但就是这个时候，婆婆非要两人生孩子，男生同意，女孩不同意，放弃自己的事业，减少家庭的收入，一切都不是可行线路。因为生孩子的问题，男女生吵了一架，女生向娘家诉苦，但娘家却说生孩子是天经地义。

所以她妥协了，怀上了孩子。十月怀胎，可谓辛苦，又是生产提前，她被救护车送进产房。她打了无痛，但婆婆不乐意，因为网上说打麻药影响胎儿智力。于是她被推出产房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知道我妈有多难了吧，以后孝敬她点。”

人还虚弱，她哭不出来，身边那个孩子也不能让她释怀。

很快，她就出院了，在不该出院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急？因为医药费。可如果她不放弃事业，又何愁这医药费？丈夫出差，婆婆照顾月子，大夏天不让开空调，说是中医不推荐开空调，直到自己中暑晕倒，又醒过来。

她去问，那个年轻中医震惊的说：“大夏天不开空调？你婆婆是白痴吗？”所以她委屈，她伤心，丈夫回来听说了，却质问她不懂事，为什么不体谅他妈。

往后，男生仿佛变了一张脸，不再对女生之前那般温柔，吵架比比皆是。女生悲痛，在佛前祈求，希望得到佛的启示，可面前只是一座铁块，怎么可能回应她。

佛不能指引她，无论她如何祈求，无论她祈求多少次，佛都不会给她指路。娘家人向着婆家，婆婆和丈夫又每天欺负自己，故意伤害还被归类为家庭暴力，她无路可走。

而这天中午，她仿佛中邪了，但她不作排斥，因为她想开了，如果自己要死，那一定要拉几个该死的给自己陪葬。她看着身边的孩子，真的要留孩子自己在人间受苦吗？睡着的孩子哭了，她拿刀戳进了孩子的脖子，是爱，更是恨。孩子没了声音，丈夫却依旧怒气冲冲走进屋来，质问为什么让孩子打扰他休息，女生没有任何犹豫，把丈夫乱刀捅死。

到此，女生真正的开心了一次，她终于解脱了，所以把刀刺进动脉的那一刻，看着自己鲜血喷射，她反而不觉得疼。

因为这点儿疼什么都不算。

鬼界差使来把她带去鬼界，她不作留恋，仅仅叹了口气，就跟差使走了，非常决绝，身后那只手差一点儿就抓住她的衣服了，可就差那么一点儿。

她走了，那伸手之人——那个年轻中医，脸盘着地刹在地上。许久，他抬起脸，说了一句话。

“*烛明粗话*，还是来晚了一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5）——这次不会再失手了

“原来是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吗。”睛明说。

听烛明讲完，大家都沮丧了起来，水云间晴空万里，也无法将大家的情绪再次调动。

“那这个鬼是那女生的丈夫了？”逐霜说。

“对的”，烛明说，“但是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了！”

“嗯？明明要干啥？”窈窕问。

“师哥要干啥？”林泽也问。

“我要去一趟鬼界，时间差不多够了。”

这个故事就要说到几天之前了，当然是烛明的部分，而这个女生的故事则要再往前推好久。

同样是一个女生遇到了喜欢的人，也同样是丈夫立场不明，执意将母亲当妻子，女生也在丈夫和婆家的要求之下怀了孕。也同样的，娘家胳膊肘往外拐，女生被救护车送进产房，产下一个女婴。于是婆家不满，整天对女生阴阳怪气，仿佛她犯了什么大错一样。

女生向佛祖祈求，希望佛祖保佑，还她一个美好的家庭。但面前的铁块怎么可能给她指引呢？女孩长跪不起，恐惧的闭着眼睛，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她也没有犯错，但她一直在认错，仿佛自己真的有错一样。终于，她死心了，佛祖不能保佑她，于是她睁开眼睛，却看到地上有一个小小的硬盘。

佛祖应该不会使用硬盘，但她还是把它拿了回去，她觉得这必然是某个神明给她的指引。但回家之后，她发现硬盘空无一物，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只是一个硬盘。

心如死灰的女生又在丈夫和婆婆公公以及婆家其他亲戚面前忍气吞声了好几天，直到自己已经麻木，对外界失去知觉。她一拳砸在了桌子上，还是她看到桌子之后才知道的，但就是那一拳，砸碎了她捡回来的那个硬盘。

硬盘破碎的那一刻，一个背对着自己看起来成熟但绝对比她自己还年轻的男孩缓缓回过头来，然后再转回头去，随即消失不见，然后，一身装甲从硬盘的数据空间飞出，穿在了女生身上。这一刻，神明回应了她。

女生的丈夫听到砸桌子的声音，气哄哄的边骂边走进房间，女生一拳下去，直接把他打出七窍流血，当即死在现场。而听到儿子惨叫，婆婆也跑了进来，被女生折断了脖子。后面的公公见状刚要跑，就被女生把心脏掏了出来。

最后女生走到自己的婴儿旁边，不加犹豫，把婴儿掐死，让她孤苦无依的活在世上是一种不负责任。

最后女生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装甲随即消失，她被鬼界差使带来鬼界，但刚刚收拾完鬼界的居所，差使又恭敬的请她去见酆都大帝。

这次差使们多了许多礼节，她疑惑，为什么差使们口中鬼界的最好统领，会想要见自己这个普普通通的鬼。

到了大殿，她迎面看到酆都大帝正和另外一人进行讨论，而那另外一人，正是那硬盘里比自己年轻的男孩。

男孩看了她一眼，然后对大帝说：“是她了。”

“谨遵烛明上仙命令”，然后酆都大帝起身，对堂下的女生说：“我以鬼界最高统帅酆都大帝之名，册封堂下一职，名曰识人。自今日起，凡不仁不义者，皆由汝定断并施以刑罚。”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6）——重新有家的绫罗

这一日，烛明好不容易来一趟新校区，结果笑天绪康林泽都上课，于是大下午的，烛明只得早早离去。想到好久之前就想去看看弘阳广场了，正好现在离得近，不妨现在去吧。

到了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已经闭馆的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往前走，弘阳广场和印象济南还没开张。或许是天长了的原因吧，黄昏的此地没有什么吸引眼球的事情。

于是烛明坐车去西城天街吃饭，但在车上，兆宏发消息来说要吃烧烤。他心心念念好久了，烛明也觉得烧烤并非不行，只是得去民族大街。兆宏说可，于是经过一番通讯，烛明成功坐上了兆宏那班车。一会儿，下了地铁，两人徒步前往民族大街，到了最北边的烧烤摊，此时睛明窈窕天机已经到达。

烛明兆宏坐下继续点菜，不一会儿，菜上齐了。眼前的烧烤确实让人五味杂陈，兆宏问价格可还合算，烛明说相对来说合算，绝对来说就贵了。但菜终究还是不错的，睛明窈窕天机吃完了先去旁边玩去了，烛明兆宏继续边吃边聊。

在两人聊完一段的时候，窈窕喊到：“明明。”

“怎么了？”

“这个小孩儿肚子疼。”

“啊？”烛明回头看去，确实是一个和窈窕天机一般大的女孩，“我手里没针啊，睛明呢？”

“睛明去外面了。”

“她啥情况？”

“她不会说话。”

“听不见吗？打手语呢？”

“也看不见。”

“嗯？”烛明再细看这女孩，肯定不是这家老板的孩子，谁家孩子带在身边跟个面瘫似的。于是烛明兆宏走过去，睛明也恰好回来了，刚走到女孩身边，烛明眉头紧了起来。

“怎么了？”天机问。

“看不见，听不见，不会说话不能发声，她身上恰好有三个小鬼。”

“啊？三个厉鬼吗？”天机震惊。

“啊没事，这三个小鬼已经很微弱了，所以你们感应不到。”

“三个小鬼诶，怎么回事？”兆宏问。

“类似于小儿早夭变成的厉鬼。”

女孩依旧捂着肚子，睛明先给她腿扎上两针。

“那怎么办？”天机说。

“让识人官来收了吧。”

“可是……我在想这几个小鬼有没有可能类似于识人官女儿。”

“啊……怎么说呢”，烛明说，“都变成厉鬼了，想必无法理解母亲的受害者身份，我考验它也通不过，收了吧。”

识人官悄无声息的把三个小鬼带去鬼界。

“怎么样？”烛明问。

“应该还有一点地方没到。”睛明说。女孩确实不像刚才那么疼了，但面部表情说她还有痛处。

“哦呦，这再咋办。”兆宏在思考，他还没接触过看不见听不见又不会说话的病号。

“她……是先天听不见吗？”烛明说。

睛明一感应：“应该是。”

“不能说话也是先天的？”

“是。”

“看不见呢？”

“诶（二声），这个不是。”

那就好办了，烛明令法力集中于两手，然后在女孩面前比划手语，女孩感受到了，也对烛明比划起手语来，借此，睛明定位到了女孩的痛处，再往她腿上扎两针，女孩的病痛被解除了。

“啊……”原来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兆宏眼前一亮。

通过跟女孩的对话，大家知道女孩失明后就再认不出自己父母了，但换个角度想想，女孩一个人流落街头，她父母不是死了就是故意的。那既然这样，不妨带回水云间吧，但带回去之前，得先给女孩一点儿法力，至少要让她能够感受外界，而且还得四处走走让她适应适应。又看女孩穿的应该是老板家孩子不穿的旧衣服，窈窕天机当场用法力为其做了一身新衣服，并顺便为之起名“绫罗”。

“跟我们走吧。”烛明打手语，绫罗开心的点头。

于是一行人穿过上新街，从趵突泉南边东行，又去超意兴吃了一点儿。一路上一开始的时候，绫罗还不太适应法力感应，还磕磕绊绊需要烛明他们及时用法力扶一下，但等走到超意兴，她已经能自己吃饭了。

然后他们走去了大明湖，虽说今天没有无人机表演，但湖边的景色也甚是不错。而上一次感受到这么美的景色是什么时候，绫罗也记不清了。

天色不早，一行人回去了水云间，烛明把绫罗安置在笑天那一片。但说实话，跟绫罗千里传音，她也听不懂，于是在笑天他们和凡圣们都想不出办法的时候，烛明拿出了那本手语基础教程。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7）——美好的水云间和佛界的阴谋

绫罗喜欢坐在海边，不只是海边，山里，森林，所有地方，她都喜欢，看不见听不见不能说话的她闭着眼睛，就坐在那里静静感受。

然后笑天来叫她去习武，没错，笑天他们还有毓秀抟鹏也开始跟着烛明他们学习武艺了。

按照这些日子烛明和抚琴探讨出的方法，若不曾学艺者，当先学太极之拳，以放松肉体，渐进之，开始习红缨枪，以更进一步，最后乃太极拳法第二路，至此，其人体魄强健，可承受梅花拳基本功之苦，再学梅花及其剑法。于是最开始一段时间，烛明教绫罗太极拳术，亲自启发其中轴线原理，绪康听闻亦有茅塞顿开之感，然后由睛明教授红缨枪法，笑天跟随习练，亦风风火火，而后是窈窕天机教其太极之拳第二路，抟鹏也在听讲，没几天，绫罗就可以学习梅花拳了，在抚琴那里，依然一上来还是让兰孙荇蔡累到不行的基本功，但对绫罗来说已经不成问题，接着是抚琴亲自教授的梅花拳，绫罗学的很快，林泽也是，最后是梅花剑法，绫罗剑出如风，其剑法凌厉远超毓秀。其实还有太极拳第三路，睛明研究的，只是大家功夫还不够，再等些许时日，那套拳法当无师自通。

与大家相处久了，绫罗变的活泼了，笑天给她讲述过一些好玩的地方，而且今天哪吒也出去玩了，于是绫罗就想，不如自己去那弘阳广场看看吧。

水云间可以去往任何地方，绫罗来到了弘阳广场，正是下午，这里人还不多，正好仔细感受此地。那三馆布置的挺好，只是自己感应不到纸上的内容，往前去，是那弘阳广场商厦，里面商户林立，还是挺热闹的，再往前走，就是那印象济南，这片是最热闹的，亦是景色最优美的，绫罗漫步其间，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蹦蹦跳跳的往前走。

而走到景区西边某处，她停住了，她感应到身后二人踌躇不前，失明前的记忆让她认出，那是她的父母。她回过身去，那二人见女儿回身，仿佛能看见一般，又是诧异又是激动。绫罗往父母走去，父母也哭着往绫罗走去，然后一把红缨枪拦在那父母身前，烛明质问般的说：“看来你们是故意的了。”然后两枪将二人打倒在地。

绫罗也不小了，怎会不知父母故意，但她还想给自己父母一次机会，可接下来父母的求饶声打破了她的幻想。

“饶了我们吧，烛明上仙，饶了我们吧！”

“连我都认出来了，谁派你们过来的！”

她听过烛明上仙这个称呼，她知道这是称呼烛明，她也知道自己的父母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称呼，这是一场阴谋，它不一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但现在已经在进行了。谁也不知道这阴谋具体为何，坐地上那两个也是，绫罗立刻招呼烛明离开，但紧接着她就被一股法力抓去天上，烛明飞身去救，睛明也飞身来救，可还是晚了一步，绫罗，应该是被抓去了天界。

“发生了什么？”烛明看着天空说。

“是佛界，六个菩萨正在七星台上复苏佛界。”睛明说。

“复苏佛界，难道他们要用那些小厉鬼复活诸佛？”烛明随口一说。

“是这样的。”睛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烛明一惊，然后问到：“这小鬼变成的佛，真的是佛吗？”

“他们要注入法力，从绫罗身上榨取。”

烛明听闻，立刻转过头去，眼神锐利的看着那父母二人，那父母被吓了一跳。

“师哥！睛明！走啦！师姐你符纸够用吗？”笑天的声音从天上传来。

“我好像不需要符纸了。”林泽回答。

烛明抬头一看，水云间全军出击，兰孙火凤背着抚琴，傲霜三七背上坐着逐霜和兆宏，房车里面抟鹏开车毓秀副驾驶后面是笑天绪康林泽，哪吒和其他凡圣往天上飞。

“走吧。”烛明说。

睛明点头，待烛明以蓝火先烧咽喉烧死两个父母之后，两人亦往天界飞去。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8）——“水云间的孩子由不得你们来动！”

七星台上，六位菩萨林立于此，还有刚复活的些许诸佛。台南是一张供桌，上燃一盏琉璃灯，供桌后面是一个台座，上有一个水晶球，绫罗关在里面被榨取法力，痛苦万分。

水云间一众降临七星台，睛明晚点，烛明最后。一落地，烛明举起红缨枪指着六位菩萨：“我说最近怎么这么多厉鬼，合着都是你们弄的。”

“佛的身躯，岂能和厉鬼等同，善哉！”势至菩萨说。

“立刻放了绫罗，水云间的孩子还由不得你们来动！”哪吒喊到。

“佛界重生需要代价，而最弱的，就是代价最小的。”日光菩萨说罢，水晶球榨取力度骤增，绫罗更加痛苦。

“卑鄙！无耻！臭不要脸！”笑天大喊，随即和绪康林泽一起向前冲锋。

普贤菩萨手一挥，已经复活的诸佛也冲过来。

水云间众人齐上。

笑天他们三个凡人，怎么可能打得过一尊佛呢？就算可以，他们也没试过啊。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去硬碰硬的，笑天和她的萌物把两尊佛搬去左边，林泽把一尊搬去右边，绪康一剑又把两尊佛拍去右边，就此一条大路被打开，大家的进攻会更加顺利。

“掩护大哥！”曦和大喊一声，众人纷纷将诸佛挡出烛明睛明的进攻路线。借此，烛明睛明连跑带瞬移，直接杀到了六位菩萨面前。

笑天那边，面对两佛夹攻，笑天和萌物们以灵活的身法以及手搓的清水冲击波，成功将两佛拖住。

绪康林泽那边，两人对三佛，优势不大，绪康无解，林泽一拍绪康，说到：“一分为三。”绪康一下分身成三个。“你拖住他们，我去帮笑天。”说罢林泽去帮笑天以多打少，一个佛要挡，被绪康分身撞开。

战场前边，曦和以其精湛的枪法，扎死了第一尊佛，抟鹏以其金刚不坏之身，硬接好几尊佛的攻击，把他们节节打退。战场中间，青禾放出火场，把诸佛一分为二，后面的不会有支援了，交给哪吒，前面的则是逐霜和三七荇蔡和云君以及兰孙火凤大范围横扫，紫晶手串串珠尽出对点攻击。窈窕天机随抚琴前后游走，毓秀配合兆宏观测战场提供信息。

那最前面，烛明睛明以二敌六，枪花飞舞。单拿出每一尊菩萨都不是烛明或睛明的对手，可他们就是硬生生依靠人多，每次烛明睛明上前的时候都能被拦下。他们就是要拖延时间，只要时间足够，诸佛就都能重生，每个厉鬼只需要注入一点点法力就可以，但绫罗等不得，她法力本就不多，这么下去她必死无疑。于是烛明一个起跳踢开文殊菩萨的同时借力往后飞去，待距离足够，他扔出酒葫芦，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如炮弹一般往水晶球飞去。诸佛见证过酒葫芦的威力，纷纷跳起来以肉身抵挡，都没挡住，自己还被打飞，但他们确实削减了酒葫芦的动能，六位菩萨也挡，最后一位月光菩萨把酒葫芦弹开了。

睛明见状，趁菩萨们虚弱，加强攻势拖住他们。烛明又一枪下去，把飞回来的酒葫芦又拍了回去，然后自己也冲了上去，那些菩萨这次绝对接不住。如烛明所料，酒葫芦打破了水晶球，虚弱的绫罗站不稳要倒，被烛明扶住。

感应到是烛明，绫罗用尽自己的力气拿起脚边的酒葫芦，往下面供桌上的琉璃灯砸去，自己的法力就是通过琉璃灯去到诸佛身上的，把它熄灭一定能帮到大家。也正如她所想，那琉璃灯不止是为鬼魂注入法力用的，那还维系着诸佛的临时肉体，灯一灭，诸佛肉体俱毁，魂飞魄散。

佛界重生的计划，失败了，六位菩萨双手合十，齐呼“善哉！”。

水云间诸位围上来，要把菩萨大刑伺候。

“凡此种种，皆出吾等之手。小神自当谢罪。”说罢，普贤菩萨带其他五位菩萨跳下了七星台。

无论是谁，都不要妄想打凡圣地盘的主意。

长住人间的龙之九子
朴实真挚的动人赞歌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29）——出发！探秘未知龙啸

中午炖排骨的时候，烛明歇息的时候打开了朋友圈，看看大家都在干啥。

水云间的网路只出不进，所以有的信息就只能水云间的人才能看到。首先第一条，是大鹏一跃腾风起（抟鹏）发的：“太喜欢这里了。”配图是他在一片树林里。钟灵毓秀（毓秀）点赞，烛明也点赞。看的出来，他很喜欢这片属于他的洞天，就是大家去找他的时候要多费点儿脚。

第二条，是睛明（睛明）发的：“这次一定要让逐霜姐姐吃够！”配图是一大筐螃蟹。好多人点赞。下面追逐那霜（逐霜）留言：“真的要全吃完吗？”并留下一个表情。是嘻嘻还是曦曦（曦和）留言：“哈哈哈哈哈哈哈。”

第三条，是钟灵毓秀（毓秀）发的：“美好的海边。”配了一张沙滩的图，图里她拿着饮料。兆宏（兆宏）点赞，留言道：“你往右边看，我也在这里。”少年英雄小哪吒（哪吒）回复兆宏：“你们再往左边看，我也在这里。”

第四条，是健康碎大石（绪康）发的：“给小鼠尾巴拽下来咋办？”没有配图，看来是已经回来了。微笑（笑天）点赞并且留言：“？”泽泽泽泽泽（林泽）点赞并留言：“大力水手来了。”烛明留言：“啊？”

然后是绫罗（绫罗）发的：“真开心。”后面跟着一个开心的表情。下面窈窕淑女（窈窕）天机不可泄露（天机）健康碎大石（绪康）点赞，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荇蔡）留言：“绫罗竟然会用手机！”

接着是微笑（笑天）发的：“我竟然在商业街听到了龙叫。”配图一张表情包。烛明留言：“其实我在龙洞吼一声，这何尝不是一种龙叫。”刚留下言，微笑（笑天）就回复炳烛之明（烛明）说：“真的是龙叫，不是人叫。”

龙叫？龙族这个时候真的会跑来济南吗？烛明思考间，睛明回来了，她说：“排骨好了吗？”同时把筐放下。

“快好了”，烛明说，“笑天发朋友圈说她听到了龙叫。”

“龙叫？”睛明凑过去看烛明手机，“那个地方有龙叫，不应该啊。难道……你问她那个龙是不是在唱歌。”

烛明问了，笑天说是，还唱的挺好听。

“是这样吗……”睛明说。

“还真是龙族啊？”烛明问到。

“他……应该叫囚牛，记载中确实是龙族。”睛明说。

“是那个龙和牛生下的囚牛吗？”烛明问。

“是，但那个龙和那个牛应该都死了。”睛明说。

“那他突然现身……那个偏僻的地方……”

“估计是他遇到困难了。”

“既然这样，我去看看”，烛明说，“正好今晚上和逐霜去那里找晶晶和兆宏。”

睛明想了一下，说：“好。对了，骨头还有多久？”

“不好！锅鼓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0）——街头的歌者，背水一战的龙裔

晚上，烛明见到了紫晶，两人又一起去兆宏宿舍见到了兆宏。逐霜下午睡觉睡过了头，刚醒，正坐地铁往这里赶。

烛明三人在思考晚上吃什么，毕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尤其是紫晶，她忙的不可开交。逐霜说她要去烤肉，兆宏认为可以，因为上次他跟烛明去的那家烧烤店实在是让人难忘，都吃不饱。于是三人来到了此地最繁华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商业街，到地方了他们发现逐霜说的那地方已经关门。没办法了，兆宏让小宏搜索了一下这里的店，最后成功找到一个价格实惠的店铺，只是当三人徒步到那里的时候，店铺已经不接客了，因为价格太实惠已经人满为患了。

太可惜了，只能再找找其他店了。小宏再经过一番搜索，又找到了一家店，这次兆宏先打电话问了问，确认可以，三人就在这里等逐霜。不一会儿，逐霜赶到了，四人兴高采烈的去到了那家店，这家店甚是不错，价格并没有虚高，四人聊的热火朝天，甚是不错。

待饭快吃完了，悠扬的乐声从外面传进来了，这就是笑天说到的龙叫，龙之长子囚牛，也正好四人已经饱食，故离店去寻那歌声。顺着歌声的方向走去，在街区某个角落，一群人围在那里，烛明感应到里面坐着那人确为龙裔，当是囚牛。囚牛的歌声嘹亮至极，甚至盖过了旁边店铺的音响，但烛明也不禁思考，他前面那个收款码是啥？他不是一般人，他大可自信的站在此处向大家一展歌喉，他不需要打赏和施舍，于是烛明给他千里传音：“我叫烛明，来帮你的。”

囚牛的歌声更响亮了，甚至自己都站了起来，手中的电音也弹的更大声。他是在抗拒吗？不见得，既然愿意生活在人间，没必要抵触一个从没见过的人。紫晶要上前去看看，逐霜兆宏跟着一起，烛明刚要抬脚跟上，就感应到一枚飞镖往囚牛飞了过去，他立刻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向飞镖，经过石头的碰撞，飞镖飞了回去，扎在了投镖人的肺上。

那投镖人最后的惨叫，被囚牛的嗓音盖住了。囚牛向大家鞠躬致谢，人群散去，囚牛走过来：“拜见水云间诸位。”

“你竟然知道水云间？”烛明说。

“七星台一事小神略有耳闻罢了。”

“你唱的真好听。”紫晶说。

“谢谢夸奖，谢烛明上仙帮我解围。”

“解围？”然后逐霜对烛明说，“你干了啥？”

然后五个人去到那刺客所在之处，囚牛解释到：“这个刺客已经盯着我们兄弟九个好久了，我本打算今天显露龙身对付他，幸亏烛明上仙来得及时。”

那刺客的法力就连囚牛都没见过，烛明问到：“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让他盯上的？”

“可能是……唉，算了，说来话长，待有时间定当向上仙细细道来。”

说罢，囚牛离开了。虽说知道的信息不是太多，但至少囚牛的麻烦解除了，虽说肯定没有完全解除，但至少现在没事儿了。

四个人稍微逛了逛街，回到了水云间。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1）——冲动的战士！睚眦大闹红纪之地

济南的天更热一步了。烛明带着绫罗来到红纪之地的时候秋老还没来，他们先收拾好了诊室和治疗室。一会儿，秋老来了，一下午的看诊开始了。

一般来说，红纪之地不是一个热门的医疗区域，林泽来的晚了一点儿，但直到她来了，也才只有几个病号。于是烛明和林泽开始研究拍痧之法，秋老的拍痧拍没有烛明的手快。但很快烛明发现了问题，因为拍痧需要速度，而加快速度会减小力量，林泽表示疑惑，这两个要素怎么会有相关呢？于是她亲自试了一下，发现确实是这样。

就在两人一头雾水之际，绫罗也来拍痧试试，但绫罗并没有跟烛明林泽那样大臂发累。烛明林泽为了速度牺牲了距离，也就是大臂刻意用力往回收，而不是力量从中轴而出，所以拍击的力量无法渗透。搞清了原因，烛明再试，果然有所改善。

治疗室里不能开空调，钻研一番的众人已是浑身出汗，于是他们走到治疗室外的走廊上。

而刚在走廊上歇息一会儿，一个人就拿着大刀冲进了诊所，然后一眼就盯在了烛明身上。烛明看貌似是冲着自己来的，就拿出长枪一跃而下。他让工作台的几人别出来，其他人就近躲进房间，然后问来者：“提刀进医院，这是何意？”

“把小妹交出来！”来者说罢，往烛明一刀劈来，烛明滑把拨开，又后把一戳，将来者戳退。

“什么小妹？”烛明问到。但来者不想多说，反而有一种觉得烛明装傻充愣的意思，又举刀劈过来。烛明拦拿扎上前迎战，两人打的有来有回。

来者见无法立刻战胜烛明，他看了一眼绫罗，把自己手中的刀往绫罗扔出去。绫罗林泽刚准备防御，烛明的酒葫芦就一飞冲天，把那大刀打成两截。

来者恍惚间，烛明一个箭步上前，把枪指在他的脖子上，问他：“你小妹是谁？陪同有几个家属？”

“抢了小妹还装傻，你……”来者刚要发作，烛明枪尖指的更近，令他无法随意动弹。

“师哥我在路上捡了个小孩儿……这是怎么了？”绪康走进了诊所。

“睚眦！”小孩高兴的往来者跑过来。来者亦拨开烛明枪尖去抱小孩：“小妹！”

“啊？这就找到家属了？”绪康不可思议的说。

烛明问：“你怎么捡到她的？”同时走到绪康身边。

“她差点儿让大运撞上了，我一步就把她救下来了。”绪康说。

“原来如此”，烛明说，“那个叫睚眦的，你跟囚牛什么关系？”

“你认识大哥？啊对不起，刚才……我太急了。”

“你们到底发生了啥？”林泽跳下来说。

“就是我看见小妹被一个人带走，一辆车跑过去，人就不见了，我追着法力到的这里。”

“绪康的法力是不是师哥给的？”林泽问。

“诶，对哎。”绪康说。

“合着都是误会。”林泽说。

绫罗也跳下来走上前去，这个没有她高的小妹妹很自然的就和她一起玩了。烛明问睚眦：“你家小妹叫什么名？”

睚眦回答：“小妹名叫‘凝凝’。”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2）——精力充沛的旅行家，来自深潭的幼芽

一场瓢泼大雨，消解了刚刚长起来的热气。此时已是黄昏，却和中午温差不大，曦和又在吃什么饭的问题上犯了难，烛明买下两杯餐厅新开的本草茶，请曦和到来。但是很不巧，曦和并不能喝凉的，常温的也不行，这可是抟鹏眼中“大自然的馈赠（烛明语）”啊，太可惜了。

然而过了一会儿，曦和还是想吃好吃的，正巧那大自然的馈赠还未赠出，曦和来到餐厅，直呼“好喝”。

而这时，一位旅行家带着凝凝来到了这里。那旅行家是龙之三子嘲风，旅行归来闻两个哥哥和凝凝见到了烛明上仙，故同凝凝来到此地。互相介绍后，烛明为两人买上了两碗面，两人吃饭的时候，烛明问到了凝凝的事情。

嘲风细细道来。龙之九子一直以来生活在人间，一切安好，直到前几年，那名为“倒影”的深潭中长出了一棵青翠的幼苗，故九兄弟将其自深潭中取出，并注以九人法力，令其成为一个婴儿，名之曰凝凝。

“原来如此。”烛明说。

“只是凝凝出自倒影，至今她的法力尚弱，且被局限在了控制金属这一个方面。”嘲风补充到。

“控制金属？”曦和说，“她袖子里那是金属吗？”

“这个吗？”凝凝拽拽袖子，她的手腕上戴着一个光泽极好的铁环。

“只有一个方面，那得很厉害了吧。”烛明说，而刚说完，餐厅门口就有一只小猫被卡在了自行车链子里。凝凝驱动法力，从铁环中抽出铁丝穿进自行车架，然后铁丝收紧，直接把车链子给切断。

小猫得救了，凝凝收回铁丝，但那自行车好像是烛明的诶。烛明笑着说：“罢了罢了。”然后拿出给嘲风的东西，“这是送你的。”

“嗯？这是什么？”嘲风打开袋子，里面是两根上好的登山杖，然后惊喜的说：“上仙真是太了解我了。”

吃完饭，曦和去休息了，嘲风找了个山头试了试登山杖，烛明带凝凝出去转转。路上烛明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囚牛那天那个刺客，心里不安的他对外面的凝凝加强感应了一下，发现凝凝用手扶着头。他几乎是跳了出去，把凝凝吓了一跳，然后凝凝就感觉舒服了。

把凝凝送回嘲风之后，烛明在想嘲风说的凝凝来自倒影深潭的事情。那深潭他有所耳闻，但不曾亲自去过，甚至能找到的相关记载也不多。他从没有像现在这般如此强烈的渴望把抟鹏的纸质书全变成电子的，这样他就能立刻检索相关资料，不用一本一本的翻了。但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变电子这个事情一下子可弄不完，还是等什么时候亲自去问问囚牛他们吧。事已至此，先睡觉吧。

烛明回到了水云间，睛明还没回来，窈窕天机在逐霜家玩，也还没回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3）——洪钟一吼，蒲牢解深潭

要说那晚上凝凝到底怎么了，那可就复杂了。

那不是凝凝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或者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情况就一直伴随着她。那晚上她的头一阵发紧，令她闭上了眼睛，当她再睁开眼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已然换了一副模样。凝凝左右观望，然后又听到了那个坏姐姐的声音：“我们又见面了。”

又是她，凝凝往前面的高地看去，她抱着胳膊微侧身站在那里。凝凝立刻驱动金属手环，可手环却纹丝不动。“你忘了这是你的意识世界了吗？”那个坏姐姐说。凝凝深呼吸一口气，然后问她：“你又来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来打扰你一下。你来自深潭，我想来找你随时都行。”

“我才不是来自什么深潭！”

“那你来自哪里？你觉得那几头龙会生孩子吗？”

凝凝无可反驳，她不理解深潭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她只知道是九个哥哥把自己从那不好的地方救出来，所以她确实……来自于深潭。

可这次不一样了，第三个人跳进了这意识的空间：“凝凝这么好的孩子不可能和深潭相提并论！”

是烛明的声音！凝凝顿时喜笑颜开。烛明往那个坏姐姐看去，睛明那么高，跟凝凝有几分相似，虽不能判定她的身份，但把她打败估计就能让凝凝出去了。于是烛明摩拳擦掌准备动手，凝凝一下拉住了他，这是意识的世界，她是这里的主宰。

那倒是有些棘手了，烛明收起架势。那意识的主宰笑了两声，然后说：“你不该来这里，烛明上仙。”

“你竟然认得我。你……”

烛明还没说完，响亮的“啊”的长啸经久不绝的响了起来，顿时间，意识的空间开始山崩地裂。凝凝抱紧烛明，烛明对意识的主宰说：“这次不能让你如愿了。”

意识的主宰又笑了两声，里面竟然夹带着些许开心？然后她笑着对烛明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然后意识的空间坍塌了。

凝凝睁开眼睛，看到烛明和蒲牢正在自己身边，一下子就忘记了头疼的事情。没错，那洪钟般的吼声，正是蒲牢吼出。此刻，英雄山北遮天的云少了许多，阳光能够进一步透进来了。

“既然这样，不妨跟我们介绍一下倒影深潭。”烛明说。

“请言其详。”经过蒲牢一番讲解，凝凝终于明白了深潭为何——一片环境极端恶劣的领域，为何和倒影有联系——因为它是我们所处世界的倒影，世界多美好，倒影就多恶劣。

“那深潭的入口在哪里？”烛明问。

“就在天界七星台之下。”蒲牢说。

“七星台？！合着那次菩萨们是跳进了深潭里。怪不得那个孩儿认识我。”

“我……”凝凝不知该怎么往下说。

“凝凝是深潭中一株青翠的幼苗，不美好中的美好，凝凝永远是我们的小妹。”

凝凝笑了。

烛明见一切尽在蒲牢掌握，就接着再问：“这个深潭有什么危险吗？”

“无论何时，深潭最大的危险都是外溢，即便正神界筑七星台压制其。”

“……”

“上仙有所思考。”

“哎，算了，回去再想吧。这么……好的天气，咱们干点儿有意思的事吧。”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4）——吞云吐雾的狻猊！七星台救场

昨天的事情思来想去许久，烛明决定亲自去看看这倒影深潭到底为何。他穿衣服往外走，睛明看到了，说：“要出门啊。”

“对，出去趟。”

“去深潭吗？”

“啊？你去过了吗？”

“我去的时候在七星台有人拦路。”

既然这样，睛明决定跟烛明一起。要进入深潭，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七星台跳下去，两人来到了七星台，往下一看，深不见底。

烛明长舒一口气，说到：“三，二，一。”

三声倒计时过后，两人一齐跳起，只不过没有跳下深潭，而是跳去了七星台别处。而刚才所在之处，降下一道法力冲击，扬起一片尘埃，尘埃散去，一个大概十六岁的女孩站在那里。

“来者何人！”烛明喊。

“我叫乐儿，两位请回吧。”

“是她拦你的路吗？”烛明问睛明。

“是她。”

“那既然这样，不妨让我试试乐儿姑娘的身手。”烛明说罢，放出四个水母飞向乐儿。乐儿一跳，躲开了水母的爆炸，同时往烛明放出两道冲击波。烛明一手一个从容的硬接下来，再放出冲天的蓝火。

理论上来说乐儿是接不住这一击的，但在接这一击的时候乐儿竟然吸收了深潭溢出的力量，她不但接下来了，甚至还反弹了回来。睛明立刻瞬移过去，把烛明拉开，砸在地上的蓝火直接留下了一个坑。

“吸收深潭的力量吗？有意思了。”然后烛明喊到：“你的法力从何而来？”

“笑话，我可是在深潭里生活了一年。”乐儿说。

在深潭里生活一年，这是何其惊人的事情，竟然就这么平静的叙述出来了。烛明睛明震惊之时，乐儿继续说到：“立刻离开，你们不该来这里。”

“来都来了”，烛明站起来，“何不再打一场，我们两个又死不了。”

“死不了？有意思。那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然后乐儿手一挥，又是一道强大的法力冲击。烛明睛明分头躲避，然后烛明在地面跑动并朝着乐儿发射蓝火，乐儿继续攻击的同时闪身躲避，只可惜烛明棋高一着，烛明发射蓝火是为了限制乐儿的运动轨迹。此时已经悄悄飞到乐儿身后的睛明抓住机会，一枪将乐儿劈下地面。

烛明睛明扳回一城，乐儿受到重击趴在地上，疼痛使得从未受到击打伤害的她意识力量减弱，然后就是其深潭力量的外泄。而随着深潭力量的外泄，乐儿的意识力量更加减弱，最后无法控制意识疯狂起来。

外泄的深潭力量正充斥七星台，乐儿开始发狂大吼大叫，一切都在朝着一个不妙的方向发展。烛明拿出酒葫芦要把它们都收进去，但还没有打开葫芦盖子，一个声音就从他身后传来：“烛明上仙！睛明小姐！这里！”

是一个龙裔，烛明睛明立刻跑去。二人都过来了，那龙裔开始源源不断的吐出人间瑞霭，就是燃香产生的烟。

看来这就是龙之五子狻猊了，吐完烟的狻猊抓着两人就跑。烛明问那孩儿怎么办，狻猊说：“相信我，也相信那孩子。”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5）——灵员负员行推演，猃犴金睛分清浊

七星台救场之后，狻猊带烛明睛明来到了龙之九子的家。凝凝见烛明睛明到来非常高兴，把自己的零食都拿了出来。

烛明跟凝凝讲述了在七星台发生的事情，凝凝听了有些沮丧：“连你们也打不过的对手吗？”

“既然狻猊能把我们带到这里来，那肯定是有办法了啊。”烛明安慰她说。

“见过上仙！”来者抱着一大摞书籍，从屋子里走出。

“此乃六弟灵员，为上仙和睛明小姐带来资料。”狻猊说。

听闻灵员的名号，烛明问他：“你是不是还认识貔貅和贝贝。”

“在下这点儿小事儿上仙竟然都知道，不愧是见多识广的烛明上仙。”灵员说。

“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意思啊？”凝凝翻了翻书，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

烛明也看过去，这都是上古的文字，烛明也看不懂，睛明估计也看不懂。

“其实在人间生活久了，我们九兄弟也不太能读懂了”，灵员说，“但是八弟负员懂，他学识最广。”

“这些字好工整啊。”睛明眼睛放光，萌生出一个把资料电子化的想法。烛明和她现场写了个程序，把这些资料逐个制作出电子版。

待负员到来，所有资料都已经被录入电脑，负员从未感觉查资料如此简单，他为大家讲解资料里的信息，并且最后得出结论——乐儿的命是深潭撑起来的。

一年前不知是哪位正神将乐儿扔进了深潭，那里环境恶劣，极寒、狂风、重力、雷暴，暗无天日寸草不生的环境仅仅几个小时就让她在死亡的边缘摇摇欲坠。而痛苦带来意识力量的减弱，让深潭的力量得以进入乐儿的肉体，于是乎，乐儿活下来了，并且拥有了驱动深潭法力的能力。但是，她离开深潭后必然吸收了过多深潭溢出的力量，这也就导致如果其意识力量减退，不但自己体内的深潭法力会外泄，过多的法力还会侵蚀自己的精神，且令外泄加剧。

关于乐儿，具体过程可以推断出，那么凝凝意识里面那个坏姐姐呢？负屃认可她来自于深潭，但对于敌对程度抱有怀疑，因为凝凝现在八岁了，除了头疼没有得过任何疾病。

“明白了”，睛明说，“依负屃之见，这些事情，该如何解决？”

“我认为，应该让凝凝亲自面对深潭。”

“你说真的说假的八弟？”狻猊说。

“我也知道这个办法很危险，不妨让上仙和睛明定夺吧。”

其实这种事情对睛明来说不算麻烦，一直以来烛明就是这样，只要有理有据，危险的办法永远只是看起来危险。于是她问凝凝：“凝凝想去吗？”

“想！”凝凝没有犹豫。

“既然这样，叫上七哥一起吧，五哥。”负屃说。

于是乎，烛明睛明狻猊凝凝，还有龙之七子狴犴，一齐来到七星台。

此时乐儿还坐在七星台上，看来睛明那一击对她来说太厉害了。

“你们不该来。”乐儿说。

五人不言。

“难道你们，也要阻止我报仇吗！”乐儿抬头。狴犴抓住机会，立刻使出他的火眼金睛，眼神对视间，乐儿体内本不属于她的深潭力量迅速脱出。而深潭力量不愿，乐儿亦不愿，开始奋力反抗，全力驱使乐儿双手要盖住眼睛。“帮我一把。”狴犴说。烛明睛明立刻瞬移上去，控制住乐儿两手。很快，所有的深潭力量，都被从乐儿体内剥离出来。失去深潭力量的乐儿虚弱至极，但很舒服，她已经好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普通人的感觉了。

而那大量游离的深潭之力，自然是一窝蜂的冲进了凝凝的肉体。已经做好准备的狻猊紧紧盯着被深潭力量包裹的凝凝，随时进行解救。但非常不错，负屃的判断是对的，凝凝意识里那个坏姐姐见深潭力量就杀，最后凝凝毫发无伤。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众人按照计划，这次不进深潭，先把乐儿带回人间，治疗妥善后再进行下一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6）——幕后的黑手！被天界遗忘的云神

意识的空间里，凝凝再次见到了那个姐姐：“你……”她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该说啥。

“想问我为什么要保护你？”那个姐姐开口了。

“嗯。”

“其实……没有什么原因，我来自深潭，我是你的倒影，我……应该保护你。”

凝凝不说话。

“就像影子一样，永远都是跟随着别人的……唉。”

“其实”，凝凝说，“你可以有自己的人生。”

而意识之外，乐儿虚弱的躺在床上，囚牛端来药，问她：“好些了吗？”

刚刚在七星台被剥离深潭力量到现在，乐儿前所未有的舒服，即便虚弱。她问囚牛：“为什么要救我？”

囚牛想了想，说到：“可能是跟上仙学的吧。”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噪音。

囚牛看向门外，八个弟弟也看向门外。

“二弟，九弟。”

“交给我们。”睚眦螭吻出门应战。

这边，烛明逐霜紫晶在实验小学北边一家餐馆里吃饭，烛明说起了龙之九子的事情。

“那按睛明的意思”，逐霜说，“咱们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走。”

“是的”，烛明说，“我要是幕后黑手我也会立刻现身。”

“能跟你打平，那得多厉害。”紫晶说。

说话间，外面就传来了打斗声。

“走。”烛明说，然后往外面走去，逐霜紫晶也走去。

外面，睚眦和螭吻已经把幕后黑手拖到了这里，三人在各个建筑之间来回飞行，但显然，就连武功最高的睚眦，也不是那幕后黑手的对手。

“云神！你有什么坏主意！”睚眦大喊。

“明明是和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并列的正神，说出云神名号竟然没人知道，天界待我如此，就不要怨我！”说罢，云神使出了更强大的深潭之力，直接把睚眦打下地来，好在紫晶手串串珠接住。

这地方有护法真神看着，云神不敢搞大动作，烛明扔出酒葫芦，云神只得躲避，翻云覆雨不行，打坏建筑动作也不小。他终究还是慢了一点，被酒葫芦打中偏了飞行轨迹。

当初他郁怒不得发作，将乐儿扔进深潭，这一举动让他的复仇计划推迟了如此之久，而现在，拥有深潭之力的他竟然打不过烛明，他顿时怒火冲心，往此地放了一把火后飞去七星台。

此地人可不少，必须立刻灭火，逐霜拿起守宫就要让三七现形，但螭吻更快一步，直接吐水灭火。

“睚眦！”凝凝看到睚眦受伤，着急的跑了过来。

“凝凝怎么来了？”睚眦说。

“不对！凝凝身边没人。”烛明说。

“他们都去追了。”凝凝说。

“啊？！他们打不过啊！”说罢烛明就要往天界飞。凝凝一把拉住他：“我也要去！”

烛明想了想，最后抱着凝凝一起飞去天界，逐霜紫晶守在这里。

飞往七星台的过程中，随处可见龙之九子的法力，看来他们为了拖住云神已经做了很多了。而在云神要跳下深潭的时候，凝凝的铁丝及时把他拉了回来。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和我作对！”云神怒吼，然后往烛明冲过来，烛明上前应战。云神吸收了深潭之力，法力大增，烛明拿出红缨枪都不好对付，立刻就被震掉武器。脱手的红缨枪插在地上，烛明又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凝凝也驱动手腕上的金属飞去，翻飞的酒葫芦和铁片打的云神应接不暇，乱作一团的法力让七星台坑坑洼洼。

然后烛明再上去，云神也不示弱，几招过后烛明一退，云神跟进立刻被铁丝缠住。借住那些坑坑洼洼的边边角角以及红缨枪和酒葫芦，凝凝铁环抽出的丝线成功布局。

烛明立刻站稳，要对云神一击必杀，但云神竟然一挣扎挣开铁丝，直接飞进了倒影深潭。

烛明要追，重伤在身又飞上来的猰狏一声喊出：“上仙且慢！”

倒影深潭里环境恶劣，又是云神的主场，烛明一个人去必死无疑，但不能再等了，云神只会越来越厉害，于是烛明剑指点击自己眉心又指向凝凝的眉心，借由此般邪术，烛明连接了凝凝的意识。

“看我！”

猰狏立刻睁开火眼金睛看向烛明，凝凝意识里的那个孩子得以以倒影之力的形态离开凝凝意识，在现实世界成形。

“自己的人生吗，有意思。”成形的那孩子抓住烛明就往深潭里飞。

“对了，你有名字吗？”烛明问她。

“叫我冰冰吧。”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7）——倒影深潭事毕！凝凝劈倒七星台

冰冰和烛明飞下深潭。

在快要落地的时候，冰冰下落速度突然加快，措手不及的她乱了阵脚。烛明加速而去抱住她，以其坚挺的膝盖稳稳落地。

“这里的重力增加了。”冰冰说。

“这里抬个腿都这么难吗？”烛明说。

“这里，现在可是我来掌控！”云神出来了。

重力立刻增加，直接令烛明无法正常站立。冰冰凭借之前对深潭的适应去和云神战斗，但很显然，云神的力量已经在她和烛明之上。云神不但轻而易举挡下了冰冰的拳脚攻击，就连法力，也技高一筹。然后冰冰露出破绽，云神上去要致命一击，冰冰抓住了云神进攻的两个手腕，但冰冰的力量不及云神，看似这次冰冰在劫难逃，实则露出破绽是故意，她微微一笑，瞬移到云神上方的烛明就大喊着“重力是吧！”举全身之力泰山压顶下来。

而一次压顶还不够，烛明又继续瞬移上去，一连来了好几个泰山压顶。云神最终被惹怒，呼风唤雨来了深潭里所有的恶劣环境，狂风雷暴极寒种种，有想得到的，更有想不到的，并且他把烛明打飞到空中并增加了重力，打算将烛明摔死。

好机会！空中的烛明放松的右手握拳，一个黑洞出现在了深潭之内，所有恶劣的环境均被吸走，就连地面都开始山崩地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重力厉害，还是我的厉害！”然后烛明招呼冰冰上来，冰冰一跳，借助黑洞重力的对冲，她成功抓住了烛明的手腕，然后朝着下面的云神摆了摆手。

那边，睛明携龙之九子众人正上七星台，这时他们才发现七星台下有个窟窿，所以压制不住深潭外溢。到了七星台上，凝凝见大家都在，着急的跑了过去。烛明和冰冰自深潭中跳出，落在七星台近侧。

“明明！”睛明兴奋的喊。

“云神让我的黑洞撕碎了！”烛明喊去。

然而就在这时，冰冰敏锐的感觉到危险，她立刻回头，但根本来不及防御，一下就被打到七星台那边，打成重伤。

烛明大惊，回头看去云神在那里，被撕碎的他已经和深潭融为一体了。

“我要你们和天界付出代价！”然后云神俯冲过来。烛明架枪格挡，依旧被云神顶的后退。睛明立刻上前支援，两人联手却也不是云神对手，甚至被压制的无法反击。身受重伤的龙之九子也立刻上前支援，但云神强如此，打败他们甚至不需要第二招，即便是受伤最轻的螭吻。

眼看云神已经无人可敌，烛明睛明依旧毫无胜算，囚牛大喊一声：“各位弟弟！”龙之九子心领神会。睛明回头一看，然后喊到：“拦住他明明！”然后和烛明去继续牵制云神。

凝凝知道龙之九子要干什么，既然能以法力给凝凝生命，自然也能将自己的生命重新化作法力。她大哭起来，抱进囚牛怀里，囚牛安慰她说：“凝凝不要哭，哭了就不好看了。”凝凝抬起头看着他，尽力噙住泪水点了点头。龙之九子化作了凝凝的法力，凝凝手腕的铁环光泽更加饱满，她擦去眼泪，向云神飞去，一拳将云神打飞一百多米。

抽出身来的烛明睛明立刻瞬移去给冰冰疗伤。

云神更加愤怒，现在一个小孩都能把自己打倒，他更觉天界负他，怒火中烧的往凝凝冲过去。凝凝放出铁环，一块硬铁直接打在云神身上，竟令云神疼的这般。云神诧异，恍惚间，那光泽尽现之明铁已分为四份，一齐往云神飞来，于是云神立刻躲避。但凝凝不会放过他，就那一块铁，分分合合，直击曲缠，变化多端到让云神应接不暇。云神最终疲于应付，即便遭受重击也要打出一次致命一击，只可惜这致命一击凝凝一跳就轻松躲开。而跳到空中的凝凝则收回明铁，一回身，明铁在她手中就变成一把青龙偃月刀，七星台被劈碎，砸进了倒影深潭。

至此，再也没有了“倒影”一说。

水云间里，听说凝凝拆了七星台，绪康立刻跑去凝凝那里。此时，烛明睛明还在帮凝凝冰冰安顿新家，凝凝见到绪康，高兴的跑过去抱住他。她并不知道绪康住在这里，在这里遇到绪康，对她来说就是一场及时雨。

凝凝给绪康介绍：“这是我的姐姐冰冰。”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8）——不再是孤儿的乐儿

“我已经取走了程桑的法力。”韦驮菩萨说。

崇明寺讲经堂里，烛明嘴里的包子还没吃完。

“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韦驮菩萨接着说。

烛明嘴里的包子还没吃完。

“他的法力我给了抟鹏将军，请烛明上仙谅解。”

“我相信韦驮菩萨的选择。”

韦驮菩萨行礼后面露善色的走了，在门口遇到了正好回来的睛明，他行礼道：“睛明小姐好，我先去工作了。”然后就离开了。

睛明坐到烛明身边，说起了乐儿的事情。

“我当时托囚牛给了她一个东西。”烛明说。

吃完饭两人就去了秋老那里帮忙。秋老两线作战以来，她自己诊所是有所清闲下来。绪康也在，他和秋老上楼扎针，烛明睛明在楼下问诊。

此时的乐儿正走在不知某处。深潭已经死去，她自己也早就没有了法力。她不曾使用法力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虽然被扔下深潭，她要报仇，但她其实并不知道要跟谁报仇，她走到哪里就打倒哪里的坏人，反而是利用深潭的力量救了好多人。

现在的她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甚至不知道云神已死，那天囚牛他们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可她已经没有法力了，她能对付的了谁呢？而就在她现在走的这条路上，她被四个之前在她手上栽跟头的小混混一把推倒。那四个小混混凶神恶煞的走过来，她害怕的往后退，绝望间，烛明托囚牛给她的吊坠从衣服里出来了。

这边烛明看完一个病号指引他上楼做治疗后刚要喝水，就感应到了乐儿遇到危险。水还没喝就又拧上盖子放下了，睛明问乐儿怎么了，烛明说：“既然这样，那就夺舍她一下吧。”然后闭上眼睛。

那边乐儿刚站起来要跑，就被小混混抓住要伤害她，而乐儿转过头来，面露凶色的对小混混说：“你们，是在跟我说话吗？”然后一拳打断了抓着自己的那个小混混

的肋骨。其他小混混没看见他肋骨被打断了，还在那里嗷嗷呜呜不放过乐儿。乐儿又把他们三个肋骨打断。一下子呼吸困难了，几个人知道求饶了。

然后乐儿一眼看向了四个小混混的老大，她冲过去，老大逃跑都来不及，就被脱颈椎处死。至此，烛明的夺舍结束了。恢复意识的乐儿看着这些小混混，一时有些说不上来的感觉。脖子上的吊坠碎了，她低头看去，是一张纸条，让她下午三点去千佛山。

她在深潭待了一年，而就是这一年，让她成了一个孤儿，她无处可去，不妨就去千佛山看看吧。

下午快三点，她走在千佛山下那条路上。她其实不抱有任何想法，以及任何希望，于是恍惚间，她的思绪离开了。而当一会儿她的思绪回来了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她不认得这是水云间，但她惊奇，世间竟有如此美丽的世界。

而在前面，烛明冰冰倚在墙上等着她，凝凝在向她招手。现在开始，她不再是孤儿了。

同样炽热的红火
誓要破除险境的苹儿师徒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39）——法力足够清澈的苹儿

结束了漂泊的乐儿在水云间安心的睡下了。次日一早，乐儿起床后发现大家都不见了，她没有法力，也没法去找，就自己做了些饭，直到看见笑天他们回来了，才知道大家去洞天那片锻炼去了。

她也想去，可今天已经结束了，并且她也没有法力，不会飞，所以就先作罢了。直到上午，她决定自己徒步去大家锻炼的那片地方看看，于是乐儿就用两条腿，硬是走完了大家用法力走完的路。她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就进了一个洞天，进去后，她看见曦和在那里耍红缨枪，那游龙般的身姿吸引了她。

曦和看乐儿来了，突然意识到乐儿没有法力，她拿出自己的好东西来招待乐儿。但乐儿已经被曦和的枪法深深吸引，已经不觉疲惫。最后曦和决定自己去乐儿家教她。

与此同时，烛明窈窕则来到曦和这里问她出不出去，他俩要去买东西。曦和有事情要忙，所以两人就把乐儿带出去了。东西其实不多，也不大，只是在济南城跑了好几条街才找到。此时已是中午，烛明想到山师北街那个小路有便利店，他们就去那便利店买饭。店里挤满了放学的学生，烛明就自己一个人进去了，窈窕和乐儿在外面和另外两个小朋友玩。

这两个小朋友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是两姐妹，姐姐叫风雅，妹妹叫怡神。两姐妹也是有一点法力，只是环境太过嘈杂，三个人都没听清她们师父是谁。烛明买饭出来的时候两个小朋友已经走了，他们三个就在山师公交站坐着把饭吃了。

在他们三个吃饭的时候，窈窕往旁边一看，又一个八九岁的小朋友，正盯着自己手里的盒饭。窈窕四处一看，也不见小朋友家长，就把袋子里那个饭团给她了。小朋友吃的真香，窈窕说到：“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他是男孩吧。”烛明说。

“嗯？男孩吗？”乐儿看过来。

“是啊，看着确实是女孩，但用法力仔细一感应，应该是男孩。”烛明说。

窈窕一感应，确实是个男孩，她问到：“你父母呢？”

“我找不到他们了。”

至少男孩还知道自家住址，那不妨送他回去吧。三个人带着这个男孩往他家走去，一路上也是奇怪，好像绊脚石高空抛物松动的物品之类的会自己往几个人身上凑一样。但烛明法力高强，每次都能感应到并把它们移回去，最危险的一次竟有一颗大石飞了过来，只是在窈窕都没感应到的时候，就被酒葫芦砸碎了。

窈窕没感应到大石，但敏锐的发现前面貌似有两个劫匪，四个人立刻跑去。确认是劫匪，窈窕就要出手，但风雅和怡神先一步把两个歹徒放倒了。

被抢的人道谢之后立刻离开了现场，风雅怡神转头看向烛明他们的方向，然后挥手喊到："师父！"

烛明立刻拉着窈窕和乐儿后退，在他们刚刚站立的地方，一次爆炸发生了，而爆炸的烟尘散去，站立着风雅怡神的师父。

"跟哪吒和天机一样，当法力足够清澈，性别符号就不重要了。看来你也是有故事的人。"

烛明的话令窈窕一惊，眼前这个乐儿那么高的孩子，也就是刚才的小朋友，竟然厉害到能把自己的法力隐藏起来。窈窕当即拿出红缨枪，质问他："你是谁？你有什么意图？"

"师父加油。"风雅怡神兴奋的喊到。

"我叫苹儿，只是想见识见识烛明上仙有多厉害而已。"

"苹儿，跟乐儿一样，可爱呢。"烛明说，同时拿来窈窕手中的枪，"你好像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既然你要求，那就让你看看。"说罢，烛明稍微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枪法。

苹儿看烛明枪法不错，说到："那个十二三的……"

"十二三？叫我吗？"窈窕心想。

"她可没有年龄一说。"烛明说，然后让窈窕看好乐儿，又对苹儿说："我要是赢了，你就告诉我你的身世。"

苹儿看烛明已经准备好，说了一句："一言为定。"就上去跟烛明斗法。

只见苹儿一个箭步就抓住了烛明的枪，要卸掉烛明的武器，烛明拦枪解脱没有成功，就主动放开了手。卸掉烛明武器之后，苹儿紧接着就施展自己的拳法，烛明按部就班的防御，防的严丝合缝。接着苹儿开始施展自己的腿法，他不仅跳得高，每次起跳还都没给烛明破绽，烛明依旧防御，不出一点漏洞。最后一次起跳落地，苹儿一个回身，竟用手划出一道火刃，烛明立刻蹲下，虽然躲开了，但清晰的感受到那火焰热量十足，即便只是红色的火焰。

“既然你也是用火的高手，那就看看是你的红火厉害，还是我的蓝火厉害。”说罢，烛明两手亮出蓝火进攻过去，苹儿应之以红火，两人的较量如同绚烂的烟花。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竟然打平了，窈窕诧异，竟有能和烛明打平的人。烛明停火，说到：“挺厉害。”苹儿也停火，说到：“算你赢了。”

“嗯？这就不打了？”烛明问。

“我的身世，下次再告诉你。风雅，怡神，咱们走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0）——“我去涉险。”

“竟然有人能和大哥打成平手？”曦和不可思议的说。也是直到听闻曦和这句话，乐儿才意识到烛明有多厉害。

此时烛明正在旁边坐着，天机走过来，看到烛明在……吸猫？凑近一看，哪是猫，那是变回萌物的睛明！天机激动的过去就抢睛明：“啊！我也要！”

就在这一片其乐融融之时，哪吒跑了过来：“上仙！抟鹏将军和毓秀神女有情况！”于是烛明曦和天机乐儿四人去到了毓秀抟鹏出事之地。到了地方，烛明远远看去，那不是苹儿吗！抟鹏不可能打得过他！于是他立刻飞去，挡住了抟鹏绝境下苹儿的一击。

要说这事情是怎样？那就得从刚才毓秀和抟鹏来此地游览说起。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在此地游览之时，突觉不远处展开一片险境，两人转头看去，确为如此，继续观察之时，风雅怡神正从险境飞出。怡神顺利逃脱，风雅却被险境吸住，危急之下，风雅展开了腰背的翅膀，这翅膀不小，让她更逃一分，但也不大，还是无法逃脱。眼看风雅又要被吸进去，怡神跑去救她，然后两人都被拉住，一看，是苹儿正施展法力。

苹儿仅是轻轻一拉，风雅就脱离了险境。毓秀抟鹏看小孩脱险，就打算走了，但苹儿说话了：“你们为什么不救？”语气中带着不满，因为稍加感应，以毓秀和抟鹏的能力，完全可以把风雅救下来。

抟鹏停了一下，说：“我们不能干涉他人的因果。”

“既然你们不想参与他人的因果，那我就把你们拉进来。”说罢，苹儿一蹬地就往抟鹏飞去，其速度之快，差点令抟鹏没防住这一拳。

抟鹏接了一拳，被打飞到远处的石壁上。苹儿又扭头眼神锐利的看向毓秀，把毓秀吓了一跳。幸亏抟鹏跑的快，苹儿刚对毓秀发动攻击，抟鹏就跑去将其挡下，虽然两人飞出数十米远，但至少毓秀没事。

然后苹儿飞起俯冲，直奔毓秀而来。毓秀的屏障在苹儿面前形同虚设，一触即碎，硬是抟鹏以金刚不坏之身硬接才保了毓秀安全。

但这可不是最后一击，接下来是苹儿更多的俯冲，抟鹏再金刚不坏，待在地上两人就是案板上的鱼肉。毓秀不会飞，抟鹏即使飞的慢飞的不稳也得飞，于是就到了烛明出手那一幕。

接下苹儿一击后烛明说：“放过他们吧。”

“堂堂烛明上仙竟然能容忍袖手旁观？”

“自己人就是要宠的嘛，那他们不想干涉，我去就是了。”

“就等你这句话。”苹儿一把抓住烛明手腕把他扔进了险境，然后自己也飞了进去。

烛明第一次进入险境，他仔细观察着周围。只见越是飞进险境之内，光线就越是暗淡，至落地，已经是完全不同于外界了。苹儿解释道这片险境会侵蚀生命，如无法力抵抗，很快就会变成这枯草白骨一样。烛明问如何将其铲除，苹儿说正在寻找方法，毕竟在这里可是打个火都费劲，打火机打不起火，即便是用法力生火，也没有火焰能够依附的燃料。

“这有何难？”说罢，烛明挖坑制窑，置枯木于其中，后起火烧窑。以蓝火之力，一会儿，枯木湿气尽散，再一会儿，枯木就被烧成了炭。

取炭，点火，可也。烛明问下一步做甚，苹儿言先坐一会儿。烛明问：“不急着清理险境吗？”苹儿说：“这不是一下子能清理完的。”

两人坐在火边，苹儿说起了他的身世。当时他是一个男孩，在某地平静的生活着，直到六岁那年突发不测，一位神仙自其神树之上取下一朵花来，为其重塑肉身。故其于风雅怡神六岁遇难之时伸出援手，收二人为徒。

“她俩最喜欢问的就是‘师父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每次我都会说‘师父已经不需要分男女了，可以是女生也可以是男生’。”

“原来如此。那神仙没留下名号吗？”烛明说。

“没有，应该是不想让我步哪吒后尘吧。这炭快烧完了，咱们出去吧。”苹儿说。

“就这么出去了？”

“下次吧，先出去。”

苹儿和烛明飞出了险境。

险境之外，风雅和怡神向睛明毓秀他们兴奋的介绍着自己的师父：“师父叫苹儿，每次叫师父都感觉好可爱。”至烛明苹儿落地，两个小朋友跑去抱住了师父。

“那我们先走了。”苹儿说。

“你们有地方住吗？”烛明问。

“对呀，没地方的话去水云间吧。”曦和说。

苹儿想了一下，说到：“先不去吧，该去了会去的。”然后带着风雅怡神走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1）——甘露神石消险境

在宽厚里的超意兴里，烛明说起了昨天在险境里的所见。

“苹儿是怎么说的？”窈窕问。

“他昨天也没说险境怎么样，倒是说了很多他自己。”烛明说。

“他自己？他要干什么？”天机说。

“我也猜不出来他要干什么。”烛明说。

“苹儿那么厉害，既然他要清除险境，想必那险境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睛明说。

“诶，我有个想法”，天机说，“黑虎真君就在旁边，他应该知道一二。”

四个人吃完饭就过路去到了黑虎泉。此时天还没黑，黑虎泉水清澈见底。烛明他们走到泉边，看着这奔涌而出的水，一下子没注意水里跳出来的是一条蓝色的鲤鱼。

“黑虎……不对，刚才那是条鱼！”烛明转回头去，睛明窈窕天机也转回头，一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女孩正坐在后面的石头上。

女孩衣装的配色让烛明愈发熟悉，于是烛明问到：“敢问姑娘芳龄几何？”

女孩笑了一下，然后说到：“马上二十一了。”

“莫非你就是贝贝。”烛明说。

“贝贝？年龄也不对啊？”天机疑惑。

“还要往前推一千天。”睛明解释到。

“啊！那就对了。”窈窕说。

女孩跳了下来，说到：“对，我就是贝贝。你好烛明上仙，还有睛明小姐。”

“嗯？你认识我们？”睛明说。

“二位身上有灵厉爷爷的痕迹。”贝贝说。

烛明睛明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说，因为目前还没办法让龙之九子复活。

“两位不必多心，既然灸员爷爷认可二位，我自会帮助你们。”然后贝贝自泉水之下取出一块石头交予烛明。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甘露神石，把它打碎，降下的甘露足以消解一部分险境。”贝贝说。

有了破解险境的办法，烛明四人喜笑颜开。

“谢谢贝贝小姐。”烛明说。

“不客气，那作为回报，你们给我跳个舞吧。”

“竟然只是跳个舞吗？”烛明说。

“要跳舞吗？”曦和的声音突然从旁边出现，把烛明他们吓了一跳。

“你怎么来黑虎泉了？”烛明说。

“乐儿拉我来的。”曦和说，乐儿也走过来了。

从贝贝那里得到了甘露神石，不妨接着去消解险境吧。一行六人来到险境边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苹儿正打算带两个徒弟进险境打探，烛明讲述了神石的事情，然后打碎神石，一场甘露降下，果真险境的范围和侵蚀力都有所降低。

考虑到险境之险，睛明窈窕天机乐儿在外面以备不测，烛明曦和同苹儿风雅怡神一起进险境探索。甘露降下后，险境之内光线明亮了一些，并且湿气有所减轻，比上次进来要轻松多了。几人在里面进行探索，也不知是不熟悉还是什么原因，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可感应过去又什么都没有。这种阴森的感觉令怡神不安，她紧紧抱着苹儿，苹儿也轻轻拍打安抚怡神，同时警戒周围。

烛明也感觉到了不对，他思考刚才大家怀疑过的地方，发现跑步完全可以实现这些位置的移动，也就是说，真的有人在盯着他们。

可这片险境不应该有生命存在啊，那人到底是谁？思考间，那个人影从灌木里面冲了出来，苹儿果断反应，把他打退。人影站起来，竟然是一个狼首之人，众人皆惊。狼人起跑，其速度之快不可名状，又借枯木灌木之类潜藏，尽搞偷袭之流。苹儿烛明曦和把风雅怡神护在中间，以应对狼人，但狼人见进攻不成就立刻逃跑，再从别处进攻，其攻击不可预测，若是几人分开，以其速度，恐无法应对。

风雅见状，深知坐以待毙不可，故展开双翼，以飞行换取速度，此法甚效，竟可闻狼人哀嚎。大家抓住机会主动出击，飞的就是比跑快，尤其是拥有羽翼的风雅怡神，更尤其是风雅，作为姐姐她飞的更快。

在众人的天罗地网之下，狼人愈发被动，但极度的被动勾起了狼人的野性，仅仅那一下，狼人就再次隐藏进这枯死的森林没了踪影，待再能感应到之时，危险已然来临。

“快跑！”烛明大喊。狼人一跃而出，一把撕下了风雅的一双翅膀。

风雅重重摔在地上，苹儿飞去踹飞还没落地的狼人同时顺势抱起风雅，然后喊到“先走”，一行人立刻飞出了险境。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2）——收买其狼缩险境

五人自险境飞出后，睛明立刻查看风雅的伤势，幸在翅膀为法力所做，救治不难，后续歇息虽多，终能恢复。于是窈窕天机搭建临时治疗篷，烛明睛明曦和三人进行救治。

篷外，即便睛明说救治不难，风雅受这么重的伤，怡神终归还是很生气："不可能！师父都调查过了，险境里就不可能有生命存在，怎么可能有狼？不可能！"然后哭了出来。

怡神的叫喊声和哭声让苹儿五味杂陈，作为师父没有照顾好徒弟，他内心很不是滋味，然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调查竟然会有这么大的疏漏。

苹儿低下了头，怡神的哭声停下了，她说："可是师父这么厉害，不可能连个狼都发现不了啊。"

"那必然说明，这片险境受人为操控。"烛明从篷里走出来。

苹儿立刻抬头："你的意思是……"

"这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现象，是人为的。"

烛明一番话让苹儿回想起了当初救下风雅怡神的时候，也是这么一片险境，没缘由的就突然出现，然后范围扩大，本就人数不多的村子牺牲了所有人让风雅怡神绝境逃生，最后被苹儿救下。

"后来险境就再没出现过，直到这次。"苹儿说。

"好了。"睛明抱着风雅和曦和走出篷子，将风雅交给了苹儿。还不时疼痛的风雅虚弱的蜷缩在苹儿怀里。

"可如果是人为操控，会是谁呢？"乐儿说。

"几位莫慌，我有一个办法。"一个声音传来。

众人回头看去，是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孩。

"和贝贝的法力那么像，你是晶晶吗？"烛明问。

"上仙猜的不错，本人正是。"

“你说你有办法。”苹儿说。

“对的，我给几位带来了这——么多的食物，足够收买那头狼了。”

“收买那头狼？”怡神疑惑。

“对，按烛明上仙刚才推断，那狼必然是被人为留下一丝气息，待险境消解，其被险境侵蚀不至死而成为狼人。而我查遍所有动物心理以及进化相关的资料，再搜索新闻，最后发现，狼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狗，只要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

苹儿不太看电脑，他看向睛明。睛明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收下晶晶的包裹。天机把自己兜里的竹笋零食送给了晶晶，然后又要到了晶晶的联系方式。

那一边经过深思熟虑，这次就烛明苹儿两个人再进险境。苹儿把风雅交给了睛明，带着包裹和烛明一起飞进了险境。险境里依旧可以感受到狼的移动，狼人已经做好了潜伏，它一跃而出准备收割，苹儿一下子落到了地上，狼人诧异，烛明随后。狼人怒目而视之时，苹儿自包裹中扔出一块把子肉，其香味当属狼之不可驭，狼遂接而食之，大喜。苹儿再扔红烧肉，狼亦食之，再肉包烤肠里脊之类，狼喜，竟人形消散，躺地翻肚皮而乞，面露谄媚。

然后此狼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重新站了起来，似乎是要带苹儿和烛明去个地方。苹儿烛明跟上，到地方，竟是一个巨大的水晶，就是它散发的侵蚀力。

苹儿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狼，烛明拿出酒葫芦就扔了出去，水晶瞬间被击碎，被击碎的水晶又变成了更多巨大的水晶，看来是要把他们包围起来的意思。这算什么意思，烛明继续操纵酒葫芦飞舞，新来一个打碎一个，至险境再度缩小，水晶全盘溶解，狼亦死去，饱食无憾。

但这次不同，虽然险境缩小了，可光线比最开始还更暗淡了。于是苹儿和烛明先行离开，择日再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3）——炽热之火烧险境

那晚上烛明和苹儿离开险境之后，窈窕和天机把风雅怡神先带回了水云间，其他人就近找了一个奶茶店坐了会儿。休息片刻，几人也将返回水云间，但却进不去。睛明这时发现，曦和胳膊上有过敏的痕迹，而这过敏之下，是那险境的侵蚀。

曦和本就容易过敏，因此一开始并未在意。现在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几人只得学烛明睛明，找棵树先睡去。

曦和也很强，这点侵蚀根本伤不了她，她根本不在意，躺树上就准备睡觉，但她躺下还未睡着之时，却听见一声声哭泣。她起身向下看去，是乐儿在哭，于是一跃而下，坐在了乐儿旁边。

曦和安慰乐儿说：“不用哭，这都不是问题。”

“这怎么可能不是问题。”乐儿哭着说。

曦和也不知该怎么说了，已经成为过孤儿的乐儿只是不想再失去任何人。

“既然这样……”烛明突然出现在两人身边，把她们吓了一跳，“既然这样我再去一次，趁着夜黑风高去偷袭它们。”

“我也要去！”乐儿说。

“好，一起。”烛明说。

两人将走之时，一声呼喊叫住了将行二人：“等一会儿！”然后一个身穿绿色裙子的女孩飞了过来，落在三人面前：“我和你们一起去。”

“你是……妮妮？”烛明说。

“对，我是妮妮。这片险境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简单了，我来为你们带路。”

“那就一起吧。”苹儿也跳了下来。

“我在这里照顾曦和姐姐。”睛明也跳下来说。

乐儿接过曦和的红缨枪，站在枪上在妮妮带领下和烛明苹儿一起飞进了险境。

这次几人没有落地，而是在妮妮带路之下一直在空中盘旋观察，因为险境已经两次缩小，很快几人就摸清了所剩险境的情况。于是妮妮带领众人俯冲下去，直奔那毛毛草草最多的枯木而去，快速掠过之下，烛明看清了那过敏源——是柳絮，带着侵蚀的柳絮。

其实到这里解毒之法就已经有了，几人可以立刻离开，但妮妮没有直接带烛明他们飞走，而是在这枯木之森中周旋。周旋的过程中，烛明超绝的路线感觉敏锐的发现刚才走过的地方已被枯藤拦截，也就是说，如果几人直接飞走，空中毫无障碍，枯藤齐上，难说全员撤离。

果然，枯藤开始主动袭来，妮妮带几人急转弯逃脱。捉拿不得，枯藤又甩出坚硬的叶片，几人灵活躲闪，成功脱险。

险境内妮妮带大家周旋的时候，曦和睛明那边善于奔跑的男孩迎迎又来了，听闻妮妮已经进去，他等也不等就要跑进险境。睛明问怎么了，迎迎说妮妮辫子牵扯心脏，然后就跑向险境。睛明感应到迎迎法力不强，她立刻给烛明他们千里传音。

险境里，经过多次的周旋，绝大多数枯藤已经被缠在树上，一条逃生之路已经打开。妮妮带大家飞去，可谁知一条绷紧的枯藤突然断裂，甩出了一片飞叶。乐儿立刻调整红缨枪的姿态，把叶子打飞别处，她打中了，但被打飞叶子又切断了另一条枯藤，飞出的枯藤重重的戳到妮妮的辫子上，令其直接心脏骤停昏过去。

睛明千里传音带来了妮妮辫子牵扯心脏的消息，烛明上前抱住妮妮稳稳落地。逃生之路已经不再安全，乐儿也落地，苹儿落地后直接划出一道火弧，切断了袭来的枯藤。但也只是切断，其末端速度之快，可瞬间熄火。苹儿继续划出火弧，可这根本没用，被切断的枯藤反而更加灵活。

乐儿见妮妮昏迷，苹儿苦战，又想起曦和受伤，一时绝望到极点，但极度的绝望催生了绝对的渴望，曦和认为时间已到，红缨枪骤然断裂，其中的法力融入乐儿，令乐儿获得了曦和的法力。

现在，乐儿可以像她的师父曦和那样处理现在的危险。只见乐儿变出一把新的红缨枪，然后冲到苹儿前面，以其灵活的枪花将枯藤缠在枪上，至枯藤缠的差不多，乐儿施展法力，枯藤着火。但这是险境，枯藤的湿气令其不易起火，又来不及烧炭，

苹儿加一把火，仍然不够。但是乐儿想到还有，只要把柳絮摇下来，其上面的湿气微不足道。

这时迎迎先几人一步冲了出来，一脚踹在树上，柳絮被迎迎的法力一震，飞的到处都是。乐儿立刻点火，一瞬间火海淹没了整片枯林，枯木尚在而干，枯藤已成灰烬，其灰掺以法力，可吸湿治过敏退侵蚀，曦和得救，险境再小。

曦和乐儿烛明睛明苹儿以及迎迎带妮妮回水云间疗伤。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4）——红蓝之火可破万险

水云间里，在无数优秀医生尽数参与之下，风雅和妮妮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至于那险境，几天来不见扩大，将其拔除指日可待。而这天，贝贝把大哥欢欢带来了水云间，欢欢说：“我可以帮你们破除最后那一层险境。”

于是乎，除了不会飞的毓秀抟鹏，水云间所有医生同苹儿一起，以及乐儿凝凝冰冰，还有怡神带着风雅，和贝贝他们五个一起来到险境之外。在险境之外，欢欢令其神圣之火五方齐聚，将最后的险境破掉。

在外面还隐隐约约能够看到险境的范围，欢欢说：“留下这一点，让我们能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嗯。”苹儿应声，然后和烛明飞进了险境。

风雅有些沮丧，如果自己能重新长出翅膀，就可以和师父一起了。怡神安慰她。

冰冰看着那险境，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凝凝问她怎么了，她说再看看。

烛明和苹儿飞进险境，直接来到了险境操纵者面前。操纵者们没躲，就明晃晃的在那里等着。一看是六位菩萨，冰冰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曾有一个小神，为了更强的法力跳下倒影深潭，他用尽力气终于完成了一次人为的深潭外溢，就是风雅怡神遇难那次。他为自己修了一尊宝座，接着形骸湮灭，而现在，那尊宝座已然属于六位菩萨，并且其体内拥有的深潭之力经过佛界法力同化，已经和原来大不相同。

“竟然是你们六个。”烛明说。

“拜见上仙。”六位菩萨行礼。

“搞出这般动静意欲何为？”烛明质问。

“倘若作为三世佛之胁侍，连烛明上仙都打不过，那可太丢人了。”势至菩萨说。

“护佑人间不利不丢人，打不过倒是丢人了。”苹儿说。

菩萨不说话。

“打不过烛明，你们觉得能打过我吗！”苹儿主动出击，接连数拳直往势至菩萨，其他菩萨欲要阻拦，被烛明截胡。苹儿放出红火，一道火弧便将势至菩萨打倒，然后以同样的战术再对付其他菩萨。

在两人看多打一的战术之下，六位菩萨毫无胜算可言。他们确实掌控了深潭之力，但深潭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力量只能增强到现在的地步了。于是在最后一个菩萨被打倒的同时，势至菩萨再次站起，释放了体内的险境之力，一时间险境再次明显了起来。

这一举动貌似是削弱自身，实则是利用环境交感让自己增强。其他菩萨也立刻站起释放险境侵蚀力，一时间险境再度危险起来。

文殊菩萨喊了一声，六个菩萨一跃而起，欲结果烛明苹儿。

苹儿烛明聚合红火蓝火。烛明说：“这招乐儿能接住，不代表你们也能接住！”然后红蓝之火齐发，一发冲天炮直接将菩萨们尽数打至濒死。

菩萨必然是能活最后一口气的，这最后一口气被其体内外溢的险境侵蚀力夺走了。菩萨，也形骸湮灭了。

可这外溢的险境侵蚀力，在不停使险境扩大，并且险境也越来越明显。苹儿不可能放任险境失控，他捧起的两手亮出明亮的红火，将险境侵蚀之力全都吸收进来，这也就意味着，他会成为侵蚀力的容器，必须将其限制住。

但很显然苹儿相信烛明能控制住自己，他也会控制体内的侵蚀力。场外的凝凝一眼看出不对，险境里面不只有侵蚀力，还藏着佛界的法力，她立刻飞了过去。

而险境里，如凝凝所料，苹儿压制不住掺杂了佛界无主法力的侵蚀力，他开始发疯般的向烛明发动攻击。烛明应接不暇，幸亏凝凝明铁飞来及时，把苹儿控制在了枯木之上。

“既然这样，看看我们谁的火更厉害吧。”烛明拳带蓝火冲过去，苹儿以最后的力量将红火摆在自己身前。两火碰撞，一场爆炸荡涤了险境。烛明被炸飞，好在凝凝冰冰空中接住，苹儿也飞了出去，风雅救苹儿心切，竟重新张开了翅膀。

被自己两个徒弟搀着回到了地面，苹儿别提多高兴了。

险境的事情彻底解决了，贝贝他们五个回家了。

苹儿师徒入住了水云间。

交汇的旅途
苹儿大舜如意和战神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5）——东海沟寻玉如意

险境破除有一段时间了。这早上乐儿来到晨练的地方，曦和跟她打招呼。

“师父——诶？怎么没看到烛明上仙啊？”乐儿问。

“在那儿呢。”曦和指了指远处。

乐儿转头看去，只见烛明和苹儿正在远处那座山头大战，一下子又飞去了另一座山头。

“他俩咋了？”乐儿问。

“贝贝昨天来说东海沟里发现了一把叕夙留下的龙之如意”，风雅走过来说，“师父跟上仙正比试到底谁去。”

“他俩打了一早上了还没分出胜负。”曦和说。

“天呐”，乐儿说，“下次咱们去看贝贝吧，不能光让人家往咱们这里跑啊。”

“大哥说去看贝贝还得办进京证，还是让贝贝来比较好。”曦和笑着说。

而那边，烛明和苹儿直到打累了也没分出个胜负，两人飞了回来。

曦和扔过来两瓶水，说到：“这个东海沟是只能一个人去吗？”

“按贝贝所说，东海沟很深很深，并且特别危险，上次她去的时候就很危险，最好就一个人去。”烛明说。

“上仙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乐儿说。

烛明一口水还没咽下去，停了一下，然后咽下水去说：“对诶，那把睛明一块儿叫上。”

这天上午，三个人一起跳下海水。他们先是去到海底，找到了贝贝说的鲸鱼行经之处，然后坐上鲸鱼，来到了阴森的东海沟。

这地方睛明都没来过，叕夙竟然能住在这里。只见三人每走一步都会有出现危险的可能，可能是火山喷发，也可能是地震，三人见状立刻游走，游进死胡同没了路，

睛明放出清水做了一个保护罩，巨石落下，保护罩保护三人从石堆里飞出，至此，三人才来到平坦的地方继续前行。

但眼看前面就没了路，几人无路可走之时，苹儿看到了一边石窟里的大灯鱼。他上前查看，那体型巨大的灯鱼还在睡觉，于是苹儿把灯鱼敲醒。这灯鱼竟然会说话，它睡眼惺忪的问：“谁啊？”

“你知道灵贶之前住在哪里吗？”苹儿问。

一听见灵贶，灯鱼瞬间醒来，大声说：“你说灵贶？！”

苹儿点头，然后灯鱼张开血盆大口。苹儿一巴掌扇过去让灯鱼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的灯鱼现出了人形，是一个八岁左右的小男孩，一个小胖子。烛明睛明走过来，烛明一看，又问到：“你认识贝贝吗？”

一听贝贝，小胖子瞬间哭了出来，他得有好多年没见到六哥跟贝贝了：“你们还认识贝贝，请带我去见她吧。”

“那你应该就是貔貅了吧。”烛明说，貔貅立刻点头。烛明继续说：“那你带我们去找龙之如意，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貔貅带三人来到了灵贶之前的住处，但这住处有保护罩罩着，根本无法进入。几人一筹莫展之际，苹儿一把将保护罩轰开。

四人进入灵贶住处，在客厅桌子上里找到了那龙之如意。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6）——探访大舜

水云间里，貔貅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凝凝，然后眨了眨眼。

凝凝看着貔貅也眨了眨眼。

然后貔貅一边搓着凝凝的头一边说：“你们说我老哥在她身上。”

冰冰飞一般的冲过来掐着貔貅的脖子就把他按在墙上，然后慢慢抬起头，眼神锐利的说：“不吃别在这扒拉！”

貔貅吓的连连点头，冰冰松手，貔貅直接坐倒在地上。

“貔貅！”贝贝的声音传来。

貔貅扭头看去，真的是贝贝，已经好高的贝贝。他立马跑过去跳起抱住贝贝，然后哭了出来。

“怎么貔貅这么多年都不长个儿？”烛明说。

貔貅又立马跳下来，擦干眼泪说：“笑话！我是神兽，孔夫子在世的时候我就活着了，我不需要长个儿。”

贝贝笑了出来，然后她看了看前面，说：“啊，是如意。”

“对”，睛明说，“这里面掺杂了别的法力。”

“别的法力？凝凝试试呢？”烛明说。

凝凝的驱动下，如意之龙四条腿齐全。

苹儿若有所思，他说：“要不让我也试试？”

奇妙的事情出现了，苹儿竟然也能驱动龙之如意，只是只有两条腿。

这就奇怪了，苹儿好像跟龙之九子没有关系，怎么能驱动龙之如意呢？贝贝思考了一下，然后问貔貅当初战胜天狼真君的之后发生了什么。

貔貅说，当时自己在天狼真君的遗迹上陪同变成石头的六哥灵贶，大概过了一年，一位神仙出现。他只是轻轻点了一下灵贶的头，竟令灵贶重新复活。后来貔貅和灵

夙就回到了东海沟，只是叕夙经常去人间，貔貅不愿出远门，就在东海沟看守叕夙的龙之如意，直到有一次，叕夙再没回来过。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神仙……极有可能就是重塑苹儿的那个。”烛明说。

烛明说的很有道理，因为苹儿能驱动龙之如意，那么这里面那掺杂的法力自然和苹儿的同出一源。可那神仙是谁呢？

“对呀……那神仙是谁呢？”貔貅也在回想，然后一边走一边回想，东海沟肯定没有这神仙信息，必须往前想，对付天狼真君的时候没有，那得再往前，一直往前到了孔夫子还活着的时候，他想起了孔夫子手边曾有一幅画，画的就是这神仙。

“那人叫……叫……笋？申？睡？”

“是叫舜吧。”烛明说。

“啊对，就是叫舜。”

“可这就不对了”，睛明说，“如果舜还活着的话，肯定人尽皆知，他又不需要像祝融那样藏起来。”

“那既然这样”，烛明说，“让我们去大舜祠看看吧。”

“哪里有大舜祠？”苹儿问。

“在宽厚里。”

于是烛明睛明苹儿凝凝冰冰贝贝貔貅一行人去大明湖边吃了晚饭，然后就往宽厚里走去。贝贝也是知道貔貅能吃，特地让烛明找了一个远点的地方吃饭，好让貔貅消化消化。一行人从护城河里西北走去了东南，到了宽厚里大舜祠。

谁都想不到这个商业街里竟然会有这么一座建筑。它虽然不大，但是里面尤其工整，保养的看不见一点儿灰尘。一行七人进去，分散开观看里面的布置，苹儿走进最里面的祠堂，大舜像慈祥的坐在里面。

“真的是您吗？”苹儿给陶像传音。可那只是陶像，一团泥土怎可能回应他呢？

苹儿略显失落，刚转头要走，一声琴弦又把他拉了回来。他又看去，那舜手下的琴也是陶的，可能是屋子里的音响吧，他离开了祠堂。

这里没有舜，一行人就要回去，贝贝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貔貅只能住在水云间。于是冰冰对贝贝说：“你留下。”

“我留下？”

“对，省得他不吃在那扒拉。”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7）——战神，死士

那次去大舜祠没有得到什么线索，这几天苹儿一直在查资料，但很可惜，他并没有查到有价值的信息。

貔貅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离开水云间后贝贝也回去了。

这天，本该考试的笑天和绪康考试取消了，于是这天上午，笑天和烛明去秋老诊所里帮忙。笑天最近压力山大，因为英语考试，两人干活的时候笑天还说自己焦虑考试。烛明说不妨让大舜给你静静心，笑天说哪里有大舜，你们不是也没找到吗？这时秋老说话了：“大舜？要不你们上千佛山看看，说不定真能碰到。”

“千佛山上有大舜？”烛明问。

“对呀，舜耕历山，历山不就是千佛山吗？”

有道理，趁着病号还没来，烛明和笑天先上了一趟千佛山。绪康在哪里？后来他们才知道绪康从昨晚十点睡到了今天十二点。

千佛山，虽然已经来了很多次，但到底还是没探测干净，毕竟弥勒佛在这里。可现在弥勒佛可不会轻易出现，前不久六位菩萨可是葬送在烛明和苹儿手中。既然不能问弥勒，那就自己找吧，两个人一下就从山脚飞到山上，又一下从这边飞到那边，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一些有关大舜的碑文。

两人看碑文的时候，苹儿突然出现在他俩身后，把他们吓了一跳。

“你咋来了？”烛明问。

“我发现有一个危险人物来到了这里。”苹儿说。

“危险人物？”笑天立刻警戒，但并没有发现危险。

烛明也警戒，苹儿趁机看了看碑文，碑文已经磨损严重，几乎看不出什么，只是“大舜”“临死”之类的。

那看来舜确实是死了，不是跟祝融那样苟且活着。失望之际，苹儿站起来，然后感应到危险靠近。他抓起略有懈怠的烛明笑天就跳往别处，然后刚才的位置，一股冲击波降下，把石碑砸碎，激起一地灰尘。

缓过神来的烛明大喊到：“什么人！”

灰尘散去，现出真身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人，那人说：“我的主人，乃是战神天狼真君，而我，是他的死士。”

“战神死士？有意思。”笑天摩拳擦掌往前走去，手中清水冰晶碎成五块往那死士飞去。死士躲避，躲开四块就要往前上，但笑天前四块只是虚招，最后一块才是真的，正好伤到了死士。

“战神死士也不过如此。”笑天对烛明和苹儿说。

而这时死士却发出一阵狂笑，然后他站起来说到：“等到主人复活的那一刻，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战神。”然后就飞走了。

“死士也就这样，还战神？”笑天说。

“他是不是说到了天狼真君？”烛明说。

这几天笑天在捣鼓考试，没大了解贝贝的故事。当初白鸽女神遇难天狼真君之后，是贝贝貔貅叕贲三人救回白鸽女神并合力将天狼真君封印，也就是在那场决战中，叕贲和十头蛇女同归于尽，变成了石头。

“那这么说的话，天狼真君的封印要被打开了？”笑天说。

“等我们再找贝贝问问吧”，烛明说，“先回诊所吧，别让老师等久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8）——复活战神的阴谋

这天最热的时候过去之后，烛明和睛明坐车来到了中山公园。车上，他俩探讨了天狼真君复活的事情。按贝贝所说，天狼真君是战争之神，只要战争意识抬头，他就有复活的可能。可是还有白鸽女神，她就是和平的化身，按说天狼真君要复活，白鸽女神自会出现，可据晶晶的搜索来看，并没有白鸽女神出现的迹象。

这很矛盾，两人想不太通，于是下车之后，他们就先进公园转了一会儿。这公园本该是老年人的聚集地，现在老年人没来，却依旧反常的聚集了一群初中生，一看就是小混混的那种。一个中学生撞到烛明身上，然后口出狂言，被烛明一巴掌哄睡了。

烛明睛明走上前去，那小广场竟然有一个游戏机，上面是巡航导弹炸人群的画面，每次导弹飞进人群，那帮小混混就会高喊又炸死一群鬼子。

“不对吧，鬼子不长这样，这人这画面怎么看都是中东那边的。”烛明说。

“是中东那边的。”睛明小声说，她刚才拿手机插进了游戏机的信号，发现这不是游戏，这是真的导弹画面。

烛明一句话令现场一片寂静，然后最前面那个小混混咳嗽了两声，走过来说：“你是在质疑我吗？我前天刚花了好几万零花钱从古董市场买到了战争证据。”然后把自己的证据摔在地上。

“不是，你这个证据绝对是趁着前两天下雨埋在地里然后今天才拿出来风干的，你这老旧程度都不如学校博物馆倾心保护的真迹。”烛明说。

“你敢说证据是假的？我花钱买证据，考试都不能加分，你说我买个假的干什么？！”小混混大叫。

“考试不给你加分，选举给你加分啊。”烛明说，“你说你一个学生，你不在学校学习你去逛古董市场，作业就那么少时间就那么多吗？而且好几万零花钱，中学生能有好几万零花钱？”

“你否认战争？”那小混混又扭曲的笑了起来。

“其实也好办，只要让你家仇人去委托文物鉴定员，让鉴定员开一份细致到任何一条出错都可以把自己送进监狱的鉴定报告，如果这样依然能鉴定这是真品，那这就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如果不是……我就不用说了。你敢不敢鉴定吧。”

烛明说完，小混混不敢说话了。

“如果证据都能造假，那鬼子以后就可以说你们造假成性凭什么让人相信你们的证据是真的。”然后烛明提高嗓音：“你敢不敢鉴定！”

小混混吓得逃跑了，其他小混混也四处逃窜，有几个往烛明睛明这里逃窜的，被烛明睛明几拳哄睡之后再也没小混混不长眼的往这里跑了。

“那那个游戏机，现出真身，别让我把你拆了！”烛明说。

游戏机后盖打开，战神死士现出真身。

“又是你。”烛明说。

“这就是战神死士？”睛明不可思议的说，这死士太弱了。

“这就是你复活天狼真君同时压制白鸽女神的手段吗？”烛明问。

“已经差不多了”，那死士说，然后转过身去，高喊到：“主人马上就要复活了！”然后一溜烟飞走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49）——先发制人消灭战神

烛明跟贝贝讲述了昨天中山公园的事情。

贝贝听闻，说到：“我还发现了几个侮辱运动员的群，可能也跟那个小妖有关。”

“自信点，那就是，冰冰已经线下真实过他们了。”烛明说。

“运动队……”

“真实过了。”

“奥委会……”

“也真实过了。”

贝贝叹了口气，然后说到：“现在的奥运会，更像是一场争权夺势争名夺利的游戏，那个小妖应该策划了好久了。”

“唉，小妖，昨天睛明也这么觉得，这死士太弱了。你有什么阻止天狼真君复活的办法吗？”

“……，我也没办法。”

“既然没办法，把天狼真君被封印的位置告诉我们，我们去先发制人。”烛明偏了一下摄像头，睛明和苹儿进入了屏幕。

按照贝贝发来详细地址，三人飞到了那原名叫骷髅岛的地方。当初天狼真君被封印的时候，这里盛开了无数鲜花，而现在，鲜花全都枯萎了，整个就是一副灾难般的样子。

看得出来，战神死士已经先一步回来过了，迎面走来的，是十头蛇女的妖怪，一个名为三头恶犬，另一个是独眼巨人，还有一头双牙豪猪。这几个妖怪根本不是问题，烛明睛明苹儿一人一个，三头恶犬被烛明脱臼颈椎，独眼巨人被睛明折断四肢，双牙豪猪被苹儿扒下猪皮。

接下来是更多的妖怪，但烛明他们不会恋战于这人海战术，于是烛明拿出酒葫芦，指挥其飞向妖怪群。再硬的妖怪，也不可能顶住重达千斤的酒葫芦精准攻击，只要它们丧失了运动能力，那就是一把火的事情。

烧尽妖怪之后，复活的十头蛇女走了出来，贝贝说过，她最麻烦的能力就是能把所有和她对视过的人变成石头，兕觥变成石头就是因为这。那既然不能看她，闭着眼就是了，用法力感应也行。用不着！苹儿一跃而起，在蛇女睁大眼睛的那一刻，把红火送进了她的眼睛。十头蛇女哀嚎着消解掉自己的肉体，其法力散开四面八方，启动了她设下的陷阱，苹儿被吸进了脚下现出的深渊。

现在大事不妙，苹儿遇险，蛇女还要跑，并且蛇女随便一个身体都可以用，她信心满满这次自己能逃掉，可下一刻，也是一股强大的吸力，将她的法力也尽数吸住，令其无法逃逸，而吸住她的，是烛明的酒葫芦。烛明继续施展法力，把蛇女之气全部吸进去，然后盖上酒葫芦的盖子，葫芦里瞬间燃起熊熊蓝火，把十头蛇女彻底抹除。

这时候睛明已经跳下深渊去救苹儿，烛明立刻向深渊扔下酒葫芦。而苹儿那里，四周已经没有了光芒，他闭上眼睛，但几秒钟后，他又下意识睁开眼，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全新的空间，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大舜。

“大舜。”苹儿说。

“啊”，大舜不好意思的说，“我只是继承大舜意志的造物罢了……”

“是你当初救了我吗？”苹儿问。

这问题打断了大舜准备好的稿子，他顿了一下，说到：“是我。也怪我，当时救兕觥的时候沾上了他的法力，那次在大舜祠没忍住看了你一眼，把那小妖引过来了。”

“你为什么当初救我的时候不让我见你呐？”

“避免你步入哪吒后尘，你不是都猜到了吗？”能见到大舜，苹儿很高兴。

“我的生命也快结束了，我最后再帮你一把吧。把手给我。”大舜伸出手去。

苹儿也伸出手，碰到大舜的那一刻，大舜的手变成了睛明的手把他的手抓住，拉他飞出深渊。他抬头一看，睛明另一只手正抓着烛明的酒葫芦，而烛明正在地面施法，让酒葫芦拉他们上来。

在深渊闭合的最后一刻，苹儿、睛明、酒葫芦一起飞了出来。

而深渊闭合，也就意味着战神破开了封印，重新掌控了骷髅岛。天狼真君破土而出，沉重的宝剑向烛明三人劈来。三人立刻躲避，正准备反击之时，一声龙啸划破长空。战神回头，一眼认出了龙之如意，他想像上次那样徒手把龙抓住，将如意劈碎，但这次操纵龙之如意的可是凝凝。战神一伸手，那就中了圈套，凝凝的明铁飞过去，先是打中战神手腕令其下意识放开了另一只手的剑，然后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将战神双手控制住。然后如意亮出更耀眼的金光，龙之九子列阵将战神包围，欢欢带队五福娃合力，与如意之龙从天而降，龙之九子施法，将天狼真君彻底消灭。最后貔貅泰山压顶，可惜晚了一步。

貔貅和贝贝看到灵贠，眼含泪水激动的跑上去，可现在的龙之九子还只是龙之如意的投影，没有实体，他们没法和灵贠拥抱。但灵贠看到他们两个，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后投影消失了。

“他们会回来的。”凝凝走过来说。

“他们绝对会回来的。”烛明睛明苹儿齐声说。

与我同行山海间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0）——寻月琴遇柳仙

中午头吃完饭睡觉之前，烛明突发奇想查一查资料，既然那天能用龙之如意把龙之九子投影出来，那应该有办法把他们重新复活。虽说这事情等凝凝长大了也能办到，但他还是想查查资料，结果这一盯电脑，就不想睡觉了。睛明刚躺床上，窈窕天机就跑了屋里来躺在了睛明身边。睛明问他们跑这里来干什么，窈窕说：“天机把床蹦塌了，他要跟你一起睡。不能只让他一个人跟你一起睡。”

“明明早睡觉啊。”烛明应了一声天机，就继续查资料了，等他终于舍得合上电脑，他们三个已经睡着了。

烛明刚打算起身上床，一眼就看到贝贝趴在窗口示意他出来。贝贝把他带到了彩虹湖，一个已经远离市区的公园。烛明走出小卖部，扔给贝贝一瓶运动饮料，贝贝一下接住，打开喝了一大口。烛明走上前去，问到：“这里真有让龙之九子复活的工具吗？”

“肯定有的，战神死士也来这里了。”

“哦？那看来有戏，动手吧。”烛明说完，贝贝变成鲤鱼游进了湖水，烛明则假装一个路人走在湖边。

而战神死士那边，他回骷髅岛确认天狼真君已死之后，愤怒的决定背水一战，主动暴露了先前发现的稀世月琴。他知道为了复活殒陨贝贝肯定会过来，所以他把月琴扔下湖水，自己则变成一条蛇潜伏在湖里。

这边贝贝正在寻找月琴的踪迹，忽然间感到水流流速不对劲，就立刻给烛明千里传音。烛明即刻行动，几步跑上了湖心最大的岛，一感应，果然发现了战神死士，他立刻聚合清水冰晶，然后手一挥，冰晶飞进了湖面，打的死士游的左摇右摆。湖水的变化帮助贝贝成功确定了战神死士的位置，她立刻绕路躲避。而好不容易躲开枪林弹雨的死士一下子找不到贝贝了，下意识觉得月琴已经被拿走，于是立刻往月琴那里游过去，又看到月琴没丢，知道自己上了当。

藏起来的贝贝现出人形就去抢月琴，可这次死士聪明了，他没有现出人形，反而是以蛇的身躯把贝贝捆住。烛明感应到了水下，立刻用法力驱动湖水，把贝贝往湖面推，眼看贝贝已经快上浮出湖面了，烛明准备跳下湖水，而就在这时，一只红色的凤凰先一步抓住了死士的蛇头，把他拽出水面，贝贝因此脱险。

那凤凰把蛇头按在沥青步道上，刚要去啄，死士就一命呜呼。然后烛明走过来，贝贝跳上岸，凤凰现出真身，竟是一个女孩，比烛明还高一点。

“火儿姐姐！”贝贝跑上去抱住火儿。

“贝贝！”火儿也抱住贝贝，“贝贝已经快和我一样高了。”

“嗯！我们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了。”

“这位是……”烛明说。

“啊，这是火儿姐姐。火儿姐姐，这是烛明上仙。”

“你好烛明上仙，我是灸炔的朋友。”

“啊，你好。对了，月琴还在下面是不是。”

“哦对，月琴，我现在去拿。”

“回来！”贝贝刚要去就被烛明拉住，随后一滴毒液飞过贝贝，几乎擦肩而过。

火儿见状，立刻往毒液飞来的方向甩出无数火羽，点燃了那片草丛，但仅仅一下子，就跟雨刷一样，火焰被刷灭了。

“我就说那死士怎么还没打就死了。”烛明说。

那老奶奶走了出来，和颜悦色中透着几分锐利：“你，就是现在的狐仙？”

“你是谁？”烛明问。

“老狐仙的旧友，柳仙。”然后柳仙拿出那稀世月琴。

“月琴！”贝贝喊。

“拿过来！”烛明也喊，然后拿出红缨枪就要去抢。

“给你可以，但我得考验考验你。”柳仙说完，一转身消失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1）——用膳中遇黄仙

柳仙消失之后烛明他们又在彩虹湖搜索了一番，确认柳仙已经离开了，三人坐地铁回了山师东路。下地铁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了，于是三人去到了山师北街的包子客坐了坐，顺便等着吃晚上饭。

烛明给睛明说了彩虹湖的事情，不一会儿，睛明带着那名叫瞳渊的女孩来到了包子客，后面再跟着貔貅。

貔貅见到火儿，也是非常高兴，一番介绍之后，他们说起了柳仙的事情。烛明并不知道黄岛狐仙还有这么个朋友，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么个神仙，但瞳渊对此很了解，她就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小狐仙啊。一听到柳仙两字，瞳渊就反应过来那是一条蛇。烛明说：“蛇精啊。”瞳渊回到：“那是神仙，不是妖精。”然后就讲起了动物修炼的一些事情。

按瞳渊所说，动物成仙很难，狐狸多点儿，其他的很少，可以说是断层式的少。狐狸之下有成仙的，黄鼠狼、刺猬、蛇、老鼠，分别是黄白柳灰四仙，其他的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柳仙走之前说过什么吗？”瞳渊问。

“她说要考验考验我。”烛明说。

“没有别的了？”瞳渊再问。

“确实没别的了。”烛明说。

“而且我看她好像没有敌意。”贝贝说。

“抢了叕厉老头的月琴，怎么可能没有敌意呢？”貔貅生气的说。

“她是抢走了月琴，但她的脸上更多的给人一种慈祥的感觉。”火儿说。

“那她还是狐仙的旧友，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她就是单纯想看看明明配不配的上黄岛狐仙的名号。”睛明说。

算了，等会儿再思考吧，已经饿了。烛明去买了好几个包子，貔貅掳走了一半，火儿也说貔貅虽然没长大，但饭量确实配得上貔貅这个名字。

也幸亏店里的粥是三元自助，不然平时吃包子都按锅来算的烛明睛明瞳渊应该也不大够。烛明打了一碗粥回来坐在了座位上，刚拿起一个包子把汤吸溜了出来，一个中年男人就现在了他的旁边，烛明扭头看他，他也看着烛明。正吃饭的几人都看过来，烛明没有犹豫，在男人要动手的时候一下把包子塞进了他的嘴里，还没吸溜干净的汤烫的他伸手去抠嘴里的包子，而刚把包子吐出来，烛明一手背扇过去把他扇晕了。

男人倒下后，大家都感应到有一股法力从男人身上跑了出来，附身到了出来查看情况的店员身上。店员被附身之后一拳就要挥过来，烛明把刚打的粥直接扣在了他的脸上，他几步踉跄后退也倒在了地上。

眼看那法力又要去附身另一个店员，烛明立刻凝结清水，将那法力困在了里面。然后那法力现出人形撑破了困住自己的容器，是一个老翁。另一个店员吓了一跳，瞳渊一眼看出这是黄仙。

“小狐狸还挺会看。”黄仙说。

“那你跟那老妪一样，也是来考验我的？”烛明说。

“哈哈哈哈，老狐仙可是几千年才成了一方民仙，既然她把狐仙之名传给了你这个毛头小子，我们自得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担得起这个名号。”黄仙说到。

“昂（婉转的），那这么说的话，下次我可要主动出击了。”烛明说。

“好小子！等着你！”黄仙扔给那个被吓到的店员一颗黄金，然后对她说：“给你了，保密。”

店员点了点头，也不害怕了。

黄仙走出了餐厅，不知去往了何处。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2）——逛商场遇白仙

这下午下了课，烛明打算跟睛明去西边的商场看看，顺便把饭吃了，但走在路上，烛明越看越觉得前面的两个人眼熟，于是嗨嗨嗨了一声。前面两人兰孙逐霜回过头来，说到：“妈呀，真巧。”

睛明往前一步跟她们打招呼，得知她们要进山师去吃饭，于是她和烛明立刻改变计划，一同加入了进军山师的队伍。可惜烛明的脸扫不开山师的闸门，不然他也天天来这里吃饭，还便宜。

吃完饭，兰孙回学校了，逐霜去收拾自己的东西，烛明睛明坐上车继续往商场去。在刘庄公交站，两人下车了，一下车就是一个商场，就连前面的广场也极其热闹。睛明还没来过这里，自己进去先看看了，烛明则走到了商场大门口一个摆摊买药的老妪这里。此时的老妪正被两人纠缠，说是在她这里买了助孕药半个月了还没怀上。

倒也不是女人在那里闹，一直都是男的在那里闹。烛明趁乱抽走了老妪的药方，上面赫然写着大剂量补中益气加少量川芎，于是烛明对男人厉声喝道：“你*凡圣粗话*生什么生！你那几斤几两够把孩子养好的吗！”

男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脸就阴沉下来，刚要张嘴还嘴，烛明就把掰好的蜜丸扔进了他的嘴里。男人一阵咳嗽，烛明有上去猛推他的下巴，让他把药丸咽了下去。

说实话这药丸够实在，比六味地黄还黑，男人一吃下去就开始双腿发软，然后控制不住的溢泻精气，也就几秒钟就坐倒在了地上。女人一看，焦急的上去查看男人的情况。烛明说：“快带他回去，错过这阵儿他得瘘一年。”

女人扶着男人走了，烛明最后喊到：“回去喝点儿粥！能多撑会儿！”老妪起身跟烛明道谢，烛明则说：“就不用伪装了吧，白仙老奶奶。”

“竟然能认出我来，不愧是老狐仙的继承者。那你跟我说说他们怀不上的原因吧。”

“这一看就是男的精气不行，然后还把你的药给女的吃了，就是觉得怀不上都是女的的问题。”

“那女人吃了我的药怎么没跟男人一样腿软呢？”

“女的也挺虚。”

白仙拍手叫好：“不错不错，老狐仙真是选对了。”

“弄完了？”睛明走了过来。

“弄完了。白仙给了我很高的评价。”

“哈哈哈。”白仙笑了出来。

“白仙奶奶好，你能跟我们讲讲你们的故事吗？”睛明问到。

“哎呀，我们吗？想当初老狐仙最早修炼成功，后来结交了我们。老狐仙那是厉害啊，成了一方之民仙，我们到现在还只是几个小仙。”

“什么小仙？”

瞳渊突然出现把烛明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刚来。”

小小年纪竟然就修炼成人形，白仙看到瞳渊眼睛直放光，她立刻支开烛明睛明自己和瞳渊聊了起来。

烛明睛明去逛街了，留出空间来给她们。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3）——搜龙洞遇灰仙

晴朗的一天，抚琴正在龙洞外围观察。一个影子闪过远处的山头，抚琴看清确实是要找的目标，立刻给烛明千里传音。

龙洞之内，烛明收到消息，他让毓秀抟鹏先在原地等待，自己往抚琴给的方位飞去。而那目标方位，灰仙老翁正在山头眺望，烛明从他背后飞过来，没有直接偷袭，反而故意暴露行踪。之所以这么做，因为灰仙是鼠仙，善打洞，故有沟通鬼界之神通，可以不用夜明珠就去往鬼界。

发现烛明飞来后，灰仙进入了鬼界，烛明夜明珠阴气加身也进入了鬼界，并且换了一条路去围堵灰仙。灰仙被拦截，又回到了人间，烛明也让夜明珠收回阴气，回到人间后，他位于一个山涧之中。灰仙觉得烛明刚回到人间，警惕性会下降，于是把巨石推下了山涧。烛明警惕性确实下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处理不了巨石，他抬手就是一拳，巨石碎成了无数小石头。

至此灰仙的位置也暴露了，烛明飞上去，一脚把他踢飞出龙洞地界，然后自己立刻飞出去追击。而灰仙落地后，直接变成老鼠打洞逃跑了，烛明落地后，亮出蓝火就要往洞里打，让蓝火顺着洞烧过去追踪灰仙，但刚要打火，前面地面出现了一个坑，瞳渊探出了头，会打洞的又不只有灰仙。

那边灰仙钻出地道，和黄仙白仙柳仙成功会合，刚喘了一口气，几人就感到地下异样。黄仙灰仙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立刻出拳迎击，烛明用法力炸开地面跳了出来，同时左手接右边右手接左边接住了两仙的攻击，然后大喊一声：“我*凡圣粗话*来了！”一旋身把两仙扔飞摔到一边石壁上。柳仙射来毒液，烛明一挥手，不但毒液被蓝火烧没了，柳仙自己都被逼退几分。而柳仙出手的时候白仙也扔出了自己的迷魂药，药粉已经顺着风向飞到了烛明这里，不过很可惜被烛明用清水收集起来了。

第一回合结束，烛明伸手拉了地下的瞳渊一把。四仙也重新做好了准备，黄仙喊一句：“你们两个一起！”四仙又再度攻来。黄仙一个飞腿过来，烛明撑了瞳渊一下，瞳渊一个飞腿把黄仙踢了下来。柳仙现出蛇形，游走间一跃而起往烛明咬过来，被烛明一偏身从后面抓住蛇头扔飞好远，柳仙都来不及缠他。而灰仙跑上来抱着烛明的腰就要摔倒他，烛明扭他耳朵，他疼的放开了手，烛明又去抓住他的手，然后原地旋转，几下子就把他转晕了，再把他往白仙方向扔去。白仙一把拨开飞来的灰仙，

再一甩袖子，无数尖刺从袖子里飞了出来。瞳渊立刻变成小狐狸，烛明跑去把她抱起再一急转弯躲避尖刺，正好往白仙那里跑去。

站起来的黄仙跑到白仙前面，打算趁烛明躲刺再来一招，烛明一个瞬移直接把黄仙撞飞，连带着白仙一起飞到了后面的石壁上。

柳仙和灰仙跑过来要继续攻击，可只听天上一声“阿弥陀佛”，两人就停下了。而这时睛明和菩提老祖也来到了这里，火儿驮着贝贝凝凝冰冰貔貅也飞了过来。

那阿弥陀佛是谁喊的？自是那斗战胜佛孙行者。只见孙行者缓缓落地，四仙行礼，然后孙行者道：“你看看你们几个，年龄不小了玩儿心倒挺大，还不把东西……”

“泼猴，还不来见师父。”菩提说。

孙行者立刻过来给菩提行礼：“师父！”

柳仙把月琴给了凝凝。

“啊哈哈哈，原来你就是那睛明丫头啊，可否容许小神与你切磋两下。”

睛明同意了。

“好嘞，小神先去一步。”随即孙行者消失了。

睛明一打响指，地面一个爆炸直接把变小的孙行者炸了出来。

看那边玩的挺好，凝凝弹奏起了月琴，一曲《赛马》令其得以聚法力而成龙之九子之形。曲毕，投影瞬间成为实体，龙之九子回来了。

贝贝貔貅火儿跑去抱住了狻猊，凝凝也跑去抱住了囚牛。

今天没有人掉眼泪。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4）——游古城遇行棋

本来是前一天晚上烛明毓秀抟鹏商量好要第二天去龙洞，但第二天早上，烛明按时醒了，毓秀却没醒，抟鹏醒了又睡了，再醒来已经晚了，他直呼“不好”，但一看消息毓秀也刚醒，又睡了过去。

两个人都没醒，毓秀直言今天不是上山的好日子。烛明很无语，让她不要找借口。毓秀醒了以后先去弄了自己的跑步任务，然后才问烛明换个地方行不行。跑步完了才商量，这么长时间龙洞应该是爬不完了。这貌似已经不是在商量了，烛明再次无语，但只得同意，现在的目标是英雄山。

又耽误了一会儿，毓秀这才出发，烛明叫起抟鹏去地铁站等毓秀。而在毓秀到来的时候，烛明一个眼滑给她指错了出口，毓秀又重新下地道走过来三人才见面。

此时已经中午十一点了，三人商量去哪里，最后决定去明水古城。于是又坐了两个小时的地铁加公交，三人终于到了地方。毓秀痛觉敏感不能吃辣，路上买的热饼都在游客中心吃了好一会儿。

终于，三人进了古城。此时的古城已经修的差不多了，终极摄影师抟鹏拍下了无数优美的照片。古城里，百脉泉依旧咕嘟，墨泉依旧奔涌，梅花泉还是灵动如此。

一番游览，至下午四点，三人准备离去。烛明带领一路南行，准备从南门离开，可南边还没修好，烛明就先去探路，让他俩先在这里等候一会儿。

烛明探路前去后，毓秀抟鹏看到了一个石碑，上面赞颂着一个人丰功伟绩，每个事情都写的很简略，但打眼一看却密密麻麻，有三百件？五百件？还得更多，那么他救下的人更得更多。

可惜天意弄人，这个英雄三十四岁就去世了。毓秀看了，说出一句：“他干涉了太多人的因果。”抟鹏看的细，说到：“他有些观点也说的不对。”

等烛明探路回来，一眼望去毓秀抟鹏正在血战中被压制，他立刻飞过去解围。

要说这是怎么回事，这得回到五年之前了。当时南海边上出现了一位勇士，他以一身法力消灭了海里的怪物，平定了即将出现的水患，而他从海里走回岸上，见到了那年仅三岁名为行棋的女孩。行棋不知道勇士去海底做了什么，但她知道勇士保护了这片土地。

行棋没有亲人，她能活下来完全是靠大家手把手接力一般的接济。那天之后，勇士就投身人间去救人了，行棋从大家口传之中了解了勇士的事情。一年后，勇士悄无声息的再次来到这里，可竟有一人迎接他，正是行棋。

勇士接过了接力棒，行棋跟着勇士如扁鹊行医一般走遍了好多地方。她亲眼见证了一位义士曾以硬实力亲自涉险救人，曾广告坏人的阴谋告知大家真相，甚至曾令以伦理为武器却德不配位之人彻彻底底的绝望。四年来，行棋将勇士的事迹一一记录，无数次的下笔令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法力。

至此，勇士欣然赴死，独自去挑战那培育深海恶兽的句芒。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勇士的尸体被潮水推到岸上。

在行棋悲痛之际，怡神来到她的身边，向她讲述了烛明上仙的故事。行棋问她如何才能请到烛明上仙，怡神则说：“师父说了，要想请烛明上仙出山，必须给他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以从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那里得到。”

于是八岁的行棋来到济南。按照怡神的说法，行棋先是控制了一个女人当自己的母亲，以抑郁为由找毓秀看病，她把自己这些年的见闻转化成了自己的病历，一窝蜂的输出给毓秀。毓秀虽然是一个医学生，但她一向回避令自己产生负面情绪的东西，包括患者的倾诉，所以现在她根本无法共情行棋的讲述，甚至感到厌烦。她把行棋推给了抟鹏，可在抟鹏那里，所有的治疗在针对行棋自己，抟鹏根本不处理家属的问题。可不处理家属怎么可能治好小孩呢？所以行棋依旧将自己这几年的见闻输出给了抟鹏，抟鹏战线被拉长，幸亏是又推给了烛明，否则差点惹上了一个收钱不治病的名声。

抟鹏因为事情多，忘了跟烛明说行棋的事情。而行棋得知他们三个今天要来明水古城，大中午头就刻好了石碑，她也早就想刻了。于是在抟鹏说出那句“有些观点说的不对”的时候，她站了出来，质问到：“所以你的第一反应是他有些观点不对，而不是他救了多少人。”

毓秀抟鹏看到行棋很诧异，而在他们诧异的时候，行棋又质问毓秀：“他为了救人愿意干涉别人的因果，那你愿意为了给他续命干涉他的因果吗？”

“我们就是不能随便干涉他人的因果啊，你怎么能保证……”抟鹏还没说完，行棋又质问他：“一个不愿意对家属开刀的医生有什么资格谈因果！”抟鹏回答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病是你的，外人不是能轻易改变的。”

“所以你把疾病归因于我，是因为外人改变不了。”行棋说完冷笑一声，接着说到：“我就问你，不治疗家属可以治好患者，你自己相信吗？”

抟鹏飞速思考，但行棋不给他思考的机会：“原来所谓的归因，是在向自己的无能妥协。”然后一蹬地就飞了过来，把抟鹏撞飞数十米。

抟鹏被撞飞，但并没有倒，行棋驱动法力攻击毓秀，毓秀根本无法招架，然后她佯装要再次全力攻击毓秀，抟鹏快步跑了过来挡在毓秀前面。可行棋根本没发动攻击，在抟鹏回头的时候，行棋才自空中俯冲下来，把抟鹏打倒。抟鹏立刻站起来去阻止行棋攻击毓秀，又被行棋俯冲击倒。毓秀要反击，可她都不会飞，根本不知道空中能有什么轨迹，一下也打不到，倒是抟鹏阻击行棋又挨了一下。

上次和苹儿就吃了不会飞的亏，这次对方只是一个八岁的小孩，他们还是无能为力。情急之下，抟鹏大喊：“老灯！”

烛明飞过来顶住了行棋的攻击，行棋看烛明现身也停止了进攻。这个理由烛明是无法推辞的，当然他也不想推辞，行棋也算是义士的女儿。

既然这样，先回水云间吧，行棋也来。毓秀抟鹏反对，烛明说：“你俩怕啥？不是还有我吗？”也就这样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5）——过古城遇月夜

水云间里，毓秀抟鹏坐在海边，惬意，又有些闷闷不乐。

“她怎么会找上我们呢？”毓秀说。

“可能……”抟鹏也可能不出来。

苹儿正吃着从外面买的炒货路过这里，他停下看了毓秀抟鹏一眼。抟鹏回头看见了他，毓秀也回头，苹儿扭头走了。

“好好好。”抟鹏说。

而水云间外，烛明正坐在某处吃零食，孙行者火急火燎的跑过来，抓住烛明的衣领就说：“快带我去你们的地盘儿。”烛明则说：“你*凡圣粗话*知道那是我们的地盘还去，你个泼猴。”同时猛推了一把孙行者。孙行者发怒道：“你又不是我师父，竟敢叫我‘泼猴’！”然后拿出金箍棒就往烛明劈来。烛明拿出红缨枪迎击，几个回合下来，孙行者丝毫不能占据优势，于是他边打边说：“我打不过睛明，我还打不过你了。”然后第一回合结束，烛明说到：“你还真没打过睛明。”孙行者“啊呀呀”的又冲了上来，两人正打的尽兴，行棋走了过来。孙行者看到行棋都不打了，立刻收起金箍棒俯身跑到她身前。

孙行者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行棋摇头。孙行者又抹了一下脸露出了猴脸：“现在呢？”看行棋认出了自己，他也笑了，再抹回去把猴脸收了回去。他问行棋：“你是不是之前跟着一个毛头小子？不对不对，你应该叫哥哥或者叔叔。”行棋点头。孙行者接着说：“那就对了。那小子是我的徒弟，只可惜他没有慧根，成才比沉香还晚。跟我走吧，我教你七十二变，保证你把句芒打的屁滚尿流。”然后拉着行棋的胳膊就要走。凝凝拉住行棋的另一只胳膊不让她走：“不行！行棋要跟我学控制金属！”孙行者回头一看，说到：“这谁家小孩儿！别在这儿捣乱！”凝凝说：“不行！”然后手一甩，手腕的明铁往孙行者脑门飞出去。

孙行者松手去挡明铁，却被砸的手腕生疼，见明铁又飞过来，他拿出金箍棒就去挡。他想把明铁打回去，但这铁飞的又快又有劲，于是他转变思路，一口火吐了出去，明铁立刻抽成丝线，被烧断的那一刻借助离心力更快的绑住了孙行者。孙行者挣扎了几下最终放弃，说到：“我投降，行棋是你的了。”

行棋和凝凝开心的抱在一起，然后回水云间去了。烛明则把剩下的几包零食给了孙行者，自己去别处赴约了。

其实抟鹏藏书阁里上网的资料里，有关句芒的资料挺多，可所有的资料都指明上古之神句芒是个好神，是春神木神，是生命之神，根本不同于共工和祝融，所以压根儿找不到有关句芒的交手记录。而在餐厅里，烛明逐霜紫晶三人说起了毓秀抟鹏的事情。逐霜一开始听到毓秀的说法眼前一亮，可又一想到行棋一个小孩听了都不满意，又不亮了。紫晶也想到了行棋不满意，但她觉得抟鹏的说法没有问题，逐霜也觉得没有问题，毕竟好人也会有不好的地方。烛明说：“你俩又不信因果，就别掺和了。”

紫晶的眼光是非常好的，这个饭店好的不得了。吃完饭三人去古城走了一趟，对紫晶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趟，因为她要去威海准备考试了。所以本来说八点半就往回走，她愣是跟逐霜一直到九点才坐上车回学校。

烛明和紫晶的车先来，两人先上了车，而后逐霜再上了她的车。车上，紫晶小睡了一觉，烛明经过思考，决定亲自去南海收取第一手资料。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6）——南海边战句芒

烛明长途跋涉来到南海边，仅仅稍作休息就悄悄飞上一艘船。他藏在船上，静待船只深入南海，终于在海上某处，他摸起一个望远镜看到了句芒。

烛明起身飞了出去，而那边的句芒也感应到有人飞来，他细细感应。然后烛明飞来，如流星一般一拳打来。

句芒接下这一拳，两人在海上激烈交锋，碰撞的法力切出一浪又一浪。然后第一回合结束，烛明质问：“为什么要令巨兽为祸！”

句芒则说：“吾乃木神春神，生之神，作何不可，就是现在取你余寿又有何难？”

烛明再飞上来，句芒继续应战，海上雷火冲天，其响如万马奔腾。烛明完全相信法力感应，确认不会出现海天倒置的事情，然后在和句芒对冲最后一次法力后借力飞回了海边。

恰好此时，睛明发来消息，问情况如何。烛明回应：“来吧，不用收集资料了。”

睛明凝凝行棋经由秘庭来到南海边和烛明会合。几人正商量杀进南海的时候，句芒竟然也飞了过来。他俯视地面四人，然后句芒落地，说到：“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厉害。”然后一蹬地冲向烛明，烛明立刻摆好架势，却依旧被顶退接近百米。睛明也冲上来，趁句芒刚好撞到烛明力量还没收回来的时候又把句芒撞去一边。句芒同样没有摔倒，并且令周身树木疯长，以掩护自己偷袭。凝凝抽铁成丝，令其穿插于树木之间，而后再一收紧，铁丝将树木瞬间切断，句芒无处遁形。

行棋抓住机会，一甩手飞出手腕的铁环。句芒徒手把那飞铁打去别处，又往行棋冲过来。行棋操纵那飞铁杀了一个回马枪，捆起句芒两手让他摔了第一个跟头。

句芒立刻站起来挣脱断飞铁，烛明趁机一个大跳一枪劈下，句芒伸手去防，又被刚折断的飞铁把手圈住别开，他伸另一只，又被凝凝的明铁打中手腕别开，于是他一脚踢上来把烛明踢飞，这才有了喘息的时机。他徒手折断了行棋的飞铁，然后用法力接住了睛明的飞踢，再一砸地令地面长出藤蔓控制住行棋，自己往陆地方向飞去。

凝凝的明铁刚飞去斩断束缚行棋的藤蔓，行棋就飞去追击句芒。凝凝也要去追，却被句芒肆意生长的植物拦住。或者说整个这一片都已经被肆意生长的植物吞没了，刚刚的小树顷刻变成了参天大树。行棋一个快速略过把句芒打了下来，但句芒没有

摔倒，反而顺势半蹲在地令两片锋利的叶子飞了出去。等正俯冲下来的行棋发现这两片薄薄的叶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她只能抬手用手腕上的铁环勉强挡开，而她的飞行轨迹已经乱掉，甚至触地的时候都摇摇晃晃，等她站稳，一支木箭射中了她的肩膀，她强忍疼痛趴在地上。

句芒走过去一把把箭拔了出来，剧烈的疼痛让行棋终于发出惨叫，接着是痛苦和悲伤，她终究也是无法打败句芒，然后她哭了出来。“你还不行。”句芒留下了这四个字，然后转身就走。行棋擦了擦眼泪，她一睁眼，看到的竟是当年的那个铁匠铺。她忍着肩膀的疼痛站了起来，走进了这个已经好多年不打火了的铁匠铺，句芒亲眼看着行棋于烈火中对自己的飞铁进行千百次捶打，伴随着最后一次锤头落下，行棋的伤已经愈合，精良的飞铁横空出世。

那边烛明三人用尽了各种办法，终于在层层屏障中开出一条路来。一进来，他们远远就看到行棋和句芒在空中激战，并且此时的句芒正被行棋彻底压制。他们立刻飞去，飞到那里的同时，行棋的飞铁打在了句芒的脖子上，将其彻底击倒，然后疯狂生长的植物枯萎了，重新生出了新苗。

该结束了，烛明拿出红缨枪，可刚要往句芒走去，一股强劲的妖风就从海上吹了过来。大家诧异之际，句芒说出了真相，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台风，登陆之时，吕梁亦将再次为之倾倒。

“唯有至少胜于我者，方有可能御其台风。汝等三人，及名为行棋的义士之女，且以吾血，尽护天下苍生！”

说罢，句芒撕开衣服，毫无保留的施展自己的法力，行棋与凝凝睛明烛明全力应战。身为上古之神，句芒如初升之阳，壮丽而涌动不息，蓝火清水水火交加，可重破之，而不可绝之，唯克木者金也，飞铁明铁可也。故烛明睛明为之约束，以助行棋凝凝进攻，然句芒实力足矣，终有一刻烛明睛明约束不得，而后只听一声“阿弥陀佛”，句芒深陷其地，瞳渊与黄白柳灰四仙合力，令其脚扎根，叕夙贝贝貔貅火儿一同，以凝凝飞出之明铁为载体，肃革之力毕具，行棋飞铁撞去，与明铁合而为一，金之肃革从天而降，终胜句芒。

以其生长之法力，南海之边植被再度茂密，坚不可摧，故削台风风力，护人间之周全。

梦里，句芒惬意的闭着眼睛，感慨自己终于能退休了。“你不能。”烛明的声音传来，然后自己被电醒。睁眼后，他看到烛明，再往旁边一看，行棋面带微笑也看着自己。然后行棋往外喊了一声：“大圣！他醒了！”

“啊呀呀呀呀！我要教训那个伤我徒弟的坏蛋！”

“我们先出去了。”行棋说。

至此，句芒的事情告一段落了，他和大圣一定会相谈甚欢。

携你同上九重天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7）——行棋的朋友可望

句芒的危机解决之后，某日，烛明和孙行者正在举杯对饮，行棋凝凝在树林里捉蝴蝶。

孙行者不停赞叹这人间的奶茶真是妙哉，一片祥和之景。然后树林某处，一个女孩的声音传来：“行棋。”

烛明和行者听到了这句弱弱的呼唤，行棋和凝凝也听到了。于是烛明行者走进树林，行棋凝凝过去查看情况，行棋大吃一惊，真的是她小时候的朋友——可望。

可望和行棋同一年出生，只不过可望不是孤儿，行棋随义士离开时，可望和她父母还去送别了。可现在，可望浑身是土，竟然一个人流落到济南来了。

见到行棋，可望喜极而泣，抱着她放声大哭。行者一吹风，吹去了可望身上的尘土，在手一抓，以溪水洗去可望脸上手上的灰尘，然后说到：“别哭了小孩儿，你是行棋的朋友吧，跟我们说你怎么来这里了。”

当年行棋离开之后，也就不久，可望就被人贩子抓走卖到了别处，她想尽办法逃离，但每次失败都被打的浑身是伤，直到无意间看见父母丧生事故的照片，她放弃了。几天前，她回想起了父母，在院子里哭了出来，哭声引来了买家和他母亲，两人大喊：“哭哭哭，哭什么哭！你这辈子只能是我们家儿子的媳妇！”然后他们走出屋子，气势汹汹的往可望走来。而这时，一个神秘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一抬手就将两人结果，可望站起来看着眼前的神秘人，神秘人也转过身来。

神秘人详细的问了可望的经历，确认她是被从南海边拐卖过来的之后就走了，而自由的可望则往济南走来寻找行棋。

“停停停”，大圣打断了可望，“你怎么知道行棋在这里？”

可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本能觉得行棋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烛明问。可望摇头。烛明又问：“你在路上没迷过路？”可望点头。

“方向一直没乱？”可望再点头。

行者立刻展开火眼金睛，发现可望身上果然有一股法力。收起火眼金睛之后，烛明也感受到了法力的存在。

“那小子想的还挺周全。”行者说。

“不对，这是谁的法力？”烛明说。

孙行者又仔细感受了一下，竟和那灭世台风有异曲同工之感。

烛明问可望她走了多久，然后打开地图一算，这不是齐河那片吗？那既然这样，不如重回齐河吧，只不过这次不是可望一人。

这是烛明第一次去齐河，几人落脚点选在了大清河边齐州塔，也没有别的原因，纯粹只是烛明在网上看到过。可望很聪慧，只是教了几句话就学会了飞，到齐州塔的时候已经能和行棋飞的一样好了。

可离那塔很近的时候，烛明远远看到塔顶有人坐着，于是五人落在塔西。塔顶之人见可望带着同有法力之人到来，从塔顶跳了下来。

“是他，就是他救的我。”可望说。

然后孙行者上前一步，说到：“你救人，我感谢你，但小子你造台风可就不地道了。”

“这不那个猴吗。”那人说。

“嘿！你*石猴粗话*……”

“敢问尊姓大名？”烛明说。

“在下玄冥，水神冬神随你们叫。”

“水神？水神不是共工吗？”凝凝说。

“那小子抢了我的法力，他被打死了法力才回到我身上，我还得谢谢打死水神那人。”

“既然你要谢我，那就告诉我为什么要制造台风。”烛明说。

玄冥停了一下，然后说：“你们不觉得那人贩子该死吗？”

“对！该死！”可望说。

确实大家都觉得该死，不对，造那么大台风干嘛，又不是谁都该死。

“你们不认可？”不等给出答复，玄冥操纵大清河水掀起巨浪打来。情急之下，可望竟然用法力抬起一座土墙，直接把巨浪连根折断。

玄冥见状满意的走了。

孙行者本想去追，但一看可望如此聪慧，又立马过来巴结：“我教你御土之术怎么样？”

“不行！御土之术叕戾更厉害，瞳渊姐姐就是跟叕戾学的。”凝凝说。

“嘿！你……你……我一定要让沉香那小子把你们打个落花流水！”

烛明凝凝行棋带可望回了水云间。

孙行者去找沉香魔鬼训练。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8）——搬山御土之术

从齐河回到水云间后，可望和行棋住在一起。次日早上，可望见到了来到水云间的灵贞。在水云间住下了的瞳渊坐在旁边，灵贞笑着捋着胡子，说到：“这御土之术学好，搬起一座山不成问题，但学起来可不容易啊。”可望说：“我愿意学。”灵贞笑了，开始教可望和瞳渊。

几天来灵贞教的非常细致，可望已经能轻易搬起一座小山，瞳渊则不注重搬山，她注重战斗的灵活位移，土遁和打洞练的好。

所以这天烛明曦和去二附院探查情况的时候，孙行者带着徒弟刘沉香来挑战烛明，准确来说是要让沉香挑战可望。沉香一看师父让自己挑战可望行棋两个小孩，脸都绿了，再一问，是挑战一个小孩，更无语了，直言“你们四个一起吧”。

“我一个人来。”可望说。

“诶！好小子！徒儿，快去。”孙行者说。

曦和问烛明：“这真的行吗？”

“不要紧，不是还有咱们吗？”烛明说。

可望上前两步，然后驱动法力，一个石柱自沉香脚下升起，沉香往旁边一躲，孙行者跳到楼上去观战。沉香往前跑来，可望又切断石柱基底，把石柱拉了过来，沉香被前后夹击，只得往旁边大跳一躲。可望往沉香打破移来的石柱，一块大石头飞向沉香，沉香拿出开山斧劈开大石脱险。

行者在楼顶拍手叫好。

沉香又一斧劈来，可望立刻躲开往南边几座山那里飞去，这一斧劈空却把地面劈开一道裂缝，然后沉香也飞了过去。

烛明拍了拍行棋让她去看着，行棋也飞过去，然后行者跳下来，跟烛明说了自己前一日跟句芒亲切友好的交谈。

旅游路的上空，可望令周围山上的土石飞向沉香，沉香一一劈开，同时也令尘土弥漫了视野。可望抓住机会，搬起一座小丘就放了下来，沉香蓄力一斧子劈开了头顶的小丘，但他没有衔接下一招，被另一座小山压住。

啊，不是压在了旅游路上。行棋看可望赢了，飞下来和她抱在一起，行者见沉香输了，扶着额头叹气，说“这小子还得再练”。

孙行者这次带来了一个消息，关于玄冥的。据句芒所说，玄冥其实不是个坏人，并且他嫉恶如仇，只是自己的力量经常失控……其实每次大动干戈都会失控。他当时是预料到了玄冥会搞出台风，现在那人贩子已经被他干掉了，但不好说会不会有其他人惹怒玄冥。

那其实一切都说通了，玄冥是水神，却给了可望操作土地的力量，这应该也是他的计划了。

可望行棋回来之后，四个人去旁边民族大街吃饭去了。孙行者和沉香去别的地方了，大概是去买奶茶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59）——给玄冥一个理由

这个端午终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端午，端午过后，曦和紫晶青禾抟鹏兆宏将开始实习。紫晶去了威海，青禾去了烟台，兆宏只能留在济南，而曦和抟鹏以自己的硬实力留在了济南。

于是端午的前两天，烛明毓秀抟鹏来到了济南火车站，他们需要寻找一个让玄冥出手的理由。其实毓秀抟鹏一开始并不想来，烛明也发现了，于是问到：“你们不会被苹儿和行棋打怕了吧。”

怕倒是不至于，但确实是有些不悦。

烛明又说：“其实你们不必改变自己的想法，不是还有我吗？”

“你应该也不认同吧？”毓秀说。抟鹏没问，他知道烛明不认同他们。

“我觉得以我的实力总有一天会让你们认可我。”

于是今天三个人来到了济南火车站，就在这里蹲点找那个理由。他们蹲了一个小时终于等到了一个理由，在车站出站口，一个男人被一男一女两个应该是乘务员的人给纠缠住了，烛明他们慢慢走上前去，渐渐听清了他们的对话：

“先生，您必须留下身份信息。”

“我只是在车上给他做了个心肺复苏，为什么一定要我的信息？”

“这是流程，您要是不留下的话，我们现在就报警请您去做笔录。”

“你们什么理由就报警，我就下了你们就不报警了？”

到这里基本事情已经清楚了，男人是一个医生，在车上估计是列车长广播找医生，他去了，现在被纠缠。

于是烛明走上去，喊到：“你们小点儿声！”

三个人吓了一跳不说话了。

烛明问医生：“你的注册地是哪里？”

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是山西。

“你是在山东实施的心肺复苏吗？”

医生点头。

然后烛明又问列车员：“你们给人家诊费了没有？”然后转头看着医生说：“我认得你，你一个号两千块钱是不是？”

一听诊费，两个列车员开始语无伦次，一直“紧急紧急”“人命关天”的。烛明打断了他们，然后说到：“医师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如果你们没给诊费，那怎么能算作是医疗活动，又何谈非法行医。并且他是山西的医生，他在山东都不是医生，你们又没给诊费，何来医疗一说。这顶多算是我知道我去看看，就算是没上过高中，刷个视频也能学会心肺复苏。这叫见义勇为。所以给钱！两千！一分不能少！”

显然两个列车员一时间没了理由，他们女的留下拖着医生，男的进了站不知去干什么。几分钟后，男的出来了，带着一张手写盖章的最美白衣天使奖状。烛明一见，又说到：“我们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没有收诊费，这不属于医疗活动，你那个白衣天使奖状想干啥！”然后拿出红缨枪就把奖状劈碎。

女列车员看烛明凭空变出一把红缨枪，吓的揉了揉眼睛，男列车员只觉得自己被冒犯，恶狠狠的瞪着烛明。烛明拿红缨枪后把戳他天突，把他戳退几步然后戳倒，然后指着他喊：“你那死鱼眼瞪什么瞪！就你会瞪怎么着！”

男乘务员倒地上还在那里瞪，烛明一后把扇在他脸上，这乘务员竟然还在地上捂着脸一动不动了。烛明警告他不要在医生面前装病，然后拿红缨枪后把戳他阳陵泉那块儿，几秒钟他就受不了开始疼的大叫，最后只能站起来。

烛明最后跟那男列车员说：“知道会挨打，就让你上司过来，别人家让你来当炮灰你还兴高采烈的给人家数钱！”

说完烛明就走了，没有留名。医生也走了。两个列车员去见他们上司，自然是被狠狠的骂了一顿。可那上司脏字连篇，一下子让男列车员认可了烛明的话，于是他跟上司扭打起来，把上司腓总神经打坏了。

然后两个列车员被带走调查，那上司被送去了齐鲁医院，想必不久后玄冥闻着味就来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0）——压制玄冥

这个下午暗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准备，玄冥来取那腓总神经上司的性命。他将黄河之水引来大明湖，大明湖水溢满，淹了几条街，然后他以大明湖水形成一团巨大的风暴，浩浩荡荡往齐鲁医院过来，沿路的泉城广场趵突泉等都遭了殃，多亏趵突黑虎两位真君才没有太厉害的后果。

此时烛明逐霜曦和正坐在春饼店里等着上菜，感应到玄冥到来，烛明给行棋千里传音，行棋可望飞到齐鲁医院楼顶，看着远处巨大的风暴，两人不觉发出了感叹。感应到玄冥正在风暴中心，行棋一甩手，手腕的飞铁飞了出去。飞铁确实飞到了玄冥面前，但一下就被打回来了，并且金生水，风暴还更强大了一些。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风暴镇压下去，用土。可望飞了出去，几分钟后风暴开始触及齐鲁医院，她搬着一座山飞了回来。这山足够大，完全可以镇压风暴，并且北边这片地方人群已经撤离了，可望将大山放了下来。

但情况突变，山在下沉，但于风暴之上，山又不下沉了，反而是被玄冥平移到了齐鲁医院之上，可望之上。“你的力量是我给的。”玄冥说，然后放下山来。一座大山就这么压了下来，这还是可望第一次感受来自大山的压迫感，她立刻驱动法力再把山抬起来。可玄冥此时增强了风暴，同时稍稍拿出一点力量把山也往下压，本就处于被动的可望更加难以赢得这场角力。烛明感应到情况，立刻给了正在那山上的瞳渊一个信号，顺着这个信号，瞳渊往下打洞，从山的最底面冲了出来。可望一看瞳渊来了，也有了信心。

瞳渊一落地，抓住了可望和行棋的胳膊，说到：“准备好了吗？”行棋可望点头，然后瞳渊把她们两个一转圈扔向天空，两人往那大山飞去，为保证速度，行棋飞出飞铁，可望一踩，速度更快。玄冥一下子搞不清她们要干什么，只是又压了压可望已经不抬起的山，而可望要的就是这样，她全力往上飞去，要将这山打碎。

山体掉下的晶石中，可望看见了烛明的面庞，这是烛明助她一臂之力。伴随着一声巨响，那山被打碎，然后可望飞在风暴之前，玄冥之前，将打碎的山重组，往风暴压了下去。二者接触的一瞬间巨响连天，风暴终不及山土压制，被镇压下来。

原本巨大的土石之山被风暴削的只剩一块儿，这一块儿把玄冥完全压在了下面。瞳渊行棋飞过来，可望落地，然后手指往那小山上轻轻一点，小山“砰”的一声炸开，下面是已经能掌控自己力量的玄冥。

那至此，算是玄冥给可望的任务，也完成了。可望把玄冥扶起来，问他有没有事，玄冥回答没有，但他还是要去干掉那腓总神经上司，那种人绝对不能留着，留着就是一个祸患。

“我已经处理他了。”

烛明猛的睁开眼，餐桌对面的逐霜曦和看到烛明猛睁眼意识到情况不对。这是谁？烛明不认识，可望行棋瞳渊都不认识。玄冥认识，他说：“天罚的执行官终究还是来了。”纵使玄冥嫉恶如仇，并且危害人间仅仅只是控制不住力量，但他确实对人间完成了危害，所以他需受天罚，包括给他善后的句芒，由天罚执行官蓐收执行。

可望立刻拦在玄冥面前，烛明握紧了手中的酒葫芦，瞳渊拿出红缨枪，行棋做好准备。蓐收看眼前三人守着玄冥，就对玄冥说到：“已经不是第一天饶你了，再饶你几天也不迟。”玄冥道谢，蓐收走了。

烛明放松下来，跟逐霜曦和说：“危险解除。”曦和逐霜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正好菜也上来了，三个人可以吃饭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1）——烛明

那天下午处理完玄冥的事情，行棋可望就回水云间了。但与其说是她们自己要回，不如说是玄冥把她们赶走的，蓐收只是晚几天再来，不是就不来了。

在两姐妹坐在阳台看星星的时候，烛明出现在了她们后面。她们被吓了一跳，问烛明怎么进来的。

“你们家阳台露天的啊。”烛明说。

两人顺了顺气，烛明说：“看得出来你们若有所思，是关于玄冥的吧。”

“是啊。”可望说。

“其实吧，他们五正神明不是正神那个破样。”

听闻烛明这么说，行棋让烛明继续。

“上古的五正神明原先是人，因为是好人，天大的好人，所以才成为的五正之神。所以蓐收必然是在等我们想办法。”

“可有什么办法啊？”可望说。

烛明说到：“这事儿吧，天界的杨戬有经验，据杨戬所说，当初妹妹三娘私下凡间，本该去天庭受刑，但自己略施小计，先把妹妹囚禁在大山之下，然后让土地爷一不小心给沉香指路，又变了一个小石猴，让他陪沉香去拜孙行者为师。只要是孙行者牵扯进来了，那自己打输一场就有理由了，妹妹得救也就有理由了，天庭也不好说什么。只是他没想到，那猴子竟然不好好教，净让沉香自己去练。他当时放水放得自己都不自信了。”

这么听来，玄冥的事情确实是有眉目，只是行棋可望也不认识什么厉害神仙。烛明让她们先去睡觉，自己再给她们思考思考。

“上仙不睡觉吗？”可望问。

“我再去练一会儿。”烛明说。

“大晚上锻炼，不是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吗？”行棋问。

“电灯已经把白天给延长了，只要不是快睡觉之前就行。”烛明说。

行棋可望睡觉去了，烛明去到了一处无人之地，独自甩起了大杆。

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今晚那顿饭他很憋屈。在逐霜曦和到来之前，毓秀给他发消息说自己刚刚回家遇见一个很暴躁怨气很重乘客都骂的司机。烛明听了很兴奋，等什么时候有火无处发的时候他也要去德州见识见识，但烛明不是幸灾乐祸，他知道毓秀练功不好好练，所以这次他把十三把棍法视频发给她了。毓秀说自己会练，但真会练的话其实当初就跟着烛明练了，她大概率几天后就热度就过去了。

这倒不要紧，不是还有烛明吗。但最憋屈的，是吃饭的时候逐霜曦和说的事情。曦和碰上了点事情，但她的处理办法，是躲。逐霜已经实习完了，她也很讨厌流氓，但她认可去躲，她甚至说如果烛明到现在依然觉得打架能解决那个流氓的问题，那他和哪个精神不正常的流氓一样危险。

这让烛明就很憋屈。从二十多年前他出生到现在，所有的宣传都是见到危险快跑，有事情找警察，换言之，你想解决问题必须依靠其他人，你的身家性命必须和其他人绑定。如果你想自己保护自己，宣传又会拿出无数案例判决和理由告诉你，自己保护自己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人们的身家性命只能被他人拿捏，要么为名义上的好人拿捏，要么为实打实的坏人拿捏。

人们只能躲，可躲能躲的开吗？程桑又何时躲开过，遭受刑讯逼供的那些人又何尝觉得自己躲不开呢？况且逐霜一个这个月就毕业的学生，四年下来竟然没有解决办法能拿得出手，还是跟上学之前一样，只会表达不满，不会解决问题。烛明自入学那一刻开始，就将自己的定位从认识问题转变到了解决问题，并为此，他向老师学习了武艺，他在秋老那里耳濡目染学习医术，他敢去干，他谁都敢惹，他必须干成，如果他也受制于这该死的宣传，如果他不能成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厉害的人，那么终有一天，包括逐霜曦和在内所有他在乎的人，都会葬送在他们自己的潜意识之下。

于是烛明黑化了，他甩大杆不再因为累而休息，就算是累，也要调整呼吸撑到够数为止，他满头大汗，但他不能停，只有自己做到一次才能让逐霜她们信服，所以在碰到事情之前，他必须使劲练，练到天昏地暗。

终于，身上的汗令大杆用起来不再顺滑，烛明这才歇下来。然后他感应到风雅怡神正打闹互相推对方过来，于是说到：“你们两个出来吧。”

“怡神想跟你学火焰……”风雅立刻被怡神捂住了嘴。

“火吗？苹儿不教你们吗？”烛明问。

“师父说我们太小了，等长大了再教。”怡神说。

“诶呀，那什么时候算长大，伸手。”

烛明说完，风雅怡神又惊又喜：“真的可以吗？”

“可以，只是我的火很烫，不害怕的话就可以。”

怡神毫不犹豫的伸出了手，烛明把蓝火放在她的手上。怡神说这火不热，烛明慢慢让火热了起来，首先怡神开始觉得手心温热，然后随着火焰升温，怡神感觉到有些烫手，但她坚持住没有收手。烛明为让怡神慢慢感受火焰，他将火焰温度维持住，非常缓慢的升温，让怡神觉得依然是这个温度，但总打破她的痛阈让她觉得疼。渐渐的，火焰的温度通畅了她的血脉，激发了她心肾交通，她还不能控制手中的火焰，仍有痛觉但已经不觉难受。

烛明再将火焰升温，怡神看着手中的火焰，渐渐的，火焰中呈现出了她长大后的样子，怡神风雅露出惊喜的神情。

烛明见可以了，把火焰熄灭了，待今晚睡上一觉，明天怡神就可以自己点火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2）——怡神的绿色火焰

昨晚给怡神指点了火焰后，烛明去找抟鹏坐了一会儿。他知道抟鹏也会支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别人，于是今早醒来，烛明继续甩起了大杆。

甩了一千五百杆之后，太阳已经升上来了，烛明放下大杆，怡神跑了过来，向烛明展示她的绿色火焰。

要说绿色的火焰，烛明真是从未见过，于是烛明又给怡神指点了几下，然后两人吃饭去了。

下午，烛明还在甩大杆，而天已经下雨，弄得大杆摩擦力上升，于是烛明决定去吃饭。他去叫上抟鹏，说去包子客，抟鹏立刻起身出发。

到了包子客，两人刚点上包子坐下，行棋可望就带着玄冥坐到了他们旁边。看得出来蓐收来找玄冥行刑了，烛明端起粥来细细喝下，待蓐收到来欲动刑，烛明一把把粥拍在桌子上。烛明刚要开口，却听到蓐收好像是说了一句“大舜”，而就是这一句提醒了烛明，他给怡神千里传音后，开口对蓐收说：“昨日毓秀神女遇险，堂堂天刑之官不去收拾德州的狂徒，竟然有闲工夫来处置上古之神。难道天刑官也和人间一样冠冕堂皇，觉得不发生危险就是没有危险？”

蓐收看烛明身上沾着大舜有关的法力，又听了烛明一番言语，最后还是决定再留玄冥几天。但他刚要走，烛明却叫住了他：“来都来了，试试再走。”

怡神一拳带火把他打到烛明座位旁，烛明又把他推了上去，被动参战的蓐收立刻镇静下来，一个旋风脚往怡神踢去。怡神以绿火击中他的小腿，给他造成重击，然后又腾空飞脚，一连几脚打的蓐收只能被动防御。

而在最后一脚，蓐收已经掌握了怡神的节奏，他抓住了怡神的脚腕转了一圈要把怡神扔出餐厅，烛明一指戳在了他的肋骨，另一手抱住脱险的怡神。

这一戳让蓐收直接躺倒在地，然后蓐收站起来，就这么走了。或许他也在找一个理由，跟当年的杨戬一样，只是找个理由光明正大的战败罢了。

吃完饭，烛明让玄冥先回去，行棋可望不让，怕蓐收再偷偷找他。烛明表示不会，他要和怡神主动出击，让蓐收放弃行刑。怡神刚刚差点儿失手，她怀疑自己行不行。

烛明却说完全可行，只需稍加点拨，一是怡神为大舜相关，战胜后蓐收完全有理由停手，二是怡神已经足够厉害，仅仅一晚过去，就能燃起自己的火焰。

玄冥走后，行棋可望怡神先回了水云间，烛明与抟鹏遛了几圈之后，烛明也回水云间了。本来风雅怡神还怕苹儿不同意怡神去，但苹儿同意了，早上看到怡神的绿火之后就有预感。

怡神来到这里找烛明，告诉了烛明苹儿让风雅去跟睛明学水的事情，然后烛明开始指点怡神，以实战的方式。但显然，这次指点可以不需要，那可能是怡神最后一次失手了。

明天，蓐收终将败在怡神手中，以大舜之名。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3）——怡神绿火战蓐收

昨天第一次和蓐收交手，今天大清早，太阳刚刚升起之时，烛明和怡神来到一处人迹罕至之处，蓐收也在这里。

或者说，他是刻意在这里等着，昨天去解决完德州的威胁之后，就一直在此地等着怡神来挑战。

烛明在远处看着，怡神走上去，蓐收压制着嘴角的笑容走来。怡神张开双手，两团绿色的火焰出现在她的手心，然后先发制人，一拳虚招引得蓐收先格挡。怡神抓住机会，顺着蓐收的力量打开其中门，一肘带了上去，绿火第一次攻击到了蓐收。

蓐收觉此火甚是炽热，又一拳崩来，怡神丝毫不退，一边拨开他的拳然后另一手带火打了上去。蓐收接连几拳，怡神依旧丝毫不退，一边防守一边进攻，最后蓐收一拳抡过来，怡神借个子小的优势，稍微一蹲，躲开攻击的同时还一拳冲在蓐收肚子上。

被打中的蓐收后退了两步，然后又冲上来，怡神腾空飞脚，但这次蓐收无法再抓住怡神脚腕，因为怡神脚上带火。将蓐收再次打退几步之后，怡神顺势蓄好力，绿火冲击一拳打出，一炮把蓐收打退几十米。

怡神追击，又是一个带火的腾空飞脚，可这次蓐收选择主动往火里跳，一拳抡在怡神脚腕上。怡神疼的叫了出来，进攻的轨迹也乱了，然后被蓐收抓住衣服扔了出去。虽然自己也受了重创，但蓐收却使劲聚合法力，将手上的绿火肃清为了白火。

这白火不是蓐收自己的，正相反，是他耗费了大量力气才产生的。怡神倒在地上捂着脚腕，可仅仅是剧痛过去疼痛依旧，她就立刻站了起来，战斗还没结束。而怡神站起来的时候，白火肃清完毕，蓐收亦是强忍剧痛，将白火放大，然后大团白火扔向怡神。

这白火比怡神到现在点过的所有火都多，但她也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怡神放出绿火，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可还是那白火更多，不但将绿火吃掉，还把怡神吞噬其中，置身火焰的怡神发出了惨叫。

烛明准备动手，但他发现了一些事情，就又继续观望。蓐收受绿火白火两场重创，无法对怡神进行追加攻击，他硬撑着站在原地歇息。而烈火中的怡神，凭借其坚韧的勇气，硬是强忍剧痛仰天长啸，白火逐渐变成了绿火，怡神也掌控了火焰带来的

剧痛，她笑着睁开眼睛，那蒙上一层绿色的天空，苹儿的面庞出现其中，那是师父助她一臂之力。

于是绿火越发稠厚，直到看不见了怡神的身影。蓐收又惊又喜的低语：“难道凡人，也可以获得长生吗。”然后绿火骤然散去，站在那里的怡神已经长大，跟苹儿一样高，是那天晚上火焰中呈现的样子。

怡神再冲上去，蓐收也大吼一声冲了上来，肃革之力和绿火平冲炮的较量中，是绿火更胜一筹，蓐收败倒在了怡神手下。

这样，蓐收就没必要再去对玄冥句芒行刑了，毕竟可以算是大舜打败了他。

怡神去和烛明一起抢救蓐收，蓐收安然无恙的醒了，他放声笑了出来，终于把压力放下了。而怡神看着现在的自己，迫不及待的想让苹儿和风雅看看。

并肩同游赴万千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4）——祝融金石和风雅

那早上战胜蓐收之后，烛明和怡神回到了水云间。怡神兴高采烈的打开了家门，兴奋的喊到：“师父！”

苹儿刚收拾好饭，转过身来张开双臂。怡神跑上去抱住了他。烛明也走了进来，问到：“风雅去哪里了？”

此时的风雅正和睛明窈窕天机在一家餐厅里吃饭。那天风雅第一次去找睛明学习御水术，不同于烛明直接拿出蓝火，睛明一步步的教风雅控制水流，让风雅萃取出了属于自己的柔和之水。

而次日的早上，也就是现在，睛明知道烛明会去秋老那里帮忙，就去了烛明学校门口这家餐厅吃饭。这餐厅如果是其他时间还是挺贵的，但早餐还勉强凑合。四个人坐下吃饭，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但就在睛明去接水的功夫，餐厅门口的台阶竟被一棵莫名出现的草苗挤裂，直接影响到了承重墙。天机先去查看，拔掉了草苗并先用法力稳定了承重墙。可接下来，餐厅里面的盆栽开始疯长，密密麻麻的草根把大门口封住。

情况不对，被挡在门外的天机没有轻举妄动。睛明见状，把手中的热水泼进了花盆，一盆植物被烫的停止了生长，然后又接了一碗水，一泼泼出去，热水精准入盆，所有植物都被烫的不动弹了。

然后窈窕感应到外面天机正和某人打斗，她趁着食客们一头雾水的时候撞破草根封锁冲了出去。睛明再浇一碗热水，彻底把这些盆栽烫的失去力气，自己也冲了出去。

睛明出去的时候，窈窕被扔在旁边的墙角里，天机正被那刺客掐住脖子提起。睛明说到：“放开他！”

刺客放开了天机，天机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睛明质问：“你是谁！”刺客回答：“五正火神，祝融。”窈窕听闻祝融名号，要站起来，睛明扶她，窈窕说：“祝融？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

“别把我和那个鬼相提并论。”祝融说。

而这时睛明突然发现了一个事情，风雅还在里面。她要进去，但祝融不给她机会。

餐厅里面，风雅正和跟自己一样大的男孩战斗。战斗的时候，那个男孩顺便就把食客和服务员赶到了餐厅的角落，可见其战斗经验之丰富。男孩的身手敏捷，在风雅之上，飞檐走壁亦不在话下。而这一方小小的餐厅，根本没有风雅张开翅膀的机会。

于是风雅施展出自己萃取的柔水，然后以法力升温，很快就比饮水机里的水都热，并且不冒蒸气。她将柔水向正跑过来的男孩发射出去，可男孩却拿出一颗种子，手一搓变成了一根木棍，一棍抡来，柔水反而令木棍更加坚硬，风雅被打飞到墙角处。

这一棍打的不轻，风雅坚强的站起来，男孩又一棍打过来，风雅一滚，顺势拔出旁边的拖把杆和男孩继续搏斗。但男孩终究还是技高一筹，风雅被打了好多棍，身上留下了好多青。外面窈窕天机掩护睛明进去救风雅好几次也没有成功，睛明最终决定先打败祝融，她放出清水，凛冽的清水包裹了祝融，祝融无法抵抗，如果以火焰包裹自身，那水蒸气反而的自己烫伤。而这清水之中，睛明掺进了蓝火，故冰火两重天之下，清水爆炸，祝融身受重伤。但还没有结束，祝融脚下的水泥地突然出现了好多绿芽，以木生火，祝融恢复了过来。

现在得立刻去救风雅！睛明正转身要进餐厅，烛明的酒葫芦撞破玻璃先飞了进去，把那男孩打在墙上令其受重伤而不得再战。同样已受重伤的风雅倒在了地上。

睛明立刻进去餐厅，男孩受伤，祝融也要进去，被从天而降的烛明拦在外面，笑天从后面包抄。

“说！你和那个祝融什么关系？”烛明厉声说到。

祝融想了一下，不再硬闯，说到：“我是祝融，那顶多叫个祝融鬼。”

“行吧，那小孩儿是你的吗？”烛明问。

“名为金石，一个凡人，我之徒弟。”

“行，你先走，他在我这儿待一会儿。”

“你！”

“搞得你会治病似的。”

祝融拂袖：“罢了罢了，让他早回来。”然后走了。

趁着秋老和病号还没来，烛明他们把风雅和金石带去诊所一番救治。风雅被打的浑身是青，就算擦个酒精也疼的大哭，金石在旁边说风雅“爱哭鬼”，但窈窕天机一眼看出他也在疼的硬撑，面目狰狞但不出声也不掉眼泪。

“我的手法有那么疼吗？”笑天看金石那副狰狞说到。

“祝融真是个坏蛋！”窈窕说。

“祝融才不是坏蛋！他是个好人！”金石说。

“他干啥了这么好？”烛明问。

“他给我一个家，他就是好人！”金石又说。

“你之前那个家不好吗？”烛明再问。

“那不配！”

如烛明所料，于是烛明又问：“祝融没把你原来那个家怎么样？”

“他没有，只是带我离开。”

“竟然没对他们怎么样吗？”

“祝融说要让他们心死了之后再干掉他们。”

“那你们偷袭我们干什么？”天机问。

“他要看看我够不够厉害。”

“你要死了呢？”

“我可以让他复活！”

看来祝融确实对金石不错，五正神明恐怖如斯。

“那那个该溜子有没有教过你点到为止？”烛明又问。

金石一想，他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确实忘了这一回事。他主动向风雅道歉，风雅噘嘴，然后一团柔水贴到了金石后背上，滚烫的柔水让金石疼的大叫。然后睛明用

法力弄好了风雅的伤，笑天弄好了金石的伤，包括刚才的烫伤，可能用法力不是很精准，会疼，但终究也是好了。

伤好了，风雅恢复了活力，她问烛明怡神回去了没，烛明说：“你先别见怡神，不然你会羡慕的。”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5）——邪祟祝融鬼

苹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阳台：“怡神。”怡神过来：“师父。”

上午风雅被袭击的时候，苹儿捕捉到了祝融的法力信息，现在，怡神根据苹儿的追踪，来到了祝融所在之处。可很奇怪，祝融竟然藏身在烛明学校那个医院里，并且精细定位的话，是门口这对乞讨的夫妻。

怡神上前查看这对夫妻，夫妻两人跪在地上，手中的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女儿得了不治之症，并附上一张女儿的照片，前面放着一个收款码，还不是铁碗。怡神看那照片，那女孩脸色蜡黄，除此别无他色，如果按夫妻所说是肝病的话，应该能看出点青色。她不跟烛明一样是专业的，所以她决定主动试探试探，于是怡神拿出手机，给夫妻俩扫了五块钱过去，然后很自然的扫完就走，果然是夫妻俩先说话了：“妮儿，你是长生不老的神仙吗？”

这验证了怡神的猜想，这对夫妻有问题，八成他们女儿生病也有问题。于是怡神说到：“我是。”然后女人立马扑在地上，哭喊着：“神仙快救救我女儿吧！”怡神让她起来，不然自己就不救了，女人这才消停下来。

怡神说让夫妻俩带她去找他们女儿，一开始夫妻俩还装一装，说坐公交车，怡神直接就说了：“你们乞讨都用二维码，就别装了，打车！”医院门口人来人往，得有不少人看见夫妻俩打车，估计这两夫妻再不会来了。而坐上车，怡神一路看着路，最后确定这是动物园北边的一家医院。但下车后，夫妻俩没有带怡神进医院，反而是往远离医院的方向走去。怡神不说话，跟着两人来到了一个路边的小土庙，她问两夫妻：“你们女儿呢？”

女人直接把怡神往土庙推倒，怡神一转身就把女人控制住，男人也上来推怡神，被怡神的绿火烧了好一下。然后怡神质问：“这个庙里是谁？！”

不等夫妻回答，那土庙开始产生巨大的吸力，夫妻俩落荒而逃。那吸力大是大，但他吸不动怡神，可怡神不想跑，于是张开两手亮出绿火，亲自冲了进去。

而另一边，睛明和风雅正在云锦湖边练习御水术。御水术的对抗并不多，水最大的特点是包罗万象，而对抗可以交给别的武功。这个时候金石带着两杯奶茶过来了，

风雅噘嘴扭过头去，金石跳到她面前对她做鬼脸逗她，风雅又扭头去另一边，金石又跳过去做鬼脸把风雅逗笑了，然后金石把手中的奶茶给了风雅和睛明。

睛明问：“你怎么来这里了？”然后祝融走了过来：“当然是发现了祝融鬼那个邪祟。”睛明听了，又问到：“那个邪祟还没死吗？”祝融回答：“睛明小姐上次打败的，只是邪祟的外显，只有消灭它的内核才能把它彻底消灭。”

“那它应该是有别的外显了吧，这次是谁？”睛明再问。

“是一个手拿绿色火焰的女孩。”祝融说。

一听绿色火焰，风雅震惊道：“啊！那是我妹妹怡神！”

“不可能，她比我都大。”金石说。

“不可能”，风雅反驳他们，“一定是你们看错了，只有怡神有绿色的火焰。”

祝融金石互相看了看对方，怀疑真是自己看错了吗。然后祝融接着说：“那不管是不是，我现在要去报仇雪恨！”

“你回来，那是我妹妹，我去！”风雅说。

“诶！你个小孩儿凑什么热闹！那个鬼很危险！”祝融说。

风雅跑到祝融身前说：“你连睛明都打不过逞什么英雄！”

“诶你你你……”

金石立刻把两人分开。

“既然你们都要去”，睛明说话了，“不如比试一场吧。”

“不比！现在没力气了怎么收拾那邪祟。”祝融说。

“你要能跟个小孩儿比没力气了，那你也别去收拾邪祟了。”

睛明一番话让祝融好胜心起来了：“比！比就比！金石！让为师向你展示真正的实力！”

“祝融加油！”金石喊。

风雅看了一眼睛明，睛明笑着点头，风雅亦做好准备。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6）——风雅战祝融

风雅和祝融站在湖边，睛明和金石坐在长凳上。祝融摆好双手，像模像样的走了两个趟泥步，然后一个大跳往风雅跳了过去。风雅一手拨开祝融踢过来的腿，另一手推着祝融的肚子，把他推了出去。

被推出去的祝融稳稳落地，然后又跑了上来。他知道以自己的身高，风雅很简单就能躲开自己的拳法，于是接下来他全用了腿法。风雅面对祝融的腿法，一开始尝试硬抗防御，但毕竟力量悬殊，所以她又尝试以横打直，祝融平着抡过来的腿，风雅往上推，直着踢过来的，转身往旁边别。祝融起跳一腿，风雅逮住他的小腿一拧转，祝融便别扭的无法连招。

腿脚占不上优势，祝融开始使出他的老本行，往风雅吐出一大团火焰。风雅两手一沉，柔水在她前面聚合成一个大水球，吸收了火焰的热量。祝融继续吐火，等把这水烧成蒸汽正好往风雅那里飘过去，一个小孩的水能吸多少火？可他不知道那是苹儿的徒弟，这柔水还真就吸了不少火，风雅一步上前，推着水球砸在了祝融脸上。

祝融被烫了一下后退了好几步，火焰的方向也乱了，烧到了附近的绿植以及湖里的芦苇，风雅放柔水把火灭掉，正中祝融下怀。以祝融的火力，一下子就可以把那些草烧成灰，柔水灭火的时候必然会沾上这些带着祝融法力的灰，于是乎，风雅的柔水就被祝融控制了。

祝融操纵这些柔水往风雅飞去，风雅立刻躲避，攻击之密集甚至让风雅不能张开翅膀。而毫无意外，风雅被击中，柔水随着草灰沾在风雅身上，然后是更多柔水，带着草灰，最后聚成一个大水球，把风雅困在里面。外面看不清水球里面，祝融最后一个草灰水球飞去，这个融进去，草灰瞬间升温就足以产生足够的热量击败风雅。

可大水球里，风雅伸出双手接住了那浑浊的小水球，水能纳万物，风雅如同柔水，将这一团浑浊按进了自己的胸口。祝融见势不妙，立刻升温，升温确实很快，可刚升起温，大水球就散去，风雅和怡神一样，也长大了，亦跟苹儿一样高。

刚才升的温全都变成了风雅的法力，祝融不禁感叹：“凡人竟亦可获得长生。”然后聚合火球，准备和风雅一决胜负。风雅一抬手即以柔水聚合水球，随后手指轻轻一点，水球飞向祝融。祝融用力一推，火球飞向风雅，然后被水球瞬间吞没，祝融亦被水球打倒。

“现在我可以去了吧。”风雅说。

趴在地上的祝融举起大拇指。

金石去扶起祝融，睛明走到风雅面前，风雅开心的看着睛明。而就在这时，那邪祟以小怡神的样貌飞来了此地，并口出狂言：“祝融也不过如此。”

“怡神？”风雅说。

“啊？明明不是说怡神长大了吗？”睛明刚发出疑惑，那邪祟就被绿火缠身，怡神的声音传来：“想对付我，你还早着呢！”然后绿火散去，真正的怡神自绿火中现身，无形之邪祟奔逃去不知何处。

“怡神！”风雅跑上去抱住怡神，她现在不用羡慕了。

“还是让那邪祟跑了。请问怡神小姐是怎么碰到这邪祟的？”祝融说。

“我跟着两个骗子找到的。”怡神说，然后用绿火把那两夫妻的样子展示了出来。

“这不是我爸爸妈妈吗？！”金石说。

“啊？那那个生病的女孩……”

怡神带大家去到了那个医院，凭借对照片细节的记忆，他们成功找到了女孩所在的病房，只是很可惜，女孩作为邪祟还魂的养料，随着邪祟奔逃失去了呼吸。

她就是金石的姐姐。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7）——金石

金石出生在一个条件不是很好的家庭，自打记事起，有两件事情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一是父母对他的关注和喜爱，另一是因为父母的关注和喜爱带来的姐姐的抱怨。随着金石一天天长大，姐姐的抱怨声越来越大，最终盖过了父母的关注。父母对自己的关注全变成了和姐姐的对抗，终于在姐姐一声“我高三了我要上学”的怒吼中，金石顶着夏日的烈阳离开了那个令他讨厌的家。

一般来说，孩子离家出走最终都会被父母找到带回去，毕竟满大街都是监控。但不同于其他小孩，金石遇到了祝融，于是逃脱了被抓回去的命运。

而祝融吧，其实他也更像一个小孩，虽然是上古之神，也不影响他偷吃金石的零食，以及比金石还会打游戏。相比于金石那地位分明的父母，祝融更像是自己的朋友。

而祝融也确实是一个该溜子，他经常带着金石去凑各种热闹。但是，人间惩罚坏蛋，需要集体审判，上古之神可不需要，只需祝融动动手指，坏蛋的性命就离他而去。

金石跟着祝融下过洪水进过火场，去过山村走过都市，无论多么危险的情况，就算是自己被困在哪里，祝融总能把自己带出来。也正是在这些经历中，金石明白了父母的关注来自于对姐姐的重男轻女。他和祝融说了自己的家庭，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痛恨家里无休止的争吵，而现在，他只想亲手了结生育自己的父母。

祝融没有说什么，只是惬意的喝着手中的饮料，然后一打响指，金石感应到自己的口袋里多了什么东西，他拿出来一看，是种子，翠绿色的种子。祝融让他先练习使用法力，至于他的父母，要等他们心死之后再杀。

烛明很认同，不然那两夫妻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个烈士。

“可现在，那两夫妻竟然和邪祟勾结上了吗？”窈窕说。此时在餐桌上的有三家人，烛明一家，苹儿一家，还有……祝融一家。

“显而易见”，祝融说，“并且还和那邪祟做了交易，代价是金石的姐姐。”

“姐姐的命，在他们眼里就这么不值吗？”金石窝着火说。

“那鬼当时我跟明明窈窕天机可追了好一会儿。”睛明说。

“那现在那鬼能去哪里呢？”怡神说。

“在那里，我找到了。”金石抬起头来。

“嗯？”烛明打开手机地图，让金石定位，金石定位到了卧虎山水库。

金石姐姐是现在唯一知道的和邪祟有联系的人，所以刚才安葬她的时候，金石焚烧了她的遗体，借此上面残留的邪祟之气得以脱离，帮金石定位了那鬼。亲自焚烧姐姐的遗体，金石不心痛，姐姐也一定会支持他。

而祝融其实发现了金石偷偷焚烧遗体，但那邪祟气一溜烟就跑了，他只能偷偷往上撒了一把土，这样邪祟身上与土有关的成分就会增多，有利于金石干掉他。

那既然这样，叫上行棋和可望，去卧虎山水库吧。

“行棋可望？叫她们干嘛？”烛明问苹儿。

“她们现在是我们家的人啦。”风雅说。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8）——卧虎山水库战邪祟

三家人来到了卧虎山水库。

这水库不小，所有人分头搜索。金石尽力去精准定位，但邪祟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根本找不到踪迹。

水库很大，竖看一条河，横看一片海。烛明睛明在水库西边搜索，这地方除了骑行客不太会有人经过，毕竟据绪康所说，这是玉符河的源头，去玉符河岂不更妙？于是坡下停着的面包车引起了烛明睛明的注意，车旁边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还有一对夫妻，看起来的快六十了，路那边一个年轻的女人跑了过来。

烛明给大家发信号让大家过来。那年轻女人和那三个老人发生了言语冲突，大概过程应该是奶奶父母女儿，奶奶想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就让母亲怀上了孕，女儿知道高龄产妇意味着高危，就去质问。可问题来了，这么大年纪，竟然还能怀孕？于是烛明睛明相视一笑，然后烛明一跳跳了下坡，然后悄悄藏起来。

那边奶奶言辞激烈，大骂女儿不孝让他们家断子绝孙，女儿也神情激动，绝不能让自己母亲处于危险。父亲被夹在中间，而他们争吵的时候，烛明发现这老奶奶好眼熟，他问睛明：“这是不是给曦和租房的那个黑房东？”

“好像是诶。”睛明说。烛明有了主意，他再一跳跳到四口人面前，首先说明了自己的医生身份，而听到医生身份，父亲抓住了救命稻草，说听医生的。奶奶张口就要诉说传宗接代的重要性，烛明让她先闭嘴，然后问女儿作为家属能不能给他写谅解书，女儿思考了一下，大致猜到了烛明要干什么，说可以。

得到女儿的同意后，烛明一拳打在了母亲肚子上，顿时胎死腹中。父亲愣住，奶奶大叫，邪祟之气从母亲体内出了来，顺着奶奶张开的嘴进了去。

现在邪祟有了新的身体，烛明把父亲一拳打晕，让女儿快跑，然后一招前肩靠把邪祟撞飞数十米远。邪祟停在了坡上，窈窕一枪劈下来，邪祟起一土墙，墙碎了，但它极限躲开了这一击。天机刺剑而来，邪祟无从躲避，以水泥为护甲，这一剑只是刺破了它的皮毛。邪祟再躲，正要飞走，被睛明在空中拦截，打飞到地上。

可望跑了过来，邪祟不打算再躲，一抓地抓起水泥块儿就扔了过来，可望一个滑铲，把邪祟铲倒的同时搬起后面那座废弃建筑就砸了下来。邪祟被埋在下面，用了一番

力气才爬出来，它一跺脚把一部分废墟震成了弹丸，往可望发射出去，然后密集的弹丸遇上了威力十足的绿火，不但弹丸瞬间熔化，邪祟也被烧了一次。而火生土，邪祟的力量有一点增强，它怒吼，巨大的声波竟振动地上的土灰，一瞬间烟尘缭绕视线模糊，虽然烟尘里面带着一些法力，像是在攻击，但这绝对是想跑，风雅不可能让它跑，柔水尽数收集了烟尘，然后飞进了邪祟的气管里。邪祟不停咳嗽，最终将土灰揉成了弹丸，硬度很大的那种，然后朝着风雅吐了出来。可石丸再硬，硬不过金属，行棋明铁飞来，不但打破弹丸，还把邪祟又打飞十几米，正好飞进金石的陷阱。

陷阱里，绿色的种子齐刷刷生长，然后一扭动，插进了邪祟的肉体，以木克土令邪祟深受重创。然后金石飞来，搓动手中的种子变出一根长木棍就往邪祟劈过来。

而最后一刻，邪祟散形逃跑了，金石一棍打在了一个男人头上。这个男人，就是金石的父亲，金石母亲就在父亲旁边。

见到他们，金石怒火就烧起来了。夫妻俩满脑子都是找到儿子的喜悦，完全忽视了金石满脸的怒火。

“金石，我是妈妈啊。”

“把你的嘴闭上！你们为什么不让姐姐去高考！”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金石父亲说。

“为了我好就一定要牺牲姐姐吗！为了我好就可以拿姐姐的命跟魔鬼做交易吗！”

“什么交易？金石我们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不是什么魔鬼啊！”金石母亲说，刚说完，脚下的种子就长出来把她捆了起来。

“什么交易？老公什么交易？”

金石往夫妻俩走来：“那就是这个狗东西把姐姐的命交给魔鬼的。”

“什么交易！”

“我承认！是我老糊涂了用女儿的命跟那鬼换长生不老。”然后金石父亲掩面痛哭。

这下两夫妻真的心死了。

种子继续生长，掐断了金石母亲的脖子，而金石父亲因为邪祟一抢躲过一死。

邪祟又跑了，而且带着金石父亲，肯定是有什么诡计了。祝融追了上去，他让金石跟着苹儿一家：“以防万一，让金石也成为你们家人吧。”

苹儿点头，然后祝融飞去，不见了踪影。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69）——土正神明后土

祝融去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消息。金石在苹儿家里过的很开心，他担心祝融吗？祝融还用他担心？

啊！真是一段不错的日子。于是这天烛明睛明来服装批发城买衣服，给烛明买，他那一身衣服好报废了。

到批发城的时候太阳还没落山，可是前几天才夏至的，这会儿已经不早了。两人还是在之前那家面馆吃饭，吃饭的时候烛明问起了一个事情，五正神明四正已经见过了，那土正神是谁呢？

“土正是后土娘娘啊。”睛明说。

“啊？是这样吗？”烛明不可思议。

“是啊，我去问了。”

两人聊天的时候，烛明竟然收到了祝融的千里传音，说已经查明，邪祟所说的长生不老其实是提取其他力量，也就是说，金石父亲其实是储存力量的容器。

要这么说的话，邪祟完全可以把金石父亲打晕藏在某个地方，这样它就可以源源不断获取力量了。

至于这力量是谁的，祝融没说，烛明问金石父亲在哪里，祝融说这就是他的委托。

好好好，堂堂火正祝融都找不到的人让烛明睛明去找。这可怎么找，烛明睛明一头雾水，不知从何开始。

而就在这时，一声“上仙，睛明”传入了两人的耳朵。烛明睛明一看，是后土娘娘，两人请娘娘入座，睛明问到：“娘娘怎么离开幻境了？”

后土娘娘说：“现在正神界闹事也少了，我想四处看看。”

“您竟然是上古之神吗？”烛明问。

“是啊，后来脑袋一热，就加入了正神界。”娘娘笑着说。

“对了，娘娘有找人的办法吗？那人……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了。”睛明说。

“我今天来就是帮你们的啊”，娘娘说，“只是我现在饿了，得等我先吃饱。可我没来过这里，请上仙和睛明给我选个美味的吧。”

“好办。”烛明又加了一碗面条。

三人先吃饭，饭吃饱了，后土娘娘就要展示土正后土的神威了。只见娘娘端坐，柔和的闭上双眼，然后一吐气放松下来，面露和蔼的神情，一瞬间，娘娘的目光遍及几十公里，万事万物皆不得逃脱其法眼，无论藏在地下还是天上。

一会儿，娘娘缓缓睁开眼睛，烛明拿出手机，娘娘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个位置，这就是金石父亲所在之处。

目标确认，这地方可不近，并且看地图不像是个一眼就能找到的地方。于是烛明睛明立刻出发，二人向娘娘行礼，娘娘回礼后，两人出发前往目的地。

后土娘娘看着烛明睛明远去的背影，欣慰的感慨了一下。可是紧接着，她就感受到一股不祥之感，她再细细感受，却发现无法再继续感知不祥的全貌。于是她起身离开面馆，走出门去，天依旧没黑，太阳高挂，天依旧很热。

后土娘娘一跃而起，往那不祥之处飞去。那终将会成为一片是非之地，但也有可能，一切的是非会被这些年轻人清理，小孩也说不定。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0）——以五正之名抹除邪祟

此时的卧虎山水库，之前那个地方，邪祟终于现身了。

金石收到祝融千里传音，笑天绪康林泽凝凝还有苹儿一家都来到了此地，要亲眼看看上古五正神明的英姿。

邪祟现身没几秒，五正神明从天而降，以五行相克的五角星形状包围了邪祟。

“好久不见啊各位。”句芒不紧不慢的说。

“大家还是这么有活力啊。”后土说。

“这必然是上天注定。”蓐收说。

“合力一把吧。”玄冥说。

“让这冒充我的邪祟，埋葬在我们脚下的土地！”祝融指着邪祟说到。

五位神明准备动手，邪祟猛的一睁眼，强大的法力竟然将五人全部压制。

“少昊！”蓐收大喊。

也就是说，所谓长生不老的其他力量，竟然来自上古之少昊。

“我将收回你们的五正神明之位。”邪祟说，然后更厉害的压制五正，欲收回神位。

“不好！”笑天大喊一声，手一推长凳就飞了出去。绪康林泽跑了两步飞了出去，凝凝苹儿一跳飞了出去。五个人一人一个，将五正神明推离神位，然后行棋可望怡神风雅金石按照五行对应重新占领五正神位。

句芒他们是因为受赐于少昊而不能抵抗，那么现在五正之位可由不得邪祟怎样了。行棋率先出手，飞铁飞去，直接洞穿了邪祟的身体。可邪祟立马恢复如初，怡神再放出绿火，刚把邪祟烧焦它就长出了新皮。邪祟一吐往可望吐出一颗钻石，可望起土墙防御，却被瞬间洞穿，好在那钻石被风雅的柔水限制住，留在了水里。可望刚舒了一口气，就被金石的种子长出的藤蔓拉走，然后钻石竟然爆炸了。

邪祟不再原地等待，它主动进攻，往行棋飞去，行棋也飞起来，可望他们都飞起来。行棋接了邪祟两拳被打退，怡神一腿踢来，邪祟被踢飞，但它竟然在空中紧急刹车，又飞了回来。其刹车之有力，使其速度快至如此，怡神也被一拳击退。金石一棍打

过来，硬木木棍被邪祟一拳打断，眼看邪祟又一拳过来，风雅飞到金石身前抓住了邪祟的拳头。邪祟一膝顶，再一转身，风雅被扔了出去，可望搬山而来，那山竟被邪祟一拳打破。

趁邪祟没缓过神的时候，行棋往可望飞去，可望以其力量之大，接住行棋双脚把她往邪祟推了出去。邪祟看到了行棋，准备发动攻击，但飞行的行棋本来就快，发出的飞铁速度更快，直接打了邪祟一个措手不及。风雅将被打飞的邪祟困在柔水之中，加压，令其无法活动。金石再一棍把邪祟打飞，怡神抓住机会，绿火从天而降把邪祟砸在地上，裂开的土石被可望合成一大块儿，重重砸在邪祟身上。

这么强烈的攻击，什么人都得半身不遂了吧，但邪祟没有，他徒手碾碎了身上的石头，然后如游隼猎食般将小孩儿们一个个打倒，天上的掉下来，地上的被打飞。

小孩儿们也受到了重创，但他们不能放弃，他们是唯一能收拾邪祟的力量了，于是他们坚强的站了起来，继续对邪祟发动攻击。

而另一边，烛明睛明经过一夜加天亮到现在的搜索，终于是轰开了邪祟藏身容器的山洞。山洞里，金石父亲已经没有了知觉，他就是邪祟攫取少昊之力的路由器，无尽的痛觉已经令其不再能感受其他感觉，换言之，他死了自己都不知道。于是烛明脱臼了这个男人的颈椎，睛明以清水冰晶，顺着少昊法力之来源，于山体之内炸开，整个山下移了一层，将少昊法力溢出点盖的严严实实。

所以邪祟骤觉身体一虚，然后力量在不断减弱，小孩儿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故其五人，以金木水火土五种方法将邪祟锁在原地，然后以五正神位施展法力，五种力量聚集在邪祟头顶，万丈光芒从天而降，将邪祟彻底抹除。

至此，祝融得以正名。五正神位归还给了五正之神，神明行礼道谢，笑天等人和小孩儿们亦回礼。金石问祝融再要去哪儿，祝融说金石已经有家了，所以他现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其他神明也是，至少目前，他们可以逍遥自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五曜为碧玉垂眸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1）——只有三次机会的苏晴

某天晚上，烛明在楼道里遇到了一个小女孩，也就窈窕那么大吧，她很自来熟的跟烛明打招呼，烛明也打招呼。女孩认识烛明，但烛明没见过她，于是烛明问到：“你叫什么名字啊？”

“苏晴”，女孩说，“你要去我家看看吗？”

烛明答应了，然后烛明跟着她去到了她的家里，是本世纪前一个十年的装修风格。

烛明问到：“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吗？”

“对呀。”苏晴说。

“你爸妈呢？”烛明再问。

“我没有爸爸妈妈。”苏晴回答。

两人坐着聊了一会儿，然后喝水的时候，烛明突然发现这栋楼好像自己从没有来过，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熟悉。于是他站起来，结果一脚滑倒，把自己吓醒了。

烛明醒来，自己还躺在那棵树上，跟睡着之前一样。

他没当回事儿，毕竟邪祟已经被消灭很久了。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烛明去早市买了些菜就回水云间了。

烛明回家的时候睛明她们还没醒，昨晚自己没回来，窈窕和天机把自己的床给占领了。他去厨房做饭，即便厨房的声音不小，他还是听到了猛烈的敲门声。

烛明去开门，是行棋，还不等烛明开口，行棋拉上烛明就飞，一下子飞回了她家里。此时苹儿一家都围在金石床边，烛明上前查看，只见金石高热不退，意识模糊。风雅说金石今早上就这样了，昨晚还没事。

那就很奇怪了，烛明再看，伸手一试，金石浑身都热，但一按脉，浮大无力。这肯定有情况！烛明一时间不知道该翻哪本书，其他人估计这个点不会起床，他能想到的会治病的，只有后土娘娘。

于是烛明给后土娘娘千里传音。后土娘娘听了，请烛明来见自己，不是在后土幻境。

烛明按后土娘娘的定位去了，五正神明竟然都在场。一看各位神情沮丧，烛明问他们怎么了，然后得知少昊要撤销蓐收天刑神位，不是收回，是直接撤销。

“可能少昊跟烛明上仙想的一样，人间已经不需要天刑了吧。”蓐收垂头丧气的说。

“*烛明粗话*，谁告诉你我说过这句话。”

五正神明转过头来。

“天刑怎么可能可有可无呢？”烛明说。

“可……这是少昊的意思。”蓐收说。

“*烛明粗话*少昊在哪儿？我去收拾他。”烛明说。

“少昊还没有实体。”蓐收说。

那没办法了，烛明加入了垂头丧气的大军。可突然烛明想到一个事情，当时抢下金正神位的不是行棋吗？怎么得病的是金石？

后土娘娘一下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问句芒干啥了。句芒没办法，只能坦白自己偷偷把金正神位里天刑之官的部分调给了自己，这样被撤销的就是木正神位，蓐收依然可以凭借一身法力，以自己的方式去执行天刑。

“哎呀大哥呀！你没了法力你怎么办！”蓐收说。

“跟普通人一样生活就是了，又不是一点儿法力都没有了。天刑也会保我平安是吧。”句芒如是说，可没人被逗笑。

“金石都那样了，祝融竟然没抽你。”烛明说。

“我不能违抗少昊的命令。”祝融不甘心的说。

烛明一无所获的回去了，他请抟鹏帮他查资料，自己也在查，睛明窈窕天机听说了也帮着查，但有关上古之神的资料实在不多，他们一无所获。于是烛明一家草草吃完中午饭就睡觉了，而在梦里，烛明又遇见了苏晴，他在苏晴家里跟苏晴说了自己拥有法力的事情，并且说了自己查资料一无所获。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少昊是无形的。”苏晴说。

“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烛明问。

“无形的问题，自然要用无形的方法去解啊。”苏晴回答。

这让烛明茅塞顿开，他赞叹苏晴思维灵敏，然后起身就要回水云间。此时他才想起，这是在梦里，这是在梦里？烛明回头看苏晴，苏晴正歪头对他微笑，这是在梦里？是在梦里，但苏晴不是。

烛明惊醒，他应该是找到了可以一试的办法。于是在睛明他们醒来后，烛明让睛明以通隧术进入自己的精神，果然，在烛明的精神空间里，睛明发现了一个抱膝入睡的女孩。然后睛明以催眠术将烛明一下子催眠，烛明也来到了成为梦境的意识空间。

她就是苏晴，但这次苏晴不和前两次一样是醒着的，依旧在抱膝入睡。于是烛明开启传送阵，类似于酒葫芦的出入口那种，睛明把苏晴放了进去，苏晴自然的沉下了传送阵。

然后睛明断开通隧术，烛明同时醒来，传送阵在两人中间打开，苏晴自其中浮了上来。

“醒醒，醒醒。摇不醒，人工呼吸吧。”天机说完，就把嘴凑了上去。

苏晴一睁眼，就看到了窈窕推开天机的脸，高兴的说：“醒了醒了！”

但苏晴还是意识不太清醒，处于半梦半醒之中，所以烛明他们就先背着苏晴去了苹儿家。此时苹儿一家也在查资料，只不过是围在金石床边查资料。苏晴刚被背进房间，就自动仰头漂浮了起来，然后自她的胸口中飞出了两个光点，两个光点飞进了行棋和可望身体里。只见金光令所有人闭上了双眼，再次睁眼的时候，行棋可望也已经长大，同样跟苹儿一样高。

苏晴意识也清醒了，优雅的落在地上。

“这……这是怎么回事？”行棋说。

“你们好，我是苏晴，句芒让我来帮助大家。”

“你有让金石好起来的办法？”苹儿问。

“正是。”苏晴回答。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怡神说。

“正如句芒给了我三次入梦的机会，第一次烛明上仙忘记了我，第二次记住了，第三次发现了梦的区别，将我带了出来，我将拥有的两个光点给予金正和土正的保卫者，拥有稼穑之土的可望维持金石的生命体征，而拥有从革之金的行棋去战胜少昊，令其收回成命，解救金石。”

“我们要做什么？”行棋可望齐声问到。

“请行棋和其他人出去吧，可望在这里就好，我会教可望救助金石的办法，具体是什么办法，我会告知在此的四位医者，相信以水云间各位医者的水平，协助可望不是难事。”

大家走出了房间，顺手关上了门。

曾拯救人间的行棋再一次担负起拯救他人的职责，只不过这次是为了家人，上一次不是吗？上一次是吗？反正这一次肯定是。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2）——金属共振寻少昊

晚上，烛明睛明苏晴探讨哪里才是共振最佳点。按照苏晴所说：“正如敲打金属的声音可以传向远方，惊起远处的鸟兽，金属的声音如果传的足够远，足够强，便可以惊动少昊，得到他的位置。”但哪里有那么多的金属用于共振呢？找不到办法，烛明调出了小宏，可小宏也找不到地方……其实是小宏应该报错了，烛明又给兆宏千里传音，兆宏现在不在水云间，他说明天中午十一点忙完事情去找烛明他们。

次日中午十一点，兆宏和他们见面了，听闻了苏晴的讲述，兆宏打开小宏的权重面板，发现了那个报错的点。手动修复后，小宏不报错了，它建议四人先去燕子山，毕竟那里地势较高，在那里使用法力可以帮助小宏搜索。于是几人买上奶茶一路走上了燕子山，在这山顶还能看见华不注山，应该是足够帮小宏了。几人一起施展法力，激发算力的小宏通过精准检索，成功发现了洪楼教堂之内有一管风琴。

这简直就是全济南最大的金属，烛明千里传音，行棋到来，五人坐上车去到了洪家楼教堂。此时的教堂里，上帝次子洪秀全正在给大家介绍这济南最大的教堂以及讲授经文，五人落座，兆宏第一次来这里，还正襟危坐，烛明告诉他这里不用非得听讲，可以随便看。于是兆宏四处看了看，然后发现这里的东西，以及讲授的经文，自己在台湾都听过。

中场休息的时候，秀全来问候他们。

“你扮大学生真像。”烛明说。

“烛明上仙过奖了，请问这两位是……”

听闻了昨日发生的事情，秀全当即表示可以，但是需要行棋亲自去弹奏。行棋连钢琴都不会，更别说五排钢琴的管风琴了。可秀全却说：“放心，行棋小姐尽管上去就行了。”

第二场讲述，秀全给大家介绍了耶稣音乐，其实都是他自己写的，然后他请行棋上前，说到：“接下来就请这位行棋小姐向大家演奏福音。”

“这个小孩儿腿还露着。”有一个听课的人说。

行棋上身白短袖，下身浅蓝超短裤，确实不符合入教堂的礼仪。但对于这个异议，秀全回答说：“如果小孩在上帝之下还需要遮盖腿部，那么天父天兄岂不就成了不

食人间烟火的老古董？朋友们可曾记得天兄教过的宽容慈爱，能让小朋友开开心心，规矩为什么不能改呢？”

座位上一个母亲为她也就五六岁的女儿解开了围在腿上的遮布。行棋坐在了管风琴键盘之前，她看了一眼二楼巨大的管风琴，然后把手放在了键盘上。她施展法力，管风琴回应了她，从没摸过键盘的行棋竟然能熟练的弹奏乐曲。

巨大的管风琴随着行棋的弹奏通过共振整个教堂发出了悠扬的声音，传播到不可描述之远。至行棋演奏完毕，兆宏为她热烈鼓掌，在场的听众则反应各异，有被吓了一跳的，有想鼓掌但不敢鼓的，秀全紧接着鼓掌，大家这才放开心鼓起掌来。

而那不可描述之远处，被惊动的少昊暴露了踪迹。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3）——初战少昊

按照之前确定的方位，烛明睛明苏晴行棋来到了少昊所在之处。

“五正皆言少昊无形，果然是少昊所骗。”烛明说。

少昊转过身来，打量着眼前四个人，然后说到：“句芒还是那么有想法。”

“那请您收回成命，恢复天刑之官。”睛明说。

“人间不需要神仙掌权，这不是烛明上仙的观点吗？”少昊说。

“少在哪里冠冕堂皇！”行棋一步上去，一拳像炮弹一样砸在少昊身上，少昊被打的退了十几米。

少昊没有想到一个小孩会这么厉害，他来了兴致，要试试眼前几人身手。于是他也一步上去，要回行棋一拳，行棋放出飞铁，少昊抬手打飞，然后飞铁原路返回击中了少昊。少昊再被打退，幻化为无形，欲发动偷袭。苏晴一搓手变出一根长棍给了烛明，她不需要种子，她的法力即是生命。

少昊于行棋背后现身，烛明一步上去劈棍下来，少昊再中一击，然后以赤手空拳与烛明搏斗，烛明手里有棍，岂需要与其搏斗，故边打边退，滑把攻击，令少昊栽了好几个跟头。行棋也再上来，几拳下来再将少昊打退，烛明上来，引诱少昊往前进，许久，少昊方觉不中，停止了进攻。

而现在，看似中场休息，其实睛明已经感应到暗流涌动，她立刻把苏晴抱走，随即苏晴所在之处为少昊法力打出一个坑。烛明行棋一看，立刻设防，却依旧被少昊法力打退几十米。

这法力不是来自于眼前之人。眼前的少昊说：“几位确实厉害，只是有一个地方不对，少昊确实无形。”然后就散形消失了。

人间不需要神明，可句芒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啊。行棋不乐，以她现在的力量依旧不能战胜少昊，她回到水云间看着躺床上的金石，一股悲伤涌上心头。风雅怡神上来安慰，可望给金石续命现在自己也很虚弱。苏晴也沮丧，她低估了少昊的强大，如果不能快速战胜少昊，可望不说被拖垮也得留下大伤。

睛明跟苹儿做饭去了，烛明也没有办法，少昊无形，除非一招从革，而行棋尚不能为。垂头丧气间，一声“明明”传入了烛明耳朵，烛明回头一看，是翠翠，有些欣喜，说到：“诶？今天不上学吗？”

“今天放假。”翠翠说。

众人皆不曾见得翠翠，这是一个和苹儿天机一样男身女相的孩子，跟窈窕天机那么高。烛明介绍翠翠，言其为窈窕天机法力融合而生，具体情况复杂，事后再介绍。翠翠现在被委托给吕洞宾，不在水云间，他自己提出的想去人间上学，以接触人间。难得放个假，烛明问他吕洞宾教的本领够不够在学校使用，翠翠直言太够了，说话间拿出剑来展示了两招，烛明提棍试探，两人有来有回，看的出吕洞宾教的还可以，烛明言“不错不错”。

然后翠翠看到了正躺床上的金石，问怎么了，听闻金石病情，虽然严重，但逻辑并不复杂，他想到窈窕应该有灵丹妙药。烛明一想，好像这个时间节点灵丹妙药确实可以有，他就去找窈窕了，众人皆问灵丹妙药是什么，烛明说事后解释，然后烛明真的拿来一个很小的玻璃瓶，里面是不凝固的血液，烛明滴了一滴在金石嘴里，金石的病情得以稍加缓解，但还是那样，如果不补上天刑官职的缺位，无论是可望，还是灵丹妙药，都无法治好金石。

“诶？行棋呢？”烛明说。

风雅往外一看，行棋正和凝凝在海边训练，金属的碰撞声从远处传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4）——再战少昊

从第一次和少昊交手，但现在夜已经深了，苏晴依然毫无头绪，天机走来看她，她已没有心力跟天机打闹。于是天机说：“先睡觉吧，明明和睛明会弄的。”

那事已至此，苏晴就先睡了。第二天早上烛明起床，发现苏晴那屋的门开着，里面没人，他又去了苹儿家，行棋也不在，凝凝和冰冰呢？凝凝醒了，冰冰没醒。不对呀，冰冰怎么能没醒呢？

其实昨晚苏晴睡下之后，行棋还在训练，凝凝要睡了冰冰替上，一直到凌晨一两点行棋才回去睡觉。而今早四点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苏晴就醒了，她出门遛弯，正碰上行棋，而行棋此时，正准备去挑战少昊。

苏晴说她的战略确实出了错误，少昊之强大超出了她的预料。但行棋并不埋怨她，因为这是救金石的唯一办法。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同去挑战少昊。

少昊在哪儿？少昊无形，当无处不在，两人去了齐鲁医院旁边的南新街，在这里，行棋呼喊少昊，少昊绝对应了，但就是不显形。于是行棋张开戴着飞铁的右手，金之从革之力涌入其手心，她举起手，从革之力杀伤着少昊的每一丝法力。

然后少昊被惊动，将行棋打飞数十米，然后终于现形。即便是魔鬼训练了一个晚上，行棋依旧无法直接消灭少昊，她这一步冒险了，觉得自己可以也必须对少昊一击致命，所以她没有防，少昊一击下去她直接重伤。苏晴以藤蔓破开沥青路面捆住少昊，却被少昊连根拔起，藤蔓变成了枯草。

“你们，真的要违抗我吗？”少昊说。

“我们，必须战胜你，让你收回成命！”艰难站起来的行棋一蹬地飞了过来，少昊应战，这次行棋大量使用了从革之力，少昊即便躲开，也会被从革波及受到损伤。每次受到损伤，少昊都会以无形的法力填补有形之躯，即便是被正面击中，他也能立刻修复自身。他对行棋毫无意义的攻击不感兴趣，他只是躲，他一抬手，一拳钻进行棋胸口，行棋就原地侧坐倒地了。

苏晴令周围相当范围内叶片硬化，然后飞来南新街，少昊根本不躲，这点伤害甚至不及他恢复的速度。他叹了口气，刚叹完，缓过来的行棋就扑了起来，于是少昊在叶片追击之下，和行棋打到老舍旧居又打了回来。

少昊不想再纠缠了，他把行棋推去苏晴那里，苏晴扶住行棋后，少昊以其法力，向两人打出了毁天灭地的一击。行棋一推苏晴，上去接下了这一击，苏晴刚站稳，就看到行棋在那持续攻击之前硬抗，她的伤已经不允许她这么抗下去了。

就算苏晴也上去，他两个人也挡不下这一招，但即便如此，苏晴还是跑了上去，但她刚跑一步不到，她的思绪就被拉进了意识空间，在这里，她得以和金石对话。

“你好苏晴，我是金石。”

“你……”

“谢谢你们一直在救我，但是，请你接受我的请求。”

“什么请求？”

“我会将我的力量交到你的手中，请你代我和我的家人们一起，打败少昊，让五正神明……”

“不行！句芒就是让我来救你的，你要是死了，我怎么交代啊！”

“他们不会埋怨你的，他们只可能……埋怨我吧。”

“可是……”

“烛明上仙没有说过人间不需要天刑，但烛明上仙说过，我们要保护自己重视的人，相信这两天下来，苹儿他们已经拿你当家人了吧。”

“……”

“所以，帮我一把。”

苏晴最终点头，然后流下了眼泪。

苹儿家里，金石化作点点光芒消散了。而正在防御即将体力不支的行棋，终于迎来了接替她的人，她的身边，是和自己一样高的苏晴。

苏晴轻轻一点，少昊的攻击便被破开。行棋看了出来，这里面有金石的力量，看来金石已经把自己的法力托付给苏晴了，而金石，不再是少昊命令的受害者，他是少昊命令的否决者。

然后苹儿一家和烛明一家尽数到来南新街。少昊一看，言“罢了罢了”，约几日后再战，让她们五个小孩带上五正神位。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5）——决战少昊

几日后，少昊约众人于黑虎泉再战，当日上午，烛明一家五口来到黑虎泉边，苹儿后到，行棋五人从空而降将少昊包围。

五人抬手，五正神明将神位给予她们。少昊睁眼，欲以无形之法力发动攻击，然其法力已被风雅柔水收集，其攻击不得，亦无法散形。行棋率先出击，飞铁发出，其人亦来，少昊从容应战，以一敌二亦不困难，其将行棋击退，后以法力追击，可望挡在行棋面前，防下了追击，不动如山。

然后可望进攻，不同于行棋的灵动多变，可望每一步都扎根地面，故每一拳力量十足，一度打的少昊招架不住。少昊飞于空中去躲，怡神放出绿火追击，少昊欲拐弯，然绿火追踪，其无处可逃，故少昊硬接下这绿火，再直往怡神飞来，苏晴出现在怡神身前，变出一根长棍直接将少昊打飞进护城河。

风雅以柔水渗入其中，其实体彻底不可散形，并内部崩解，内外合力，其出于水中，跃至岸边，始觉呼吸困难，筋骨迟钝。五人齐上，攻击接连不断，令其不得喘息之时机，疲于招架。故最后之时，少昊聚无形之法力强行散形，其受伤甚重，然以无形之攻击，当有一丝转机。

行棋可望怡神风雅苏晴被无形之攻击聚到一处，此乃少昊致胜之时机，仅一击，就可致五个小娃娃全军覆没。但刚才风雅的柔水已经渗入其中，风雅令柔水集合，少昊欲向外攻击，风雅就向内压缩，直到将少昊强制压迫成形。怡神于少昊不得自由之时再度放出绿火，将少昊形体中无形之法力烧尽，少昊变成了彻底的实体。可望令周身之土石飞向少昊，左右夹击以毁其形体，少昊负隅顽抗，苏晴以草木令土石坚固，夹击劲力足够，并合一之后不得分离。

至此，少昊被迫散形，无力再战，行棋举手，以从革之力削少昊于无形。少昊哀嚎，终不再哀嚎，其败。

五人归还神位后，风雅再以柔水收集少昊残余法力，令其成形，成形后的少昊瘫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

“请您收回成命吧。”苏晴说。

“人间，真的需要天罚吗？”少昊说。

“人间怎么不需要天罚呢？您觉得现在真的能彻底人治吗？”行棋说。

“烛明上仙觉得能吧。”少昊说。

“上仙只是不以神仙自居，大家都是，但会在该出手的时候出手。”可望说。

“人治不代表不需要天罚，正相反，人治的实现需要天罚。”怡神说。

“让人去干，不代表神仙可以当甩手掌柜。”风雅说。

少昊自愧不如的笑了出来：“真没想到，一世英名的我竟然输在了你们五个小丫头上。”然后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那就依你们之见，收回撤销天刑官的命令。”他躺倒在地：“终究还是在人间待的少了啊！”

风雅五人飞去苹儿那里，和苹儿抱在了一起。

“哇偶，真不错。”翠翠拍手说。

“其实咱们也可以抱。”天机说。

然后窈窕跳向烛明，睛明天机翠翠也抱过来。

符文中翠翠齐融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6）——一件难事？

自翠翠去上学以来也有好久了。战胜少昊之后，这天翠翠放假，说他在学校里遇到一件难事。烛明想能有多难，结果就是一场性教育讲座。

其实这个讲座确实是个难事。翠翠去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就凭借从吕洞宾那里学习的武艺清肃了学校里所有的恶霸，包括那一校之长。同学们老师们都很喜欢翠翠，学习教书都很有劲头，唯独新的一校之长，之前的一校之长之下，他遭到了来自前一校之长同党的刁难。而这刁难，就是这场讲座，如果跟其他人一样弄的平平无奇，或者讲座之后出了什么性教育的恶性事件，那就是一顶敷衍了事的帽子，届时学校会变成什么样都不一定。

烛明听出了他的意思，这场讲座需要一个立场鲜明义正辞严专业过硬的最好还是医生去讲，那水云间不遍地都是吗？翠翠说大家都没有证，烛明说不慌，造个假就是了。

那第二天，烛明就以家长的身份应下了这场讲座。讲座前一天翠翠他们班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公然喊到：“月经不知道憋着吗！”一个正式的初中体育老师竟然说出这种毫无常识的话，烛明找到了机会，他把讲座推到了下午，上午则拿着棍去学校操场满操场追着那体育老师打。

然后下午讲座开始了，烛明坐上讲台，开场就说：“很抱歉将这场原定于上午的讲座推迟到下午，我本不想推迟，但我无法容忍，咱们学校教体育的*人名*，就他家厉害月经能憋回去！”

烛明说的情绪激动，把同学们吓了一大跳。

“所以说，我们的性教育非常差劲！令人大失所望！”，烛明说，“所以今天，让我以专业的标准向大家讲解这些严谨科学的医学问题。”

然后烛明先讲了女孩生殖系统解剖和发育，以及经带胎产四个过程，然后就开始讲述月经病，包括期量色质，或多或少，先期后期，崩漏痛经，到了痛经这一块，他义正辞严的说：“痛经不是正常现象！需要治疗！如果有人跟大家说痛经没有治疗药物，那么大家一定要反应过来，他认为的药物排除了中药针灸。但凡是个靠谱中医都会调月经，一定要是靠谱的，因为西药药效在药物，中药药效在医生。”

然后烛明又讲了乳房胀痛，他说：“这是一个常见病，但它很好治。”然后拿出兜里的针，“一针下去立马就好。”最后加了一句：“再就是同学们，你们身边的朋友出血了，你们难道不去帮助她反而在那里起哄吗？月经、发育，这是好事儿！是天大的好事儿！没有什么尴尬羞耻一说！也没有什么值得被取笑的！要哪个老东西有意见，让他来找我！或者叫我去找他！我把她打出月经来！男的也打出月经来！”

显然同学们被烛明讲话的义正辞严给震撼了，半场下来没有一个起哄的。

然后烛明又继续讲男孩生殖系统解剖，然后就介绍了睾丸炎症、阴茎折断、睾丸扭转、睾丸破裂等急危重症。最后他说：“男生之间总是有些小计计。”到这里全场都笑了，烛明提高音调接着说：“所以收起你的小计计。”

讲座的最后，烛明跟大家探讨了一个问题：“没有什么能干不能干的说法，那就比如说吧，早恋可以吗？”有同学说不可以，烛明接着说：“为什么不可以？家长的幻想不就是上学的时候一点情情爱爱不沾，然后高考结束第二天就把男朋友女朋友带回来吗？这是不就类似于你从不学习但一考试就考满分？这不是幻想，这是痴心妄想。所以没有能不能干的说法，只有我要怎么干的说法，那在座的各位男性，不止男生！是男性！你要说你只是玩弄别人的情感，那我立刻把你下面那三个东西给切了，如果你是动真感情，那你就得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你不可能让你的女朋友受委屈，你有能力解决未来会遇到的问题吗？如果没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就跟那个新闻一样，你的女朋友被送进了戒网瘾黑机构，你能不能跟新闻里那个男人一样，以一己之力十一天把人救出来？你不能，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才是我们该想的，而不是纠结能不能干。”

最后烛明结尾：“我要讲的讲完了，那既然这样，我要继续去收拾*人名*了。”同时拿起地上的棍子，“同学们再见！”

在座的同学跟烛明再见。

那后面的话其实这讲座效果非常好，翠翠男身女相，所以吕洞宾为图方便给翠翠登记性别为女，毕竟女相不只是脸。其实性别也没啥，因为讲座之后同学关系更融洽了，不需要某种性别也能知道。

首先就是一件事情，翠翠班里一个女生月经流到了椅子上，后面的男生大喊一声：“*人名*来月经了！”这不是取笑，班里听闻全班出动，几个男生去帮着倒热水叫

老师，几个女生翻包找卫生巾找纸什么的，大家上前询问情况轮番安慰，无论男女，无人起哄，女生连连道谢。

再就是翠翠同学说的话：“现在多好！校服透明看就看呗，只要他们不乱来，乱来的你帮我们教训他们不就行了吗。”

看得出来以前是多么的敷衍了。

那现在期末快到了，他们得考个再高点儿的分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7）——“被发现了。”

这天晚上放了学，翠翠把包放回去就出去遛弯了，作业是不可能带回家写的。

此时吕洞宾还没回来，翠翠打算去买点儿凉菜，他经过了一个小广场，广场上一个大概十岁的小孩在那里展示武艺。周围大妈纷纷鼓掌，称赞：“这小姑娘真厉害。”

“他是男孩吧。”翠翠走过去说。确实，那小孩确实是男孩，只是长得像女孩，非常像。他不是说跟天机哪吒和翠翠那样男身女相，他就是个普通人，于是翠翠说：“你的武功是谁教的？”

那小孩说：“是我们那里的老师教的。”

“你们那里？你是哪里人？”

“我是青岛的。”

“黄岛的吗？”

“对，黄岛的。”

一听黄岛的，翠翠来了兴致：“咱们比试比试吧。”

男孩看了一眼翠翠，扭回头去说：“不比，我不和女孩打架。”

“你怎么确定我是女孩？”

男孩再看翠翠，这次不扭回头。

“你好胆小啊。”翠翠说。

男孩也是小火上来了，一蹬脚伸手就往翠翠裙子去了，翠翠左手别开他的手，然后右手把他推的后退。被击退的男孩愣了一下，然后摆好架势，先是一个腾空飞脚，翠翠躲开，然后就是一系列大开大合的招式，但很可惜这些招式破绽太大，翠翠轻易就能躲开。然后翠翠趁他一拳过去肋骨无防，击了他的肋骨一下，不是很使劲，男孩照样很疼。然后男孩继续出招，他为了力量抡起胳膊，然后中门大开，翠翠往他中线连续打过去，男孩躲没法躲防也来不及，手在后面呢。

两次失利的男孩揉着身上被打的地方，然后翠翠走过去，教他如何防住中线。男孩认真听完又和翠翠过了两招，这次他就没有那么多破绽了，并且出招更加凌厉。

男孩向翠翠道谢，翠翠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符文。”

“我叫翠翠。你还上小学吗？”

“对，我再上上四年级。”

“你们期末考试这么早吗？”

“你们期末考试还没考吗？你上初中吗？”

“对呀，我上初一。哎算了，等我回黄岛我再教你几招。”

“你也是黄岛的吗？”

“当然啦。”

两人聊天的时候，旁边草丛中发出了沙沙的声响，翠翠感应到这，找了个理由就先离开了。草丛中的潜伏者也跟着走了，然后就渐渐发现自己跟丢了，接着翠翠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质问他：“你是什么人？”

显然这杀手并没意识到翠翠很厉害，拿出小刀就捅了过来。翠翠一抬手就把他轰飞几十米远，然后那人昏了过去。

“你这么厉害吗？”是跟过来的符文。

“诶呀！被发现了。算了，你知道就知道吧，别说出去。”然后翠翠施展法力，高处的枝条被抽下，自己编成了一个花环，翠翠将其赠与符文，两人约好黄岛再见。

至于那杀手，他醒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他自己都害怕了，就跟买家断了联系。而照着翠翠来的，想想就知道，除了那之前的一校之长的同党，应该不会有别人了。那极有可能明天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果然，次日一群暴恐分子冲进了学校，见人就砍，死伤越多，那些同党的理由就可以越大。那到现在，翠翠不用再藏了，在老师和同学们都害怕的躲在教室里的时候，翠翠走出了教室，他一抬手，整个教室的笔杆飞了出去，然后一转弯飞向了迎面而来的暴徒。

暴徒们的眼睛被戳瞎了，危机解除，翠翠小神仙的身份大家都知道了，同学老师更喜欢他了。

而此时在融创游乐场里，那始作俑者同党的头子，竟然还在悠闲的陪老婆孩子。蓐收跳下来，结果了那头子，他老婆孩子受赐于其恩惠，扬言会报仇，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父亲做了什么吗？不可能的，两个人都不小了，于是烛明瞬移到他俩身后，掐断了他俩的脖子。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8）——“圣人”卷土重来

最大的头子被灭门后，其余残党已经是四分五裂，有人后悔跟了那一校之长，有人觉得惹了神仙大难临头就此失踪，剩下有的依旧不知死活，妄图求神报复。

于是那一天，在一声声“圣人”的呼唤中，文昌帝君来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向文昌帝君乞求杀死翠翠，文昌帝君感应到烛明睛明的气息，说到：“满足愿望可以，但你们要付出代价，为我借尸还魂。”

“您这不是难为我们吗？我们找不到尸体啊。”

文昌帝君一把掐死了说话那个人，然后说：“你们不就是吗？”

其余残党逃窜，但终究逃不出文昌帝君的魔爪，全部成了帝君的养料。

于是下午的语文课，文昌帝君打晕了任课教师，自己以代课的身份走进了翠翠他们班。在课堂上，文昌帝君尽展才华，引经据典，强调尊师重道，指责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尤其是翠翠，打死原来那一校之长是违背伦理的。

同学们一听，瞬间露出了不满的神情。翠翠直接站起来，反问文昌帝君：“老师说学生教训老师违背伦理，那老师放任恶霸欺负同学是不也是违背伦理？”

“这位同学，那不是恶霸，那是大家的同学，是大家最好的朋友，没有谁会比同学更能对你有真正的情谊。”

“那按您的说法，只要他是我的同学，他就不会做坏事，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我需要告诉您，科学是有适用范围的，按您的逻辑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是同学就是好人，这不是科学，这是耍流氓。”

“哦？我是老师，你就是这么跟老师说话的？”

“我尊敬老师，是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经验，有方法，这些是他们作为老师才拥有的，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是老师，甚至当了老师之后依旧*翠翠粗话**翠翠粗话*！”

文昌帝君被激怒了：“那么这位同学，你们穿校服的都没几个，学校的要求你们都做不到，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挑战权威，挑战我。”

“首先，咱们学校早就不要求穿校服了，所以你应该不是咱们学校的老师。其次，能不能挑战你，那得亲眼看看！”说罢，翠翠扶桌一跳，一脚往文昌帝君面门踢去。

文昌帝君自是躲开，但翠翠怎么可能想不到，他同时施展法力，让前面同学的笔飞向了文昌帝君的手心，把文昌帝君扎的叫了一声。

然后翠翠继续进攻，轻巧的凌空腿法压制了文昌帝君的身高优势。文昌帝君一惊，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竟然也这么厉害，并且他的腿法还不是烛明那路的，于是他聚合法力一拳打出，翠翠跟同学们喊了一句“蹲下”，也一拳打出，两股法力碰撞，课桌的书本被横扫到地上，两人势均力敌，都被冲击坐到了身后的墙角处。

文昌帝君站起来，又是一击，翠翠毕竟是个小孩，已经站不起来了，关键时刻，烛明瞬移到了翠翠面前轻松接下了这一击。

“你竟然还活着。”烛明对文昌帝君说。

“圣人怎么可能轻易就死了。”

“行吧。看好了翠翠，法力是这么用的。”然后烛明冲上去，文昌帝君也冲上来，烛明小动作的敏捷身法如麻绳缠身一般，尽寻文昌帝君反关节而去，每一次施展法力都直冲文昌帝君要害而去，或者是眼，或者是肋骨，或者脖子，无论如何耳朵不会长肉，手指不会长肉，手指变大那是类风湿。文昌帝君就如同实验台上的老鼠，只有被肆意处理的份儿。

最后文昌帝君被从窗户扔下楼，虽然楼不高，但也摔得不轻，抱头鼠窜的跑了。

文昌帝君这次跑了，但他不会再来吗？并且等烛明也考完试，他们都要离开济南。其实没啥事儿，文昌帝君在哪里都不要紧，水云间哪里都能去。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79）——再度绷紧琴弦

翠翠几天前考完试了，而这一天，烛明终于考完了试，按说一家人现在就可以回黄岛，但烛明还需要干一点儿小事情。

那晚，烛明去抟鹏宿舍和抟鹏聊天，全校都换了宿舍，烛明第一次去抟鹏新宿舍，他们聊到了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问题，就又说到了烛明感到憋屈的那事情。

即便是到了现在，对于曦和逐霜躲避事情的做法依旧很憋屈，一些按理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竟然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烛明未来也这个样，他真的会自寻死路，他提到这个事情，他知道曦和很愁这个事情，所以在讲述的时候他刻意隐去了曦和的名字。

而当烛明离开抟鹏宿舍后，曦和却发消息来问烛明是不是说了她那烦心事。最后经过总结，他确定了事情经过：抟鹏宿舍里有一个人，那人是曦和复习的好友，而曦和不介绍朋友，所以那人不认得烛明，那人知道曦和的事情，所以烛明一说这个事情，他就知道是曦和那件，然后告诉曦和有人说了这件事情，而只有烛明会进入男生宿舍。

曦和对这个烦心事很反感，也很害怕，杀人，谣言，都可能因此事而起，所以她草木皆兵。那人一说，曦和更害怕了，怕到要烛明保证再也不说。烛明可以对曦和保证，但他无法容忍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理论上毕业生，他听人谈话乱往外传就算了，但他跟曦和熟悉，凭什么就觉得烛明跟曦和不熟，既然这么跟人家站在一条战线上，为什么烛明提及此事的时候他不去质问烛明，而是只知道在那里发消息当缩头乌龟，把焦虑和恐惧转移给自己的战友。烛明难受就算了，曦和是真的害怕，这就是他一个成年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你可以没有能力，但你不能坏事儿，烛明本来是要去收拾他的，但曦和说不要再提此事，烛明可以尊重曦和的选择不提，但他不能容忍一个白痴一个缩头乌龟在那里叫唤。于是他采取了措施。

烛明是凡圣，是神仙，但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后来他和抟鹏说及这件事情，其实抟鹏的态度也挺让他不高兴，抟鹏总是用一大堆推理来自我安慰，而不是关注客观事实。烛明并未对抟鹏有意见，他知道抟鹏还没有经过足够的思考，无论是基于现实的，还是基于智慧的，他只是反复提及自己

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措施，以告诉抟鹏，我不需要自我安慰，我要解决问题，眼看客观存在的问题。

当时烛明绷紧的苦练的弦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有所放松，但这件事情又让烛明紧绷起来，他必须成为那个能解决一切事情的人，因为他不是扁鹊，他所在意的人也不是蔡桓公，扁鹊不需要为蔡桓公掏心掏肺，想走就走，他不行，他必须拥有能保护他们的能力。

为此，烛明再度开始了苦练，不可能停止，直到事实证明他已经可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0）——暴雨过后

黄岛暴雨过后的上午，符文正在卧室里看书，而就在这时，窗外一声“符文”传来，符文往窗外一看，是翠翠。

他兴奋的大喊“翠翠”，然后去和母亲说了几句话后跑出了家门。两个人去到了小区一片无人之地，毕竟在这里切磋武艺不会误伤别人。在这里翠翠又教了符文几招，两人休息的时候，符文问翠翠：“你真的不是女孩吗？”

翠翠回答说：“我真不是，我给你看看。”

符文看完了急忙捂住双眼：“啊！你就是女孩！”

“真不是啦！”然后翠翠拿出藏在身上一直没拿下来的那张解剖图，“你看，女孩长这样。”

“我不看我不看！”符文刚瞟了一眼就又捂住了眼睛。

“哎呀！你现在知道了这些，以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符文这才放下手，看着眼前这张解剖图。

“女孩的长这样，我没有这个这个和这个。”

然后翠翠把解剖图一扔，用法力点火烧掉了。

符文明白了，他问翠翠：“你怎么和我不一样啊？”

“我又不是一般人，你不是都知道吗？”翠翠笑着说。

而另一边，在青岛，烛明去大学找另一个小朋友去了。在青岛之内，胶州湾东边叫青岛，西边叫黄岛，北边叫红岛，烛明去了青岛，去找那个小朋友。他在大学门禁之外等着，不一会儿，一个女孩高兴的跑了出来，烛明张开双臂，然后女孩一个飞踢踢了过来。

女孩名叫齐融，当初上节目的时候两人认识的。她一个飞踢过来烛明拧身子，一手拨开她的脚另一手把她往前推。但齐融必然准备好了下一招，在烛明拨开她腿的同时，她另一只脚已经落地，然后一个外摆腿，迫使烛明回手防御，然后是手脚并用上下并击，再就是连环拳。如果说是学校里的其他人，就比如她在旁边看热闹的同

学，那绝对是顶不住的，但烛明可以，他不但精准的防住了齐融的每一拳，甚至还在其稍微偏离中线的时候能进一拳。烛明进拳，齐融就防一下，然后继续进攻，先是随机进攻，见无效就连环拳从上打到下，最后一弹腿，烛明双掌叠起防御，至此两人才拉开距离打完。

“太厉害了！”烛明赞叹说。

齐融带烛明进了学校。

要说当年烛明去了一个节目，当时还有一家人，再就是齐融一家了。彼时齐融已是小有名气，烛明都在电视晚会上见过她，而那天节目上，齐融她爸不苟言笑，直接就是平时连笑不笑上节目强迫自己挤出来的笑，跟烛明那种不笑也能看出笑的完全不一样。烛明对小孩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和力，小孩亲和了家长自然也就亲和了，当时烛明和两家人在聊天，一提到齐融的梦想，齐融说她想当警察，齐融爸自豪的无法隐藏，但烛明却“啊”了出来，然后说：“你好像不能当警察诶。”

“啊？为什么？”齐融问。

“你伸手，伸，伸，伸，胳膊伸直，你看看，你胳膊伸直了打弯儿。”烛明在电视上看到齐融的时候注意了这点。

“这有什么问题吗？”另一家的父亲说。

“有问题啊，你当警察得开枪吧，开枪得有后坐力吧，你不能啪一枪下去先给自己弄骨折了吧。所以按现在的标准这体检不通过。”

“这样吗……”齐融略显沮丧。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啊？”烛明问她。

“我想消灭坏蛋，维护正义。”

“如果说要维护正义的话，不一定非要当警察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法医，为逝者发声，也能维护正义。”然后著名讲述了一个案例：“死者身上也没有伤，看起来死的很迷离，但如果是法医的话，就算是我，也能想到空气栓塞。”空气栓塞一词让专心听故事的齐融眼前一亮。烛明接着说：“就是一管空气打进血管，进入心脏，引起涡流，最后心力衰竭，人就死了。要确认确实是空气栓塞很简单，把尸体放水

里解剖，打开心脏里面冒气泡，那就是空气栓塞了，然后就锁定了死者当护士的女朋友。”

当时在节目里，齐融很明显更愿意跟烛明待一块儿，毕竟到了潜意识里谁都不会喜欢一个天天严父出才子的爹，倒是烛明，一个敢说敢干有本领，还以朋友身份和小孩相处的人，没有哪个小孩不喜欢吧。

于是节目结束后，齐融一家去济南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齐融就跟烛明学习太极之拳和枪棍之术。齐融不一定会因为那段关于法医的解说去学法医，但她去年来青岛成为了一名中医学生。而现在，两人终于又见面了，他俩和几个小伙伴坐一起聊天，聊天的时候穿插武艺演示，然后他们聊到了这几天的大雨正赶上期末考试。一说期末考试，烛明想到了文昌帝君，但也没往深里想，直到一个小伙伴说到了某片村子几天前出了一个神童，这神童上小学竟然能轻而易举做出高考数学压轴题来。烛明让她接着说，小伙伴说，好多人都去拜访神童，想着期末考试给自家孩子拿点手气，但都没有见他们再回来。

“有蹊跷。”烛明说。

“这绝对有蹊跷啊，但谁都不敢去探个究竟。”小伙伴说。

其他小伙伴听听也就算了，烛明问齐融：“放假回家吗？”

齐融说不回家。

“那咱们去探个究竟吧。”

“啊？！就你们两个吗？！”一个小伙伴说。

“怎么？不相信我们的拳脚？”烛明说。

“可是这……”

“没事的”，齐融说，“你们收拾东西回家吧，我们不会有事的。”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1）——探秘神童

烛明和齐融来到了这个村子，在村口，根本看不出村子里面有什么异常。睛明来了，烛明介绍了两人，两人打了招呼，睛明把棍子给了齐融。

“给我的吗？”齐融说。

“对的，给你的。”烛明说。

“我还需要棍子吗？”齐融说。

“这村子里有点儿情况，以防万一，拿着吧。”然后烛明对睛明说：“我们先进去了。”

睛明点头：“我在这里守着。”

烛明和齐融走进了村子。在村子里，他们跟一个女人询问神童在哪里，女人一看齐融拿着棍子，起了一点疑心。

“她腿不好，得拄着。”烛明说。

“那她右边那条腿不好？”

“这你就外行了吧”，烛明说，“右手拄拐，当然是左腿不好，你要右腿不好右手拄拐，那一走路是不是右腿就受力严重……”

女人被烛明给说的云里雾里，疑心也被打消了，她带烛明和齐融去见神童，但齐融明显感觉到他们被带的离村子中心越来越远。齐融看了一眼烛明，烛明示意她不要紧，一路上女人都没说话，烛明问她：“我怎么感觉越来越远了？”女人说这是必经之路，然后她开始打探两人底细，要不就说中年人天真，真就是烛明说什么她信什么。

看应该是进了包围圈了，烛明也不多说话了，一把就把女人放倒。四下冲出好多壮汉，往烛明齐融围过来，但他们竟然自信的没拿武器，齐融一看都不带犹豫的，不拿武器可还行？她几棍子下去就放倒了一个壮汉，然后其他壮汉一愣的时候，虚晃一棍一弹腿又一个，再一抡打退了一个。烛明解决他那几个之后，两拳把齐融这边剩下的打倒了。

解决歹徒之后，烛明揪起一开始那个女人，让她重新带路，女人被吓得连话都说不清，烛明一拳下去，女人精神恍惚的带路了。这一路倒是没有埋伏，路上都没有人，女人带路到了一个小黑屋门前，烛明说：“这里面不会有埋伏吧。”女人吓了一下，颤颤巍巍的说“不会不会”，然后打开门，烛明一把将女人推了进去，然后把门关上。女人在里面被伏兵捂住嘴打死了，然后他们才发现打错了人，他们从小黑屋冲了出来，烛明对齐融说：“给你看点儿厉害的。”然后一挥手把埋伏连带着小黑屋给掀翻了。

齐融惊叹烛明的法力，但她还没开口，就发现了这小黑屋还有地下室，而下面都是那来拜访神童的家长。烛明揪出一个家长来，齐融抓住她的衣领，可还没发问，那家长就先说：“我只是想让我孩子考高分！”齐融一巴掌扇了下去：“*齐融粗话*一天到晚怎么不知道自己去学习。”

“找到了，在那里。”烛明看着地上那已经疯了的家长指着的那个房子。

而此时，翠翠跟着去到了符文家。刚才睛明千里传音告诉了翠翠青岛这边的情况，符文还羡慕翠翠能千里传音。而回到家，符文妈妈已经不在家了，翠翠问符文他妈妈去哪里了，符文说是受哪个亲戚委托去北边哪个小区拜访神童去了。

“神童？！真的是北边？！”翠翠说。

符文想了想，说：“是北边。”

烛明和齐融踹开了神童的家门，里面空无一人。“*凡圣粗话*敢骗我们！”烛明说着就往那些半疯半醒的家长走去。这时睛明过来了，转告了翠翠发现神童在黄岛的事情。

“窈窕和天机已经先去了。”睛明说。

“既然这样，那咱们也去吧。”烛明说，然后让齐融把棍子放地上站在上面。

齐融照做，烛明一施法，棍子浮了起来，齐融站稳，烛明笑着问她：“能站稳吗？”

齐融两腿站好，一手叉腰，另一手大拇指，笑着说到：“当然能！”

“那我们走吧！”烛明睛明一蹬地，齐融一俯身子，三个人往胶州湾那边飞去。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2）——神童梦碎

此时符文的母亲已经来到了居民楼下，她按响了门铃，可门铃直接挂断，然后一个小朋友打开门，问她是不是来找神童。

符文母亲说是，小朋友伸手去拉符文母亲说要为她带路。

“妈！”“阿姨！快跑！”符文和翠翠及时赶了过来。眼看圈套暴露，小朋友抓住符文母亲就往里拉，翠翠一脚蹬地飞过去也抓住了符文母亲，然后符文跑来，举起翠翠给他的那根正适合他身高的长棍往小孩胳膊劈了下去。

小孩惨叫一声进了楼里，门也关上了，但翠翠明确感应到楼里还有情况，他拉着符文母亲就跑，符文也快跑，但几人还是晚了一步，楼门打开，强大的吸力将三人往楼里面吸。情况危急之下，符文把棍横过来，翠翠抓住另一端，然后棍子格住大树，三人不至于被吸走。

但这么可撑不下去，树一定会折断的，于是翠翠对符文母亲说：“阿姨你等我们出来。”符文母亲听不懂什么意思，但她看到符文对自己点头，她也点头。翠翠一下子把符文母亲扔向小区外的草地，然后松开手，和符文一起进入了那诡异的居民楼，和正好赶来的窈窕天机一起。

小区外，烛明睛明以及驾驭长棍飞来的齐融落地了。

“就是这个楼吗？”烛明说。

“你们是那个女孩的家长吗？”符文母亲问。

这一听就是翠翠，睛明回答“是”。

这里已经是烛明的地盘，烛明是全知的，包括这个楼。很显然，这个楼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楼，它更类似于一种幻象，它的里面是一个小房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神童，另一个是神童母亲，神童父亲在神童体内，看来是被吃了。

而翠翠他们被吸进去之后，他们身处的是一片漫无边际的空间，翠翠介绍三人之后，神童现身了。这一看就是文昌帝君，文昌帝君被揭穿现出了真身。

“文昌帝君，你想干啥？！”翠翠质问他。

“你对那些家长干了什么？！”窈窕也质问文昌帝君。

“哼哼，每天的香火，哪里有家长们的疯狂美味啊！就算我不处理他们，他们也会被烛明上仙处理，那还不如让他们成为我的养料，同时帮烛明上仙铲除祸患，何乐而不为啊？”文昌帝君说。

“用不着你！”天机冲了上去，他一拳打过去，文昌帝君竟然轻松抓住他的拳头，家长们竟然已经疯狂到这般地步。

天机又是一拳，然后腾空飞脚，皆被文昌帝君轻松接下。窈窕拿枪扎去，文昌帝君拔剑，轻松拨开枪尖，窈窕再枪棍并用，文昌帝君依旧毫不费力。翠翠拔剑刺来，文昌帝君一打二也毫无压力，甚至还划破了翠翠的衣服。

天机也拔剑冲过来，三个人齐战文昌帝君的时候，烛明已经发现了破局的办法。翠翠他们被吸进去的，更应该是神童的意识空间，也就是说只要把神童弄醒，他们就能出来，连带着这楼也消失。于是烛明睛明聚合法力，巨大的蓝火火球成形，然后再一聚合，火球再变大了一圈，两人用尽全力驱动火球飞向居民楼，终于在楼的正中央砸出了一个窟窿，里面那个小房间被阳光照亮。齐融舞棍花，然后扔出棍子，棍子盘旋着飞向小房间，打倒了去拦的神童母亲的同时也打醒了神童。

于是翠翠他们所在的空间开始崩塌。文昌帝君见状，聚合法力击倒了翠翠他们三个，他不想再等，他现在就要取翠翠性命。这时符文一棍劈过来，文昌帝君拿胳膊挡住，他甚至不想去抓。他阴森的问符文：“你觉得就凭你也能对付我？”符文回答：“当然！”然后再一棍劈下，这可是翠翠给的法宝，这一棍聚合了法力，直接将文昌帝君打退十几米远。文昌帝君一惊，符文再冲了过来，不停的朝文昌帝君劈棍，他感觉到应该撑这一会儿就能破局。而文昌帝君面对符文的爆发力一时间也反应不过来，再加上得以喘息的窈窕天机翠翠，小孩们最后一击下去，居民楼整个炸开，烟尘之中符文他们四个从烟尘烛明他们这边出来了。

四个小孩依旧警惕着烟尘之内，烛明用法力补好翠翠的衣服，等烟尘散去，文昌帝君已经不见踪影，那里躺着的是那神童，已经没了气息，换言之，是文昌帝君借了他的肉体。

神童母亲跪倒在孩子身边，凄惨的哭声震天。

就这样，文昌帝君第一次被打败了，所以那暴雨更像是他闲来无事搞的。

烛明一家和齐融去符文家吃了中午饭。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3）——行者访珠山

那天之后，齐融跟着烛明一家去灵珠山狐仙洞住下了，烛明把小狐仙洞好好收拾了一番给齐融入住。

这天，晴明在菩提寺教齐融武艺，窈窕天机翠翠和符文在旁边也研究武艺，等两边正好都中场休息了，孙行者和沉香腾云驾雾而来。沉香跟晴明挥手，晴明也挥手，待两人落地，晴明介绍：“这是孙行者和沉香。”

“孙行者？”符文眼里放光。

“对的，小妹妹，这就是我的师父孙行者。”

“我是男的。”符文笑着说，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认成女孩。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沉香啊，你但凡用脚后跟感应一下都不至于认错吧。”然后孙行者去到符文身边，“小子你别介意，他就那个德性，你看烛明家那个小子，啊现在又有一个小子，不都长了一副闺女相吗？你这是福气啊！”

孙行者一说把符文说高兴了，然后他又问：“这是谁家的丫头啊？”

“孙行者你好，我叫齐融，在青岛上学。”

“啊（婉转的），跟烛明那小子一样，大学生，你怎么不回家啊？”

“我不想回家”，齐融说，“我想待在这里增长本领。”

“我明白了，一定是你家那两个本领不够吧。”

确实是这样，齐融习得一身武艺之后，有一天在学校里，她出手制止了三个男生欺负人，她以一敌三，毫发无伤，但是那三个男生，一个头顶长包，一个胳膊扭伤，还有一个下巴挨了一拳当场倒地。面对三个男生家长，齐融父亲一再坚持用对话解决问题，然后越说自己理越亏。齐融给烛明打去视频，烛明一听齐融毫发无伤，当即就跟调解老师说：“三个男的打一个女的，倚强凌弱以多欺少，他们进重症监护室都不冤枉。”然后就说让三个男生找出一个来跟齐融公平决斗，谁赢了听谁的，不然就不要有意见。男生肯定打不赢，就不敢打，这事儿就结束了，然后烛明再大骂齐融父亲“窝囊废”，这个事情不是他解决的，齐融父亲也不敢还嘴。那天，齐

融意识到，自己的才子父亲好像只有在自己面前才会出才，自那之后，她下定决心，自己要成为真正有能力的人。

听闻齐融的讲述，孙行者拍手叫好，然后向大家伸出橄榄枝：“我看你这丫头和这小子一样，都是用棍的，何不让俺老孙来教你们枪棍之术？”然后他又灵光一现，对窈窕天机翠翠他们说：“啊对，你们三个也可以来学。”

“真的吗？”符文激动的说。

“当然是真的，我现在就可以教你。还有你，沉香，你也来练！”

“好嘞师父！”

然后包括睛明在内的所有人就开始跟孙行者学棍。等他们累了，烛明和菩提也走出屋来了，经过一番连环拳拍痧，菩提现在神清气爽。

行者上前行礼：“师父！”

“爱徒快起。”

然后几人聊了一会儿天，孙行者说来的时候他看到文昌帝君往密州跑去了。烛明说那不就是诸城吗，孙行者再仔细回忆，他想起文昌帝君是往一个水库边去了，烛明确定那是他复读的那个学校，就说不必惊慌。翠翠问为何不必惊慌，烛明说：“虽然不是全部，我碰上那几个老师的人文关怀应该差不多够扇文昌帝君一巴掌。”

行者一听，道“原来如此”，然后就说起了曾经密州的苏将军，现在诸城那地方还留着一支箭，据说是苏将军的旧物，然后行者顿感不妙，若是那文昌帝君取走了那支箭，岂不是大事不妙？于是他当即决定，让沉香和齐融带着符文翠翠窈窕天机去把那箭拿回来，算是检验他们今天的学习成果。

“不是，你才教了几下子就让他们去。”烛明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而且你家两个孩儿之前不是去过吗？有什么好担心的？”行者说。

“你们可以吗？”睛明问翠翠他们。

“当然可以！”翠翠他们四个小孩齐声说。

“我会保护他们的。”齐融对睛明说。

“既然烛明上仙说不必惊慌，那你们自己找时间去吧，师父就先去逍遥了！”然后孙行者走了，把沉香留在了这里。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4）——原来是这个苏将军

几天后，齐融他们六个来到了诸城，烛明睛明紧随其后，他俩实在不放心孙行者的水平。

本来齐融他们分散开来在诸城搜索，但就那么一晃眼，齐融感应到一股比较强大的法力，想必应该就是文昌帝君了，于是她悄悄跟了上去。沉香感应到齐融脚步放慢，再一感应，也发现了文昌帝君，他给其他人千里传音，六个人往文昌帝君的方向靠拢。

烛明一看，不对呀，怎么都往超然中学聚过去了，睛明问有没有可能苏将军的旧物在中学里，烛明说不可能，他在里面上了一年学，从没听过超然有这么一件宝贝，睛明再一感应，他们不是往超然，是往它对面的龙源学校去了，烛明说那更不对了，当年超然就是在龙源学校借了三层楼开的复读班，他也没听说一个九年一贯学校有这么个宝贝。

而那边，沉香已经接近了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已经走到了龙源和超然大门口那条路上，他气势汹汹，面目狰狞，一副被拒绝好几次决定使用暴力的样子。沉香做好战斗的准备继续接近文昌帝君，突然，他感应到齐融和人打起来了，对方有一点点法力，他要去救齐融，但刚要出脚，一回神儿他转头直接去到了文昌帝君前面，齐融不一定有事，但文昌帝君可麻烦就大了。

文昌帝君一抬头，不可思议的说：“沉香！”然后就要先发制人往沉香冲过去。沉香也要先发制人，他还得去帮齐融，他拿出斧子也冲了上去。最后一个回合，沉香一板斧拍在了文昌帝君的太阳穴上将其拍倒，然后一步去到文昌帝君身前举起利斧。这个距离，曹孟德的头疼都得被华佗治好，文昌帝君非死即残，可就在利斧劈下的时候，刚才跟齐融打架的那女人一把将沉香推开，文昌帝君迅速逃离，然后顺着女人指的方向去找窈窕他们了。

齐融上来一棍将女人打倒，再仔细一看，这不是神童母亲吗？而其他人那边，文昌帝君从天而降，窈窕一个箭步躲开，同时拿出枪来划了文昌帝君一下。现在的文昌帝君已经没有上次那么强了，窈窕几下子就打的他难以招架，最后被窈窕划伤了胸口。文昌帝君又去找天机，最后被划伤了胳膊，他又去找翠翠和符文，被刺穿了大腿并被敲了一棍。处处不利的文昌帝君不再意气用事，他飞到空中，从天而降砸进了龙源学校体育馆，苏将军的旧物就放在地板上。

那边沉香和齐融质问神童母亲为什么要帮文昌帝君那个坏蛋，神童母亲说：“他让我儿子考试次次得高分！成绩优秀！他是个好神！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会害了我的孩子吗？！”她越说越激动，齐融一手背把她拍倒。

体育馆一声巨响，文昌帝君飞上空中，苏将军的箭一旦落地，将是毁天灭地的，两个学校都不要妄想存活。烛明睛明见状起身就要去阻止，但是被绫罗拉住了。箭落地了，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文昌帝君不可思议，直到他听到了“我的东西就那么值钱吗”的嘲讽。

“那不是苏晴吗？合着是这个苏将军吗？”烛明说。

“哈哈哈文昌老儿，你也有中计的一天呐！”孙行者拍手叫好。

“你个猴子！这都是你在耍我！”

“不耍你怎么能知道你还有这么一个粉丝啊？不耍你怎么能知道我的徒儿变聪明了啊？”

沉香一听开心了。

“你给我等着！”文昌帝君跑了。

“哼！跑的还挺快。躺地上那个女的，这次放你一马，快滚吧。”孙行者说。

神童母亲憋着一肚子火走了，孙行者还得用她再考验沉香他们。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5）——行者搏命台风

孙行者骗了文昌帝君那次之后，苏将军苏晴一家带着绫罗时常也来灵珠山玩。齐融符文和他们玩的很好，一片其乐融融，而这天阳光明媚，苹儿一家去青岛其他地方玩了，绫罗在菩提寺和齐融练武。然后符文也来了，他每次来都需要先爬一路山。再一段时间后，烛明一家带着山下进购的食物回来了。

正歇息的齐融和符文去接包裹，绫罗坐在那里，突然，绫罗感应到了异常，她抬头感应，远处已是风起云涌。

绫罗用法力拉了烛明睛明一下，往天际指了指，烛明睛明一感应，顿知情况不妙，他们往苹儿千里传音，确认是一场台风登陆。

睛明发现了疑点，一般台风应自东南沿海登陆，为何这次台风过境如此之快。苹儿一家经过观测，结合其猛烈程度，最终做下判断，这场台风，是人为。

与此同时，孙行者和沉香来到了菩提寺。据孙行者火眼金睛所见，这台风是那神童母亲所为，其正位于台风眼之中。沉香直入台风眼，幸亏孙行者出手及时才得以脱险。

“她要干啥？”窈窕问。

“以台风强之异常，当是要毁灭此地了。”孙行者说。

“毁灭！她疯了吗！”齐融说。

“唉，一次疯狂令其丧子，对她来说，有足够的理由去疯狂。其当于文昌帝君处获取收割之力而能成此台风。”行者再说。

“收割？”天机说。

“对，依烛明上仙所说，学习不可能是学生一个人的事情，之于学校，也之于家长。”行者回答。

“她这不就是把自己的错误转嫁他人吗？”翠翠说。

“然也。”然后行者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不好！妈妈还在家里！”符文说罢，抬脚就要往山下跑。孙行者拉住了他，说到：“莫急，本来我留那个女人，是为了给你们考试用的，但今天，俺老孙得亲自出手降服这妖孽了。待我全力一击，台风退去，你要一击命中，勿要留她余地。”

“我？”符文说。

翠翠先一步把法力给了符文，然后说到：“大圣尽管去吧。”

“爱徒尽去无妨，为师助你一臂之力。”菩提走了出来。

“谢小子，谢师父，俺老孙去也！”

孙行者腾云驾雾往台风之上去了。菩提画圈作阵，至阵成，行者已至台风眼之上。菩提盘腿坐于阵法之中，为行者破台风助上一臂之力。

按说这个时候应该吟唱点儿什么，烛明想到了之前看过的动画片，那个片头曲就不错：

戏妖怪 玩魔鬼

金箍棒你平是非

戏妖怪 玩魔鬼

金箍棒你平是非

喝！

戏妖怪 玩魔鬼

金箍棒你平是非

火眼金睛看天下

眨眨眼 不皱眉

戏妖怪 玩魔鬼

金箍棒你平是非

火眼金睛看天下

眨眨眼 不皱眉

小小猴头大另类

天上地下有口碑

手中如意是宝贝

天地之间我怕谁

美猴王 好完美

花果山石生金辉

美猴王 真俊美

美就美在有作为

天地之间我——怕——谁——

行者冲进台风眼，几秒之后台风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炸开，然后符文感应到了神童母亲，他一蹬地往那边飞去，其速度之快，仅一棍，神童母亲就一命呜呼，这场闹剧就此结束。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6）——烛明睛明破扶木

昨日那一击几乎耗尽了孙行者全部的力量，现在他躺在菩提的炕上，连个二郎腿都翘不起来。

沉香和烛明在做早饭，还专门给孙行者熬了大补汤。虽然时间很早，但天已经亮了，烛明去屋外舀水要往回走的时候，大地突然晃动了起来，地动山摇间烛明没有站稳，一盆水倾倒在地，他被睛明扶住。

烛明站稳后看向睛明，然后顺着睛明目光的方向看去，竟有一颗参天大树矗立在那里，按距离和方向来看，应该是在大珠山的位置。沉香走出来一看，一声“扶木”脱口而出，睛明诧异，扶木应该早就不存在于人间了，至少她没有见过有关扶木的目击资料。窈窕天机翠翠绫罗飞了过来，齐融还在山路上，等齐融来了，符文也千里传音过来问怎么个情况。

显然，有人重新激发了参天扶木，这必然会导致台风一般的灾难，不是从外，而是于内，因为地质结构被改变，任何外力都会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

既然这样，烛明先行一步，飞去大珠山探查那扶木的究竟。等他到了扶木之下，一个男人正站在树下，他转过身来，烛明惊异，竟是那世居此地的大汉县令——琅琊刘赐。

刘赐是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令，汉室宗亲，能文能武，南下做官驻地人丁兴旺。

“刘县令否？”烛明问。

“在下刘赐。”刘赐行礼。

烛明回礼，然后说：“县令在此何为？”

“奉神谕看守参天扶木。”

“神谕？哪方神谕竟能容忍一颗树为祸人间？”

“此乃文昌帝君之神谕，且何来为祸人间一说？”

“扶木所亡久也，其之大者，可破土推山，何不为祸人间？”

“此乃神树，吾当护之。”

“此乃神树，不该有之！”

“若汝欲害神树，先战于吾！”

“求之不得！”

烛明拿出红缨枪一蹬地冲了上去，刘赐拔出玉具剑也冲了上来。刘赐之身手，多次进枪竟不费吹灰之力，烛明枪棍并用方才躲开近战之劣势。

烛明和刘赐激战的时候，这边在研究怎么铲除扶木，菩提一看这参天大树，叹了口气，然后说到：“跟我来吧。”在他的藏宝阁，他拿出一把弩来，这是他做的极强之弩，哪怕是仅仅搭弦也要耗费无数的力气，乃至法力。沉香试了试，根本搭不上弦，就连菩提自己都搭不上，其他人更算了，符文甚至不能令弓弦移动分毫。

这纯粹是菩提老祖当年一时兴起的工艺品，做一把也不容易，用一次更是如同伤筋动骨，没有一百天，也得好几天。

这一箭发出去，确实是能铲除扶木，睛明跟烛明千里传音，烛明听了，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刘县令回心转意，不要再服从什么神谕。

于是烛明飞起，刘赐也飞起，两人在空中交战，法力对抗产生的冲击波往各处分散，冲击波打在大珠山体上，轻而易举造成了滑坡，刘赐看了，知道这点冲击不该滑坡，他们继续交战，冲击波又造成了滚石，制造了地裂，甚至轻微地震，刘赐恍惚间，被烛明一击打下地来。

刘赐站起，烛明落地。烛明说：“看到了吧刘县令，这就是扶木为祸人间。”

刘赐不语，许久，刘赐叹气，说到：“是我迂腐了。”

睛明听到烛明千里传音，立刻聚合全身法力，用尽全部力气搭弦，仅搭弦一步，无异于常人徒步翻灵珠山，力气尽无为常也。搭弦落箭之后，睛明端起弩来，瞄准扶木发箭而出，弩箭击穿了扶木，令其轰然倒塌。弩掉在了地上，睛明单膝跪地已经没有了力气，但她硬生生聚合最后的法力，将手边菩提的另一把硬弓和箭往烛明那里扔出去，然后倒在了地上。

大珠山这里，烛明成功接到了弓箭，他飞上空中，搭箭拉弓，可他小看了这弓的张力，第一次他没有拉开。这时候烛明已经料想到睛明的情况了，于是他也聚合全部法力，一声吼叫拉开弓弦，瞄准扶木基底部放手发箭，然后巨大的冲击波打进了扶木内部，整个扶木连根带树自内而外的裂开，最后消失于天地之间。

烛明没有了力气，重重摔在了地上。扶木散去，刘县令亦将消散，在他这一程的最后一刻，他以自己最后的法力，将烛明送回了灵珠山。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7）——“跟烛明上仙一样。”

此时菩提寺里，孙行者躺一个房间里，烛明睛明躺另一个房间里，前天昨天两天，三人身受重伤，到现在谁也没有恢复。

此时已经上午太阳高照，翠翠收到了符文的千里传音。就刚才，黄岛的家长们如同中了邪教一般，纷纷和自己的孩子起了冲突，绝大多数因为亲子矛盾本就严峻，小孩无法忍受，还嘴的还嘴还手的还手，于是大庭广众之下，家长们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家长一起，可能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但只要是征服孩子的事情，他们就可以一条战线。

符文的母亲遇到了邻居正殴打她的小孩，她上去阻拦，被这群邪教徒认成了叛徒，不仅孩子没救下来，自己也葬身邻居手中。符文父亲工作都不干了就赶回来，也被当成了符文母亲的帮凶被打死。

符文父母一向尊重儿子，不会因为他是小孩就威胁他搬出去，儿子是家庭的一份子，不是自己的附属品。于是符文破窗而出，把那群凶手尽数干掉，然后朝着法力最强的地方，文昌帝君所在之处飞去。

翠翠窈窕天机沉香前去应战，没有法力的齐融和看不见听不到说不了话的绫罗留在菩提寺。五人一起来到了文昌帝君面前，翠翠大喊：“文昌帝君！你要作甚！”

“自然是重修伦理，重整人间。”

“无耻！”符文喊到。

“无耻又如何，齐天大圣，烛明上仙，睛明小丫头，都已经没有了威胁，你们觉得就凭你们，三个小孩儿，一个小娃娃，还有……一个半吊子，能奈我何？”

“如果这就是你所说的伦理，那么我到要看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们厉害！”窈窕说罢拿出红缨枪，天机翠翠拔剑，沉香取斧，符文拿棍。

“好啊！”此时的文昌帝君不仅获取了收割的疯狂，还有汲取扶木的法力，他轻而易举就制造了雷暴，天雷一个接着一个的打下来。翠翠他们五个灵活闪躲，并借闪躲接近了文昌帝君，沉香一斧子扔出去划伤了文昌帝君之后，雷暴停止了。大家一起进攻，文昌帝君也拔剑，沉香拿回斧子参战，可文昌帝君以一敌五亦不在话下。

渐渐的，他们五个转入劣势，文昌帝君一拳打倒了沉香，一脚踢倒了窈窕，两手抓住天机翠翠把他们扔了出去，最后法力一聚合，符文也倒在地上。

菩提寺里，坐在绫罗旁边的齐融正担心他们五个，毕竟孙行者睛明烛明都躺在床上。齐融叹了一口气，而就在这时，绫罗感应到了什么，她打开了小宏的全息屏幕，齐融看过去，还没来得及问这全息屏幕是什么就看到了自己父母在屏幕里。显然，这是一段监控录像，就在刚才，齐融父母来到了这片是非之地，他们说过要来旅游，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个母亲正殴打自己也就五六岁的女儿，齐融母亲要上前制止，却被齐融父亲拉住。齐融知道自己父亲什么样，袖手旁观已经是他最大的暴力了，可接下来，齐融母亲被绝望到疯狂的孩子盯上，然后直至被打死，齐融父亲依旧只是袖手旁观。

“那是别人的孩子。”这是齐融父亲说的最多的理由之一。此时的齐融先是愤怒，而后转为悲伤，来了青岛之后再没哭过的她哭了出来，孙行者睛明烛明身受重伤，菩提去远方采药，她想得到法力去参战，如果烛明没事，想必一定会给的吧。

“我该怎么办啊绫罗妹妹。”齐融哭着说。

“跟……跟烛明上仙……一样。”绫罗说话了，还能听到了，她依旧看不见，看样子也只是能说话和能听见一点，但她能说话，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不可能是药物的作用，这是一个安宁的世界带来的结果。

齐融也不可思议，绫罗轻轻抓住了齐融的手，自此，齐融也获得了法力。她从天而降，降落到文昌帝君面前，也是巧了，自己父亲面前。

自己的父亲竟然会来谒见文昌帝君，于是在齐融父亲一声父女重逢的“女儿”之后，齐融转头，锐利的眼神令父亲失去了笑容，然后齐融一拳下去脱其颈椎将其处死。

“看来是都跟烛明玩儿野了，随随便便就敢不敬自己的至亲。”

“我尊敬任何人，是因为他有能力，有见识，能发现我发现不了的问题，帮助我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谁！”齐融往文昌帝君冲了过去，文昌帝君也冲过去应战，作为六个小孩里面除沉香之外最年长的，她的一招一式已经足以和文昌帝君五五开。如果文昌帝君是鹰，那齐融就是缠住鹰脖子的蛇，无数的反关节打的文昌帝君难以招架，文昌帝君飞向空中，齐融去追，文昌帝君本想空战，但齐融一溜烟就没了踪影，然后一个翻滚一棍把文昌帝君打下地来。

落地的文昌帝君刚爬起一半身子，齐融从天而降一棍劈下来，法力激起的巨大冲击波荡涤了这片区域，家长们恢复了理智，各不同的看着自己的孩子。

齐融飞回去看大家伤势，见大家还好放下心来。冲击波触动了黄岛空气中的凝结核，一场阵雨将要降下，还有相当大范围的家长没有恢复理智，于是窈窕拿过天机的剑，往自己胳膊上划了一下，然后将流出的血撒向空中，这场阵雨就变成了恢复理智的秘密武器。

窈窕的血清澈至极，能治百病，这还是她和天机一起发现的，这就是当时给金石用的灵丹妙药。文昌帝君被打败了，不需要窈窕再准备战斗了，烛明睛明和孙行者快速恢复的门路可以使用了，大雨降下，这场混乱结束了，可混乱结束了，符文和齐融该去往何处呢？

“来水云间吧，你们都来。”天机说。

月宫行思千万朵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8）——去往水云间

烛明给窈窕胳膊擦碘酒，大家都坐在屋里休息。

这些时日齐融跟着烛明他们一起，她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齐融说以后住在黄岛也不错，烛明说还是去别的地方吧。

“为什么？”齐融不解。

“因为黄岛太大了”，烛明说，“如果你要住在这里，你得往东住，正如黄岛的商场饱和了，跟隐珠没有关系，隐珠可没有几个商场。”

“是这样吗？”

“对呀，一个孩子调皮捣蛋，咱们同龄人一般会想，你不要来欺负我，但如果你去双珠公园，那里的老头会说，现在的孩子不好欺负。就是别霸凌我和霸凌别人的区别。所以说，要么往东去，要么往市区，如果依旧不行，去济南也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毕竟除了哪吒，我也在历下区扶过老人，就是别去这山以西。毕竟穷山恶水出刁民，要想铲除刁民，就要改造穷山恶水，改造不了穷山恶水，就要忍受刁民。谁都可以用五年十年来改造一个地方，但无论谁又有几个十年。”

“但烛明上仙也说过——解决不了的才叫问题。”齐融非常自信，她现在有了法力，经过历练她会越来越强。

“其实我设想过，人为取走那些不配活着的老东西的性命，并且彻底打碎，让它们连鬼界都去不了，厉鬼都变不成，毕竟人口降下去，经济涨上来，但我还没有去实施，毕竟曾经的黄岛狐仙不比我差，她肯定也想过，但她也没实施，我现在还没有一个这么干的理由。”

“济南怎么样啊？”齐融问。

“如果是跟青岛比的话，我没在青岛长住过，没法比，但如果是跟隐珠以及西边比的话，我不大去双珠公园，其实也不大去长清和章丘的公园，但我还真没在长清和章丘的老头嘴里听到过这么混蛋的言论，并且我至少在历下区敢扶老人。但换句话说了，你喜欢这里，绝对不是黄岛这个抽象的概念让你喜欢……”

最后这句话让齐融眼前一亮。

“正如你喜欢一所学校，必然是因为这个学校里有你喜欢的人。”

齐融点头，她对学校的喜欢确实具象于她的好朋友们。

“既然这样”，烛明给窈窕弄好伤口，“咱们去水云间吧。”

“阿弥陀佛！沉香，你去吧，为师……”

“你一块儿！”烛明说。

“还有俺老孙的事情？”

“哪吒在里面诶！”烛明说。

“走！快走！早说俺老孙就不推脱了。”

几人向菩提老祖道谢之后，去到了水云间。这里蓬勃的生机深深吸引和感染了符文和齐融。

“老灯！”抟鹏来迎接他们。

“你竟然没有回单县！”烛明说。

“哦！你以为我不想回单县吗？我要实习啊！”

抟鹏给符文和齐融各找了一个房子，安置下两人后，又带沉香和孙行者去找了哪吒。

然后抟鹏去海边找烛明，研究特训之事。

“我们真的要特训吗老灯？”抟鹏说。

“你俩连个飞都不会，不特训可还行？”烛明说。

“好吧！等小灯回来就开始吧。”

“淡定，至少你有了心理准备，她可不一定有。”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89）——圣人抟鹏

待毓秀回到水云间，抟鹏和毓秀的特训就开始了。

此时，苹儿一家，符文齐融，还有乐儿，都在那里练功，毓秀抟鹏看这里一群小孩，产生了一种“我们真的要加入进去吗”的想法。然而这种想法还没得出结果，他俩就被烛明推了过去。

“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也来锻炼吗？”乐儿问。

“那是当然”，烛明说，“诶？曦和没来吗？”

“师父复习去了。”乐儿说。

“昂（婉转的），那咱先练吧。”烛明说。

烛明开始了对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的特训……自今天开始。特训的时候苹儿说到文昌帝君貌似开始对中专大专的下手了，烛明说这就不用急了，苹儿言烛明淡定的不一般，烛明解释到：“没有考试能完全反映一个人，但虽然如此，到了这时候了如果高考不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品德，那高考可太失败了。他要是勾搭戒网瘾学校，那倒是还有让我瞅一眼的可能。”所以烛明很淡定，毕竟他并不觉得自己山东前百分之五有多厉害。

几天后，文昌帝君真的勾搭戒网瘾学校了，他貌似发现了他前几天的举动惊不起什么波澜。不过说起来，烛明还从未见过敢在自己地盘上搞特训学校的莽夫，于是他决定用这群莽夫测试一下毓秀和抟鹏。那天他们三个来到了这个机构大门口，烛明走上前去，门口保安自然阻拦，烛明将其一拳打倒，并且给他留了口气，好让他发信号把所有人都叫出来。这次不同于花海那次，这次要一锅端，烛明退后，将主场交给毓秀抟鹏，于是待黑教官足够多了之后，毓秀给抟鹏施法，抟鹏缓缓升起，耀眼金光过后，他变成了心中的大圣人，如佛像一般。

抟鹏只是轻轻一抬手，高压气流就将面前这些黑教官压倒地上，然后一闭眼，再一睁，法力冲击打在地上，除了几个勉强逃走的，其他人当场命丧黄泉。

刚逃走的，还有才赶来的，他们可都有文昌帝君给的法力，虽然并不多，但并不影响他们觉得很多，于是莽夫们一跃而起，往抟鹏跳过来。抟鹏不语，只是将手中的玉净瓶伸向前方，然后一句混响的“天降甘霖”，滴下的露水将莽夫们一一包裹悬

在空中。然而抟鹏疏漏了一个地方，他被一个漏网之鱼击中，可能特训还不够，这一下让甘露消失了，摔死了几个莽夫。于是抟鹏使出了毓秀给的法力，不改面色的圣人改换了另一种力量，手中的玉净瓶变成了玉如意。

抟鹏依旧混响，只是变成了毓秀的声音。他依旧高压气流，然后法力冲击，现在剩下的几个莽夫，就是最厉害的那些了。抟鹏一声“万事如意”，放出玉如意，玉如意砸了下去，莽夫们又死了几个，活下来的用闪电球打中了抟鹏。

那既然这样，就该使出烛明给的法力了。只见抟鹏一分为三，玉净瓶在右，玉如意在左，中间依旧不改面色，手拿玉棱锏。三大圣人合力，高压气流范围一击，法力冲击三注一击，然后三声混响“洞若观火”，玉棱锏斜刺而下，地面莽夫震起离地，玉净瓶飞出甘露，将莽夫们聚于一处，玉如意一拍而击，众莽夫皆灰飞烟灭。

三大圣人再次气流压制，然后抟鹏以烛明混响一声“放杀手锏”，玉棱锏斜扎在了黑机构里面，这一击直接将这黑机构彻底毁灭，被虐待的孩子们在操场上无一受伤。

显然再特训些日子，毓秀抟鹏就会变厉害了。三大圣人合一，抟鹏变了回来，烛明说：“你竟然不飞！”

“天呐！能火力压制为什么要飞！我是不会告诉你我还不会飞的！”抟鹏说。

“那小灯……”

“说来惭愧，我也还不会飞……”

烛明无语：“罢了罢了，把世间之痛苦变为欢笑，妙法足矣。”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0）——“这真是个好地方。”

毓秀和抟鹏确实一直在特训，但他们到底特训到了什么地步，以及需要特训到什么地步，烛明并没有计划。于是这天，由齐融来教他们一些战术技巧。

没错，齐融都能来教他们，毕竟齐融刚拿到法力就会飞，但这两人到现在了还不会飞。于是这次齐融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个飞行的技法，只见齐融一蹬地，就低空飞行迅速接近目标，然后一拳将目标打成两节。这很简单，也很常用，甚至谁都能用，无非就是一蹬地起飞贴地飞行的事情。而毓秀和抟鹏此时已经打瞌睡快睡着了，听到齐融说“实战一下”，毓秀劲头来了，“实战啊”说罢，她拍醒抟鹏，然后指着前面的目标喊：“大灯！”然后三大圣人压制下来，目标被打成了碎片。

齐融在一旁凌乱，毓秀转过头来，“搞定”。

“你们在做什么！这种只会依靠火力覆盖的战术，难道什么地方都能用吗？”

“不能火力覆盖啊！明白了，我们再来一次。”然后毓秀再一声令下：“开火！”三大圣人冲击过去，被打成碎片的目标灰飞烟灭。

齐融无语，然后她说：“你们不会还不会飞吧？”

“啊这个嘛，我们现在用不着学着飞了吧。”毓秀说。

“那鹏儿变得这么厉害了”，烛明说，“你呢？”

“鹏儿厉害不就是我厉害吗？安啦安啦。”

烛明叹了口气，行吧，那这特训就这样吧，至少抟鹏是变厉害了。

“齐……齐融。”绫罗走了过来。

“绫罗来啦！”齐融去拉她过来。

“绫罗怎么来这里了？”烛明问。

绫罗指了指抟鹏洞天，那边哪吒孙行者在训练沉香，但现在沉香在中场休息，所以那两个在那里打的热火朝天。

“啊！我的山！”抟鹏一步抢上了房车驾驶室，毓秀也上车，烛明齐融绫罗飞过去。

而抟鹏洞天那里，符文和沉香看着孙行者他们两个打的如此激烈，一时间竟忘记了这是抟鹏的家。然后三大圣人一手一个把他们抓住，三声混响道：“你们是要拆了我家吗？！”

他三个坐下，喝了好多水。孙行者直赞叹抟鹏洞天真是一处圣地，只可惜没有多少桃树，等些日子他一定带几棵桃树来栽上。绫罗隐约听见了“桃”字，她把兜里的蟠桃拿出来给了孙行者，孙行者一看，别提多激动了，他把蟠桃一口吃完，然后将桃核扔向旁边，再一施法，一颗桃树苗就长了出来。只是行者不善生长，一时间无法让其立刻长成桃树，而就在行者停止施法的时候，树苗竟然反而开始迅速生长，长成了一颗桃树。

烛明回头一看，是苏晴和怡神，她们登山正好过来。孙行者跳下树来，将手中三个刚摘的精挑细选的桃给了绫罗。绫罗说“谢谢”，行者摸了摸她的头。

“啊（舒服的），这真是个好地方。”行者说。

“那你就住我这儿吧”，抟鹏说，“我是不会给你安排房间的。”

“哎无妨无妨，哈哈哈……”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1）——去考察

相比于济南的夏天，青岛的夏天反而多了一些温和。这天齐融想去村里考察一番，毕竟之前在青岛上学，那个坡七上八下，根本骑不了自行车，她想跟烛明一样去考察，但条件不允许。可考察去哪里考察啊？村是不少，但烛明去的也不多，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济南啊。

这时兰孙想到了之前和烛明去三下乡的那个村子，烛明对那里熟悉。既然这样，齐融烛明兰孙三人去到了那里，到了地方，这个地方几年了还是一点也没变，其实也没法变了，村里能见到年轻人吗？至少烛明是没有印象。

然而这次，他们有了一些其他收获。他们刚刚落脚也就十几分钟，就看到一辆轿车开到了旁边的砂石路上，主驾驶男人下来拉开后车门，吵吵着拉后座上的人下车，听声音后座应该是一个中学男生，大喊着“不下”。然后男人开车走了，貌似是围着村子转了个圈，又回到了这里，这次停在了大路上，他再次下车去拉后面的男生下车，男孩应该是被逼急了打了男人，这男人就发起疯来了，跟男生打了起来，副驾驶的女生也下车来，男生歇斯底里的喊着“你打死我”。

这是人贩子吗？不像，这村里应该不至于有人贩子。那其实这个事情看看就行了，毕竟这事情很明确，不称职的父亲和受伤的儿子以及不知所措的女儿，并且就算是需要医学干预，没有父母支持的治疗是做不下去的。烛明本来已经打算走了，可后面小孩看戏的声音传过来：“什么？别看热闹？我不管，我就要看！”

那还等什么了！烛明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就走了上去，把那父亲拉着腿拽出来，然后一闷棍砸在他头上。这个时候女儿带着爷爷奶奶走出来了，两个老人看自己儿子倒在地上，上来就要跟烛明动手，齐融上前轻轻一推，女儿将两位老人扶住，然后兰孙过来自报家门：“我们是青岛大学前来进行调研的学生团队，立刻停止施暴行为，否则乱棍打死！”

齐融也是小有名气，男孩听齐融保证解决这个事情，也是下车了。在老人家里，事情明了了，男孩抑郁，父亲认为孩子装病，最终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那事情可简单了，齐融开始炮轰男人为父不仁，一不讲科学，二狂妄自大，三只知道窝里横，四恃强凌弱，五败坏伦理。男人最终无法忍受，站起来大喊到：“我是当爹的，我首先是个人！”

烛明狠狠扇了他一巴掌，反驳他说：“你在其他当爹的面前首先是人，你在小孩儿面前首先是个爹！”

老头见自己儿子被打了，立马站起来大喊：“你讲话就讲话，打人干什么！”

烛明又扇了老头一巴掌，更大声的喊：“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给你家和万事兴的！就算要家和万事兴，那也得父爱而母慈，母慈则子孝，子孝则家和，最后才家和万事兴。”

男人看自己的父亲被打了，暴起就往烛明身上扑，然后就被酒葫芦按在了墙上。烛明则说到：“现在知道上演父慈子孝的戏码了，刚才我可没见你这么好啊。”

那这时候男人也知道了眼前三人不是普通的学生，他求饶说：“神仙放过我吧！神仙放过我吧！”

老头老太太也下跪求饶，然后齐融试探了他们一下：“神仙？你们怎么确定我们不是鬼？难道还有别的神仙？”

听到这话，刚刚还在求饶的几个人连哭都不哭了，这还真试探出一些东西来了。于是烛明上前，酒葫芦离开男人下落的时候再次抓住了男人的脖子，质问他：“那路神仙是谁？”男人不说，那就使劲掐，掐出骨头摩擦的声音。老头先慌了，磕头道：“神仙饶命啊！这是观音菩萨度化！我们不能违抗啊！”

“观音菩萨？她早被我们干掉了怎么可能度化你们？”兰孙说。

一听此言，男人心脏骤停晕了过去，两个老人头痛呕吐然后意识障碍也晕了过去，女儿儿子在旁边不知所措。到这里其实也就没什么好继续的了，他们又不可能知道菩萨的事情，并且男人得安省好一段时间了，于是烛明告诉两个小孩男人稍后就醒，然后三人就离去了，毕竟小孩能受这般委屈，不可能是一块儿可雕之木。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2）——驳前十一观音应身

“其实这个事情是有解释的。”抟鹏说。

“这事情竟然还有解释？”烛明问。

“快说说。”齐融说。

“经书有记载，观音有三十三应身，应该是类似于……一种小分身，它们在人们应该被点化的时候以各种形式出现。”

“那真正的观音都堕落这样了，这些分身可还行？”烛明问。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抟鹏说，“但是你们两个动了因果，想必观音自会找上门来。”

齐融一听，心中一喜，随即将这个消息广告水云间。

于是次日，睛明在天界断掉了往西部施雨的路径。杨柳观音现身曰：“睛明小姐不令降水岂不残忍？”睛明说：“去一个地方工作，钱和环境都好说，人好就行，不可能没有想留在兰州的人，而其流失，观音以其为何？故施雨岂不助纣为虐为虎添翼？”

行棋去南海边抹除了人口流入地之一众阻拦。龙头观音现身曰：“勇士义士及英雄之女，竟做出扰乱秩序之事，其与恶兽何异？”行棋说：“若言恶兽，吸兄弟姐妹之血，肥自己之私，岂非恶兽焉？今令其血涌入，撑其于无可动摇，岂非灭恶兽焉？”

天机去街上打倒了一群反游戏联盟的老头。持经观音现身曰：“既是为天下苍生作虑，何来担忧名声？竖子所为如此，岂非苍生之贼？”天机说：“既为天下苍生作虑，为何不穷尽思考，知病根在自己，而非游戏？老东西为这等辩护，汝岂非天下苍生之贼？”

窈窕来山沟放走了笼中之女人。圆光观音现身曰：“此女害小儿，为恶兽，就此放走何妥？”窈窕说：“不知菩萨可否知道，白娘子是因为诬陷才成为了白蛇，就这易守难攻逃跑无路之地，来这里伤害小孩儿？菩萨不要跟小孩儿一样天真，谁是恶兽多看几眼便知。”

烛明在路边付钱算命时于算命先生脸上看到了怒嗔喜三种面庞。游戏观音现身曰：“上仙坏事做多，当有报应。”烛明说：“我曾听说报应不是尚待发出的，而是已发未至的，所以把报应挂在嘴边的人反而不信报应。且菩萨之坏为何？若不杀不虐为善，岂不对受害者恶？故独恶者恶，善恶兼者善。”

绫罗去到一片坟地请识人官先一步将恶魂打碎。白衣观音现身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岂至魂飞魄散！善哉！”绫罗说：“知错故犯，恶莫大焉。”

苏晴在湖边旁观求完菩萨的父母大喊“我的儿子”摔倒流产。卧莲观音现身曰：“见死不救，岂烛明所教？”苏晴说：“非也，其教曰：轻其女者，不得其男。”

风雅去山上拆掉了观音土庙。泷见观音现身曰：“灭人精神支柱，岂不同于最后一根稻草？害之大不可穷举？”风雅说：“如果求佛可以替代痛苦的自我雕琢，那这佛的任务就是教化人们拆了自己，是另一批人。”

可望在村里赶走了一个卖假药的骗子。施药观音现身曰：“撵乎！生男五千，否则退钱，人需其药，从商诚信，赶走奈何？”可望说：“多学数学。”

怡神在小区里把一男人打进医院并波及妻子帮其女儿推掉相亲。鱼篮观音现身曰：“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汝可知否？”怡神说：“婚姻从来不是褒义词，人可以一辈子不结婚，但不能一辈子不实现自己的价值。”

苹儿在庙中见到了德王观音。德王观音转身曰：“汝等有染凡圣之人，背德不行，吾为苍生除害！”但一睁眼，菩萨看到的却是大舜传人苹儿。大舜背德不行？荒谬！苹儿说：“观音菩萨已死得其所，且请今十一位菩萨安息。”

德王菩萨且行思考，照做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3）——砭中十一观音应身

继昨日驳斥前十一观音应身，今日水云间继续出击。

在一条路上，一辆载有观音像的汽车刹车失控，翠翠施展法力令其停车。水月观音现身，翠翠说：“保人们平安之人，应为菩萨吧。保之在何？”

在某片山林，无数登山客迷路其中，符文走遍此地将迷路之人全部带出。一叶观音现身，符文说：“不辞其苦接引众生之人，应为菩萨吧。苦之在何？”

在城市里，一个男人正遭受刑讯逼供，凝凝操纵铁窗令男人脱身。青颈观音现身，凝凝说：“使逢凶化吉之人，当是菩萨。化在何处？”

一户人家，父母正打算篡改女儿志愿，绪康果断把两人锁在屋里。威德观音现身，绪康说：“平障破难之人竟然是我？菩萨何在？”

医院诊室，医生执意拒绝中药要给孩子继续打抗生素，笑天改了医嘱芳香化湿给小孩治好。延命观音现身，笑天说：“延命啊！观音！命去哪儿了？”

一个黑机构，男生正带自己女朋友出逃走投无路，林泽轰开围墙助其逃生。多宝观音现身，林泽说：“这愿望观音都不满足吗？”

公园里面，一条毒蛇正准备袭击小孩儿，冰冰扔出铁叉正好将其叉死。岩户观音现身，冰冰说：“毒物都不处理，菩萨就这么失职吗？”

病房里，一个母亲让生病的儿子写作业别落下课程，青禾把母亲请了出去。能静观音现身，青禾说：“孩童观音不保佑乎？”

公交车上，一个老人正在抢座，兆宏抓住机会把他推下了车。阿耨观音现身，兆宏说：“菩萨的洞察还不如小宏敏锐？”

大楼底下，一位受害者即将遭遇打击报复，乐儿将暴徒铲除之后又去把幕后主使绑了起来。无畏观音现身，乐儿说：“菩萨的邪不压正去哪里了？”

又是一个街上，齐融亲眼看见了一个外卖员被老人和家属讹诈，危急关头她亲自下场将坏蛋全部放倒掩护外卖员离开。叶衣观音现身在旁边给躺地上的坏蛋祷告，齐融一把扯走她的功德衣，说到：“这衣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后往上一抛，功德衣被火焰烧成了灰。

被吓到的坏蛋们等都不等就跑了，摔倒的老人没人搀，好几步才起来然后踉踉跄跄的逃跑。叶衣观音直呼：“善哉！汝伤人而毁我功德衣，不怕报应乎？”

“报应是已发而未至的，烛明上仙亦曾言：信报应之人不言报应。今善不得报，为恶反得观音祷告，可知观音无道！今汝十一观音，不行应行之事，保佑人间失职至此，存乎无理！”齐融说罢，后腿一蹬一记流星拳往观音去，观音躲闪不得，中拳倒地，后肉体解堕，魂魄消散，十一观音，尽数如此。

“明日，我亦将亲手了结后十一观音。”然后齐融离去。

接下来齐融去到了菜市场，她买了些凉菜热菜，然后回去了水云间。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4）——析后十一观音应身

齐融买菜回到水云间后，去烛明那里吃饭了。天已是傍晚，她和烛明经过一番交谈，然后回家睡觉了。

次日，齐融来到某处公园，后十一观音应身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齐融丝毫不慌，她抬手说：“各位观音先说吧。”

“众生皆有灵，可以点化令其开悟，诸凡圣何必非行毁灭之事！”琉璃观音说，后站多罗观音蛤蜊观音六时观音。

“故菩萨愿对众生一视同仁保佑平安，今凡圣区人分三六九等，岂不妄为？”普慈观音说，后站合掌观音一如观音不二观音。

“故众生死亡皆可得以超度，令其灵魂安息，此乃人间顺遂之门。”持莲观音说，后站洒水观音。

“虚伪，天真，既观音言罢，请言吾志。”齐融对普慈观音一队说：“菩萨一视同仁，岂不作孽？烛明上仙曾言：好人理当长寿而坏人就该短命，菩萨以慈悲对坏人一视同仁，岂非对好人和受害者的残忍？况烛明上仙亦言：高考可很大程度反应品德，故当今之警察定罪随意调解敷衍，是其常也。敢问菩萨，令不肯为己之人同于德行完备之人，岂不荒谬，更无说前浪压后浪一头之事。”

齐融再对琉璃观音一队说：“菩萨言众生皆有灵，既人不可一视同仁，何来皆有灵一说？一个坏人见蛤蜊中有观音，只会更加贪婪的开蛤蜊，乃至奴役他人，绝非向善。”

最后齐融对持莲观音一队说：“故人间顺遂之门绝非一视同仁，而是好人长寿坏人短命，故凡圣所为，烛明所为，乃具体之人，绝非诸观音理念之人。”

观音不语，只是思考如何反驳，然终思考不得。所谓慈悲，只有先施行于人间，才能认为是慈悲，故观音合掌，齐呼“善哉”，后尽数消散，留下一封邀请——三十三观音合之千手与辩。

齐融回到水云间直奔烛明洞天，她和睛明窈窕天机翠翠说了刚才的事情，卖力做饭的烛明端着菜走了出来，听闻齐融的讲述，烛明赞不绝口。

而关于这份邀请，观音并没说只邀请齐融，所以谁去其实都可以。让抟鹏去吗？不行，抟鹏真不一定能说过菩萨。青禾呢？他是能说，但他实习要干活啊。苹儿呢？自幼长生的他真的不会跟人家打起来吗？思来想去，一屋子人最后还是决定让烛明去，不只是辩论，即使观音要为难人间，那么一它对付不了烛明，二外面还有一群人在守着。

晚上，齐融翠翠符文惬意的躺在草地上，翠翠轻轻一施法，萤火虫的光点照亮了这片草地，如梦如幻的情景恰如这安逸的水云间——一方遒劲笔法创造的柔美画卷。而这幅画现在也有了齐融的一笔，没错，齐融所喜欢的不是某个抽象的地方，而是这个地方里面具体的人。

啊！夜色优美，今晚就不回去了，就在这里睡了吧，明天亦会是美好的一天。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5）——与千手观音为辩

烛明来到了观音邀请的地点。

三十三观音应身法力融合，一尊千手观音在烛明面前现身。

“我以为来的会是那丫头，没想到竟然是烛明上仙来赴约。”

“可能都觉得我来胜算会比较大吧。”

“啊（微微婉转的），我听说烛明上仙和文昌帝君斗争已久，所以我想和烛明上仙探讨有关教育的问题。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教育到底为人们带来了什么？……”

“哦天呐！这个问题可太宏大了。不妨让我们换个方式，由菩萨向我提问六个问题，然后我进行回答，只是我在回答之前要投骰子，如果是三四，那就是成功，我会如实的回答菩萨的问题，如果是五六，那就是大成功，我不但会回答菩萨的问题，我还会延伸其他问题，以及我自己的看法，但如果是一二，那就是失败，我的回答会亦真亦假，是真是假由菩萨自己判断。”

“有意思。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上仙和文昌帝君斗争，或者说辩论，焦点是什么？”

烛明投骰子，投出了大成功，于是烛明说到：“如果是教育，那所谓的焦点，无外乎‘高考’二字，并且‘高考’之外没有大事，无论中考，亦或是其他任何事情，因为高考对于人们，那就是父母一般的存在，不可能离开，但总是想要逃离。菩萨还有五个问题可以问。”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教育真的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吗？”

烛明投骰子，投出了大成功，于是烛明说到：“菩萨口中的教育，换成学习更合适，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吗？绝对不是。如果有哪个学生说是，那我就要反问他，你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学习计划吗？换句话说，你能完全自主的决定哪些时间是你的休息时间吗？家长就排除吧，自己都不一定会做题，那无论是学校，还是学校之外的一切，无论离学生有多远，总有人能从学生的成绩上分一杯羹。菩萨还有四个问题可以问。”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教育的力量从何而来？”

烛明投骰子，投出了大成功，于是烛明说到：“如果单纯说教育的话，那么教育的力量来自榜样。可如果是跟着上一个问题来说，那教育的力量，来自学校。谁都可以分一杯羹，但做羹的人只能是学校，在这个问题上，谁拥有知识，谁就拥有力量，无论是教学知识，还是教育知识。菩萨还有三个问题可以问。”

“我的第四个问题是，上仙怎么看待老师这个群体？”

烛明投骰子，投出了大成功，于是烛明说到：“如果要说老师，那马上就会有人先我一步发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很可惜，我不是来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整个学校只有学生是终究要离开学校的，所以老师自然是跟学校站在一队的，也就是说，如果哪天学生的生存需求超过成绩需求成为了第一需求，老师们只会更加压榨学生的成绩，甚至起早贪黑。菩萨还有两个问题可以问。”

“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教育，或者说高考，真的公平吗？”

烛明投骰子，投出了大成功，于是烛明说到：“如果你是一个高中生，我一定会告诉你高考就是世间最公平的考试。可惜你不是，所以我会告诉你，高考还配不上一个‘最’字，正如我和其他人探讨一样，因为‘最’字有一层隐含意义——够用，高考的公平显然不够用，不要觉得其他地方的学生都是傻子，只有北京的学生聪明知道往又难又累的高精尖赛道钻研。举个例子，此地有一所学校，名为胶南一中，晋地也有一所学校，名为临县一中，再乐观一点儿，把胶南实验中学算上，刨去所有特殊录取，临县一中最厉害的学生去的那个学校的层次，绝对比不上胶南的学校最厉害的学生去的那个学校的层次。并且临县之所以能特殊录取，是因为它是贫困县，所以如果真的要反复权衡，临县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保持贫困’。菩萨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上仙的破局之道是什么？”

烛明投骰子，投出了失败，于是烛明说到：“不知菩萨是否听说过一个故事：寰宇间立身欢愉的传奇愚者未抵，曾梦想为人们带来笑声以终结灾祸，后来他以我见之名踏足开拓，希望以连结消除误解，可最后他发现，欢笑只会带来贪婪，而连结消除误解更是妄想，于是最终，他行于毁灭，以归寂之名，为宇宙带来毁灭的洗礼，不经此淬炼者，不得欢愉。未抵的经历，将他变成了一个抽象事物的毁灭者，那菩萨觉得以我的经历，我要毁灭的是什么？自然是那些具体的应该被毁灭的东西。学生吗？老师吗？学校吗？那些拿学生成绩分羹的人吗？一切皆有可能。”

烛明说完，又继续说到：“啊，真是可惜，最后竟然投出了失败，既然这样，我再免费赠送菩萨一个问题吧。菩萨请问吧。”

“上仙破局，有几成的把握？”

烛明投骰子，依旧是失败，于是烛明叹了口气，然后说到：“十成。有一个东西，文昌帝君能制造，但他处理不了，而我能处理，这个东西叫‘精神病’。”

“啊，我的回答结束了”，烛明说，“不知我的回答是否给了菩萨一些启发，无论是赞同我的，还是反驳我的。”

“善哉！”观音消散了，留下了和文昌帝君有关的信息。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6）——登月

文昌帝君想对窈窕下手，这是千手观音留下的信息。烛明听闻这个信息其实并不慌张，反而觉得文昌帝君竟然这么可爱，总想去找些自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于是烛明把消息传回了水云间，而几分钟后，文昌帝君和窈窕在路上相遇。窈窕无语的叹了口气，说到：“我的血就那么美味吗？”文昌帝君则说：“美味至极。”然后文昌帝君一爪抓来，窈窕顺势一别，将他摔在地上，文昌帝君立刻前滚翻并再扑过来，窈窕一个飞踢将他踢飞几十米远。

然后文昌帝君疯狂了，他如过量服药般释放法力，一定要把窈窕抓起来。窈窕与其纠缠，并抓住机会，将兜里的大黄末扔进了他的嘴里，然后合上他的下巴，再一掌助他抬头，大剂量大黄末下肚，文昌帝君愣了一下。但几秒钟后，文昌帝君发觉自己并无异常，他准备继续进攻，但紧接着就腹痛难耐，随即大便失禁，法力尽失。

“你怎么知道我没加芒硝？”窈窕笑着说。

文昌帝君虚了，窈窕就坐在旁边石墩子上，就让文昌帝君没有劲儿但却舍不得放弃，脸上摆着就差一点的不甘心。而等文昌帝君终于能站起来了，窈窕一步上去，又把他一拳打飞，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令他急匆匆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开了，但司机正郁闷，因为他总是听说外乡人不好，可今天反而是外乡人同情他从平台得到的报酬太少多给了他钱。

“因为同乡人并不一定有与你相同的品德。”窈窕出现在了文昌帝君旁边，把文昌帝君吓破了胆。

文昌帝君仓皇逃窜，窈窕替他付了车费。正逃跑的文昌帝君回头看窈窕没追上来，停下来歇了歇脚，而就在他歇脚的时候，他隐约感应到了天罚的迹象，回头一看，真的是天罚降下了，精准降下。

至此，文昌帝君再次丧失了为非作歹的能力。

而文昌帝君因为害怕，他漏了一个细节，那天罚不是从天界降下来的，而是从月宫降下来的。

当时千手观音给烛明的信息中提及了两个情况：第一，文昌帝君盯上了窈窕那能治百病的血，第二，文昌帝君为了把窈窕从水云间引出来，亲自去月宫赶走了嫦娥，

抢走了里面的丹药，而这月宫，正是人间世代咏唱的天上那轮明月。按他的想法，哪吒一定会叫很多帮手来抢回月宫，窈窕极有可能是其中之一，因为她是烛明家的人。

而一开始也确实如文昌帝君所想，哪吒找了窈窕翠翠符文齐融还有乐儿当帮手，可接下来烛明的消息就传回来了。于是乎他们六个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既然现在月亮已是无主，不妨直接改成水云间的基地，并且这想法一说出口，笑天绪康他们全围了过来。

这天凡圣们都不在水云间，兆宏毓秀抟鹏也是，睛明守在烛明和千手观音见面之处的外围。所以这次登月计划，由小宏提供工作台，哪吒描摹月宫精确地图，笑天绪康林泽乐儿凝凝冰冰以及苹儿一家设计月球基地，天机绫罗设计飞船，窈窕去拖住文昌帝君。待设计完毕，将设计图存进三个硬盘，由翠翠符文齐融驾驶飞船登月，展开设计图令基地实现，并且将其连接至水云间，这样就可以跟通过水云间去往人间各处一样去往月宫。

至此，整个月宫都成为了水云间的基地，于是哪吒搜索文昌帝君，按下按钮对他降下天罚。而接受天罚后的文昌帝君终于站了起来，却发现面前是抟鹏三大圣人，“给帝君个请长假的理由”，毓秀说，然后冲击打了下来。

云璃为画自在生花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7）——踏足月球

文昌帝君再起不能几天后，笑天绪康踏足了月球。

水云间挂载在秘庭，秘庭在地之经脉上，所以通过水云间可以去到人间任何地方。而现在，月球连接在了水云间上，所以通过水云间也可以去往月球各处。但现在月球基地还在进一步建设，所以大家一般都是落脚在这个露天天文台。

当月球真真正正浮现在眼前的时候，笑天绪康惊讶万分，看的入了迷。天文台某处，苹儿跟他们招手，他们跳下去，明显很小的重力亦令二人新奇。

这里是天文台，摆放着各种巨大的仪器，是收集信息的，存储信息和计算信息的有存储站和研究所，这两个地方其实就没什么好去的了。因为整个月球都是基地，所以各个区域离得也是挺远的，所以要去别的地方的话，不需要来回水云间，请回到刚才落脚的通路站点，那里的高速通路会帮你去往其他地方。于是绪康笑天进入了前往方舟的高速通路，两人刚走进去，一股推力就推着他们往前飞，等他们稳定了姿势，他们发现，自己正沿着蓝色的法力轨道飞，两人欢呼起来，他们都不用自己施展法力。对面飞来林泽和他们打招呼，总共几分钟后，他们到达了方舟站点。

方舟，这是一个类似于人类生物圈工程的地方，一个大玻璃罩盖在方舟之上，进入方舟大门，里面就是一个完整的生物圈，完美的模拟了地球环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这是已经弄好的六个区域中第二大的地方了，现在瞳渊在这里进行调度，从瞳渊口中，笑天绪康知道了六个区域里，天文台存储站研究所三个小地方外，还有一片小湖，再就是这里。可月球上会有湖？月球上不只有湖，还有海，并且海里水上水下都有生物，只不过应该算是法力创造的那种。

瞳渊说让两人去空间站，烛明一家正在那里，他们应该更清楚。可空间站怎么去？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坐飞船，但现在不用，现在空间站和方舟门口的通路站点连着通路，可以直接上去。笑天绪康进入了那条通路，那条离地面越来越远飞进太空进入空间站的通路，等进入空间站，两人已经完全失重，但他们可以依靠法力飞行。在这个拥有大量向外视野的空间站里，他俩找到了烛明他们。

“师哥！”笑天喊。

“啊？你们来了。”烛明说。

“这上面怎么还有海？”绪康问。

“当然是明明和睛明给月球蒙上了一层法力啊。”窈窕说。

“这层法力防住宇宙射线的同时，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作用，所有不经肉眼直接观察的观察，看到的都只是光秃秃的月亮。”天机说。

“就是这层法力让月球上的水凝结了出来，并且那片月海还产生了清水水母一般的生物，水母，甚至鲸鱼，它们不止游在水里，还能飞在海面上，植物类的也有，水里岛上海边都有……”翠翠详细介绍着。

“好了，咱们可以下去了。”睛明飞过来说。

“走通路下去吗？”绪康问。

“其实我们更喜欢直接飞下去。”睛明说。

“还能这样？”笑天说。

“当然可以了。”烛明说。

于是他们七个直接从空间站飞回了地面。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8）——探索月背

笑天七人从空间站欢呼着飞了下来，降落到方舟门口。

他们进去休息了一下，正坐在地上的时候，绪康突然看一只猫猫从树上掉了下来，他一跳去接，结果没跳起来，他立刻用法力飞去，这才把猫猫接下来。

“这里面重力没减小吗？”绪康说。

“当然啦”，瞳渊走过来，“这都是地球的生物，当然得用地球的重力参数啦。”

“啊（婉转的），原来如此。”笑天说，“说起来月球背面长什么样？”

“你……真的要去月球背面？”烛明说。

笑天点头。

“真的确定？那地方不一定适合长待诶。”烛明接着说。

“去……看看吧，又不是一直待在那里。”

既然笑天说去，烛明睛明笑天绪康四人从站点走进了通路，方舟离他们越来越远，月海的样貌越发清晰。平静如湖面的月海边，绫罗正坐在那里，感应到他们飞过，绫罗和他们打招呼。海面上水母游动，鲸鱼飞过，小鱼们从水下飞出来，如诗如画。

渐渐的，他们飞过月海，面前的光逐渐暗了下来。今天是十五，月背没有光照，翻过月海之后，亮度就保持在最低了。这一次他们飞了多久，肯定比之前长很多很多，终于，他们看到了月背那没有拔高的站点，四人帅气降落。

绪康帅还没耍完，一个蓝色的光点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抬头一看，无数的蓝色光点飘在这里，宛若童话。睛明布下那层法力之后，除了水凝结了出来，风暴也聚集在了月背，但这席卷月背的大风暴依旧被法力压制了下去，于是其中的能量和法力融合，聚集成了这些星点。

“也就是说这些点点类似于地球上的石油？”笑天说。

“没错”，然后烛明聚合法力，好多星点飞向他的手中，然后烛明说：“给你们放个炮。”就一跃而起飞向远处，然后从天而降，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坑，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笑天粗话*，厉害厉害。”

“诶？那这里怎么不适合长待了？”绪康说。

“真的不能长待”，睛明说，“如果长待的话……会被美死。”

他们顺着高速通路回到了方舟，吃完饭又进入通路去了那个小湖。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颜色单调，这里已经被齐融符文翠翠三位登月先驱装点的如同画卷。这里叫什么名字？绪康调出小宏的全息面板找到了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深蓝”。

在深蓝消了食儿，几人又去到了研究所，飞船停在这里。或许再等着时日，大家就可以开着飞船去别处开拓，真正的如那个故事中的我见一样，在宇宙间留下轨迹。

而现在，不要着急，先睡个午觉，静待研究所传来好消息吧，无论是躺月海边，还是随便找个地方，就跟在地球上随便找棵树一样，或者飘在空间站里也不错，去方舟里面睡也行。

毕竟，这里可是月亮啊。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99）——登陆水星

这天烛明笑天绪康在月球空间站值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把空间站开到特定的位置，然后借由空间站，探测的信号可以发射往任何方向。

一般来说开到地方之后就是研究所的事情了，他三个在那里歇着就行，但哪吒给他们发来通讯，要他们稳定方向调整位置。

竟然要稳定方向！想必是有什么发现了。烛明操作空间站按哪吒给的方向调整位置，一段时间后，通话那边传来了哪吒的声音：“捕捉到了，这是……词元？”

“词元？是人工智能那个词元吗？”烛明问。

“嗯……是，只是翻译不出是什么符号。”哪吒说。

“嗯（二声），哪个地方还有词元？”绪康问。

“你们的方向是水星。”哪吒说。

“水星？那地方会有人工智能？”笑天说。

“……这确实有些费解，我再分析一下吧。”哪吒说。

烛明笑天绪康从空间站下来后，哪吒想到了一种可能，水星表面环境恶劣，但它的内部确是稳定的，类似于地下水是恒温的，也就是说，水星内部存着一个人工智能。

“*绪康粗话*！天体计算机！师哥笑天咱去开拓水星吧！”

“啊？这行吗？”笑天说。

“按咱们的飞船来说，这是可行的。”哪吒说。

“竟然真的可以，师哥去吗？”笑天说。

“当然去！现在就走！”烛明说。

于是三人坐上飞船往水星飞去，经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星际遨游，他们飞上了环水星轨道，可是他们飞了好几圈，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水星地表，笑天不想空手而归，她把搜索功率开到最大，这才发现了一个能量圈。

真是神之一手，飞船找机会降落在了能量圈附近。三人下船，看着这发绿光的一个圈，也就能站进四五个人那么大吧。踩进去吗？有点儿危险，但从开拓的精神来说，值得一试。他们走进了圈里，然后笑天手环显示附近词元暴涨，只见空无一物的地表骤然高楼拔地而起，人类也渐渐出现，一切皆由数据形成，包括最后的天幕。至此，太阳光变的柔和，三人置身于一座科技感十足的城市之中，人们纷纷投来目光。

月球研究所里，哪吒和玉兔观测到了水星地表的变化，而置身水星的三人感应了周围的人类，发现他们与地球人无异，并且他们说的话竟然能听懂。这不但证实了哪吒的猜想，这还说明，烛明他们已经被纳入了计算。

飞船被高楼围住，并无损伤。既然这样，那就可以开拓了，三人放松下来，一个居民上前，询问到：“你们是外星人吗？”

“嗯……是的。”

人们纷纷涌上前来，问这问那，烛明大喊一声：“等会儿！”人群稍微散开，烛明又说：“大家不要这么热情，我们现在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哦对不起对不起”，最开始那位先生说，“我叫墨丘，这里是我们的家，一颗现代化的星球，名为辰星，几位所在的，是辰星上第二大的城市，名为横翟，天上的轨道交通，地上的各种车辆，高耸的大楼，正是横翟。”

“你好，我是笑天，他们是烛明和绪康，我们来自太阳系第三行星，被称作地球的地方……”

“请停一下……对不起，不该打断你，你说的太阳系……是什么？呃……是这样，辰星所有的太空探索，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我们必须要依靠头顶的天幕才能使那万丈光芒适合生存，所以我们的太空探索要么发射太空仪器，要么由宇航员进行，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没有了信息，仿佛被太空抹除了一样。”

于是接下来绪康对大家进行的太空讲解成功让人们接纳了三人。在墨丘的带领下，三人领略了横翟的市容市貌，并在一处旅馆住下。绪康还想再出去看看，但他突然意识到水星一年一白天一年一黑天，看了看手机好像是该睡觉了。

于是三人拉上窗帘睡了一觉，等睡醒了，烛明去敲开笑天的房门，把她拉进了绪康屋里。绪康刚起床，睡眼惺忪，笑天问怎么了，烛明说探秘水星的机会来了。然后

一个人敲门，烛明去开门，那人自称是治安局的，来请三位外星人去局里喝茶，烛明伸手握手，然后把他擒拿按在墙上，他袖子里装了药的针管掉在地上。笑天绪康一惊，然后剩下几个治安局的冲了进来，被烛明逐个打倒。

烛明抓起一个人来说到：“带我们去局里，喝！茶！”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0）——水星题结

烛明一脚踢开治安局的大门，大声喊到：“就你*烛明粗话*辰星的大治安官是吧。”

看到烛明三人徒步走进治安局，大治安官惊了一惊。

烛明坐下，质问她：“袭击我们，这是何意？”

大治安官也不装了：“我想请问几位来自天外的客人，辰星无数次的太空探索，无数人投入其中，结果无一例外都被太空抹去，但此时，竟然有三个人自称来自什么地球，任谁都会怀疑你们的目的吧。”大治安官一番话语出口，终于不再打颤，她准备着听到烛明的回答，然后用她的口才揭露烛明三人入侵的阴谋。

可烛明下一番话却打乱了她的计划：“既然这样，不妨你们来制服我们吧。”

“你说什么？”

“你们来制服我们，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实力，这反而能证明我们没有你想的那种意图。”

大治安官愣了一下，然后一声令下：“抓住他们！”

几个治安官围了上来，绪康笑天两个人一拳一个，又几个治安官围上来，依旧一拳一个，然后一大批治安官冲进屋子，烛明桌子一掀，同时法力冲击打出去，一面墙碎掉了，连同好几个治安官被轰了出去。

其他治安官下意识后退一步的时候，烛明笑天绪康同时聚合法力，治安局从内到外发出了横向冲击，墙被打碎，屋顶也被打的疏松，砸下来反而没有太伤到人。

墙碎掉的时候烛明三人退了出来，治安官们抬起身上的废墟就兵分三路去攻击。烛明三人则一边和治安官们打斗，一边对其进行戏耍，再一边礼貌的不让这场闹剧波及路人。直到一个小孩刚被救下来的家长大喊一声“住手”，这群治安官才停手。

从这位家长的批评中，烛明他们得知这群治安官和大治安官都是右翼分子，只不过不同于地球，水星很发达，并且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团结，所以才能制造出这天幕，人们口中的右翼，只是不认可她的主张，并非你死我活，她去执行她的主张也不会怎么样，而且水星没有敌人，除了太空。

烛明笑天绪康这一闹反而让人们更信任他们。人们更多的还是想要飞向太空，他们已经无需害怕了。

“我错了吗？”大治安官说。

“你没错。”烛明说，“其实我们此番前来，就是为了验证一个事情，辰星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数据的世界。”这番话被电视台直播了下来，广告辰星。

“这……”大家难以置信，任何地方都不愁吃不愁穿的辰星，竟然只是虚拟的，包括你我。

“所谓的死于太空，不过是他们的数据信息被抹除了而已。”烛明继续说。

“可这是在模拟什么呢？”那位家长问到。

“它在模拟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辰星的各位会如何选择，为这个问题作结。”

于是，在最后的几个小时，水星居民启动了所有的宇宙飞船，他们选择去挑战那抹除一切的太空。

至此，月球研究所观测到水星词元停止产生，数据的世界消失了，依旧是光秃秃的地表，飞船还停在原先的地方，只是那绿色的能量圈，已经找不到了。

这台计算机来自哪里？依靠现在的资料还无从查证，但现在它已经停机了，或许未来某一时刻会有更多资料吧。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1）——参观天界

水云间开辟月球基地后，最提心吊胆的是正神界，这就类似于他们头顶悬着一把剑，一个定位就可以精准打击。

于是天界做出了一个决定，主动邀请凡圣来天界参观。当太白金星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烛明一脸嫌弃，他问太白金星：“这……真的不是你在唬我们？”太白金星一听，觉得烛明不会同意这个邀请，刚要推辞离开，烛明接着就说：“有胆量！我们必去不可！”

刚刚觉得可以放下石头的太白金星又无可奈何的扛起了石头，等烛明一家苹儿一家笑天绪康林泽绫罗凝凝冰冰乐儿符文，最后齐融也来集合了，一众人马飞去了天界。

在太白金星引导下，大家在南大门落脚。烛明问到：“天界起名怎么跟我一样敷衍，竟然叫‘南大门’？而且门在哪里？这里貌似只有一个雕塑，再就是这个广场。”太白金星不知如何回答，只说这是玉帝旨意。

然后大家过了南大门，又过桥过了护城河，这才走上一条宽阔大道，只是这条大道是横向的，不是他们要走的路，他们要继续往前，那是一条依旧宽阔但略逊一筹的路。这条路穿过了天庭的商业区，没错，天庭也盖起大楼来了。“天界竟然也会盖楼吗？”齐融问到。“天庭曾让烛明上仙毁灭过一次，这些建筑是东极青华大帝之子设计建造的。”太白金星说。

而穿过这片商业区，大家走上了天庭最核心的东西路，这条路南边是商业区，北边则丰富多彩，商铺商城，议事厅居民楼，还有依旧喜欢住小屋的神仙住的小屋。玉皇的大殿就在这条东西路北边以及脚下南北路西边这个位置，议事厅则在东边一段距离。

大家再往北走，穿过繁华的街区，在路的尽头，就是一片大湖，护城河自其中流出，复归于其中，于西护城河南边形成了两个水群。大家再往西参观，路南边竟然是李将军府，牌匾是刻字的，绫罗都认了出来，她去敲门，来开门的果真是哪吒。

哪吒见大家都来了天界开心不已，当即让太白金星该去哪里去哪里，自己亲自带大家参观，就不请大家进门了，李靖殷夫人哥哥和妹妹都在家里。哪吒带路就直接了，他把大家径直带进了神仙住处，无论是小平房那片还是居民楼那片，前面的商城也是进到里面去。

按哪吒介绍，天界分五片，这是中央一片，也就是天庭，其他东西南北四片分属四御天界领地，东方多风，南方多热，西方多燥，北方多寒，出了护城河就有路可以去往其他地方。天庭确实不错，这是烛明发自内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地方真就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竟然是亲切吗？没错，秀全重建天庭真是有品味，绪康也这么觉得，笑天也有些许这种感觉，因为这*绪康粗话*不就照着济南护城河修的吗？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2）——天界东域

逛完了天庭，一行人走出护城河去天界东域，那里是东极青华大帝的地盘，就是不知道秀全在不在。

一会儿，大家飞到了东域。这里是海滨之地，临水之处，丘陵聚集，仙山位列海边。那山里，正是东极青华大帝之居，烛明一脚踹开大门，然后喊到：“秀全！”

秀全闻声出门，见大家都来，顿时喜笑颜开，摆酒设宴。一会儿，青华大帝走出里屋，烛明行礼，大帝回礼。青华大帝府邸已经一个下人都没有了，正如李将军府哪吒亲自开门，青华大帝在人间也久，已经不喜欢下人伺候。其喜欢啥，如其所说，他喜欢更有意思的东西，正如几月前他下令命总罚司每周必须上报多少例惩恶数量，命令一下，竟然周周足数，故知神仙之于凡人，无有差异。

“每周上报，那岂不是没有坏蛋也要找出坏蛋来？”凝凝说。

“不可能找出来啊，肯定是栽赃陷害啊。”冰冰说。

“二位小友说的不错”，青华大帝说，“我就不撤命令，我看他们什么时候能结束闹剧。”

“可这么下去不行吧。”苹儿说。

“那没办法，作为天神，不至于这点儿人祸都承受不住，更不至于这点儿问题都无从下手。”青华大帝说。

“既然这样”，烛明说，“不妨让我为东域降下一场火流星。”

睛明笑了一下。

“哦？这火流星是何意？”青华大帝问。

“若是人们无有抗争精神，那便将烈火烧的再猛烈一些，灾难面前人们唯有破釜沉舟，才能赢得生机，破无从下手之局。”烛明说，“况且此乃天界，不怕天灾。”

“哈哈哈”，大帝拍手称赞，“就依烛明上仙所说，上仙请吧。”

烛明出门，可望帮烛明抬起一块高土，怡神绪康还有苹儿出门和烛明一起，以烈火猛击巨大高土，顿时间，无数火流星飞向广大东域，仅仅几分钟，就有蒙冤众仙尚未受刑者屠罚司之事产生，并愈来愈多。

几人回屋里继续吃饭，一个小时后，总罚司主使来报，见堂内众人，预感到自己大难临头，一下子无从言语。青华大帝令其报来，其汇报众仙造反之事，青华大帝再言：“答吾，卿往所报之恶人，确有其恶否？”大帝面带笑容，主使却浑身颤抖，不敢说话。

“告去仙众，近月余所办案情，明日起吾父子二人将一一核实，蒙冤者补偿，栽赃陷害者就地正法，清明者亦有赏。去吧。”

主使听罢，知小命不保，心如死灰，其行礼而去，布告众仙，是日，罚司无人喧哗，人人自危，少数觉大仇得报。

青华大帝惬意的与大家畅谈，并表明“未来诸位随来便是，吾之府邸为诸位作旅”。接下来是一个惬意的下午，大帝畅谈根本不觉累，其侃侃而谈，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亦奔流到海不复回。

临行前，大帝还赠送了大家礼物，人人不少。

潮水如银永驻童心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3）——日照一行

一家咖啡厅，假扮普通人的弥勒佛正和窈窕谈话，烛明抱着睛明走了过去。

要说水云间的小孩们，凝凝最小，也就到睛明的肩膀，然后睛明到烛明肩膀，小孩里面，凝凝八岁最小，其次是符文十岁，然后绫罗十二，和睛明一样高，冰冰也是，乐儿十六。窈窕天机翠翠和睛明一样高，苹儿一家和乐儿一样，沉香不算小孩，哪吒瞳渊介于睛明和乐儿之间。

弥勒佛看烛明抱着睛明，也不知道他在想啥，就不移开眼，烛明呵斥一句“要你管”他才把眼挪走。烛明落座，问到：“你来干啥？”

“啊，我来想请烛明上仙一家参观佛界。”

“不要。”烛明说。

“我就说不可能吧，你还不信。”窈窕对弥勒佛说。

“既是如此，我也不为难上仙了，只是水云间都常住一个佛了，若是不能请上仙来佛界散心，我还是建议上仙能去日照走走，也算是一番游玩放松放松。”

“昂（婉转的），我知道了。这咖啡你带走吧，来一趟就别空手回去了。”

“谢上仙。”

弥勒佛道谢罢走了。

睛明问烛明：“弥勒佛说去日照是有什么诡计吗？”

“必然是有的，只是确实咱们可以去旅个游，我去那里已经是四年前了。”

于是八月一日这一天，烛明一家去到了日照东边。四年前的今天，烛明一个人来到了这里，而如今，他的同学们都已经毕业了，包括复读的，也包括那天在这里见的那个复读同学，而现在的东夷小镇，较之于四年前，也荒凉了下来，没有了那么多的人。

四年前的天远不及今天的热，在这里逛了一圈，烛明热的不行了在这里休息，睛明窈窕天机翠翠四个小朋友去那边万平口玩去了。稍加休息后，烛明起身走进了龙神庙：“石臼龙王，告诉我弥勒佛的如意算盘。”

万平口海风呼呼，若是避开太阳坐在树荫底下，也是极其舒服的。睛明他们正坐在树下乘凉，他们所在的草地上，一条蛇正悄悄往他们这里游走。然而这蛇终究还是吃了对面人多的亏，草地上一个小朋友先大喊了出来，人们一哄而散，天机抓起蛇头就把它扔到了保洁脚边，保洁拿夹子夹住它，然后被安保收服。

就在人们以为躲过一劫的时候，又一条蛇竟然自滚烫的石凳子上跳起，一个孩子躲闪不及被咬中。而趁大家慌乱之际，窈窕借天机的剑在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然后跑去抓起地上的蛇头，把蛇也扔到了保洁脚边，顺势将自己的血滴进了孩子嘴里。

就这样，虽然孩子还是被紧急送医，但他必然已无大碍，一场危机就这么解除了。窈窕喘了口气，翠翠给窈窕来贴创可贴，可景区的那一边，一道气刃往窈窕飞了过来，睛明上前回了一个蓝火，攻击被防住了。而防住之后根本来不及反应，那杀手便飞了过来，正是那蛇的制造者。

睛明也不需要反应，因为烛明一个飞踢把那杀手踢到了沙滩上。睛明往沙滩上一看，来者竟是已经被八仙收服的那兰。

窈窕天机翠翠也过来了，烛明对下面的那兰说：“你竟然还活着。”

“消息是真的，我要那个女孩。”那兰说。

“谁给你的勇气？”烛明冲了过去，他和那兰打的难解难分，两人从这边打到万平口南边，又打到万达广场，最后打进了日照博物馆才分出胜负。

然后那兰逃跑了。如果说那兰复活，并且法力不见减退，那这还意味着一件事情，八仙遇难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4）——抢救八仙

烛明一家火速赶往了八仙住处。

“吕洞宾！”烛明一脚踢开大门，眼前八仙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没办法，一个个救，烛明先把吕洞宾拖到一边，翠翠一掌拍在吕洞宾脸上，吕洞宾身强体壮，醒了过来。睛明和窈窕去救何仙姑，两人分别往她两手内关下了一针，然后反复行针，何仙姑也醒了过来。天机去救蓝采和，蓝采和是小孩，可以用小儿特定穴，于是中冲一扎，蓝采和也醒了过来。然后烛明抢救受伤最重的铁拐李，睛明窈窕天机翠翠抢救另外四仙，烛明这边铁拐李受伤太重，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心肺复苏，等张果老韩湘子曹国舅汉钟离都醒了，铁拐李也有了些微的呼吸。烛明一看，一巴掌扇在了铁拐李脸上，铁拐李伸手来挡脸，烛明大声呼叫，铁拐李顺利恢复了意识。

烛明他们用现场的材料搭了八张病床，让八仙先行休息，然后他们去查看现场。经历了一场血战，八仙法器尽数损毁，吕洞宾的剑断了，何仙姑的莲花凋落好几瓣，张果老的纸驴碎成两半，蓝采和的花篮破了好几个洞，汉钟离的芭蕉扇破的不成样子，韩湘子的笛子断成三节，曹国舅的玉板碎了一地，铁拐李的葫芦破了一个大洞。而那封印那兰的阵法虽已熄灭，却依然可以看出它的坚韧。

于是烛明一家悉数收好八仙的法器，然后出来看八仙。

“啊，我们失败了。”吕洞宾说。

“这不算失败”，烛明说，“你们还活着就不算。”

“可是那兰厉害至此，我们……终究不是他的对手。”曹国舅说。

“几位放心，尽管安心休养，这次用不着青禾上仙，我会亲手把那兰干掉。”烛明说。

“不只是那兰，你们的法器我们也会修好。”睛明说。

“我们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窈窕说。

“你们就安心的待在这里吧。”天机说。

“等我们回来。”翠翠说。

八仙欣慰，人间可以不需要神仙了。

烛明一家回到了水云间。以水云间现在的实力，利用月球基地定位人间找出那兰不成问题，只不过现在还不行，兆宏坐飞船去探索了，月球得保证兆宏安全归来。而以现在明确的信息来看，那兰现在的目的是窈窕，他看中了窈窕的血能治百病，并且青禾在威海实习，一时半会儿应该是不能来参战，而且烛明这次要亲自干掉那兰，不需要青禾出马。既然这样，烛明一家围在桌子上，开始研究对付那兰的计划，这个计划不用太细，但要粗暴，提示，力气大不叫粗暴，出其不意才叫，就像扇在铁拐李脸上的那一巴掌，一但有效，能省无数时间。

既然这样，下一步就先不用急了，毕竟那兰只有一个，烛明一家可是五个人，现在就是看到底是那兰厉害，还是烛明更胜一筹，这场太白金星搞出来的闹剧该结束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5）——金玉之地修笛子

天界西域，金玉之地，众仙最不需要的就是黄金。勾陈大帝府邸，买买提正在烤羊，这时一位执事来报，说有两个小孩在西域乱飞。买买提一听两个小孩，谁家小孩来这里乱飞啊？他想了一下，想不到有谁能来，然后勾陈大帝发话，让他带人去查看，如朕亲临。

买买提带了十个天兵，来到了执事看到小孩的地方，刚刚还在说哪来的小孩，一眨眼，两个小孩从他头顶飞了过去。他当即命天兵待命，自己先飞上天去追，可他刚要追上的时候，两个小孩竟然加速躲开了追击，买买提也加速，又快追上了，小孩再加速。买买提震惊自己竟然追不上，然后两个小孩落地捡起一块黄金观察了观察，买买提落地，才发现是睛明，另一个想必就是天机了。

“竟然是睛明小姐。”买买提行礼说。

“是丞相啊。”睛明也行礼。

天兵赶来，买买提一挥手：“跟我护送睛明小姐回府。”

等回了府，执事已经把羊烤好了。一个天兵拿了两个凳子让睛明和天机坐下，买买提去切肉分羊，执事领肉行礼后离开，天兵亦分了肉，然后就是睛明天机的，最后是勾陈大帝，最最后才是买买提自己的。

勾陈大帝从里屋走出来，见是睛明到来，先行行礼，睛明回礼，然后大帝坐下，天机坐去了买买提旁边。

“睛明小姐怎么有空来敝府参观？”大帝问。

“我们只是在西域找点儿东西，没想到大帝如此好客，还请丞相来迎接我们。”睛明说。

“我这西域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竟然会有睛明小姐需要的东西？”

“那是当然，天机。”

天机和买买提正在吃肉，买买提吃的细嚼慢咽仪态端庄，天机吃的干净利索十分美味。听到睛明叫他，天机拿出了韩湘子的笛子，勾陈大帝一看，认出了这笛子，然

后心中一惊，问到是何人所为。得知是那兰所为，勾陈大帝心生愤怒，嚷嚷着要收拾太白金星，然后说：“睛明小姐请放心，只要是西域有的，需要什么尽管取走。”

“可是韩湘子不是一般神仙，他手中的钱财应该能跟西域一拼吧。”睛明说。

勾陈大帝犹豫了，然后说收回自己刚才的话，又接着说：“是我刚才考虑不周，我想一下。”

“大帝慢慢想，只是我们毕竟两个小孩，淘气一点貌似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吧。”然后睛明一把拿下了勾陈大帝腰间的令牌，一蹬脚往外飞去。勾陈大帝反应过来，令买买提去抢回令牌，可回头一看，买买提被绑在了椅子上，天机也不见了踪影。没办法，他只能自己去追，以四御之一的法力，他是能追上睛明的。

睛明往西域中心飞去，勾陈大帝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睛明调转方向往上来了一个几乎直角的转弯，勾陈大帝反应不及，正好飞进了睛明的下方。于是睛明一转身把令牌往西域更中心扔去，天机接住，然后顺势向下，一脚踢在勾陈大帝腰上，把他踢下地面。

而天机拿到令牌后命令西域黄金汇聚于此，以此作为修复笛子的材料。仅仅几分钟笛子就修好了，而西域的黄金也少了一半以上。

于是现在勾陈大帝不止痛恨太白金星，那兰也加入了他痛恨的名单。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6）——东南地界修纸驴

东南沿海，一个男人大发感慨：“我一直相信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因果！”然后就被苹儿一巴掌拍晕过去。

今早上苹儿来到这里，刚进了这片地界他就听说了恶霸为非作歹的事情。他只是在这地界边缘，恶霸在核心地方，这么大一片地界都传到边缘来了，这岂不人尽皆知了。于是苹儿去到了此地核心，那里办事处，一个办事员曾受到苹儿帮助，现在就是他守在窗口。

办事员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安排人去收拾恶霸，整个过程一直到恶霸被押走甚至都不需要等到吃中午饭。

所以坐在办事处里，苹儿就质问办事员为什么让这事情干等这么久，办事员说他从未接收到类似的投诉。苹儿又问为什么没人投诉，你是不是变质了，办事员说不可能，然后把自己有几张银行卡以及所有的流水都给苹儿看了，包括手机的没有一个异常流水。

也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但凡有任何人前来投诉，就会有更少的人惨死在恶霸手下。人们的顾虑在哪儿？一是担心官官相护，可那是苹儿帮助过的办事员，前天还把上司给打了。那办事员不会官官相护，可万一来了遇到的不是他怎么办？*办事员粗话*，这个位置一直以来就是他坐着，巴结上司的不会坐窗口，并且他来的时间绝对长了恶霸不止一点半点。

所以说人们就是单纯喜欢忍着不来投诉？这说不通吧，于是苹儿出门遛弯，听到了男人大发感慨。人们一直都误解了一个事情是，流传于人们口中的因果不是佛家讲的因果，因为因果二字只会自发出现于好人没好报恶人没恶报事件的讨论中，所以因果承载的不是佛家好高深的智慧，而是人们对公平正义最朴实的渴望。试问，如果他的因果里面需要你去干涉，你不去干涉是不是反而是在干涉他的因果？所以什么是该有的因果，很简单，客观发生的就是还有的因果，所以你加入了他的因果，他的因果就需要你的干涉，你不加入就不需要。因果是已发而未至的，不会因为一下子的醒悟而改变，反之亦然，所以把报应挂在嘴边的人绝对不信报应，报应在他嘴里从一个神明与人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个经由神明他和别人的间接联系，换言之报应是他一句话命令神明发出来的。

人间有两个词已经被滥用烂了，一个是骨子，什么东西都能刻在骨子里，一个就是因果，只有特定的东西才能算作因果。所以人们总是妄想通过我不去做什么，让坏人得到我设想中的因果，并把这种痴心妄想包裹上智慧的包装，这反而是没有智慧。

所以苹儿如此生气，没有任何大夫会可怜一个被抢救醒后第一件事是阿弥陀佛的人，毕竟大夫不去救佛也会救醒他。既然你们这片地界这么喜欢因果，那我苹儿不但要干涉你们的因果，我还要取走你们的紫微大帝天官赐福用来修复张果老的纸驴，让你们好事碰不到坏事天天有。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7）——修芭蕉扇和葫芦

齐融来到烛明洞天做客，说起了学校里一个学生从山里考了出来，烛明一听顿感不对，因为那个地方抚琴都看不上，荒郊野岭好几年没一个本科。齐融说可能人家就是厉害吧，但烛明给出了相反的推演，因为教养方式的遗传是有惯性的，不存在普遍变异一说，姥姥如何对待母亲，母亲就极有可能怎么对待女儿。并且这不是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的前提是一无所知，抚琴已经确认过那个地方了，说是“能有个本科就大发了”。

这时一个可怕的可能闪过齐融的脑海，也正是烛明想的，于是两人去找抚琴，毕竟她是当地人。

三人走了许久的山路，终于进了这个小村。说实话，这一路真是易守难攻，终于好不容易，他们连打听带瞎说的才找到那同学家。

这家破败不堪，齐融敲门都能敲下灰来。里面男人听到敲门声兴冲冲的跑出来开门，以为是自己儿子回来了，然后就耷拉下脸来。齐融他们进门，屋子里还有一个女人，精神貌似不正常，而这正就是烛明他们要找的目标。

烛明他们坐下，男人给他们倒水，这水半生不熟的，抚琴就直接问了：“叔叔，请问阿姨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娶回来就这样。”男人不耐烦的说。

“你让她这么待家里也不行啊，就没跟她娘家沟通沟通怎么办？”烛明说。

然后男人恼了，把手里的水杯砸在桌子上：“她没娘家！别多管闲事！”

然后齐融拿起水杯砸在了地上，质问他：“是她没有娘家，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她娘家在哪儿！”

“我就是不知道她娘家在什么鬼地方！这是我买来的！神仙允许的！都不生孩子哪那么容易娶到媳妇儿！”

烛明一下子起来把男人按到了墙上：“哪路神仙允许的。”

男人在挣扎，他不服。

“我问你！哪路神仙允许的！”烛明厉声喝道。

男人这才有了一丝恐惧，之前那路神仙他已经忘了，但最近这路神仙名讳叫作天摩诃满，

然后烛明一把打碎了他两只眼睛。

现在的问题就是给眼前这个被拐人口找家，无论是有是无，还是有却算无，这可以让青岛那边去干，为什么是青岛那边？因为还得试探试探那个同学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把那第二路神仙给赶走，那兰已经出现在了屋外。烛明四人走了出去，那兰看没有窈窕，一时间怀疑了自己，烛明拿出兜里的小瓶，里面是几滴窈窕的血。得知自己被戏弄的那兰先是狂笑，然后狰狞的说：“去死吧。”随即冲了上来。齐融拔棍反击，趁那兰一疏忽一个闪身闪到他后面一棍劈在了他身上。

那兰回过神来继续进攻，两人缠斗间，那兰一拳打过来，齐融拿棍子防御，还是被打退好远，被烛明扶住。那兰又冲上来，伸着爪子往齐融过来，烛明一个箭步上去就掰断了他的手指，并一拳把他打退回去。

齐融烛明一起上，可那兰大吼一声，强大的气场把两人推了回来，然后那兰就变成了一副略微无形的巨大人形，甚至有点脱离人形了。然后他大吼一声：“我要让你们死在这里！”

但就在他一拳打下来的时候，一个威武的大机器人从天而降，把巨大的那兰打退相当距离，几个平房被那兰踏平了。而那机器人里传出了兆宏的声音：“嗨！好久不见！”

那兰惊了一下，然后又冲了上来，机器人上前应战，那兰拔刀，机器人拔出光剑，二者打的难解难分，但终究还是兆宏的武艺更胜一筹，那兰只得解散巨人现出真身逃跑。

那兰被打跑后，村里的人全都出来对着机器人磕头跪拜请求饶恕，显然，他们都认可过那兰。抚琴怒火中生，让兆宏开炮炸平这里，用灰烬修补汉钟离的芭蕉扇，兆宏开炮，八个火球发了出来，从此这个村子不复存在。

而在青岛，学校里，齐融那个同学一出门看到齐融烛明和自己母亲站在前面，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家污秽不堪，可是他为了逃离山村，比

自己父亲更加恶毒的压榨了自己的母亲。“你怎么说？”烛明问他再怎么处理母亲的事情，但他理解错了意思，怒吼到：“这是神仙的旨意！这是天摩诃满的旨意！她就应该被卖到我家被欺负！”

既然是神仙的旨意，那齐融现在也算是神仙，于是那同学就被齐融用法力掐着脖子提了起来，然后一扔扔进了草丛里。大家都看着，这同学再没法抬头了，于是他急火攻心而死。

齐融叹了口气，用法力把他的尸体搬离草丛，然后点火烧成了灰，用这灰修补了铁拐李的葫芦。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8）——兆宏探索事记

“这四层楼的大机器人是小宏？！”齐融说。

“对呀！也是咱们的飞船。”兆宏说。

“小宏得有四层楼高吧。”烛明说。

“非常正确！本宝宝不多不少，正好十二米。”小宏说。

“十二米吗？鹏儿的三大圣人也这么高。”毓秀说。

“我要知道那兰也十二米我就亲自出手了。”抟鹏说。

“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窈窕问。

那日，月球研究所接收到了一条信息，信息内容是：伴随着水星计算机熔化回核心，这条信息应该已经送达，你们好，敢于探索的勇者。

接下来这条信息详细介绍了一个全新的星系，月球小湖名为深蓝，同样的，那是一个以深蓝为恒星名的星系，月球生物圈叫方舟，也同样的，那是一颗名为方舟的行星。方舟行星科技发达至极，这是一个真正不愁生存的星球，创造和探索是人们的第一需要。水星这道题并不难，但它说明了太阳系已经拥有了向外探索的能力，于是方舟行星将送上一份礼物，只是需要亲自前去领取。

在哪吒眼里，这就是一场鸿门宴，去了如果地球太弱，那就是被攻城略地，如果够强，那就在他们主场被消灭，并且可以尽早进攻削弱地球。可是真的能威胁到他们吗？他们可是在行星里做计算机的啊，并且太阳系不是什么外星人特别多的地方吧。而且兆宏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条通讯来自水星，并不往外发送任何信息，也就是地球情况依旧处于保密，所以思来想去，发扬开拓的精神，兆宏决定亲自开飞船去那方舟行星。

然后月球基地就被用来保证兆宏的安全了。许久，兆宏真正飞进了深蓝星系，接近了那方舟行星，在行星引导之下，人群的欢呼声中，兆宏在方舟行星着陆。果然，人类，只有一种形态，行星指挥官和兆宏握手，传达了自己的赞美，并依照信息进行赠礼。

那是一张图纸，可以直接用的图纸，只是在赠礼之前，指挥官问兆宏这份礼物如何才不会被滥用。兆宏丝毫不慌，能来这里的地球人没有几个，他如实回答，只是最后他加了一句，他不是普通人，这份礼物绝不可能被滥用，并且邀请指挥官调用方舟行星科技和自己一试身手。

指挥官还不知道兆宏的底细，但他很实在，调来了一大堆强大的武器。征得兆宏同意后，首先是一枚导弹发射了过来，兆宏当即手搓一枚雷镖扔出去，模型导弹在空中爆炸，这惊呆了现场人群。然后兆宏一飞冲天，往刚才导弹飞来的方向飞去，迎接他的是各种拦截，尤其是激光，于是小宏判定了激光仪器的位置，兆宏穿梭在高楼之间逐个击破，完善的战术令人群欢呼。除了激光，还有动力武器，那就是面向对象的优势了，兆宏施展法力做出了自己曾设计的萤火球，这萤火可以在撞击目标的同时借助能量转化进行类实例化创造另一个萤火球，完全自动，不需要亲自操作，于是就看到兆宏浮在空中，萤火球越来越多击碎了四面八方的动能武器，最后兆宏一挥手，所有萤火球一起销毁，这表演般的且试身手再次令人群发出欢呼。

方舟行星确实是诚心交流的，兆宏也确认了方舟的诚意，他接下了礼物，借由图纸，飞船得以升级，变成了大机器人，小宏入住其中。

然后小宏变回飞船，载着兆宏在人群的欢送中离开了，这变化不是机械的，兆宏的法力掺杂其中。

兆宏离开时，方舟行星上一个十六岁名叫祝英的女孩开心的笑了出来。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09）——大闹死局修玉板

符文听说奶奶家那边一个村里一户人家正办葬礼气的怒火中烧。

办葬礼可以，但至少应该有点儿自知之明。之前村里一位消防员去世，人家虽然签的三方协议，但人家不但在可以撤退的时候毅然进入火场关掉了阀门，并且在完全可以事后再追踪的情况下以自己的生命断掉了罪犯车辆逃跑的路。人家是一个不被尊重的劳务派遣，却在不能活下来的时候活了下来，并且在可以活下来的时候以一人牺牲换来罪犯伏罪挽救了更多可能受害的家庭，人家办那么高规格的葬礼理所当然。

结果现在，一个强奸犯竟然敢办英雄规格的葬礼，简直是无耻至极！于是符文拄着长棍来到了村里，村里的老人们向来高年轻人一头，果不其然，符文问好之后直入正题，问为什么一个强奸犯的葬礼能和消防员一样气派，老人的回答也不出所料，因为他是男人，是传宗接代的，他理所应当办高规格葬礼。

符文又问提了村里的祠堂，这是黄岛少有的祠堂，他问仅仅是因为他能入祠堂就配得上这葬礼吗？一个老人听出了符文的意思，立马辩解到去年哪家女儿考上北大也进了祠堂，所以村里“重男不轻女”。

真是无耻，男的一生下来就可以进祠堂，女的得成为状元。说实话如果那个女孩是符文的话，他绝对不可能进去，进祠堂是对他的羞辱，那家女儿不可能不被强迫。于是符文不再发问，提棍两下就打倒了眼前几个老人，再旁边的中年人看老人被符文打倒了，气势汹汹的走上来问符文爸爸去哪里了，他们至今都不知道符文父母已死的事情。符文狠狠的瞅了他们一眼，然后一跳两米高将他们放倒，接着就杀进了那家院子。外面刚被放倒的中年人喊了一声，里面注意到了符文，来人就去堵，但很可惜，根本堵不住，老人照打。

所以打倒好几个拦路虎之后，符文走到了棺材之前。他举起棍子就打破了棺材盖板，亲手把强奸犯的骨灰盒从里面拿了出来，然后转过身去打开盒子，当着众人的面把里面的骨灰扬了出来。包括罪犯母亲在内的众人先是大惊，然后罪犯母亲大声喊叫，上来就要掐死符文。这不是痴心妄想？符文一棍就把她打晕了。其他人缓过来也如厉鬼一般上来，符文不想再纠缠，他将法力聚合在棍上然后往前摔棍，一股烈火在院子里迅速蔓延，并跑到院子外面。识相的已经跑了，没有自知之明的还觉得这只是个小孩儿，然后被烈火吞噬。这火虽不如蓝火红火猛烈，比绿火也差一点，但足

以烧尽这院子每一个房间，烧死房间里的罪犯父亲。毕竟母亲只是父亲意志的践行者，父亲才是发号施令的那个。

符文将这把火带去了祠堂，祠堂火光冲天，祖宗牌位一个不剩。然后符文带走了祠堂里的一把土，这祠堂毕竟安置过一位英雄，符文用这把土修好了曹国舅的玉板。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0）——欢声笑语修花篮

青岛的雨一向怪异，理论上应该下的，实际上可能不下，理论上该下大的，实际上可能就是个阵雨，所以烛明说：“青岛不可能有台风。”

于是凝凝冰冰趁着现在天还热不大可能下雨坐地铁去了青岛。确如烛明所说，黄岛其实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好地方全都在青岛。她俩去到了一个叫小麦岛的地方，下了地铁站，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混合着海边的潮湿，而一路南行直至海边，飞速运行的海风又占据了主流，令热气消散。

两人上了进岛的路，海风就更大了，也正赶上涨潮，海水咕咕的往上冒。两人上岛之后直奔小麦岛最高处去，这柔软的草地令人心旷神怡。凝凝躺在地上，冰冰坐下四处眺望，突然，冰冰发现远处海浪拍击岸边激起了好高的水花，于是她瞬间有了好主意，拉起凝凝就往下跑去岛边，然后一个大浪打了过来，水花足足有三四米高，把人们打的狼狈后退，然后人们再上来，等待下一个浪。

冰冰收起屏障，凝凝一起等浪，然后“砰”的一声，再一个大浪打过来，人们立刻后退，退不及的被浇的浑身是水，冰冰凝凝也后退，和人们一样开心。

而两人再上前去的时候，凝凝看到灱炗从水下探出头来，她转过身去。灱炗看到凝凝发现了自己，就指了指海上，然后潜入了水底。凝凝往灱炗指的方向看过去，然后拉了拉冰冰，冰冰也往凝凝指的方向看去，那边中间暗，两边明亮，上面覆盖着一层云层，并且伸出两边，这不是台风，但这确实是一个风暴。凝凝一感应，仿佛是那兰所为，可那兰竟然会不识相的来这里吗？会的，他可能觉得凝凝是最好对付的，把凝凝抓起来就可以要挟烛明了。

呃……好吧，他不知道七星台是凝凝劈倒的。既然这样，冰冰拿出了蓝采和的花篮，把它放到了地上，然后一阵大浪打过来，融合了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浪花落在花篮上，花篮自动修复如初。

于是凝凝拿起花篮，从花篮里拿出一把花瓣扔向海面，然后花瓣逆着海风飘向了风暴，待风暴更加逼近的时候，花瓣被卷进了风暴里，然后兵分三路，一部分花瓣往风暴上方的云层飞，一部分往近海面的地方，最后一部分盘旋中间，然后三层花瓣分散开来，翻飞着搅动风暴中已经稳定的气流，然后轻轻炸开，风暴的稳定性彻底消失，就此垮台。

风暴解决了，那就是时候解决那兰了。凝凝手一甩，手腕上的明铁飞出，正击中小麦岛最高处的那兰。那兰两只胳膊根本挡不住这飞过来的铁，几乎废掉。明铁再度飞来，那兰往下逃窜，可惜他不知道凝凝只能操纵金属以至于无出其右，灯杆栅栏但凡带铁的都成为了那兰的拦路石，明铁缕出来的铁丝将其彻底困住，如同落入蛛网的苍蝇。

冰冰走了过来，一拳把他打进了海里。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1）——修复莲花和宝剑

翠翠和符文在公园里聊天，说起了那兰的事情，以及烛明曦和等同八仙一起讨伐那兰的故事。符文听的热血沸腾，毕竟那不只是讨伐一个坏蛋那么简单。

然后两人在公园里玩耍，还有符文几个好朋友一起。所有人见到符文第一眼都会把他错认成女孩，但这不影响符文以他强大的硬实力服众，但凡多接触符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可靠到老师都可以偷懒的人。

这一群小朋友在公园追逐，玩的不亦乐乎。符文趁翠翠抓其他人的时候一个大跳躲进了草丛里，然后就这么观望外面的战局。然而就在这时，他感应到有人快速逼近，他立刻一个翻滚往旁边躲，然后那兰扑碎了符文藏身的草丛。

符文还打不过那兰，他立刻起身一蹬地贴地飞行躲避，在后面那片树林里他以自己个子小体重轻惯性小的优势灵活闪躲，一度令那兰遭到戏耍。

可这次符文一回头，后面竟没有了那兰，再一感应，那兰正从另一边侧方飞来。这个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好在翠翠把自己拉进了灌木后面这才甩开了那兰的追踪。

那兰停在了前面，不用几秒钟他就能感应到两人在哪里，慌乱中符文随手一摸，摸到了翠翠兜里的莲花，然后何仙姑的莲花飘了出来落在符文手上，竟然慢慢重放生机，过敏了那兰迟钝了他的感应。

这是一个好机会，只是如果时间足够，那兰凭肉眼也会发现他们，而就在这时符文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换上翠翠的衣服装成女孩应该足以掩那兰耳目，即便是那兰只犹豫了那么一下，那两个人也足够制服他。

于是翠翠和符文换了衣服，然后符文蹦蹦跳跳的走过那兰身边，直到和那兰近的不能再近的时候，那兰才开始怀疑，然而为时已晚，符文首先打出一拳正中那兰肚子，他长裙飘逸，那兰被打飞到树上。翠翠“耶”了出来，然后感应到自己放在玩耍地方的吕洞宾宝剑有些反应，他立刻驱动法力令宝剑飞向自己，在抓住剑柄的那一刻，断成好几节的宝剑重新复原，完好如初。

那兰愤怒的要起身对符文不利，可身子还没起来，一道剑气划过，身后的树直接被切断，断面甚至没有毛刺。这是吕洞宾的剑气，是翠翠发出的，那兰还没站稳的双腿开始颤抖，慌慌张张的逃跑了。

至此，八仙法器尽数修好，只待和那兰决战。

符文和翠翠走出树林，小伙伴们本来就听到树林里的动静担心他们两个，正往树林里走，结果就看到换了衣服的两人走了出来。这也没个地方让两人换衣服，所以……就这样吧，等回去再换。符文一向服众，小朋友们只会觉得他为了帮助朋友连裙子都敢穿，令人佩服。

大家玩的很开心。休息的时候，翠翠看着放在旁边的宝剑，打败那兰之后明明睛明一定会更开心。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2）——消灭那兰

那天齐融修补铁拐李葫芦之后，同学们全都知道了齐融法力的事情。本身齐融就凭借一身武艺以及以前的小有名气在学校里有不小的威望，所以齐融法力的事情立刻所有学生都知道了，但也只是所有学生都知道了，因为对好同学来说，这是同学们的杀手锏，对坏学生来说，他的靠山打不过齐融。

所以八仙法器修复之后，齐融提出在学校广场对付那兰。操场不行吗？不行，学生太多。但广场就不一样了，除了绿植就是绿植里面长出的沥青路，整个广场绿植就占了四分之三。这么空旷的地方不用起来真是太可惜了，所以那天，窈窕就站在广场的草地上，就等着那兰过来。那兰自然知道这是陷阱，但他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无论如何他都会上钩。果不其然，几分钟后那兰现身了，带着一丝邪魅的笑。

“把那兰小贼抓起来！”只听勾陈大帝一声令下，无数天兵天将空降此地收服那兰。但很可惜，这些天兵在手拿武器的情况下也根本接不住那兰一招，即便是勾陈大帝亲自出手也不能令那兰落入下风。

勾陈大帝不能明显威胁那兰，但天兵多如蚂蚁，这让那兰十分恼火，于是那兰再次变成了那十二米的人形，天兵现在就是他的玩具，可以肆意捉弄。“撤退！”勾陈大帝一喊，天兵天将立刻撤退，那兰狂笑，然后同样高的大机器人小宏从天而降，以激光剑与其缠斗。现在那兰确实落入了下风，但那兰的人形不是纯粹的实体，其中略带一些虚无缥缈，这种具体的攻击无法彻底将其消灭，开炮的法力冲击也不行。然而这一切都在计划之内，小宏把那兰手脚控制住躺在了地上，那兰无处可跑，他挣扎的时候抬眼一看，抟鹏三大圣人已经将其包围，先压制再冲击直接将其打散。

炸飞的那兰摔在地上，再站起来的时候机器人和圣人都不见了，东南西北围绕着现场的，是烛明睛明天机翠翠，北方睛明坐镇，左右花篮莲花，西方天机坐镇，左右笛子玉板，东方翠翠坐镇，左右宝剑纸驴，南方烛明坐镇，左右葫芦芭蕉扇。四人聚八仙之法力，合于窈窕，窈窕接受法力，亲自与那兰一战。

此时的那兰已经受到重创，可他看见窈窕走过来，仿佛已经盘算好窈窕据为己有后长生不老了，所以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的冲了上来。窈窕只是一抬手，格挡的同时发动肘击，两腿撑住，那兰就被自己的力量打退回去，然后窈窕一个飞踢把他再踢退，接下来就是那兰从未见过亦无法招架的无影脚，他接接不住，跑也跑不了，直接就被窈窕一个人包围了。

于是在那兰精疲力竭的时候，窈窕伸手把他摔倒，然后泰山压顶。那兰以法力防御，被窈窕直接击碎，然后那兰其人在自己的惨叫声中灰飞烟灭。

自此，始于太白金星的那兰之灾终于了窈窕。

而因为勾陈大帝提议，太白金星应该已经进大牢了。

行探方舟再相回首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3）——再至方舟

彻底消灭那兰后，烛明一家将法器还给了八仙，然后好好的在家歇着。按说的话是得休息上好几天，但烛明依旧精力充沛，第二天就和兆宏齐融去了之前兆宏去到的那个方舟行星。

一下小宏，迎面而来的科技感令烛明和齐融大受震撼。三人在街上漫步，齐融拍了好多照片，然后她发现前面好多人围着。三人上前查看，据旁观者所说这是一个负有盛名的发明家提出的挑战，最后取胜的参与者能够获得其研发的精密部件。本来烛明他们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小宏分析到，以这个部件的精密度，看一眼地上的盆栽甚至不用离开月球，三人一下子来了兴趣，经过一番思考，果断参赛。

很巧，他们是最后的参与者，参与通道恰好此时关闭。前面的参与者呢？都失败了。可怎么才算打败别人？别人认输就行。听起来有些无厘头，真的会自己认输吗？会的。烛明三人唯一的对手，也是目前的胜者，此时已经出现在大屏幕上，感兴趣的看着地上渺小的三人。这仿佛没什么能让他们主动认输的，可接下来，屏幕上巨大的她竟然巨大的从屏幕上探出身子，一下子就把兆宏抓了起来要带进屏幕。

方舟行星的科技竟然能做到这般地步，烛明一步起飞，撞断了这巨大拟造的胳膊，胳膊断了的时候，残肢也消失了，兆宏稳稳落地。

“还不错嘛，接下来就给你们看点儿更厉害的吧。”大屏幕上的女人说，然后从屏幕里伸出大手，空间一下子被扭曲，烛明三人被拉进一个棋盘一样的地方，包围他们的真就是一堆棋子，耳边还能听到人群的欢呼声。

一个棋子发动了攻击，齐融一拳出去轰飞了它，另三个棋子扑上来，烛明抓住一个砸向了另外两个，然后再有棋子发出了光能炮弹，兆宏大手一挥再一打响指，好几个光球飞了出去将炮弹尽数拦截。而这次拦截产生的光与影令齐融似乎发现了这片空间的边界，加上耳边传来人们的呼声，齐融大胆猜测，这不是一个新的空间，这就是在大楼里面。于是三人纷纷抓起棋子往那边界砸过去，然后棋子不进攻了，看来是楼快碎了，三人蹬地起飞，砸破了墙离开了那里。

落地的一瞬间，人群的欢呼迎面扑来更加清晰。可这还没有结束，既然能拟造一个巨大的自己，自然也能拟造无数等大的自己，以及武器。烛明手一划，蓝火火弧切断了飞来的带电绳索，兆宏挡住了激光炮，齐融见对面人那么多，准备用粗暴的办法全部干掉，可惜刚飞起来就被陷阱缠住手脚。

齐融完全可以烧断绳索，但她没有，兆宏上去也被缠住，验证了齐融的猜想，他们不清楚这里还有多少陷阱，甚至无法感应，因为根本不知道陷阱机关长什么样。这种情况去挣扎就是白费体力，于是齐融兆宏没有反抗，烛明见状立马撤离。毫无疑问，烛明必然也会触发陷阱，但这就可以感应了，陷阱不可能抓住烛明，唯一的难题就是怎么把他两个救下来，他俩在对方人数密集的核心区域，但凡他俩下来必然能绝杀取胜。

烛明在飞，虽然已经没有对方的人了，但飞的高会触发高的机关，飞的低会触发低的机关，在哪里都有机关，从天而降都会触发机关。而就在烛明落地准备躲避下一个机关的时候，身后的墙壁传来一句声音："不要动。"烛明疑惑间，就被拉进墙里摔了一跤。

等烛明站起来抬头一看，却发现这不同于刚才的棋盘，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他观察着这空间里，还挺好看。然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把他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一个女孩正对着他笑，穿着一看就不是本行星的衣服。

"你好啊！我叫祝英。"女孩说。

"我叫烛明，谢谢你救我。"

"我看你不像本地人，包括你的同伴，他竟然能手搓能量球。"

"啊，我们是外星的，太阳系第三行星。"

"你们这种能力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一般称呼它为法力……"

"能给我一些法力吗？"祝英抢着问到。

"啊？这貌似不能随便给。"烛明说。

"那这样吧，加上我救了你，我再帮你赢下那精密元件，你就作为回报给我法力可以吧。"祝英满心期待的说。

烛明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行吧。"

“耶！那这个你拿着”，祝英给了烛明一块儿金属，“等会儿出去之后，你把这东西拿在手里，千万不要放在衣服里，它会吸收那些机关的探测信号，在那些机器眼里你就和隐身了没有区别。”

祝英竟有这般宝贝！烛明要再道谢的时候，一抬头祝英不见了踪影，然后身后祝英推了自己一把，烛明离开了那片空间，而这次机关真的没有发作。

说时迟那时快，隐身的烛明大摇大摆的迅速飞去了对方的核心区域，而那边本来看机关没有继续启动就有所怀疑，看到烛明飞了过来，立刻惊慌的拟造武器。而烛明更快一步，一个火弧切断了困住兆宏和齐融的陷阱，然后两人从天而降，从内而外将对方杀了个措手不及，最后那暂时取胜者投降了，烛明兆宏齐融赢下了那精密部件。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4）——将法力交予祝英

烛明兆宏齐融拿下精密部件之后又逛了好久，实打实的领略了方舟的风土人情，一番探索之后，齐融打算回去，烛明说现在还不能走，兆宏问为什么，烛明给他们讲述了祝英的事情。

“原来是那个女孩帮的你。”齐融说。

“是的，我跟她约定要给她法力，可能咱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她。”烛明说，“不过说起来，看她那身衣服她好像不是本地的风格，虽然这里人们穿衣服跟地球差别不是想象中那么大，但她那身衣服一看就不是本地的。”

“难道是地球的？”兆宏说。

“诶！好像还真是！就是不是很日常的那种。”烛明说，“啊！那这样吧，小宏说前面有展览，如果咱们逛完展览还没碰到她，咱们就走，下次再找她。”

齐融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毕竟展览上东西得不少，就算不能带走东西，带走灵感也是不错的。

三人去到了前面的展览。这个展览……很大，里面的内容也很丰富，不只是科技，竟然还有漫展，果然有钱的地方不止有钱，于是三人兵分三路，各自去感兴趣的地方探索了。

兆宏去了科技装备区，想着给小宏再升升级，齐融去了文艺区，方舟的人远比地球人大方，根本见不到扭扭捏捏。而烛明则一时兴起去到了数学区，他也看不懂，但就是去了，就在他思考面前的数学推导的时候，他的右边，一段距离之外，祝英发现了目标。烛明思考时无意间换了一个动作，祝英以为烛明要走，大步就跑了过去，烛明感应到有人过来，刚扭头一看，祝英没刹住车，把烛明直接撞得人仰马翻，自己也摔倒在地上。

然后祝英立刻起身去把烛明扶起来，连连说“对不起”。

“你竟然也会来……看数学，你这个年龄应该很讨厌这些才对吧。”烛明说。

“怎么会呢？数学可是智慧的游戏啊！”

祝英说的那么热情，让烛明一下子意识到方舟应该已经不需要选拔考试了。于是他又说到：“既然都碰上了，我把法力给你吧。伸手。”

“好！”祝英伸手，脸上抑制不住的兴奋。然后她试了试，自己竟然真的可以手搓光球，只是光球不大，毕竟才得到法力。

“既然这样，我带你去见我的朋友吧。”烛明说，然后祝英跟着烛明见到了齐融和兆宏。

烛明介绍了三人后，他问祝英：“你为什么想要法力啊？”

显然祝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到：“不知道你们意识到没有，在刚才的挑战中，你们三个人战胜了方舟很先进的科技……”

“啊！好像是啊。”齐融说。

“倘若方舟也有像你们一般强大的存在，这是否意味着……方舟的文明可以被轻而易举的毁灭，就像在答案上打个错号一样。”

“难道说……方舟也有法力？”兆宏问。

“方舟当然没有法力”，祝英说，“但并不是不能有拥有法力的人。”

这话绕的跟那什么似的，一会儿烛明才反应过来：“有地球人已经来过方舟了！”

“没错。”祝英说。

可是齐融回想了一下，抟鹏说过无论正神还是民仙都没有过离开地球去往太空的记录。

“没有在记载中留名吗？”烛明说。

齐融和兆宏也在思考，祝英让他们放轻松，毕竟方舟是她的主场，哪有让客人消耗脑细胞的事儿。

“你们就先不用想了，好好玩，我会自己去解决的。”祝英说。

“啊……诶对了，你的衣服，是地球的风格吗？”烛明问。

“这就说来话长了，等下次见面再跟你们说吧。”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5）——战圣笛

和祝英告别之后齐融就改了主意，毕竟那可是一个早早就来到方舟的地球人。烛明兆宏也同意在这里多待几天，然后经过一晚上的睡眠，第二天早上，烛明起床看向飞船外面，人们好像赶时间去干什么事情一样，步伐明显比昨天快。

“一向从容的方舟人也会火急火燎吗？”烛明说。

“一直在监听，未发现危险，现在向烛明上仙汇报。”小宏说话了，“昨夜，自本地时间零点开始，每间隔十分钟便有数人离奇死亡，死因明确，但死因接触概率为零。”

“那这不得好多人已经死了！他们怎么还这么从容？”烛明说。

“繁荣令人们不愁生存，亦使人们拥有了面对突发的从容。”小宏解释到。

“嗯……不对，祝英在哪儿？”烛明说。

小宏搜索之后，说到：“经过搜索，祝英小姐安然无恙，她在这里。”

“知道了。”然后烛明去叫起了兆宏齐融，跟他们说了现在的情况，这是探秘方舟的又一次绝佳机会，三人立刻出门，往祝英的方向去了。

按照小宏指的路，一路上三人放眼过去尽是尸体，死状各异，他们赶路的时候祝英也在移动，没办法了，几个人直接飞了起来，贴地飞行立刻赶过去。很快，开炮的声音传了出来，那就是祝英在的地方，三人加快了脚步。

而祝英那边，她和人们一起，带上了方舟的高精尖武器去围剿这场死亡恐怖的制造者——来自地球的圣笛——那个拥有法力的女人。只是很可惜，这些武器在法力面前不值一提，被轻而易举的抹除，若不是祝英在此，连它们的操纵者也会葬身此地。

眼前比肩神明的圣笛，看起来只是一个和祝英一样大的小孩，但她浮在空中的压迫感，却比任何灾难都可怕。可越是强大的压迫感，越是让站在地面的祝英愤怒，一个人的生命竟然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被取走的吗！

“不值一提。”这是圣笛给出的回答，然后她一抬手，一道高能光束射向了旁边的战友。其他战友大喊“快跑”，但已经跑不了了，祝英施展法力，飞速冲向战友身

前，可终究还是要晚一步，根本来不及。危急关头，一道屏障挡在了高能激光之前，爆炸激起了无数烟尘，祝英被冲击波推回去一段距离，好在稳稳站住。

烟尘散去，烛明现身，帅气的一甩手。兆宏齐融也过来了，大家兴奋的喊到“是他们”。而圣笛一看眼前三人亦拥有不小的法力，顿时面露不悦：“你们几个外地人，竟然也想插手这里的事情。”

“好像我们才是老乡吧。”烛明说。

“罢了罢了，这次就饶你们一命，下次可就不会放过你们了。”圣笛说。

“你是说……还有下次！”祝英聚合法力就飞向圣笛，接连几次进攻都被圣笛轻松挡下，甚至圣笛都没有移动，而圣笛原地发动进攻的时候，祝英需要灵活躲避并伺机反击。

直到祝英一步走错无法躲开，圣笛就聚合法力落地往祝英冲过去，然而烛明亦不慢，法力碰撞的冲击力将圣笛击退，亦将烛明推到了祝英身前。

“哼！繁荣只会产生贪婪，我们还会再见的。”然后圣笛消失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6）——祝英圣笛往事

“自打我记事起，我的生活里只有圣笛，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她对我很好，我记得当时她说自己也记不清自己几百岁了的时候笑的是那么开心。可是忘了从哪天开始，她就变了一个人，不再欢笑，每天都叹气，说繁荣只会带来贪婪，她那永驻青春的脸庞也让我感到陌生。”

这是祝英讲述的圣笛，齐融问到：“那然后呢？”

“我曾尝试安慰她，毕竟她活了几百岁，甚至可能一千多岁，总会有伤心的事情。直到几年后她亲手杀死了我要好的玩伴，轻轻松松，我才接受这个事实——她已经无法挽回了。”

“原来是这样……”齐融说。

“请容我打断一下，诸位。”小宏开口说话了。

“找到线索了吗？小宏。”兆宏问。

“很可惜，关于圣笛的线索并没有找到，只是祝英小姐，烛明上仙曾说你把他拉进了一片空间，请问能介绍一下这片空间吗？”

祝英拿出一个装置，然后说到：“这是圣笛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给我的，用它就可以展开并进入那片空间……”

祝英还没说完，小宏以法力打中了那个装置，然后装置掉在地上，几秒钟后失去光泽。烛明一看，顿时意识到这装置上本覆盖有一层法力作为障眼法，现在法力散去，这只是一个铁块儿，也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展开空间的精密仪器。

烛明很确定那点儿法力根本创造不出空间来，他亲自做过酒葫芦。于是小宏说：“啊，那就很明了了，那片空间本就属于祝英小姐。”

“啊？”祝英疑惑。

“估计圣笛年轻的时候一定疯狂过，因为按照方舟的资料，如此的方舟也就两百多年，她来的时候应该还重男轻女吧，不然她的法力痕迹怎么可能多到产生地之经脉呢。”

“这里有地脉？”烛明问。

“是的，只是并不成熟，并且已经演化的与圣笛的法力不同，但是监测数据显示，自昨天上仙给祝英小姐法力之后，地脉便开始汹涌。”

祝英听了不可思议：“你是说……”

“那片地脉的空间本就属于祝英小姐，并且祝英小姐产生于其中。至于为什么不能自由的使用法力，可能是圣笛设限吧，而地脉汹涌，则恰恰意味着祝英小姐已经彻底接管了地脉。”

小宏的说法有一个很简单的验证方法，既然祝英已经完全接管了地脉，所以试一试能不能和秘庭一样去往别的地方就可以了。于是祝英施展法力，果然，没有了那个装置四人依旧进入了空间，去往别处轻而易举。

再回到空间里，祝英问小宏圣笛当时为什么变了个人，小宏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可能没有那么复杂，烛明上仙曾说，脱离了具体的人，思考便没有意义。之前你提到了玩伴，可能你的玩伴对一个几百岁的女孩来说……是一种压力，类似于他们在争抢属于她的你。”

“是这样吗……”祝英说。

烛明拍了拍她：“先歇歇，等把圣笛打败了一切都好说，你等这一刻得等了有几年了吧。”

没错，是这样的，虽然自祝英和圣笛决裂之后圣笛如往常一样隐居没有再杀过人，可能她也很纠结吧。

所以，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7）——再会！方舟

次日，圣笛再次出现之时，祝英烛明兆宏齐融通过地脉去到了她出现的地方。

“你们，真的要跟我作对？包括你，祝英？”

“那是当然！”祝英说。

“哈哈哈！好！比昨天更自信了！那就连你们一起干掉。”说罢，圣笛浮空，周围气温骤降，暴雪凝结，然后冰雹产生，苹果一般大的冰球砸了下来。

这冰球经过了法力处理硬的不一般，可以轻而易举砸破这里大楼的玻璃，既然这样那烛明可以火力全开了。烛明防住冰球，祝英他们三个就可以全力进攻，他们躲过一个又一个冰球，眼看就要接近圣笛了，突然一阵侧向风刮来，直接将三人刮偏方向。这如烛明所料，确实是一个漩涡风暴，并且冰球因为本身质量，飞行轨迹并不会受到风力影响，倒是烛明的火焰还要对抗风力。

于是烛明果断飞了上去，地上的事情先交给本地人吧，他们能行。烛明飞的时候是斜着飞的，这样加上风力正好就是往前，他成功的将圣笛撞离风眼，被卷入风暴中的她被迫停止了风暴。

趁此机会，齐融祝英一起上去，面对两个人轮番攻击，圣笛依旧躲闪从容，无论是火还是雷都无法触及她分毫。而在这时，兆宏一个雷镖扔向地面，将地上的冰球融化，然后看准时机，驱使冰水飞向圣笛，欲要将她冻住，可惜圣笛轻而易举就能挣脱。并且这还暴露了兆宏的踪迹，一道高能光束打过来，幸好烛明及时飞过。

圣笛也不想纠缠了，又一道光束发出去，直接令祝英和齐融躲闪的失去了平衡。然后她聚合法力令水气凝结成一个无比巨大的冰球，这足以毁灭脚下这片城市了。但是，方舟是一个不愁生存的星球，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被吓倒，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各种装备，导弹冲击波包括微波什么的轮番上阵，硬生生将大冰球撕开好几个口子，而借由这些口子，烛明能够顺利将蓝火打进冰球内部，钻开一条通道，祝英通过通道成功接近了圣笛，然后一拳下去，汇聚全部地脉的力量，烛明则驱动蓝火炸开，只见冰球爆炸，一场纯净的暖雨降下，圣笛摔在了地上。

危机解除了，烛明走去扶起了圣笛，祝英落地后也走过去，她的内心悲喜交加，她确实做到了梦寐以求的事情。

兆宏齐融也走过来，圣笛虚弱的说：“杀了我吧。”

“杀你干啥。”烛明说。祝英的思绪被拉回来。

圣笛知道自己罪大恶极，她觉得烛明在开玩笑。

“你到现在没有造成任何伤亡。”烛明说。小宏确认了他的说法。

“那钱……”

“这里哪来的钱？这里吃喝不愁诶！”烛明说。

到现在圣笛才真正动摇，繁荣带来贪婪，是因为不够繁荣。可动摇又能怎样，祝英还会原谅她吗？

“我原谅你。”祝英说。

圣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流下了眼泪，然后硬生生站起来和祝英抱在一起，祝英也流下了眼泪。

“你们两个，跟我们回地球吧。”烛明说。

“啊？回地球，可……可地脉……”

小宏就开口了：“提示圣笛小姐，方舟的地脉已经没有了。”

圣笛最后答应了，几百年了，该回去了，她现在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圣笛答应祝英肯定也会答应。

于是乎，这次探索三个人去，五个人回，告结。

歌之右声之左你之我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8）——凝凝哪吒战天门

回到地球之后，祝英和圣笛就在水云间住下了，两人住一起。

圣笛是个古人，抟鹏跟她辩经辩了好几天。这几天下来，不但抟鹏搞清楚了他的经文，烛明也对当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于是这天，他和睛明一起去到了天界南域。

两人来到了天界南域，这里是一个湿热并存的地方，热是这里的底色，同时这里水也多，只是这里热的就连神仙也受不了，而神仙降温的方式是泼水，所以一幅神仙摇扇乘凉仙童游水嬉戏的画面。

烛明一落地就热得不行，显然秀全没给这里装空调，他问旁边的老叟不热吗，老叟说热就泼水，烛明无语的看着他，然后一想算了，拿出酒葫芦把周围的水气吸了进去，这一下子降温降的那老叟都不可思议。

“果然是烛明上仙。”南极长生大帝的声音传来。

“大帝竟然亲自来迎接。”烛明行礼。

“且来府上吧。”

睛明偷偷笑了一下，这很明显就是热的不行了。

到了大帝府上，睛明打开烛明的酒葫芦放在旁边，烛明问到：“大帝可知当年那个被赶出地球的女孩？”

长生大帝喝了一口茶：“在下不曾记得有谁被赶出过地球。”

“是几百年前。”

烛明说完，长生大帝就瞪起眼来。

“当时她应该十六岁吧。”

长生大帝放下了茶水。

“她还有法力。”

“上仙不必说了，想必上仙带她回来了。”

“那你说吧，是哪路神仙给了她法力，却又因为她不听安排把她赶走的？”烛明说。

“是紫微大帝，如果上仙想见他，那应该需要一个由头，他现在挺忙的。”

“挺忙的？”睛明问。

“是挺忙的，贵处的苹儿收走了他的天官赐福之后他很生气，正聚集天兵准备进攻那东南朽木之地。”

“这可还行？！”烛明大声说。

“呃……其实这次行动的首领是哪吒，三太子主动请求的。”

“嘶……”烛明觉得有意思了。

“杨戬没请求当首领吗？”睛明问。

“好像没有。”

那这可不容错过了，烛明睛明立刻去往了天将起兵处。

此时南大门，领兵已经报请哪吒下令起兵。而就在此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划过天空，凝凝降落到了天兵天将之前。旁观众仙看的不知所云，杨戬混在里面看热闹，旁边一个神仙问到：“杨戬小哥，你知道这小孩儿是谁吗？”杨戬回答：“当然知道，这可是水云间最厉害的那个，比烛明上仙都厉害。”旁边神仙不可思议：“那岂不是得你去领兵才能摆平？”杨戬说：“莫急，等会儿就知道到底是我更厉害还是哪吒更厉害了。”

领兵一看，是一个小孩，当即说到：“怕什么！一个小孩儿罢了，继续行军！”几个天兵从凝凝身边走了过去。然后突然，前面天兵的武器被法力抽走，往后面天兵飞过去，再更多武器被凝凝抽走，飞进了天兵列阵，一时间整齐的军列乱作一团。“给我拿下！”领兵又命令精锐部队捉拿凝凝，而凝凝抽回一把武器，用法力将其前端切下，手里只留下剩下的铁杆，然后一边舞棍花，一边抡出去击打上来的精锐，同时把企图趁乱跑出南大门的天兵给打了回去，然后将铁棍一分为五，驱动其在军阵里穿梭，即便其上没有锐处，却依旧令天兵倒地哀嚎。

然后哪吒乾坤圈一扔，将五个铁块击碎，接着乾坤圈回手，哪吒假装严肃的说：“凝凝，退后。”凝凝摇头。哪吒乾坤圈一甩，强大的气场扩散至旁观众仙，凝凝则集合众天兵铁器，合成一把钢条，扩散的气场很小。

一丝不被察觉的微笑之后，两人开始了激战。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上，又从地上打到天上，响声贯耳，气场全开，然后钢条和乾坤圈使劲碰撞，凝凝几乎不动，哪吒被打退好远。然后哪吒扔出混天绫，凝凝手一擦钢条，前端瞬间现出锋刃，混天绫切断又复原，凝凝直接甩出手腕上的明铁对付，自己继续和哪吒战斗。

几个回合下来，现场可以再激烈一点了，于是凝凝和哪吒把广场砸了好几个大坑，波及了后面的商场，甚至把广场那个雕塑给削了一半。至此，紫微大帝一声“住手”，这场进攻人间的闹剧才落下帷幕。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19）——分工明确抓捕紫微大帝

紫微大帝在亭子里坐着，烛明睛明坐旁边盯着他。大帝低着头，像一个犯错的孩子，给了凡人法力，却又将她赶出地球，这种事情可以没有记录，无人知晓，可一旦被揭开，这绝对是继太白金星姜子牙勾结那兰之后的又一场丑闻。

“你说不说。”烛明说到。

紫微大帝不愿开口，就在这儿坐着，忍受着烛明睛明的目光。终于，他站了起来，然后叹了一口气，转身看向亭子外面，烛明睛明以为他终于要开口了，但紫微大帝接着就飞走了。

“*烛明粗话*，这个老东西……”

烛明睛明起身，恰好此时窈窕天机翠翠来了，五个人去追紫微大帝，一直追到天界北域。

天界北域是一个寒冷的地方，一幅雪天童话的景象，深入北域之后此地潜伏的神仙现身。提示，这不是天兵天将，这是真有名有姓的神仙，烛明一家追紫微大帝，三千神仙追烛明一家，待紫微大帝飞进府邸锁上大门，烛明一家被彻底包围。

后面是封锁紧闭的大门，前面是三千神仙的包围，等对付完这三千神仙也就没力气对付紫微大帝了，这不就让紫微大帝拿下了史上最好战绩，这可不行。所以这种情况得速战速决，烛明对付三千神仙，睛明四人强行破开大门去抓紫微大帝。

“能行吗明明？”睛明问。

“当然可以！”烛明已经跃跃欲试。

于是睛明他们四个小孩合力一击敲开了大帝家门，进去抓紫微大帝去了，而烛明则上前应对三千神仙，就这片空地上，各路神仙尽显神通，法宝招式接连不断，烛明凭借蓝火以不变应万变，振奋的喊声震耳欲聋。有些神仙一招就倒，有些则可以和烛明比拼擒拿，少数需要烛明空中机动，只有极少数能顶烛明全力一击。

一分钟左右，里面传来了“找到他了”的声音，烛明继续应对，来一个打一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个个没死但纷纷受重伤，自以为能一击致命的被烛明抓住后脖颈扔出一个山头，觉得能偷袭成功的被抓住后脖颈扔飞两个山头，什么法宝都拿出

来了的也被烛明抓住后脖颈扔飞三个山头，甚至一怒之下易容成烛明觉得烛明不会打自己的被抓住后脖颈扔飞四个山头。

烛明这里打的正酣，里面亦传来了打斗声，听声音紫微大帝应该应接不暇了。于是烛明也如刚才一切时间一样使出全力，蓝火扫过之处众人皆倒，直到里面北极紫微大帝被扔出来。

到这时还有一个神仙觉得自己可以打得过烛明，上来就去给紫微大帝救驾，被烛明一拳打飞数十米，这才那三千神仙看清现实，不再轻举妄动。

紫微大帝起身坐在地上，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应该是绝望了。他摆了摆手让神仙们离开，然后自己在地上先坐了一会儿，烛明五人也找地方坐，就跟在亭子里一样，只不过刚才大帝不坐地上，现在是五个人俯视紫微大帝。

被盯了许久，紫微大帝终于放弃了抵抗。

再试一试放心飞你我永相随（120）——吟唱我们的故事

紫微大帝总算是开了口。

想当年，圣笛也是一家小姐，不说家里多有钱，至少是吃喝不愁，而她也是难得萌生读书科举想法的女孩，于是那时紫微大帝和家里亲戚同时盯上了她。她家亲戚听说科举要验明正身，知道圣笛不可能中榜，所以就使劲撺掇圣笛父母，毕竟女孩上学也不太平，他要以此令圣笛家落入邻里口舌。圣笛的父亲听了，送了圣笛去学堂，计划得逞了，只可惜紫微大帝轻轻一动手指，那晚上天雷滚滚，可唯独圣笛家没被劈到，自此人们不再多嘴。

那紫微大帝就想圣笛中榜了？不可能的，考试要验明正身，圣笛不可能顺利考试。所以圣笛的努力如同一场笑话一样被否定了，也是在这时，紫微大帝赐予了圣笛法力，而借由法力，圣笛成了当地真神，当地任何人都得听她的，无论多厉害，无论多坏。这很不错了，只要再走去别处，多走几个地方，很快圣笛就会成为如同韦驮菩萨一样人间的话事人，紫微大帝是这么想的，圣笛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这里有一个疏漏，外面的世界不比家里好多少，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如圣笛生活的好，她痛恨封建对女孩的压迫，可她更怜悯人们活着都困难至极。于是她反而成为了人们的话事人，甚至公然号召违抗天庭旨意，她根本不怕天庭对她不利，因为那是紫微大帝给的法力。

所以最后紫微大帝亲自下场才令圣笛陷入绝境，而圣笛也赌了一次，飞出了地球又经历了漫长的漂荡，去到了方舟。

那圣笛现在怎么看待自己的经历？她很平淡，是真的很平淡，不是拿平淡抗议的那种，她的故事还是跟抟鹏辩经的时候一段一段说出来的。那紫微大帝怎么样？很不好，据说哗哗的掉头发。所以圣笛并不想找天界报仇，而且也没必要压力天界，他们又打不过水云间。

这天烛明睛明在水云间沙滩上躺着，海水里传来了悦耳的歌声。睛明说：“有人唱歌？”烛明说：“海鲜在唱歌？”

然后一条鱼一跃而出现出人形，是贝贝。

“原来是可爱的小海鲜。”

贝贝被烛明的话逗笑了。

然后一个点子闪过了烛明的脑海，他问贝贝：“你是不是还没去过天界。”贝贝说是。烛明接着说：“既然这样，不如给你安排一个去天界剧院的表演吧。”

贝贝的歌唱水准极高，她答应下了这次演出，所以经过秀全的一番调度，这晚贝贝在天界西域的大剧院演出了，水云间所有人都去看了，包括圣笛和祝英，天界东南西北四御也在，三界神仙挤满了现场。

咚哒哒咚哒哒的旋律中，显然贝贝的歌声征服了所有的观众：

美好而宁静的圣地啊

接纳了可爱的小孩子

风雨下不动的避风港

是如此简单又热烈啊

不需怕外面的未知啊

且安然自在的生活吧

送来欢笑的两只小精灵

是那黑暗中的指南之针

若是你愿坚定你的内心

黑暗的迷路会再次点亮

走吧

那永远会是你的家

一个随时都能归来的家啊

无需犹豫啊

你已经坚定内心

欢迎来到这新世界

再多的困难再多的难题再多的谜啊

难不倒我们的智慧和不灭的勇气啊

我们会并肩战胜所有的困难和险阻

经受再多的历练也不会难过和哭泣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和永远的家人

请看吧

那远处

有我们一起走过永远不会逝去的故事